



拾穗

231

食物趣聞

龍宮貝翁戎螺的出現，經新聞界的報導，給大家添了不少話題，也被取材編為電視劇本。我們都喜愛貝螺玲瓏艷麗的介殼，對它們的生活史和有關的故事想必亦感到興趣，今年三月號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刊載一篇集貝的遊記，不單是記事有趣，更精采的是陳列了七個地區可採集得到的名貴貝殼和其他二類珍品的圖片，只是因為印製彩色版的成本太高了，我們不能把全部刊出，（約選了四分之一，原圖有八十多件）原文中有許多字典上不易查到的專門名詞，曾請林朝榮、畢慶昌二位專家確定了大部份的中文名稱，但在譯文中儘量避免了，讀者諸君如有深入研究的興趣，請來函，當將字單奉寄，以供參考。

關於火箭載人登陸月球的知識，我們都已見過很多的書報，記得一些數字，但也極容易忘掉，可以說只留着不太完整的印象，為了注意十一號阿波羅奔月的新進展，右人君將最近資料整理分析，寫成「航海日誌」似的故事，閱讀以後可以得到很清晰的觀念，幫助我們了解許多探月上的問題。諸位看得滿意，盼轉告您的朋友。認為要改良的地方請通知我們，謝謝。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插頁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評
 叢，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
 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100% 的潤滑效果



德士古元帥牌
金罐特級機油



德士古元帥牌
金罐超級機油



- ★ 保護機械 延長壽命
- ★ 清潔引擎 減少磨損
- ★ 提供最佳 潤滑效果
- ★ 防止故障 節省費用
- ★ 馳名世界 最佳機油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46-1號
 電話：五四四九八〇·五五三七二七

文粹

生物個體的大小：

一個單細胞如何生長為一條鯨魚？甚麼規律使生機結構如此精密，以致代代相傳，均為一致的形體

海濱拾貝：

於是下令列陣，沿法蘭西海岸收集貝殼，將這些「被征服的海洋的戰利品」攜回羅馬

人類以水呼吸的可能性：科學家怎樣試驗，得到什麼啓示

為第一個人類登月鋪路：詳述三人八天環繞月球飛行任務的阿波羅太空船探月實錄：執行，和說明太空船各部份的使命

湯先生奇遊記：夢見海豚和狄拉克談論電子海洋裡的空洞，說是正子和湯川秀樹認為兩個核子互相交換一些不知名的質點，就是連接兩者的強烈力量！這是介子，日本人稱它為湯子的時期

惱人的粉刺：

這個毛病發作的階段，正是青年最愛美的時期

頭痛與治療：頭痛通常可以解除，但根本的病源必須予以治療

食物趣聞：一、迷信與來源。二、日本料理滄桑史

與當代智慧人物：喬伊斯·喀利被稱為「當代小說家中的變一夕談（二十）」

與照相機為友的科學家：艾利士——研究推進器葉片旁的小氣泡

與桂琳·歐納西斯的苦悶：廓描出後再設計情節，最後才是全書修飾

與德森——領導月閃光計劃

藝術

花間集：梵谷和他的作品——冬日的芒特瑪崔依花園

音樂

樂壇偉人（十）：韓德爾是我們全體的大師，也是一位最偉大、最具才幹的音樂家——海頓及貝多芬的推崇

小說

整體：為了一件小事，孩子們首先發難，各說其理，而我們也各聽一面之詞

孤島奇遇錄：——此地的農作物，依然惡劣，並且鱈魚還沒有來的消息，然而你將為我們改變這一切

投手的故事：「你說我阿姨漂不漂亮？」喬忽然問他

死而復生：強心劑到達心臟時我感到有如雷鳴般的轟隆作響，身體各部也起了反應

船場（十）：爾詐我欺——毛病也許就出在幾位掌櫃的身上

真實故事

危城九百日（三）：木材研究所的一群科學家研究出一種由松木屑製出的木質食物代用品。九月中就將這種代用品摻入麵包中，在被圍期間中，共用掉了一萬六千噸這種物質。

拾穗專欄

我的童年（續）：現在是一對二的局面了，知道形勢大變，但我仍頑強的繼續支持着。

環球企業——流行音樂與唱片市場

文粹

生物個體的大小：

一個單細胞如何生長為一條鯨魚？甚麼規律使生機結構如此精密，以致代代相傳，均為一致的形體

海濱拾貝：

於是下令列陣，沿法蘭西海岸收集貝殼，將這些「被征服的海洋的戰利品」攜回羅馬

人類以水呼吸的可能性：科學家怎樣試驗，得到什麼啓示

為第一個人類登月鋪路：詳述三人八天環繞月球飛行任務的阿波羅太空船探月實錄：執行，和說明太空船各部份的使命

湯先生奇遊記：夢見海豚和狄拉克談論電子海洋裡的空洞，說是正子和湯川秀樹認為兩個核子互相交換一些不知名的質點，就是連接兩者的強烈力量！這是介子，日本人稱它為湯子的時期

惱人的粉刺：

這個毛病發作的階段，正是青年最愛美的時期

頭痛與治療：頭痛通常可以解除，但根本的病源必須予以治療

食物趣聞：一、迷信與來源。二、日本料理滄桑史

與當代智慧人物：喬伊斯·喀利被稱為「當代小說家中的變一夕談（二十）」

與照相機為友的科學家：艾利士——研究推進器葉片旁的小氣泡

與桂琳·歐納西斯的苦悶：廓描出後再設計情節，最後才是全書修飾

與德森——領導月閃光計劃

藝術

花間集：梵谷和他的作品——冬日的芒特瑪崔依花園

音樂

樂壇偉人（十）：韓德爾是我們全體的大師，也是一位最偉大、最具才幹的音樂家——海頓及貝多芬的推崇

小說

整體：為了一件小事，孩子們首先發難，各說其理，而我們也各聽一面之詞

孤島奇遇錄：——此地的農作物，依然惡劣，並且鱈魚還沒有來的消息，然而你將為我們改變這一切

投手的故事：「你說我阿姨漂不漂亮？」喬忽然問他

死而復生：強心劑到達心臟時我感到有如雷鳴般的轟隆作響，身體各部也起了反應

船場（十）：爾詐我欺——毛病也許就出在幾位掌櫃的身上

真實故事

危城九百日（三）：木材研究所的一群科學家研究出一種由松木屑製出的木質食物代用品。九月中就將這種代用品摻入麵包中，在被圍期間中，共用掉了一萬六千噸這種物質。

拾穗專欄

我的童年（續）：現在是一對二的局面了，知道形勢大變，但我仍頑強的繼續支持着。

環球企業——流行音樂與唱片市場

生物個体的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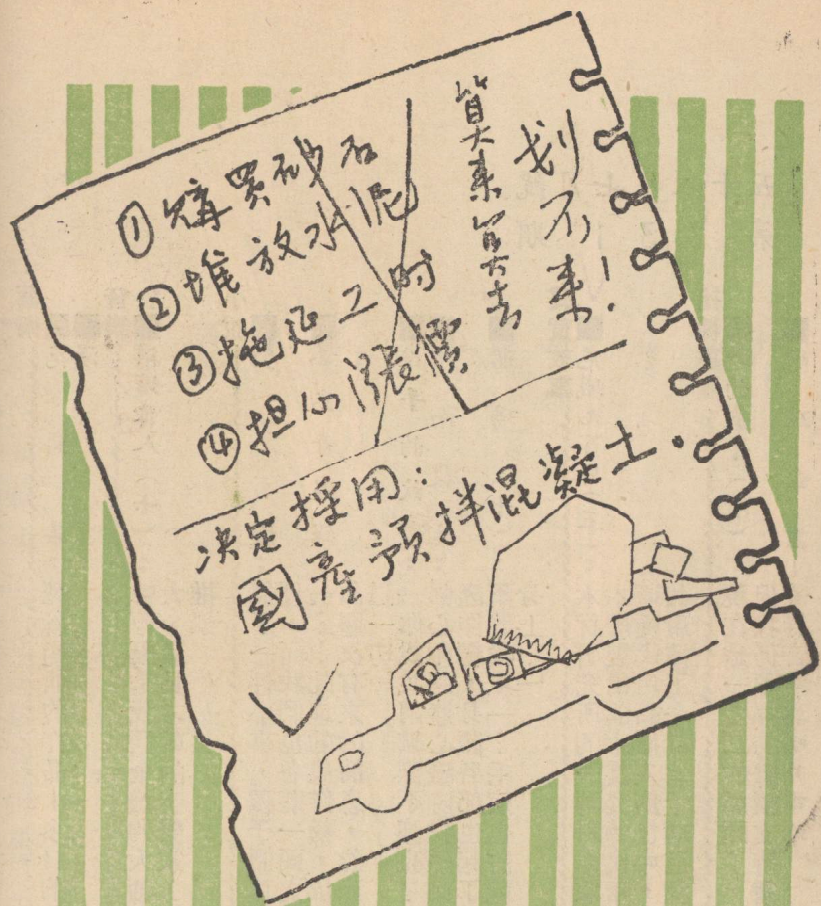


王洪鑑 繪

如果把所有的科學都掃視一下，在大小尺度的終端，天河星雲之大為不可思議；但在另一終端，原子和基本質點之小也是不可思議。因為這兩個終端人類無法窺其全貌，頂多只能靠着天文望遠鏡觀測天體，靠着電子顯微鏡探索細微；但距離實際需要還差得太遠。再者，星雲和基本質點運動之快也超過了我們的觀察能力，甚至無法想像它們到底是怎樣的。

世界上一切生物有機個體的大小正好在上述兩個極端的中央。衆多動植物個體大小我們眼睛能夠看得見，雖然有些細菌和微生物個體很小，但藉着顯微鏡之助，也能夠看清。至於所有大小生物的運動速度，以及牠們的生存歷史，也在我們能夠瞭解的意識範圍之內。尤其牠們的大小且可予以量度。

如果不經過比較，「大」或「小」並無意義；但在生物界中，從微小的細菌到巨大的美洲杉樹，其個體大小的差別竟如是之甚，引起了近代生物學上新的興趣。



國產水泥製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 · 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36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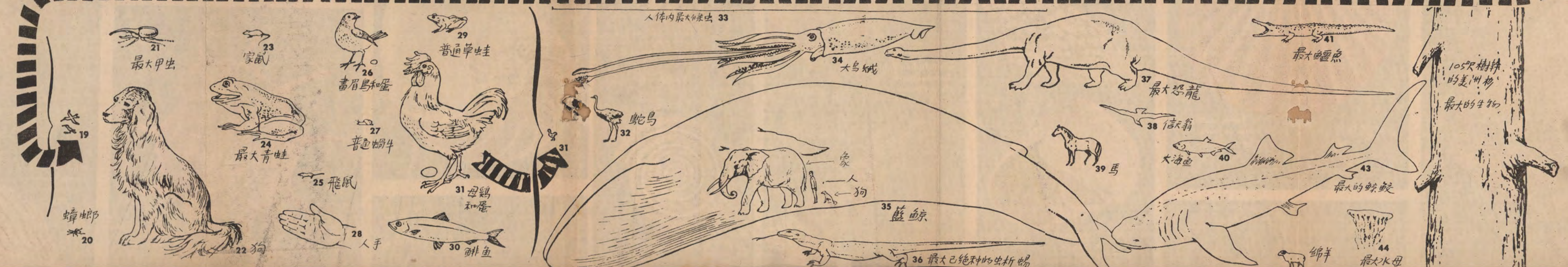
台北廠：台北縣南港鎮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5434~6

台北連絡處：台北市南京西路五號之三

電話：55501~4

生物 个体大小





1. 西印度蚯蚓螺

West Indian worm shell
Vermicularia spirata
2 to 6 inches



3. 聖雅各海扇
St. James scallop
Pecten jacobaeus
2½ to 6 inches



4. 翁成螺(龍宮貝)

King Midas' slit shell
Perotrochus midas



5. 紡織芋貝
Textile cone
Conus textile
2 to 4 inches



6. 月螺

Moon shell
Neverita duplicata
1 to 2½ inches



Common top shell
Calliostoma zizyphinum
¾ to 1¼ inches



7. 桅樓螺
West Indian fighting conch
Strombus pugilis
2½ to 4 inches



8. 西印度鬮螺

Variegated turret
Turritella variegata
2¼ to 4 inches



9. 斑駁尖塔
Spiny cockle
Acanthocardia aculeata
2 to 3½ inches



10. 刺海扇

Perspective sundial
Architectonica perspectivum
1 to 2¼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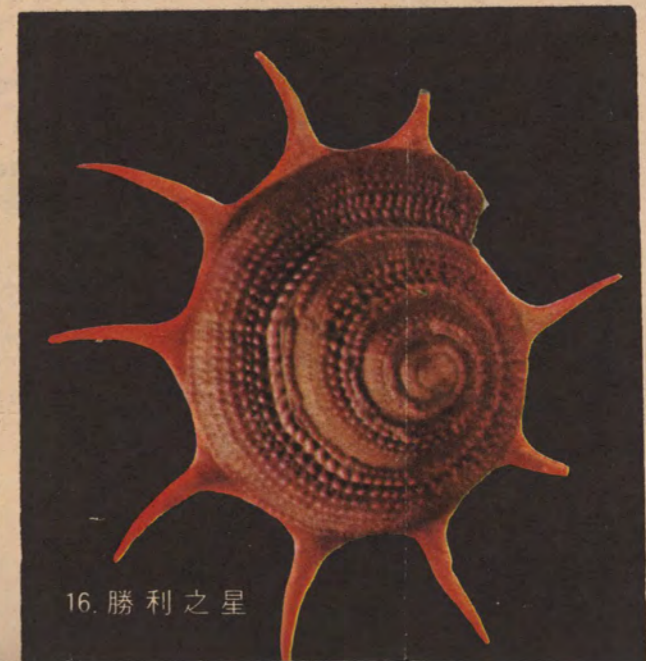


11. 配景日規
Girdled ancilla
Ancilla velesiana
1¼ to 3 inches



12. 貓眼螺

Tapestry turban
Turbo petholatus
1 to 3 inches
(with cat's-eye operculum)



13. 愛神的梳子

Venus comb
Murex pecten
4 to 6 inches



14. 勝利之星



15. 花插貝

Frog shell
Bursa rubeta
3 to 5 inches



16. 勝利之星

Elliot's volute
Amoria ellioti
2 to 3 inches



17. 克司魁李斯渦螺

Quisqualis volute
Livonia quisqualis
9 inches

18. 艾利特渦螺

假使把所有生物依照大小尺度順序來排列，最小的當推細菌，其長度只有數微米 (Micron, 一微米為百萬分之一公尺)；最大的要算美洲杉樹，長度在三五〇呎以上，動物領域中的藍鯨，也有一〇〇多呎長。當我們比較生物不同的大小個體時，會產生一種粗略的比例觀念：越大的生物，其成熟所需的時間也越長。也就是所謂生長期，可以很容易的由牠受精時間起算——在無性生殖生物中，從牠的分裂時間起算——一直長到足夠成熟能生殖下一代或再分裂為止，或可稱之為「長成」。這種生長期較之以生命期，也就是從生到死的一段期間，來量度更為合適；生命期與大小只有粗略的影響關係，但生長期却直接與大小有關。

細菌這個最小的東西，新分裂後每隔半小時就可再分裂；然而美洲杉，新生後六十年，到牠有二六〇呎高時，才長出下一代的球果。由此可見個體大小與生長期的關係；在每一代生命期中，最重要的階段就是生長，也就是構造階段，越大的個體構造自然較慢，就如蓋一座摩天大樓自然要比蓋一間小房子所需的時間要長一樣。

的兩半原有形體長大而已。可是巨大的樹及哺乳動物，或有相當大小的動植物，並不是分裂再長大，却是由一個簡單的細胞開始，再漸增長成一個大而複雜的個體。

由遺傳或發生論的觀點來看，大有機體的成長也不是簡單的事，多種遺傳因子的複合才產生了適合自然淘汰和進化改變要求的下一代。從雙親而來的遺傳因子存在於染色體中——一半得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靠着受精時結合在一起，每一受精卵以後的生長絕對依從其遺傳因子結合的決定，且僅在這個單一細胞階段已決定了一切，以後的生長期中反不能適應為自然淘汰所發生的變動。但對細菌來說則不成問題，因為牠們一直都是單細胞，隨時能靠特性的忽然改變，環境突變而變異以求適應。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細胞保有總突變而變異的遺傳因子，其性質可直接傳到後代。即使巨大的動植物在其生命初開始的單一細胞階段就決定了遺傳機能 and 以後的生長狀況，實不足為奇，事實上，甚至可說較大的動物如果在牠們的生命史上沒有單細胞階段，也就不會有進化。

另外一件與大小有關的趣事是：愈大構造也愈複雜。因為個體一大，就產生了如何能使這個有機體各部份生活機能協調適當的複雜問題，譬如小有機體，能夠直接從周圍以擴散現象攝取氧氣；但大有機體要把氧氣直接傳到內部就覺得太厚，必須先靠肺或鰓呼吸，氧化並經血液循環等現象才能把氧氣帶到全身各部去，這種構造便非常精細複雜，所以個體的增大也就相當於蓋摩天大樓時繁複的結構與眾多的勞力。

我們知道生理組織是一種最有效率的結構體，毫無多餘浪費的組織，那為甚麼一個較高等生物需要這麼複雜眾多的結構呢？這就是由於個體大，生物學家曾主張自然界生存競爭是迫使個體趨向增大複雜的。因為個體大的動物能夠比較有效的追逐較小動物並吃掉牠以圖生存；在植物界，高大者也常能伸出在較矮植物之上以搶先爭取陽光而行光合作用。

此外也說明了為何大的生物需要較長時間來生長；細菌與其他單細胞生物是要分裂生殖，一個分成兩半，每一半再逐漸長大到成熟大小後再作另一次分裂，這種增長非常簡單，只是把原來

現在，我們進入了一些現代生物學所關切問題的範疇，生物如何決定自己的大小？一個單細胞如何生長為一條鯨魚或一株樹？甚麼規律使生機組織結構如此精密以致代代均為一致的形體？人必生人，象必生象？

已經知道許多管制成長發育的指令來自細胞核中的染色體。在單細胞生物由圍繞在核外的有機體質稱為細胞質者負責執行這些指令。甚多的跡象顯示一序列事物，包含一連串的反應，會交互影響着細胞核與細胞質。遺傳因子由核產生進入細胞質，成型後復影響核，使核激勵一新的遺傳基因，而得一新的生產物。有人相信生物學家正忙於企圖站在生物化學的立場鑑別這些不同物質並分析其步驟。

存在於成長發育中的事物能夠以許多方式分類，但為簡便計，假想把它們分成三段構造過程，即培育 Growth，形態發生 Morphogenetic Movement、和分化 Differentiation。培育意義為新原形質的綜合，在多細胞有機體中常常隨附以細胞和細胞核的分裂。形態發生主要發現於動物胚胎中，細胞活動並產生了新的外形。這種活動

最爲常知的是胚囊，其中的胚胎把自己摺疊起來變成多層狀。在分化的過程裡，胚胎發育其不同部份產生了不同的組織及結構。這正是相等於分工，各部份依其各別的功能予以組合。例如，在身體中一些細胞變成肌肉，一些成爲神經，另一些是軟骨，這些不同細胞形態組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生活機能的個體，個體中的各器官和體素各司一種功能，分工合作，連繫協調極爲密切。

一個爲生物化學家所解決更深一層的問題爲上述三種過程的性質，即使暫不考慮牠們在成長發育中所負的全部任務也好。培育的情況顯示爲一化學上綜合的主要問題，現在許多生物化學作用途徑已被瞭解。至於形態發生作用的生機現象所知者極少，因爲我們現在連阿米巴活動的生機現象（這也是胚胎細胞活動之方式）大部份都還不知道。至於分化的許多種類亦在生物化學家的研究中，他們正在找尋隨着化學反應如何能導向結構改變的奧秘。

另有些較高水準的問題把我們帶入生物化學進步的重心。就是要瞭解這三個過程——培育、形態發生、與分化——如何被管制以致最後發育全足量遺傳基因，如何可能在這同一的衆細胞核中，去鑑別各部份的差異，也就是說，分化的進行？

如果細胞彼此互相緊密結合一起，就如植物中具有堅硬細胞壁者一樣，則有機體各局部將有一些形式上的變異。就是說造成分化的原因可能由於外界環境所致；某些局部，譬如較爲暴露，能比其他部份細胞有更多的氣體交換量，或受到較多輻射。皆能夠影響這些局部的細胞質，轉而影響到細胞核，所以各局部的細胞核接受了細胞質不同的感受信號而行分化作用。此外也可以藉內部的方式發生各局部的不同；其中最有趣，甚至使人迷惑的方式是靠著物質的極化運動 Polar Movement。就是在化學上，較高等植物中的荷爾蒙，是靠細胞產生，但是向某一方位移動比他方者爲多，其結果是有機體的一端聚積了物質，再度使這一端的細胞核受到分化的激勵。

如果細胞爲機動的具實施形態發生作用，牠們能進入不同化學環境的部位，致使產生了開始導使分化現象所必需激勵。在動物常常爲一種培育和形態發生的聯合，再藉物質極化運動之助

成完全的一個成熟個體。如果培育未受管制，則某些部份可能較其他部份長大得不成比例；譬如癌細胞的生長就是這個現象。如果形態發生未受恰當的指導，其生長的結果必會不成原來上一代的形象。如果分化未予管制，則不同細胞和體素的型式，以及牠們所在空間的適當位置，其精密比例的平衡必致喪失。所以，我們不但想知道每一過程的發生而且要瞭解如何被管制以致所有的生物生長現象都是那麼適當和完美。各類生物間也保持微妙的平衡關係。

我們推測一種內部狀況所產生的每一發展過程，無可避免的會引向第二階段。就像一組序列之一連串步驟一樣；其最後結果是一定能順應最初感應與牠們最初的組織。這並非爲一新思想；至少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存在了。今日所面臨的問題就要解答這種序列步驟之奧秘。

今日所趨於研究的方向是回去考究以遺傳基因的產生和改變細胞質周圍環境所引起的感應。我們已經提過在單細胞有機體的情形；但在多細胞生物這問題變得相當複雜。其細胞核不斷重覆有絲分裂，每一細胞顯然都包含有原有機體的完

以及其他空間習性，造成了原應有體形的外觀。研究成長發育現象的生物學家正努力想瞭解所有的這些步驟以能解釋一受精後的卵如何能夠長成一棵樹或一隻動物。但困難的是步驟太多，如果以化學反應的措辭來包括全部解釋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們只企圖去找出那些在成長發育過程上將特別有意義的步驟。進步縱然很慢，但前途希望很大。

當我們論及到成熟（長成）者的功能，也是大小平衡的主要時期時，我們進入了生物學上兩個較老的領域——生理學和解剖學。試先由植物的生理學和解剖學開始，由於植物遠較動物簡單，然却更重要的是，植物不像動物那樣有對應的成熟階段，動物一到成熟，其固體大小將不會再增大，而植物幾乎在全部的生命期其固體在不斷的生長增大。植物學家認爲這種特徵爲持續發生學，它的意義是指植物的頂點及根芽枝條末端要繼續不停生長，植物的形成層則負有將枝幹加粗加厚的任務。如果樹木若有大小的限制，其限制因素就是牠的年齡，最後是凋萎被風吹倒爲止。其他植物如一年生草木植物，會達到牠的生長限制

制這時除種子之外，所有細胞都要死去，如綠色麥田轉變為金黃色就是這種情形，只有留下死去的莖幹掌握着下一代的種子等候風力來為牠播散。

即使植物沒有像動物那樣的長成階段，但牠們確有生理學和解剖學，然而植物生理學範圍廣大，因此我們僅就成長發育部份的生理學來探討，其有關者為荷爾蒙的生長，光與重力作用對植物的向性生長，與相關問題等，這些全包括在植物生理學範圍內。植物沒有神經系統，沒有肌肉，沒有如動物般的運轉力（為解釋簡單起見我們僅指較高等的動植物，因為低等生物有時很難決定牠們到底是動物或植物；）但有時較高等的植物也有一些例外，敏感植物如含羞草一觸及葉子就會突然下垂，捕蠅草的捕蠅動作也是迅速驚人。但這些是一種生理上的奇蹟，很難列入生物學上重大問題的探討行列內。

現在讓我們來轉向動物，一些成熟生理現象掌握了未來的急迫問題；從動物個體的大小程度上可以研習生理上的現象。動物含有器官、體素、細胞等，就是生物化學也發生在細胞之內。讓我們更清楚地探討一些所有動物的生理功

速度）更進一步講，運動方式且包括奔跑、游泳與飛行。鮪魚的速度每小時四七哩，而一個能動的細菌每小時只能走○、○、○、○三四哩。

動物中協調的功能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它是最複雜且在生理學上也是知道得最少的一面；而它却是運動控制的精髓，靠着感覺器官感受外在世界的刺激，將各項情報傳入中樞神經系統和反應，並發送命令給某部份肌肉使其作適當的反應，這些再加上記憶及思考的能力，使得腦和神經簡直是最複雜和難以了解其作用本質的機構。再要加強討論的是長成的階段，雖然無論就動物來講個體最大的尺度就在長成時期，而所有生物牠的生長期只是生命期的一部份。但成熟的個體愈大，由於需要更多的生長和更複雜的發展，其所需時間也在生活環 (Life Cycle) 中愈長而愈佔重要地位，所謂生活環是指由卵（或一些無性的芽胞）起至成熟階段，然後再重覆產生牠自己的下代個體為止。所有生物甚至單細胞也是如此。總之，大的個體代表較多的分工部門，較大的內部協調，較精巧的組織，和較長的生長期；也正是所有生命方面的意義。

能，最顯著的有三特徵，第一是從食物中吸取營養，所以必需要有關攝養的器官，嘴就是第一關，然後經過一條滋養的通道以吸取食物中營養進入血液而傳至各體素。其次的功能是運轉力，如游泳、飛行、奔跑等，主要係由於肌肉收縮的作用，所有有關運動力之因素必須密切配合，然後動物才能對其周圍環境的狀況作適當之反應。所以第三個特徵就是協調。各器官分工合作共負個體生存之責。前述三種生理活動特徵（營養吸收、運轉力、協調）中前二者在它們的廣義解釋範圍內很容易瞭解，尤其是營養吸收對任何生物皆有需要；至於運轉力仍有一些顯著的問題尚待研究，特別是在生物化學與細胞質的方面正在找尋肌肉收縮在分子運動基礎上的答案。近年來在這方面所得的收穫是頗令人滿意的。

一點有關於動物的大小和其運動要點也要予以提及，如果我們依牠們的大小分成群，再比較每群中最快動物的速度，我們得知愈大的動物也運動得愈快。雖然是一種粗略的關係，但對從最小的細胞動物以迄大的多細胞動物，如大到十呎左右者，却是真實的。（鯨魚和象沒有較快的

附圖說明：生物大小的比較，在同一括弧內的一羣，均按相同比例繪出；惟各括弧間的比例並不同，由左至右，上一括弧內最後的一號碼，在下一括弧內以最先的一號碼為相對比例基準。

- | | | | | |
|---------------|----------------------|----------------|-------------|------------|
| 4 最小單獨生存的原生動物 | 5 大細菌 | 6 人體紅血球帶有虐疾寄生蟲 | 7 人體精蟲 | 8 纖毛蟲 |
| 9 纖毛草履蟲 | 10 人卵細胞 | 11 乾酪蟲 | 12 大的纖毛原生動物 | 13 普通的跳蚤前足 |
| 14 家蠅 | 15 女王蜂 | 16 普通棕色水螅 | 17 中型螞蟻 | 18 最小陸地蝸牛 |
| 19 最小蜂雀和它的蛋 | 20 普通蟬螂 | 21 最大甲虫 | 22 狗 | 23 家鼠 |
| 24 最大青蛙 | 25 最小哺乳動物（飛鼠） | 26 畫眉鳥和蛋 | 27 普通蝸牛 | 28 人手 |
| 29 普通草蛙 | 30 普通鯉魚 | 31 母雞與蛋 | 32 駝鳥 | 33 人體內最大條虫 |
| 34 大烏賊 | 35 藍鯨，內中有象，人，與狗的比較 | 36 最大已絕種的蜥蜴 | 37 最大恐龍 | 38 信天翁 |
| 39 馬 | 40 大海魚 | 41 最大鱈魚 | 42 綿羊 | 43 最大的魚，鯨鯨 |
| 44 最大水母 | 45 一〇五呎樹幹的美洲杉，最大的生物。 | | | |

人類以水 呼吸的 可能性

Johannes A. Klystra 著
李 文 譯

如果我們用慣常呼吸空氣的肺，充進了水，是不是也能從水裡攝取氧以維持生命？這種方式，在醫學上以及潛水上是可行的。

地球的原始生物是從海生物蛻變而來，它們最初是在含氧量極稀的環境中生長的；在海平面正常的大氣壓力之下，每公升空氣含氧量約二〇〇公撮，而表面附近的水含氧量祇有七公撮，這種分量相當於七萬呎高空中空氣的含氧量：我們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賴呼吸生存的哺乳動物是無法生存的。

早期動物的生活中，其呼吸器官，為欲適應水中生存祇有用鰓，它可以將水中的溶解氧攝出來；後來漸漸變成了肺，浮出水面而呼吸空氣，俾能吸取較多的氧以適合其生存的條件，然而，這兩種呼吸器官的基本功能却是相同的，因為不論是鰓或是肺，都是將攝得的氧，透過隔膜輸入血液，而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以相反的方向，經過隔膜排出至外界，僅就鰓與肺具有這種相同的功能而言，而產生了一項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假如水中含有足夠的氧，人類是不是可以用肺來「呼吸」水，以代替「呼吸」空氣。

在求解答這項問題之前，有許多的觀念，我們首先應解決和了解的；因為除了這兩者的功能相同之外，究竟在「呼吸空氣」與「呼吸水」這兩種器官在構造上有何不同，為要求得結果，還要求進一步的實際作試驗；如果人類在經過一些安排之後，可以用水來代替空氣「呼吸」的話，那麼人類對於深入海底及進入太空所遭遇的諸般困擾，就可以解決不少，目前，在美國及歐洲的各國，在實驗室裡，對於哺乳動物以水呼吸的研

究與實驗，都在加緊進行。

以水呼吸而產生的有兩項大問題，其一是在正常大氣壓力下，水中所含溶解的氧過於稀少，第二是，普通的水（包括淡水及海水）組織的成份與人體的血液大不相同，因此，水被吸入體內後，會傷害肺部的組織，導致肺部容量及體內水份組合的極大變化。

現在，用一種特殊的液體作為呼吸劑來作試驗，可以消除上述的二項問題，這種液體是類似含有鹽分的血漿，再使其中含氧的成份大於正常壓力下所含者，這種液體與血液相似，可防止各項由於擴散或滲透而引起的容量或體內組織水份組合的變化，因為施壓力充氧，以至溶液中的含氧量與海平面空氣中所含氧的分量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是否可以用這種液體代替空氣呼吸呢？

一九六一年，我們在 *L'arabe* 大學實驗室，用老鼠作實驗，以一具類似潛艇逃出艙的壓力櫃，將試驗的鼠投在上述的液體裡，這個櫃子有一面是透明的，可以從外面清楚的看見內部的情况；在起初，老鼠好幾次想浮出液面，但都被預置的網柵阻擋住了，經過一陣騷動之後，才慢慢的安靜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這隻鼠緩慢而有規律的抽動，顯然是在「呼吸」液體；他們在櫃中時也游動，而且對櫃外的敲擊震動也有反應；其中有幾隻，就這樣而活了好幾個鐘頭，而且活命的久暫，是依實驗時的情况而定的（溫度與液體的化學成份等等），最後，所有的老鼠都漸漸失去知覺，停止「呼吸」而死亡。

實驗的結果，顯然是這些被試驗的鼠不能繼續生存的原因，並不是由於缺乏氧氣（因為欲增加液體含氧的分量，祇要增加氧的部份壓力即可），而是體內的二氧化碳排除緩慢，不能達到必要的排除率，能夠活命較長的老鼠（約有十八小時）都是在液體中加入了少量的緩衝劑 *Tris (Hydroxymethyl) Aminomethane*，使其消滅殘留在體內的二氧化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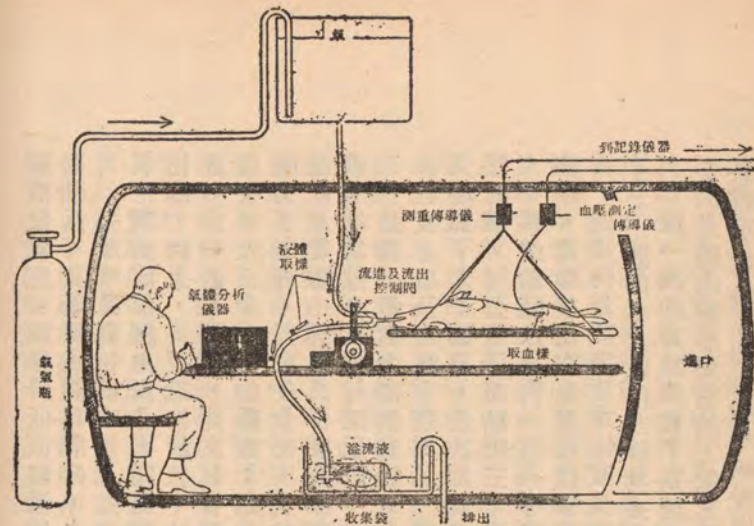
碳滯留效應。如果降低液體溫度至攝氏二十度，（約等於鼠體溫度的一半）由於鼠的體溫降低，其新陳代謝率降低，也可以延長生命。

一般哺乳動物的呼吸，通常每公升約含五十公撮的二氧化碳；在同一溫度，同樣二氧化碳的部份壓力以及不同血液所含有的同樣鹽分的液體，則每公升僅含三十公撮的二氧化碳，結果，為要抵消液體中比空氣所多含的二氧化碳，呼出的液量，就要比呼出的氣量多出一倍，再者，從支氣管呼出液體的力量要比空氣大三十六倍，這是因為液體黏度比空氣大三十六倍的緣故；如此算來，除去液體進入氣管所造成的湍流 (*Turbulence*) 阻力不計外，為要使全部所含的二氧化碳排出肺外，則力量必須比在空氣中大六十倍；這就是實驗中的鼠為何什麼漸漸衰弱，最後不再呼吸的原因，因為體力不濟聚集的二氧化碳，越集越多所引起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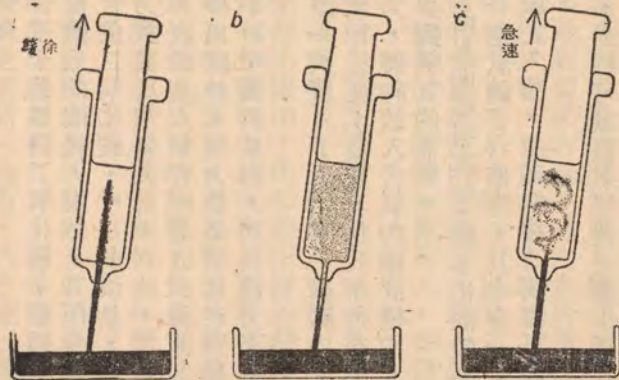
這種小型壓力櫃的試驗，無法測出實際一次吸入了若干氧，動脈中血液被氧化到何種程度。以及血液中殘存的二氧化碳到達何種程度；後來，我們用狗在大櫃子裡試驗，又增加了若干儀器，這次加到五個大氣壓力，將狗放入含氧的鹽液槽內，並將狗事先施以麻醉，將溫度降至攝氏三十二度，以減少對氧氣的需要。

移進艙櫃以後狗一直「呼吸」得很好，由水面噴射水柱，顯示出液體能正常的在肺中排氣，實驗後用空氣將液體驅出，這一次一連試驗了六個狗，其中有一條以後仍舊能活着，這隻狗是經過用水呼吸長達二十四分鐘之久的，這條狗被荷蘭海軍潛艇救難艇 *Celibeus* 號的水兵當作吉祥物去收養。

這一次的實驗證實了在適當的情況下，動物可以藉水呼吸而能生活一段時間，而主要的是體內漸形聚集的二氧化碳的排除問題，試驗期間，這條狗的血壓是比較低一點但很穩定，心跳及呼吸頻率較慢但很均勻，動脈中血液含氧充足，然所含的二氧化碳不能充



圖一：上面是著者和他的同事們用來試驗狗呼吸水的設備，鹽水在上面的槽內，於氧氣壓力下溶入氧，流進經麻醉的狗的肺內，狗呼吸水後然後由重力流到下面的收集袋，吐出的水流有幾個地方取樣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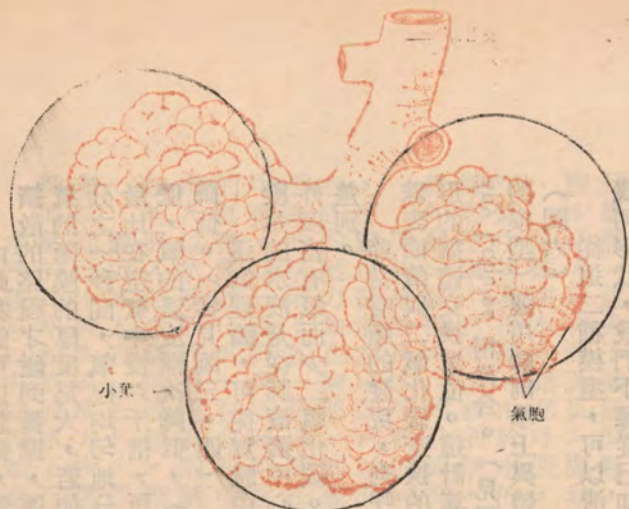
圖二：氧和二氧化碳在肺內交換，包括替代和擴散；用注射器來表演可觀察其中過程，針筒內先吸入一部份清水，(a) 將針頭插入墨水，徐緩抽拔筒芯，墨水進入針筒中央(b) 然後擴散均勻，如果急速地抽拔筒芯，(c) 墨水和清水因湍流很快地混合但不完全。在肺內呼吸空氣時並不產生湍流，因流速很慢。

分排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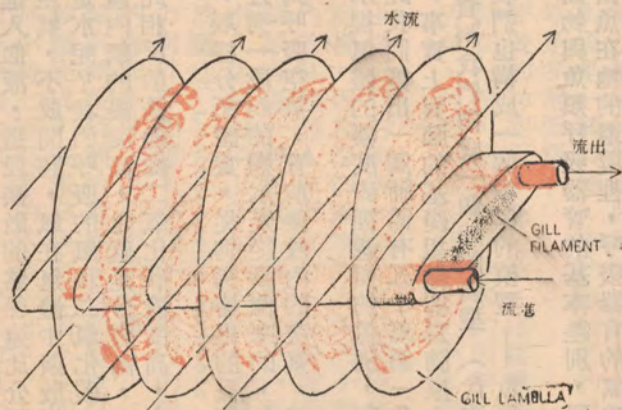
在紐約州立大學，我們與 Hermann Rahn, Edward. H. Lanphier, 及 Charles V. Paganelli 使用適當的儀器，測量出肺中氣體的实际交換量，用五個大氣壓力及含氧的鹽液，藉一支橡皮管通進經過麻醉過的狗的氣管裡，再以馬達帶動關閉活門以控制液體的進出量，液體藉重力流入肺中，肺中的廢水仍藉重力循環流出來，肺裡氧的含量是由液體中分析而出，而再藉液體排出二氧化碳的含量，狗的體溫並未降低，我們發現，狗能從液體中吸收的氧，一如相當於空氣呼吸的氧情況，但排氣時仍舊不能逐出足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血液裡殘存的廢氣越積越多，試驗時間達三刻鐘，狗肺裡的液水藉着重力流出來，然後再通空氣排出肺裡的殘水；我們另外沒有用什麼復甦的處理，這批經過實驗的十六隻狗，竟有六個仍然活着，而且並沒有什麼毛病。

魚類及哺乳動物的呼吸，都是根據三項複雜相互有關的因素而定：(一)動物呼吸時，是需要二種氣來交換；(二)周圍環境的物理特性；(三)呼吸器官的形狀與構造；我們爲了避免一般人籠統的說法；呼吸方式的不同，是由於其形狀與構造而異，我們應該對這幾種相互關連的因素，作一番深入的研究與認識，第一個問題，就是：「氧分子如何從肺裡輸送到血液去？」，這項解答超過了我們想像的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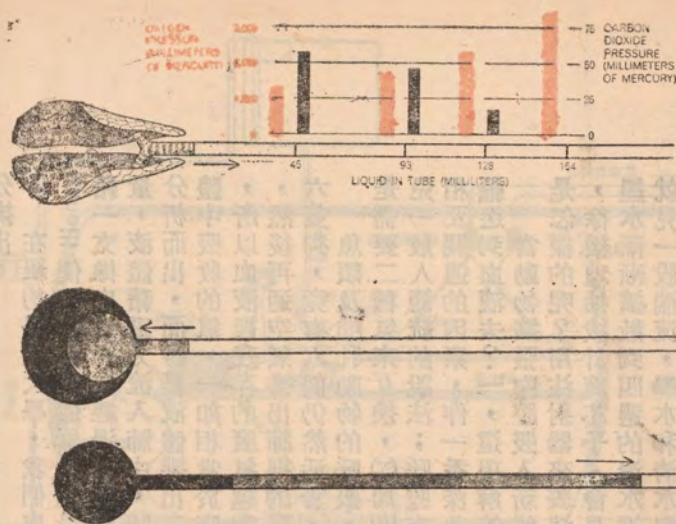
當動物擴張胸腔吸入新鮮空氣(或水)，流體到達終點——肺葉的液囊——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用注射器來表演可以說明，先在針筒內吸入一部份清水，再將針頭插入墨水，徐緩地抽拔針筒芯子，會見一股墨水像細線一樣流入針筒的中央，當抽動停止後，墨水漸漸擴散到四週的清水裡(見圖一a.b.)這是一種情形，若是急速地抽拔筒芯，就見一股湍流，墨水和清水很快地攪混了，那是另一種情形。我們想知道，實驗中的狗，牠吸入空氣或鹽水時，在肺支氣管內的情形，根據計算得知無論是水或空氣，都是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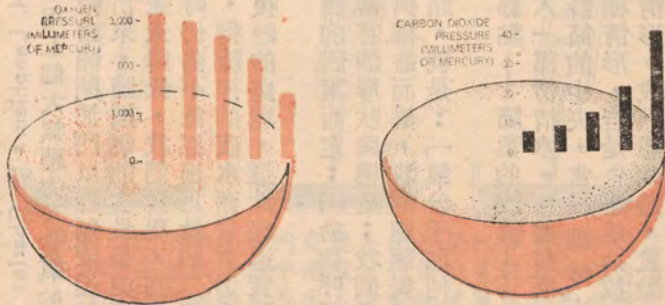
圖五：肺原小葉，圖上三個圓圈表示肺的基礎單元，每一小葉內有無數氣胞，在氣胞內血液和空氣（或水）交換氣體，從狗呼吸水液實驗得到的數據計算出（肺原小葉的大小一公釐）和數目（五十萬個）和實際情形相符合。



圖六：鰓由許許多多片平行薄葉組成，水流過時，血脈裡的氣體經過擴散作用和水裡溶解的氣體交換，假設魚的呼吸器官的氣體交換單元如上圖的球形，魚便不能生存，因為液體進入球囊的速度與氣體的擴散，比起流過平面時擴散緩慢太多。



圖三：上面表明管子離肺遠的一段鹽水中含氧的濃度高（分壓在三公釐水銀柱以上）在近肺的一段氧的濃度較低（分壓一千公釐以上）而二氧化碳的濃度較高。下圖較大的圓球表示液囊擴張時，吸入液體，中心淺色部份含氧濃，擴散到囊壁深色月牙形部份含氧少，當液囊收縮，中心部份的水液先流出在前端，囊壁部份的水液後流出在管的近端。



圖四：計算一小粒水滴在表面交換氧與二氧化碳，其濃度分配情形。

流而不是湍流。

由此我們可以想像，當空氣或水到達肺胞時，氧分子是在液囊的中心，須經過一段擴散的路程才碰到囊壁，透過壁膜，然後進入血液，這段擴散的路程遠比分隔血液和空氣的薄膜的厚度為大，若如吸入的介質是空氣，不成問題，氧在氣體中擴散極快，在千分之一秒間，氧已均勻地分播到囊壁，若是水呢？我們呼吸的氧和二氧化碳，在水中擴散比在空氣中慢六千倍，所以液囊中心流體內氧的濃度高，也就是分壓高，向外緣到囊壁，氧的濃度漸次降低，（分壓小）。與此相反的是邊緣二氧化碳濃度高，向中心逐漸降低。（參見圖三、四）

這個理論，可從實驗中狗呼吸的水液，取樣分析證實，從狗嘴接出的長管，較遠一段內的水液是從肺液囊中心先流出來的，近嘴一段內的鹽水是從囊壁來的，分析比較，外段富有氧而少二氧化碳。同樣的實驗，狗呼吸空氣，管前後段內的空氣，成份就沒有差別。

非常有趣的發現，狗呼吸水時，溶於水裡氣體的濃度表裡遞變的差別，和一小滴水珠表面氧與二氧化碳交換的情形相似。由此我們算出一個肺需有五十萬個一公釐直徑球形的氣體交換單位。這計算的數字和大小，事實上與肺的基礎組織稱為肺原小葉 *Primary Lobules* 相符合。（見圖五）應用這些資料我們構成一個肺的模型（代表數學觀點的模型）運用解剖學上異體同功的知識，我們也構成一個相似的模型——魚鰓的模型。（圖六）

從這二種模型，可以清楚地明瞭哺乳動物與魚類呼吸器官的基本差別，那差別是在幾何形狀，我們不難從已知的數據，計算出魚在牠的環境裡，呼吸器官的氣體交換單位的許多要求，例如水中溶解的氣體量，流過鰓的水量，氣體擴散的情形，交換器能獲得

多少氧進入血流，有了這許多計算公式，再假定一條魚有肺，而把已知的數字代入算式所得結果是魚的血液將不含有氧，結論是空氣交換單位的形狀錯誤。魚鰓絲絲層層的排列組織，避免了擴散問題，而肺的球囊構造對魚是一種負擔，有肺形器官的動物能在水裡生活，只有海黃瓜（海參），牠的氧消耗率是非常低微。

魚類在水中藉鰓呼吸，離開水面即失去呼吸的功能而不能生活，這種纖弱的構造在空氣中容易損壞，由於水的表面張力使鰓片黏在一起，使與外界接觸的面積大為減少，雖然空氣中含有多數的氧，但是魚類仍不能活命。再看，肺在空氣中，小氣囊也可能由於內部分泌的水份附於表面而失去功能。

對於動物用水呼吸的研究，在理論上已求得可行的解答，如果實際試驗無問題的話，那麼以後潛水者就可以潛入比現在更深的海裡。因為深海潛水對人類的不宜，是由於水底的壓力加在胸部，壓縮人肺，並且將肺內的氣體溶入血液之中，這樣就產生了兩樣不良的結果：其一是聚集在血液中的氣體大部都有毒，譬如氮，當在水下一百呎時開始中毒，而三百呎深度時則會昏迷；其二是潛水人從深海中上升太快的話，溶解在血液中的氣體釋放出來，在血液中形成氣泡而產生消壓症（Decompression Sickness）；如果潛水人以水呼吸代替空氣的話，由於肺內的壓力與外界相等，不受外界壓力的影響，同時如能吸入飽含氧的液體，則潛水人在數千呎的海底急速上昇而不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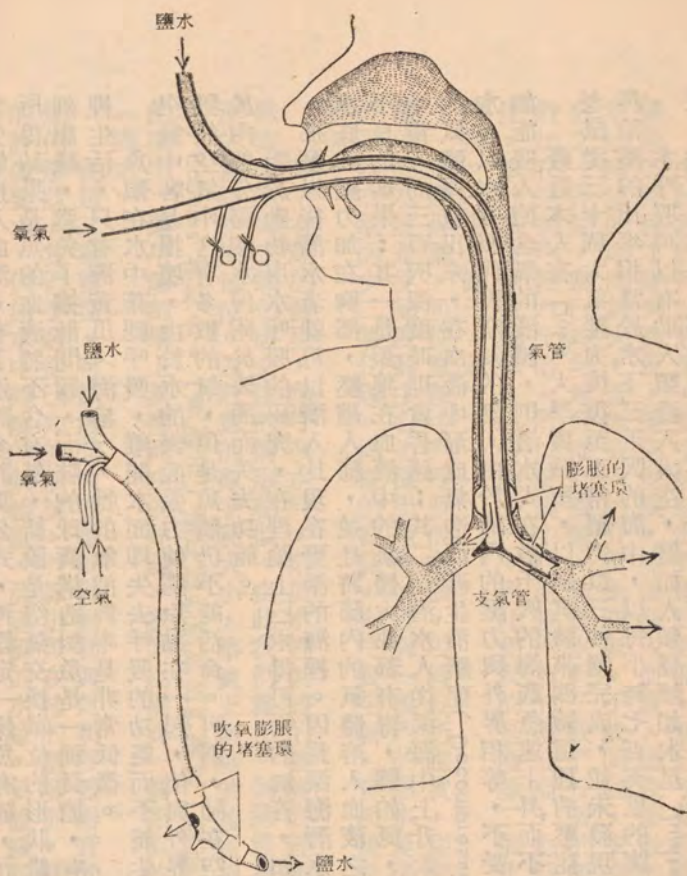
最近本人在 *Duke* 大學實驗室，以鼠試驗來測驗這種消壓症；我們曾以以水呼吸的老鼠從三十個大氣壓力恢復至正常壓力以三秒鐘完成，並未發現有任何不良的病症，這種消壓的比率相當於水下三千呎的海中，以每小時七百英里的速度上升。

水呼吸可以有助人類進入太空，譬如人類登陸如木星 *Jupiter* 較大的星球後回歸地球，欲脫離這個星球的引力時，必須加增相當人體重量若干倍的重力加速度，人根本無

法承受，如果肺中充滿了水，而且將身體懸浮在與血液比重相等的水液體裡，好像嬰兒浮在母胎腹中，則這種困難即可解決。意大利生理學家 *Rodolfo Margarita, T. Guatieri-Pu* 與 *D. Spirelli* 為欲證實這種觀念，一九五八年做過試驗，他們將懷孕的老鼠裝在鐵箱內，從高處摔下而落在鐵板上，以試驗胎鼠因減速度能否生存，結果經從各種高度的試驗後，母鼠當然當場死亡，而肺部受創最烈；而腹中的胎鼠取出來觀察，却全然無恙，並且以後發育得很好。據稱胎鼠在子宮裡，由於水液的防護，可以在一〇、〇〇〇g的落速度下，不致死亡。

我們都是藉着動物的實驗，以假定人類是否可以水呼吸，其實事實上已經直接試驗過，在 *Duke Medical Center* 曾爲了要用鹽水來洗濯肺中氣囊及氣管裡的病害分泌物，而做過這種特殊的試驗，當他們清洗一邊肺的時候則在另外一邊的肺通入氧以維呼吸，這種手術結果很順利。因此我們有信心來做一次這種試驗，我們會商得深潛水夫，*Tracy J. Fabian* 的同意，自願接受這種試驗，用一根塗過麻醉劑的雙管心導管插入氣管，使兩支管口各通到左右的肺裡去，其中一支管口注入與體溫相同的百分之九含量的鹽水，當後再使其全部流出，這樣循環進出了七次，而每次進出的容量約有五百公撮；事後據 *Tracy* 說，在試驗之中一直都清醒，鹽水灌入肺中並不比空氣有什麼不適應，而且呼吸鹽水，也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當然用這種試驗和把兩邊的肺通通注入了鹽水，並不相同但這足以證明，如果步驟正確，鹽水注入人肺不致破壞肺部的組織也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目前最麻煩的問題，可能就是在排除二氧化碳的問題了，以水排除二氧化碳，比空氣困難得多，水比空氣的黏度約大四十倍，而肺排水的能力，最多也不超過四十分之一，換言之，一個健康的年青潛水人每分鐘呼吸二百公升空氣，但是吸呼水，則每分鐘只



圖七：洗肺手術，病人肺葉內有自己不能排除的分泌物，把適當成份的鹽水灌入肺的一葉，而用氧通到另一葉，鹽水灌入肺中後再全部流出，這樣洗滌不致破壞組織也沒有難受的感覺。圖中人右肺在通氣，左肺在灌洗。



任 炎 林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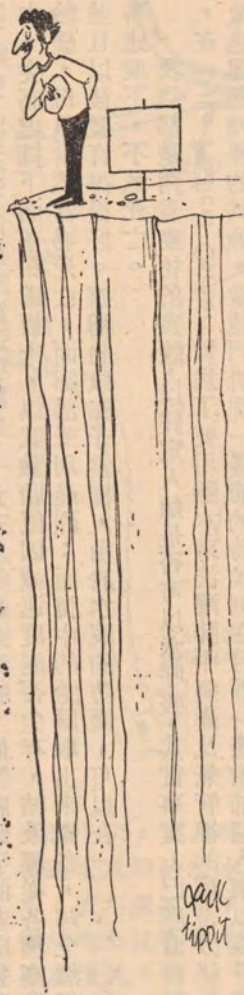
我在一枚貝殼的肚子裡所常常聽到的聲音，是由疾風巨浪交響而成的狂暴樂曲。少年時，我常常孑孓於加州阿林娜岬犬牙交錯的海岸，跟隨退落的海潮和晨霧進入另一個太虛幻境。在那兒，碎浪親吻着峭壁，巉岩峭兵似地聳立在海藻叢生隨潮水漲落的水塘上，宛若數面黑鏡映照出生命的端緒。被海藻染成綠色的海藻，皮呈深紅和淡紅的海盤車，海膽和豪豬，一一映入我的眼簾。

在諸如此類的一個水塘中，我發現了一隻小小的橢圓形動物緊貼在一塊大石頭底面，背部並排橫伸着八面紋合甲片，由一塊滿佈刺毛的皮帶固定住。我掏出小刀把這奇異的小東西擺鬆後放在岸石頂上，它立即滾成一個圓球，像煞一隻袖珍狹獾。

折返的海潮朝水塘傾來一個警告之浪，我趕緊帶着獵物上岸，隨即翻閱博物學書籍。原來這個小小裝甲生物叫做 *Cheilo*，鎧甲是由稱為外套膜的體素製成，粘附在岩石上的強有力腹肌就是它的腳。口內有一片荆棘帶似的舌頭，上面有一層銳利的牙齒，便於舐食藻類。

隨遇而安的太古生物

於是，卑微的 *Cheilo* 將我帶入人口稠密種類繁多的軟體動物門，一睹地球上最迷人的生命形態之一的廬山真面。同時，這位太古成員也為我展現了億萬世年來，軟體動物處世謀生的特種裝備。科學家們發現了下寒武紀六億年前的沉積中，點綴着曾為太古



漫畫：再見吧甜心！過幾年我再跳下來找妳。

有五公升了，而且在潛水時呼吸水，即使他在水中完全靜止休息，也不能將體內的二氧化碳全部排出。

我們是否能找出一種對二氧化碳排除率大過水的液體呢？當然有許多其他的液體可用譬如一種液態的 *Fluorocarbon*，可能溶解二氧化碳的能力增大三倍，而溶解氧量比水要高二十倍，Alabama Medical Center L.C. Clark 與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 Frank Collan 曾使用這種溶液在正常壓力下使老鼠生存，這種溶液不但含有多量的氧，而且對促進氧氣的擴散比水大四倍；（參見二五期科學新知血液用品）

目前，二氧化碳在液體內排除率的緩慢，仍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因為事實上液態的 *Fluorocarbon* 比鹽水的黏度還要大。

取材自「科學的美國人」八月號

蝸牛居所的小圓錐帽，認為軟體動物甚至遠在那很早很早的時代以前即已存在於世。它們也許是軟弱的蠕蟲似的小生物，在太古海洋的軟泥中蠢蠢移動，以簡單的吸嘴搜覓微小的食物碎片。當分離的大塊陸地將鹽和其他化合物排入海洋時，最初軟體動物即予消化，終於用來建造堅固耐久的掩體，以對抗滿懷敵意的環境。

軟體動物的外套膜是自然中最奇異的建築工具之一，覆蓋着身體的背面和側面，張開時有如一條裙子，有些貝種則用作外衣把貝殼全部纏繞起來。

外套膜上麻子似的密佈無數細孔，軟體動物經由管狀器官的潤端分泌形成貝殼的石灰質微粒。這種物質立即凝固成薄薄的一層脆壁，然後又是一層，如此重複直到大廈落成爲止。最後分泌一層光滑滑層，將表面修飾得宛若最精緻的瓷器。

位於外套膜邊緣的石灰分泌細胞，職司增加貝殼的長寬，進入殼內的細胞則負責增加其厚度，並修補受損部份。有些軟體動物類製造由石灰和角質體素層交互構成的內壁。外包極微小的石灰結晶，猶如木瓦似地彼此重疊。光線自木瓦邊

緣反彈製造光澤，那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珍珠母了。

外套膜能製造令人驚異不置的神奇結構，如：維納斯梳骨螺的冷水冰星光，子安貝的閃光大理石丘，螺絲鑽的象牙尖塔，大海螺的大堆頭雪花石膏城垛，和刺蠔的化石花。但祇有高度矯飾和在生物學上頗有成就的動物，才能創造如是巧奪天工的建築物。

背負着介貝的軟體動物，憑藉一隻强有力的脚，遨遊於每座大陸，居住於每一大洋中，在任何環境之下均能生生不息。在喜馬拉雅山的雪線以上，在溫泉的滾燙沸水之中，在冰冷池塘的堅冰之內，在閃爍發光的乾燥荒漠，在每方吋壓力高達數噸的海洋深淵，都有這些無畏的探險家們的足跡。不過，在海洋裡爲數五萬種蝸貝介殼的動物之中，大多數仍以中等深度的珊瑚礁和大陸斜坡爲其理想棲息之所。

快我朵頤的盤中餐

最習見的軟體動物多半與餐盤結了不解之緣，滋味鮮美的蠔、蛤蜊、海扇、和貽貝等雙殼貝

類的多產家族。數千年來一直是人類五臟廟裡的常客。

在偉大的蛤綱中計有一萬個不同的品種，我們必然立即想到圓蛤，和浪擲其成年生活像一塊活石塊固居一地的食用蠔。然而，大多數的殼貝豈是如此平凡的低等生物！

海扇能跳能游，貽貝自我繫留有如飛艇，鑿船蟲切進木材，製造金線的海蝶蛸可以織成極精緻的布料。巨蛤猶如農夫，外套膜內生長着藻園。神話似的珠蠔，用呈虹彩的圓球包圍住殼內令它生氣的細顆粒，創造出稀世奇珍。

大多數雙殼貝類生命之始，腳部未受拘束逍遙自在，在爲時數小時至數週的幼年時期，以數百根纖毛推進自己加入水汪汪的鄰居。即使是恪守定居習俗的蠔類，在它們體會到自己原是爲坐禪來世之前，也得到處搖頭擺尾一陣。經過短暫的游泳期後，它們開始下漂打算在世界上尋覓一個安樂窩。此時，蠔卵如果碰巧黏附在一個固定的物體上，便算終生有靠；設若不幸降落於軟泥，立刻就遭遇夭折的噩運。這就是乞沙比克灣的採蠔人爲甚麼要在蠔塘中。撒下幾噸空貝殼，給

與這些小雙殼貝一席謀生之所的緣故。

即使在這個時候，危機仍然四伏。而最陰險可怕的莫如一種叫做鑽蠔者的蝸牛。這些可惡的傢伙挨近雙殼貝後，用齒舌在一片殼上鋸出一個精巧小洞，塞進一隻管子似的吸嘴便大吃大喝起來。

蠔卵的生命毫無保障，生存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一隻成年雌蠔排入附近雄蠔射出的精液雲之中的卵也許一次有幾億枚，但是能成長的只有數枚而已。

對於貝殼收集者來說，普通的蠔自然毫不稀罕，可是對一種叫做刺蠔的雙殼貝類（實際上海扇的親戚）就都另眼看待了。這是雙殼貝中最華麗的一屬，也有很多不同的成員，大部份炫耀着亮晶晶的桃色，紅色和黃色，橢圓形的背上還負荷着針狀和葉狀體；看起來頗像石花，所以有時被稱爲菊貝。

多采多姿的海扇

所有的貝殼皆有誘人作環球之旅的魅力，波

灣輕吻着白色沙灘的熱帶海灣，孤懸海洋微風拂面的島嶼，在在引人遐想。而作為軟體動物領域中藝術家之王的活生生海扇，則召喚着我們進入人類歷史的不可思議之旅。

古代的藝術常藉海扇殼來表現。探測安那托利亞乾丘和希臘廢墟的考古學家，發現在海扇殼上刻着栩栩欲生的愛神像。海扇裝飾得特別多的所在也許是墓碑，羅馬不列顛的鉛棺，來自小亞細亞的大理石棺和拜占庭墳墓，均有它們的踪跡。

自十字軍沿巴勒斯坦海岸檢拾聖雅各海扇釘在他們的盔和帽上，作為「我到過那兒」的招牌以後，海扇便成爲西方基督徒的表記。

今天有不少悶悶之家，常用海扇作爲點紋的裝飾，邱吉爾和艾登的家族也不例外。這種標幟的研究者如果在大西洋水域碰見了活海扇，難免不大吃一驚，還以爲自己落在飛碟群中哩。產於美國太平洋岸的海扇（*Chlamys Hericium*），著名的大西洋灣海扇（*Argopecten Irradians*），和收藏家的寵物產於美國東南部和加勒比海水域的小印花海扇（*Argopecten Gibus*），都是第一流

的游泳選手。

運動中的海扇猶如隨風起舞的紙鳶，只見二殼間水花迸射，宛若裝有噴射引擎，一個衝刺就有一碼遠。

當它們的第一號死敵星魚來襲時，海扇立即噴出一團泥沙。反應遲鈍的，立刻被裝備有幾排吸管的長足牢牢纏繞，展開了一場殘酷的拉鋸戰。

這場攻防戰有時可達數小時，然而其結果總是一樣：筋疲力盡的軟體動物被迫張開雙殼，星魚以勝利者的姿態將機動胃伸進海扇雙殼之間飽餐一頓。

大西洋灣海扇的雙排眼睛極似鮮藍色的念珠，串列觸鬚之間，有如聖誕樹上的成百飾物，是自然界最令人驚異的奇景之一。這些眼睛雖然有大有小，都備有水晶體，視網膜和視神經。一旦受到干擾，海扇立刻將雙殼關閉，只留下一條細縫讓那些不靈的眼睛朝外窺視。

在附近，也許有幾群小小風箏在叢林間擺動。這些是幼海扇，用足絲將自己繫在水螅類動物的身上，多少和蜘蛛相仿。

軟體動物是否也織蛛網呢？說起來正如同其本身一樣的令人驚異，在收藏室內的很多貝類曾以足絲一端繫留一處。雖然海扇終要脫離其足絲，但其他的双殼貝類，尤其是藍貽貝，到成年時依然紡織，並將支索繫於岩石或互相纏繞。

双殼貝中的吐絲藝術家以地中海的筆貝名氣最大，它們的絲線是古代「金布」的原料。義大利多城的工匠即以這種最珍貴的織物聞名於世。根據拜占庭的歷史學家普洛可派司的記載，茹斯丁送給阿米尼亞暴君的外袍，就是用具絲織成。

無孔不入的鑿船蟲

有許多双殼貝類在硬岩中挖穴而居，有的能分泌一種酸性物質將石灰石蝕掉。至於掘入沙石的双殼貝類中，最習見最爲人讚賞的當推美國大西洋海岸一帶的天使翼（*Angel Wing*）。先將腳較窄一端蠕入沙中，然後將足部充血形成錨似的硬球藉之鑽入沙內。

剃刀蛤早就懂得利用現代的水壓採礦術，一面向洞內噴水一面朝裡鑽。

在穴居双殼貝中最討人厭的莫如鑿船蟲。自從人類建造木船以來，就成爲它們發洩其破壞天才的目標。它的二瓣殼面有如銼刀，可以切進木材二呎半深。造船者所以在船底包銅，實在是被它們破壞得沒辦法。

鑿船蟲以一張介殼膜排列於自己的隧道內，後面拖着二根管子作爲吃東西和排泄之用，它的成年生活就此在安樂窩內平安渡過。人們也許認爲它們最後就能達到自給自足了，可是我認爲這件榮譽，應保留給澳洲大堡礁的大蛤。

我在綠島的清可見底的海水中曾看見許多巨蛤，長約三呎重達數百磅。據說曾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潛水人，陷入這種蛤的無情掌握之中，當然這未免過甚其辭。不過，我也只能作這麼一個保證：一隻幼蛤緊夾住截進其殼內的木竿死也不放，我可以把它整個提出水面。

這些双殼貝中最大的一類實際是與世無爭的農夫，若接近觀察其外套膜，可發現明亮的斑點，那就是它的小天窗。在外套膜下面有許多「溫室」，培養着正在生長的海藻。天窗即是引導日光進入菜圃的透鏡。最近的研究使我相信，藻類

的功用爲從蛤的體素中抽出廢物加以利用，蛤則當植物光合作用時利用其所製造的氧和有機營養物。

採貝者的聖地

軟體動物學家將軟體動物世界分成四區，地中海爲其中之一。但變化最多最神奇的介殼動物類棲息之地得數印度——太平洋區，從紅海和非洲東海岸越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直達夏威夷和伊斯特島一帶，範圍極廣。印度沿海，澳洲全部，馬來群島，印尼，南太平洋諸島都包括在內。不過，這一廣大無涯水域的中心地，是擁有七千多個島嶼，暗礁，海峽，海灣和海洋的菲律賓多島海，爲貝殼收集者心目中的聖地。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到菲律賓去看看那些收藏在博物館的盤中和紀念品抽屜裡的貝殼的老家，究竟是何等風光。終於，這些夢想成爲真實，我向三寶顏出發，以民答那峨島爲第一目的地。當噴射機飛渡太平洋時，我想到噴射推進法原是軟體動物的「創作」，我也想到魷魚，章魚和墨魚這些頭足類動物，是軟體動物大家族中的

高等動物。

儲藏在收藏室裡的化石貝殼，有許多曾被現代頭足動物的老祖宗們背負過。在彎曲，盤繞，或呈子彈形的華蓋下面，也許是直立游泳的上古動物。

紙鸚鵡螺乘風破浪

有二種頭足類動物——有腔鸚鵡螺和紙鸚鵡螺——雖有相似的名字，却是極不相同的動物。亞里士多德首先繪出了一幅紙鸚鵡螺的造型：殼形如船，二臂互抱猶如御風的小帆，另一臂則作爲操縱航向的舵。有好多多年，人們相信它大概就是這副迷人的模樣。

實際上，紙鸚鵡螺的殼是由雌螺的二隻槳狀肢分泌而成的脆弱保護物，裡面躲藏着它和它的卵，殼的浮力可使其不致下沉。

有腔鸚鵡螺的殼較重，習於接近海底游泳。數約六十至九十根沒有吸盤的觸鬚是它捕食魚類和貝類的工具。它有幾隻沒有水晶體的眼睛，是自然界中運用無凸鏡攝影原理的少數視覺器官的特例之一。

蘇祿海爲世界上最豐產貝殼的地區之一，軟體動物中人口最稠密的腹足類到處可見。活躍於熱帶海洋的子安貝，危險的芋貝，體型最大的澳洲號角。佛羅里達馬螺，太平洋梭尾螺等，都是此綱的一份子。通過這些巨大貝殼的螺旋腔吹出

去的樂聲，自遙遠的島嶼呼求古代的神祇，召集軍隊奔赴戰場，哀悼英雄之死。

腹足動物的齒舌 (Radula) 是自然中最玄妙的銼刀之一，長度可能達到身長的二倍。腹足動物另有一種不尋常的設備：殼蓋；當所有者縮進去時，這種角質或石灰質盾牌像一扇陷阱門似地砰然而閉。

到三寶顏渡過幾天後，我就地徵募了三位前任採珠人協助蒐集標本。我們駛往南方地平線上隱約可見的聖大克魯斯群島，在距離一座小島五十碼處拋下錨。那三位菲律賓的回教徒接受我要活貝殼的指令後，隨即縱身入水。

不一會，一個潛水人攜回二隻螺旋形螺絲鑽貝，二隻帶着帳篷形花紋的橄欖貝和一隻刺蠔。然後再從紮在腰帶上的口袋中取出一枚帶黃色和黑色斑點的圓錐形貝殼，小心翼翼地擱在甲板上

。我認識它叫大理石芋貝 (Conus Marmoreus)，是可以致人於死的芋貝家族中的一份子。

我在澳洲時曾聽說，一位業餘收藏家在黑曼島檢起一枚帶着淡淡紅褐色的大理石貝殼叫做地理學家芋貝 (Conus geographus)，無意中朝手心一放，被叮了一下，就此昏睡不醒，五小時後與世長辭。到昆士蘭博物館去參觀的遊客可以看到地理學家還在那兒，總覺得這枚具有病態美的標本並不像一個殺人兇手。

作爲軟體動物世界獵人的芋貝，能夠用有毒的魚叉從鼻吻發射，刺殺或麻痺其他的軟體動物，小魚及蠕蟲。事實上，這種帶倒鈎的殺人利器是由齒舌改良而成，含劇烈毒性，專門滲透被害者的神經系統。

不可外傳的寶貝產地

我在腹足類動物中最喜歡的是子安貝，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前任館長戴列特先生對我說：「直接到宿務去找沙寶。貝殼就是他的生命，他會告訴你最珍貴的貝殼在那兒。」

沙寶先生是菲律賓大學的畢業生，爲人和藹

可親，立刻答應帶我到子安貝的棲息地去。

那是一個蔚藍色的早晨，我們從曼多葉港出發，駛往所謂康摩提斯海。第二天黎明前，我醒來一看，船整個擱了淺。昨晚的平滑淺海已經變成一望無際的珊瑚，沙洲，和恬靜的水塘，宛若進入了一個艷麗無比的彩色世界。我們輕快地跳出船外，步行跨過礁石。

「這是我所知道的子安貝最豐富的產地，」沙寶說：「我希望你別告訴人正確的位置，做生意事小，萬一絕了種豈不可惜。」

「拿這些篩狀和鋸齒狀子安貝來說，」說着他拿起一塊珊瑚岩，似乎有把握知道下面藏着些什麼：「送幾百枚最好的標本到美國或歐洲去，價格必然劇降。」

我停下來觀察珊瑚底邊，在雜亂的海綿裡擁擠着十來個海膽和海葵，還有更多的五顏六色塊團，看起來比鹽花生大不了多少。它們受了驚，已經撥去外套膜，露出殼上的色澤和斑紋。幾個小時內，我們收集了幾十枚貨幣子安貝，呈淡黃色圓丘形，即使到今天在南太平洋幾部份還用作交換實物；耳環子安貝，呈奶油色，頂

第安廢墟找到一枚太平洋貝殼；在瑞士湖畔村莊找到一枚北海貝殼；在伊特羅里亞墓地掘出一枚大西洋貝殼等。

羅馬歷史學家斯維都尼亞告訴我們，最先的第一流收藏家是狂人喀利古拉皇帝。當他在公元四十年春率領大軍開到英吉利海峽之時，看了一下可望而不可即的天險，決定征服不列顛人不如征服海神。於是下令列陣，沿法蘭西海岸收集貝殼，將這些「被征服的海洋的戰利品」攜回羅馬。

龐貝城的火山灰中也產出另一類古藏，其中大部份的貝殼來自地中海，但包括一枚紡織芋貝的幾枚標本，則係印度洋的遠客。

以現代觀念來說，貝殼的收藏開始於當荷蘭商船攜帶東印度群島的獵獲物駛回阿姆斯特丹之時。首先的實地博物學家通常是帝國的行政官員。藍費斯在東印度群島的一個小貿易站安波斯島上渡過了七十五年時光，十七世紀時，他根據觀察寫了一部博物學。他為軟體動物取的名字，半世紀以後，部份仍被林奈採用。

上有個橘黃色小環；圖案複雜的網狀子安貝；灰色中帶褐紋有如阿拉伯草書的阿拉伯子安貝；及個兒略大的老虎子安貝等均行銷於全世界紀念品商店。

運動中的子安貝是自然界最迷人的奇觀之一。它們天性怕羞，不近陽光，僅在傍晚外出覓食海藻。從殼下伸出來的腳組織猶如老式女裙的褶邊。有閃耀着猩紅色的，也有顯示鮮褐色或點綴着黑點的純白。

子安貝以波浪式碎步滑行過粗糙的珊瑚時，風姿綽約，貝殼全被外套膜包裹，外面飾以有枝花絲，看起來像煞一叢生長在彩虹山上的無葉林。

貝殼環遊世界

和沙寶先生作了一次採集遊覽，使我憶起貝殼學的燦爛歷史。自有人類以來即有海貝殼的蒐集，不但爲了食物也爲了裝飾。

考古學家在全世界的墓區發現海貝殼，有一些的年代遠至一萬五千年以前。這些發現，描繪出一條古老的貿易路線，例如：在亞利桑那的印

價值連城的名貝

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時，收藏逐漸變成歐洲有教養的人的時尚，陳列室內擺滿了每一種想得出的古怪東西：小鳥、動物、魚、貝殼、礦物、兵器、上古器具、硬幣、骨製品等。史洛尼爵士的陳列室是當時偉大的收藏中心，現在則歸倫敦英國博物館所有。

英國最傑出的珍藏得歸功於一位女士。伊麗莎白·布萊的丈夫是一位四海爲家的船長，他從太平洋帶回家的貝殼，是歐洲人當時從未見到的罕品，尤其是珍貴的螺旋梯（Epitouring Scapulae 海獅屬）被視爲「一枚極完美的標本」。當然，它們也進了英國博物館。

於是，歐洲偉大收藏的陣容更形加強。對收藏者最具神奇魅力的貝殼是其稀有性而非美觀，不過，一般均同時具備二種條件。

到現在仍爲收藏家垂涎的第一位珍品，也許得數可愛到無法想像的珍貴螺旋梯。雖然它今天的身價不再是天文數字，當年却是皇族才夠資格擁有的傳家至寶。俄羅斯女皇加德琳和瑞典皇后

愛爾麗加各有一枚大的。據說在一七五〇年時，佛蘭西斯一世化了四千奧地利基爾德（約合現在的二萬美元）買進一枚。

近年來，由於貝殼蒐集者紛紛進入蘇門答臘、澳洲、和印度——太平洋的其他盛產螺旋梯的地區探寶，它的身價已經大不如前了。根據一九五八年一位商人的目錄所載，有二枚這類「美麗無匹的貝殼」僅各值五元和三元美金。然而，人們仍然不認為有任何價格足以反映螺旋梯的複雜結構和設計之精美。

二百多年以來，收藏家認為世界上最稀有最昂貴的貝殼應該是金碧輝煌的海洋之光（*Conus* *Glorians*）。這種具有尖塔外型的貝殼，密佈網狀彩色花紋，宛若一件極精細的刺繡，並且極為稀有，不但滿足藝術家的要求，也合乎收藏家的理想。

原來世界上據說只有六枚，到一八三七年時，一位英國名收藏家到菲律賓莫好島遊覽，在雅格納附近翻開一塊小石頭，發現有二枚海洋之光赫然在焉。他回憶當時，他幾乎高興得昏過去。不幸以後發生了一次地震，這塊礁石跟着消失，

殼，心神一陣恍惚，不自禁地朝一枚微微彎曲色呈淺綠的絕美貝殼伸出手去。原來它就是採貝人夢寐以求的象牙貝（*Dentalium Elephantinum*），亦名牙貝，是軟體動物大家庭中掘足類（*Scapho Poda*）的代表。

一串貝殼一個老婆

自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掘足類動物即有其妖豔惑人的家族存在於世，大自然似乎有意將它們設計成最上等的項圈。當哈得遜灣公司的獵獸者到達美洲北太平洋沿海時，發現當地通用一種活通貨叫做貨幣牙貝（*Dentalium Prestosium*），一串大的就可以買一條獨木舟或者一個老婆。

在世界各地無論是淺灘或深海，都能找到牙貝。住在裡面的動物盲目而無鱗，一輩子將較大的一端插入泥沙中過活，呼吸時將水自另一端吸入排出即可。

鑽入海底時，它就從貝殼的大端伸出一支小小的挖掘工具——有人說那是一隻類似馬蹄的腳插入沙內，僅讓白色短劍似的尖端留在外面。

世人相信，海洋之光的唯一棲息之地永遠絕跡了。

這種貝殼名氣極大，一部斯普芬所著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以海洋之光的失竊作為故事中心，並以它的名字作為標題。至一九五一年，一位到現在仍不知道其姓名的雅賊潛入美國博物館，從展覽櫥窗中竊走了一枚毫無瑕疵的標本，令世人又想起了它的繼續價值。

海洋之光的價格仍達數百美元，不過根據最近的目錄所列，這種如今存在收藏室裡的一度稀有的貝殼僅及七十元左右。

另有幾種貝殼如今被認為更貴重，例如雍容華貴的印度之光（*Conus Winedwardi*），只發現了十二枚；在子安貝中居第一把交椅的羅可頓子安貝，已知者只有三枚，一枚在英國博物館，一枚在哈佛大學，另一枚則在賓夕法尼亞州杜龐德的私人收藏中。

我在馬尼拉貝殼收藏家蓋里羅夫婦家中發現了一枚稀有的海洋之光芋貝，成為我在菲律賓水域研究軟體動物三月來的最高潮。

當我站在玻璃展覽窗前凝視着五彩繽紛的貝

。一旦安居下來，牙貝開始用一簇有絨毛的觸鬚四處掃索微生物果腹。

當我欣賞蓋里羅先生的其他收藏時，他帶來了一個小匣子。蓋夫人極小心地打開，從天鵝絨中取出一枚長約四吋帶白三角斑紋的淡褐色貝殼放在我的手上，原來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海洋之光。據我的女主人說，有人出價二千美元她還不捨得割愛哩！

對於收藏家和科學家來說，貝殼的魅力全看海洋能否不吝繼續提供貨真價實的寶藏而定。

一九五二年時，丹麥研究船加拉第亞號在哥斯達黎加附近的太平洋一萬二千呎深處，撈起了十枚「活化石」，長僅一時，竟是一般認為早在三億五千萬年以前即已絕跡的一種原始軟體動物的活標本。

於是，這些看起來有如小鈕扣的簡單動物不但可能是我們這一代最驚人的發現，也在學者之間引起激辯。有人指出成對的肌肉，鰓和腎，認為在軟體動物和蠕蟲似的環節動物之間找到了一失去的連鎖。嘴巴後面的一對鰓蓋使人聯想到現代的蛤；足前的一小團觸鬚被認為和烏賊與章

魚所有者相當。這些軟體動物遂被分配於一九四〇年所創以包括化石品種的 *Monoplacophora* 綱內。

一九五八年，美國研究船維瑪號在一萬九千呎深的秘魯——智利海槽又撈上來四枚標本。以後則在更深處略有發現。

世代記錄的保存者

另一件獲得早期軟體動物生活概況的意外發現，是當一九六三年時邁阿密海洋學院的研究船吉達號在佛羅里達州蘇布里羅礁水域，撈得一枚活翁戎螺 (*Pleurotomarian*) 之時。現在我們知道這一綱有十五種存在，大部份是近來發現於日本、印尼、南非和加勒比海等水域。

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在國家地理學會的資助下，吉達號帶來不少令人興奮的成果。因此，新的發現和知識正與日俱增。我確信，當孩子們漫步於海濱之時，必會發現共同生活於地球上的一枚動人憐愛的伙伴而驚嘆造物的神奇哩！

(節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rch 1969*)

為第一個人類登月鋪路

阿波羅太空船探月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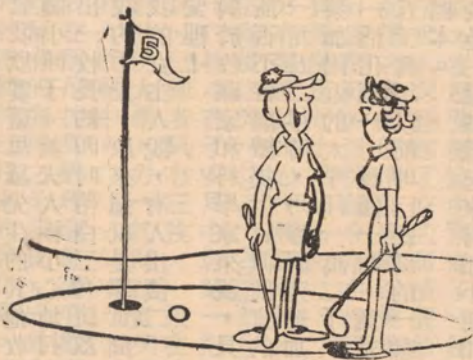
佑泰譯

當七月號的拾穗雜誌到達讀者手中時，美國已經緊鑼密鼓地準備派遣三位太空人——阿姆斯壯，柯林斯，及艾德林三人——乘坐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嘗試作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的壯舉，他們準備於七月十六日出發，由土星五號（農神五號）火箭在美國東部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太空港推進昇空。預定在本月——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二十二分（美國東部時間）由阿姆斯壯及艾德林駕登月小艇在月球的「寧靜海」試行登陸月球表面，偵察月球的情況，在月球表面行走並逗留一段時間，蒐集月球上的岩石礦苗資料及樣品，然後再乘登月小艇上部的上昇部分，昇到六十九哩上的繞月軌道，與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會合，然後三位太空人同乘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艙飛返地球，約於三日後在太平洋上降落，此時他們尚須檢疫並隔離兩三星期，最後才能接受盛大的歡迎凱旋。

爲了使讀者能確切地了解這次登陸壯舉新聞的每一階段，我們想把阿波羅十號登月模擬飛行的每一階段的資料搜集起來，向讀者們作一份詳盡的報告，如果將兩者加以對照比較，或者不是沒有意義的。茲就下列綱目逐段分述如下：

阿波羅十號太空船航行紀要

一、阿波羅十號航行的任務



漫畫：打一次球那麼貴，不多打幾桿太花不來！

二、執行任務的工具

——太空船各部分的分析

① 推進火箭——農神五號火箭

第一節 S-I-C 型火箭

第二節 S-I-2 型火箭

第三節 S-I-4 B 型火箭

② 太空船

登月小艇 下降部分

上昇部分

阿波羅太空船 指揮勤務艙

指揮艙部分

勤務艙，勤務引擎部分

三、任務費用

四、任務計劃

五、本年五月十八日發射，繞地，奔月，繞月，探月，歸地，至五月二十六日返太平洋的經過任務報告。

一、阿波羅十號太空船的任務

阿波羅十號太空船的主要任務是要：澄清關於月球及有關太空飛行中的若干神秘不解之處，以消除人類首次登陸月球所可能遭遇的危險。根據計劃，人類登陸月球之舉，將於本年七月中旬實現，負責這任務的，將是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但在美國太空人乘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踏上月球之前

，必須先解決下列問題：

一、太空人在現在所選擇的地點登陸月球，能安全降落嗎？是不是還有其他更好更安全的登陸場地。

二、載太空人登陸月球的太空艙，速度減緩到適當的程度，使人類能安全地「緩降」月球表面上嗎？

關於這兩項問題殘留的最後疑點都要駕駛阿波羅十號的太空人史塔福，楊格和賽南三人藉這次航行來澄清。

有些科學家們，對於美國太空計劃高潮的月球登陸，仍有許多憂慮之處。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月球表面有大量的物體集中，即質量的不均勻；以及預定降落地帶「寧靜海」地區的確實情況。

散布於月球表面的大量質量的物體集中，比月球表面其他部分，有更大的吸引力，以前曾把太空船吸引脫離原來預定的軌道。

太空船若在登陸途徑中有所偏差，則登陸的太空人將遭遇危險，因為他們可能落於未經探索的地區，落到山頂上或坑穴裡火山口上而無法應付。

因此，太陽神十號將確定，大量集結之物體在何處，及其對太空船到底有何種影響。

有些科學家的理論說，月球表面物體的大量集中而不均一，是過去的海洋造成。數百年前，月球表面大部分可能為海洋所籠罩。有些科學家認為當時月球的海洋中，或有原始的生命存在。根據這種推論，浸蝕作用留下了大量的固體物質——即是現在所謂集中月球表面的大塊物質。

據這種說法，月球的海洋會沸騰，或者將水份全部蒸發，因為月球的內心吸力較小，但這些科學家說，月球上有些海洋的水仍留在岩石間，可供太空探測者使用。這些水可以解決在月球設置永久性月球站缺水的問題。

現已退休改任太空人管理大隊副大隊長的空軍上校鮑曼說，當他乘阿波羅八號太空船繞月飛行

時，看見月球表面一部分像美國南部已乾枯的沼澤區一樣。

阿波羅十號太空人要解決的另一神秘的，是七月間準備月球登陸地點的實際情況。這一寧靜海一地區被認為月球上最平坦，最堅固，最安全的登陸地點。但無人能百分之百的確信。因為人類對那一地區所獲得的最佳情報，還是在距離月球三十哩處拍攝的照片。

阿波羅十號將飛得更近於月球——飛至相距五萬呎處——以拍攝最清晰的黑白及彩色相片，以提供更確實的情報。航空太空總署一位官員說：「我們所依賴的，更有兩個頭腦，四個眼睛——太空人史塔福和賽南的觀察和正確判斷。」這兩位太空人將乘登月小艇與留在太空指揮艙的楊格分離，兩度降落到月球的最近處。

最重要的試驗還包括登月小艇的加速與剎車，這兩件事都由火箭控制。太空人賽南說，如登月小艇的火箭引擎多發射了三秒鐘，則加速的登月小艇將以每小時三千九百哩的速度撞毀在月球上。

太空人也要對登月小艇的電腦，雷達及引導系統作徹底的試驗。這些儀器將在沒有地面管制的指導下，從事月球登陸與離開月球的工作。航空太空總署的官員說，阿波羅十號的登月小艇不能實際登陸月球，因為他比較上太重要些。

太空計劃官員原曾考慮讓阿波羅十號順便擔負實際登陸月球的任務，但後來認為問題尚多，冒險太大，在預定七月真正登陸月球之前，還需要多作偵察探勘。

總之，為七月份阿波羅十一號實際登陸月球的壯舉鋪平道路，探察最後待解決的航行，登陸諸種問題。這便是阿波羅十號的主要任務。

二、執行任務的工具

執行任務的工具，被太空人稱為「機械五金」的 Hard Ware。可以說包括兩大部分——農神五號推進火箭部分和阿波羅太空船部分——另外尚有一個附帶的不脫離地球大氣層的部分，叫做逃脫

塔。專為地面發射發生災難時，為太空人逃生而設置。我們現在把這些太空航行必要的工具各部分分析來說明：

①推進火箭——係美國近年研製成功的世界最大推力的農神五號火箭（Saturn 5 應譯成土星五號，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譯土星，一般報紙雜誌通訊社譯農神，今從衆。）最初的阿波羅試驗型無人太空船曾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用農神一號B型的八具強力引擎射入高空三百一十哩。其後又逐漸改良將農神一號的一百八十八呎高度，增至農神五號之三百六十四呎高度，列表比較如下：

名 稱	高度呎	直徑呎	重量磅	推進燃料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農神一號	188	21.5	1,165,000	液氧—煤油	液氧—液氫	——
農神一號B型	224	21.7	1,300,000	液氧—煤油	液氧—液氫	——
農神五號	364	33	6,034,000	液氧—煤油	液氧—液氫	液氧—液氫

農神五號火箭的成就驚人，威力簡直難令人相信。當它的第一節五枚引擎，點火發射時，聲音巨大，在甘迺迪角以北九百哩的紐約都可以聽到。全部引擎發動，可以產生八十五座胡佛水壩所發電力的總和，相當於一億八千萬匹馬力。

1、火箭第一節

農神C5號的第一節叫做S1C，具有五座梅花型安置的「1」型引擎，每一引擎能產生一百五十萬磅推力，五具共可產生七百五十萬磅推力，比之普通噴氣飛機一萬磅推力左右的引擎，威力強大

太多。此引擎為美國洛可達因發動機公司（Rocketdyne）設計，全第一節由波因公司承包製造，直徑三十三呎，長一百三十八呎，可將二十八萬磅重的酬載射至三百哩高度，或將十萬磅重酬載射入永恆的太空。這每座引擎內部都有由輪帶動的六萬匹馬力的幫浦，每秒鐘可抽送九千磅燃料至引擎室內。在半分鐘內，可將兩萬加侖油池的油料抽盡。

五枚引擎內的輸送管和活門，直徑足可容人爬行通過。而引擎內部深陷的油艙，幾乎有教堂大小。引擎本身十九呎高。發射時每秒鐘燃燒十四噸火油和液氧。只要大約兩分半鐘時間，可將油池內四十八輛油槽車的油，全部燃燒一乾二淨。

在油料燃盡前，它們所產生的推力，已可使重達三千餘噸的農神五號火箭連太空船全部，自地面發射台上的緩慢上昇，加速到每小時六千英里的速度，並已昇至距地球表面三十八哩的高度。

到達距地面三十八哩高空時，八枚向後推送力量的引擎，把第一節火箭拋開。這些向後推送力量的引擎，每一座都能產生比「紅石火箭」更大的威力。而「紅石火箭」則是十一年前，一九五八年美國馮布勞恩博士所設計，射出第一枚美國人造衛星的火箭。

S 12 第二節火箭

第一節 S 1 C 脫離後，第二節火箭中五座引擎接着開始燃燒。

「農神五號」火箭第二節被定名為 S 12。直徑三十三呎、長八十一呎半。具有五具燃用液氧液氫的 J 12 引擎，仍為洛可達因公司的火箭引擎。每具有二十二萬五千磅推力，合計可發出相當五百部鐵路柴油機車的力量，（約一百一十二萬五千磅全衝力），全第二節 S 12 火箭由美國北美飛機製造廠承包。燃燒最完全時，整個火箭連第三節及太空船，已達距地一百一十九哩的高度，時速約可到一千四百到一千六百英里。第二節火箭燃燒完畢後，亦脫落離開，第三節火箭繼續推進。

原先的農神一號，農神一號 B 型等都只有兩節，發展到農神五號的確是一項龐大艱巨的工程。

總計共已耗去六年光陰，動員了許多工廠，若干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共十萬人以上，政府支出約十億以上的美金。

單是農神五號的第一節，就是一百三十八呎高三十三呎直徑的人類所製造的最大金屬圓筒。其中使用了兩千種大小不同，形狀各殊，總數達二十五萬枚以上的螺釘帽，螺釘，鉸釘和子母扣，才將此龐然巨物鑄合起來。

農神火箭全高三六三呎，包括五百六十萬種零件。全重逾六百二十萬磅，即三千一百噸，比一艘驅逐艦還重。潛水艇上威力極大的北極星彈道飛彈，因為才三十一呎長，所以可以橫着放在它第一節第二節直徑三十三呎的金屬圓筒中。

在巨大的農神五號火箭發射台，裝置六部大型的減震器。因為整個火箭太重，滿裝燃料後，幾乎會陷入水泥發射台一呎。因為它的體積太龐大，構造上太複雜，所以在發動引擎時，需要藉電子計算機的指引。

第三節 S 14 B 型火箭

在距地面一百至一百二十哩上空，第二節火箭已將速度增加至每小時一千四百哩以上後，第二節燃燒完畢脫去。太空船前部加裝的發射逃逸塔在備而不用，達成任務後，也已脫離。第三節火箭的唯一的一部引擎發動燃燒，增加太空船的速度到每小時一千七百四十哩以上，到達了那一軌道速度「使第三節火箭本身和前載的太空船都進入了地球軌道，這第三節不是 S 13 型，而是改良了的 S 14 B 型，長五十八點四英尺，直徑二十一點七英尺。內部仍裝置一具洛可達因公司製造的 J 12 火箭引擎，這引擎原設計時計劃產生二十萬磅推力，現在製成實際衝量足有二十二萬五千磅推力。第二節係五具 J 12 引擎同時燃發使用，第三節的 S 14 B 型却只有一具。但它與第二節各引擎所不同的是可以關閉停用，然後在需要的時候重行開動。在第三節前部，四片如花瓣形金屬彈體外殼

片的保護下，則是真正登陸月球的登月小艇儲存之所，它摺起它那長長的蜘蛛腿似的，感覺靈敏的登陸支架靜靜地藏在 S-14 B 火箭前段，等候太空人以後爬進去使用。

進入地球軌道後，太空人將 J-12 引擎關閉。在地球軌道上與地面管制人員通話，檢查一切儀表、機件，確定了太空船的位置、情況。肯定了太空中一切不正常情形（如太陽黑子之增加，太陽輻射線的增加可危害太空航行中太空人的健康等）不致影響太空船航行的任務後，這時太空船已繞地球航行一週或兩週（約一個半或三個小時）。太空人約在夏威夷群島上空再發動第三節的 J-12 引擎約五分鐘，使速度增至每小時二萬四千二百哩「逃逸速度」（脫離地心吸力的速度）以上，以便逕向月球奔去。

2、太空船

阿波羅太空船 (Apollo Spacecraft) 在一般報紙上，因為沿用早期的翻譯，多用「太陽神」這譯名，但在報章雜誌上，一種發射用雜糧火箭 (Titan) 亦被譯為太陽神火箭。為了減少錯誤，達到翻譯信，雅，達的原則，阿波羅的音譯或者應當好一些。這太空船是到達月球的人類航行工具，故名太空船。至於發送火箭農神五號的三節均不能到達月球，第一、二節落回地球，第三節則在繞日軌道上。阿波羅太空船亦可分三部分，茲以下表說明：

阿波羅太空船各部分資料表

名稱	長度	直徑	重量	引擎	用途	推力
指揮艙	12呎	13呎	11,000 磅	重入地球大氣層前調整位置六引擎各二套。		每具93磅
勤務艙	14呎	13呎	50,000 磅	1 中途航線校正，進入及衝出月球軌道。 2 高度及速度控制。		21,900磅
登月小艇 (儲藏時)	23.75 呎	14呎	32,500 磅	1 下降至月球表面。		10,500磅
登月小艇	26.67呎	29.75呎	2	自月表發射上升。		3,500磅
伸張登月時			全部總重量三者相加再加連接器	4,000 磅	總共	97,500 磅。

登月小艇

原先的登月計劃主張用一個農神發送火箭把太空人送入地球軌道，再發射另一個農神火箭入地球軌道與他們會合，以多餘的能量送他們奔赴月球。後來考慮到達月球軌道後太空船重量太大，降落月表諸多困難，更以農神五號火箭發展迅速，威力強大，可以省去發射兩枚推進火箭的費用和人力。終於做照海軍蛙人偵察敵人灘頭，作兩棲登陸先鋒的方式，採用了登月小艇辦法。這個觀念係胡波德博士 (Dr. John Houbolt) 於一九六一年開始構成。關於這個觀念如何爭取實現，節省了美國億萬美元以及寶貴的競爭登月時間在「生活雜誌」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出版國際版中，有圖文並茂的說明，因限於篇幅不能詳細介紹。僅就登月小艇本身而言，因為它的設計純為在太空無空氣阻力無重量的環境中行動，不像將返回地球空氣活動的太空指揮艙流線型，故被稱為「甲虫」，綽號

「蜘蛛」，阿波羅九號的繞地球軌道航行，其主要任務即在試驗登月小艇的各種性能，經太空人麥大維，史維可，試驗接合，分離，單獨飛行，各種操縱使用，聚會，重接合等俱成功後。登月小艇通過了製成後第一次考驗。這批登月小艇，每個重十六噸，有十八個火箭引擎，三十英里的電線，八套無線電電子系統，十五副天線，一具電腦，以及四支陸支腳架。由美國航空太空總署以十四億美金的代價，發包於紐約州格魯門飛機製造廠，訂製十五具。它的正式名稱（Lunar Module）月艙。簡稱縮寫 L. M. 但這簡稱既無母音，不易拼讀，故又用 L. E. M. 簡稱（Lunar Excursion Module）。在五月間阿波羅十號登月模擬航行中，這是第二個登月小艇真正進入太空。第一個登月小艇到達月球軌道，距離月球表面最近處只四萬七千英里，太空人史塔福三人爲了與地面或相互通話時容易識別，並且將其人性化，特稱這次任務的登月小艇爲史奴比（Snooty 窺視者。）表示它是第一個從近處窺視月球的人物。而稱他們三太空人經常起居進食的指揮勤務艙爲查理·布朗（Charles Brown 美國通俗戲劇的人物）。登月小艇實際上又分上下兩部分：下部爲下降部分，有可用油門控制，一千另五十磅後退推力的下降引擎，以減少接近月球表面時的速度，有靈敏度可偵察六萬五千呎下月表情況的對月面雷達，及附有靈敏觸角的登陸支腳架。這一部分在與上部脫離後又可作太空人離月球的發射台，協助載有兩太空人的上昇部分昇空，進入月球軌道，以與指揮勤務艙的母船會接。上部則滿載飛行及駕駛之儀器，電腦、雷達、照相及電視裝備，三千五百磅推力的上昇引擎。以及兩太空人站立駕駛的位置。

阿波羅三人指揮艙

阿波羅太空船本身分指揮艙和勤務艙兩部分，在整個飛行任務中一直連接在一起。所以有人叫他做指揮勤務艙（Command and Service Module 簡稱縮寫 C.S.M.）。在今年五月的這次阿波羅十號任務中被太空人將之人性化，命名爲「查理·布朗」，以便稱呼及太空通訊容易識別避免發生語言及聽覺的錯誤。這兩艙直徑同爲十三呎，指揮艙在前，勤務艙在後，中間有準備指揮艙重返大氣層耐高熱的防熱盾（Heat Ablation Shield）隔開，太空人不能通行。

阿波羅指揮艙可以說是從水星一人太空船，双子星兩人太空船，發展而成。是個圓錐形的金屬體。高十二呎。圓錐底部直徑十三呎。重一萬一千磅。有觀測窗，窗後在艙中有並排一列三座椅，是三位太空人的飛行控制中心，附近手邊有無數按鈕，開關，和儀表。指揮艙也是太空人生活起居的居室，同時他們也靠指揮艙爲他們遮避輻射線，並載他們重返地球。該艙內部結構用不銹鋼蜂巢式，外覆數層鋁片。外部則爲不銹鋼蜂巢式結構的三層防熱盾，附有高熱磁，及耐熱塑膠（Epoxy）物質，以溶解吸熱並抗高熱。該艙由美國西北部美航空公司洛磯威爾（Rockwell）製造廠承包製造，第一枚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發射成功。至阿波羅十號前，已有五次成功的紀錄，內中三次載人成功。（阿波羅七號，八號，九號，）雖然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地面的演習中，因電路的火花，致全艙氧氣燃燒，而發生太空人格里森，懷德，查斐等三人焚死的慘劇。但其後指揮艙所有電線線路全部設計更換。維持生命的氧氣比例亦加研究改良，三次載人赴太空，均十分成功。如加上五月間奔月的阿波羅十號，及現在七月登月的十一號，則將是該型指揮艙第五次載人太空航行，即已完成登月使命。

勤務艙的神奇引擎

勤務艙長十四呎，直徑十三呎，鋁金屬蜂巢式結構，加滿燃料重五萬磅。包括阿波羅太空船的主要火箭引擎，電力及電訊系統，位置操縱引擎，空氣調節，生命環境補給設備，對地球的高性能天線。勤務艙一直與載人的指揮艙連接，至最後已由月球返回地球引力圈內，仍以其勤務推進系統（Service Propulsion System 簡稱 S.P.S.）發動後退，減低返地球速度，到將入地球四十哩寬的「返地走廊」後，勤務艙才脫離，以便指揮艙轉動一百八十度，將其防熱盾掉轉來，對正熾熱的相對

地衝撲而來的大氣層。勤務艙因為沒有防熱設備，歸回地面將被燒毀，所以只好將之棄去，留在太空軌道中。

勤務推進系統的主引擎可以說是神奇的引擎，它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如果它不能發火，燃燒時間太長或太短，可使太空船留在月球軌道上，永遠不能返回地球，或者竟可能撞毀在月球上。

和農神五號第一節龐大的七百七十萬磅推力的引擎比較，勤務引擎只有渺小的二萬另五百磅推力，燃料只能用十二分半鐘（七百五十秒）。它引擎本身只有三呎半。可以重新發動。像其他太空系統一樣，它的油箱，管路和槽門都有雙份自動備件，以免在太空中發生毛病。但空間和重量的限制使製造廠商空氣噴射公司（Aerole-General Corp.）設計中只能有一個燃燒室，一副噴油嘴，一套噴口延伸管。這其中任何一件失誤可能造成任務一大失敗。

爲了避免幫浦各種抽油機在太空無重量環境下失誤，這SPS引擎不用幫浦，而用氮氣槽儲壓力氮氣，以迫燃料或氧化助燃劑輸送至燃燒室。燃料與氧化劑接觸即發生燃燒，這樣可免除點火系統——電路方面諸多誤失。又爲了避免複雜的油門（容易導致障礙），這引擎或則全閉，或則全開它的二萬另五百磅推力，沒有中間馬力。所以速度的控制，全靠開動的時間的長短。

如果開動時不發動，或者時間不足，太空船可能進不了月球軌道，或從月球背面又折返地球。在一次需要正確燃燒三十秒鐘以減低奔月速度時，如果引擎少燃燒數秒鐘，則太空船可能速度太大，撞上月球。再則，太空人在月球探險完成，想返回地球時，如果無法發動SPS引擎，則將永留月球軌道上，直至食物飲水斷絕，遭致悲劇。所以阿波羅八號的機長鮑曼空軍上校說：「這引擎到時間必須要靈活能用。」所以雖然用盡科學家的頭腦，採取前述種種措施外，國家航空太空總署和空氣噴射公司選用五年時間，作了三千二百次發動試驗，從無一次差池，才被選用爲載人太空飛行之用。

在阿波羅八號，十號實際繞月的行程中，這部引擎總計幾次開動，加起來不過七分或八分鐘，但計劃時，則按照能燃燒十二分半鐘或七百五十秒鐘設計。實際在實驗其能力時，曾燃燒三十分鐘未曾熄火。

在農神一號B型發射送無人的阿波羅六號升空試驗裝備時，第三節S14B火箭發生障礙，未能重燃。勤務引擎代替它的任務終能將六號阿波羅送至一萬三千英里的高空。阿波羅七號曾試燃此引擎八次。阿波羅八號，九號，十號太空船都實際使用此引擎，全無障礙。相信七月間阿波羅十一號太空的勤務推進系統，仍是一部神奇完美的引擎。

三、任務的費用

爲了偵察登陸月球最適宜的登陸地點，美國政府支付了龐大的費用，以完成故美國甘迺迪總統十年內人類登陸月球的諾言。僅就阿波羅十號飛行任務八天零五分鐘實際所支付的費用而言，已約三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包括此次所用實物（Hardware）及現場支付費用：

- 農神五號火箭 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
- 阿波羅十號母船 五千五百萬美元。
- 登月小艇 四千一百萬美元。
- 發射工作及收回部隊 六千九百萬美元。

如就台灣省去年國民總生產額（G·N·P·）比較。報載民國五十七年總生產額爲一千六百億元新台幣，折合美元四十億元。此次任務約耗費我國民年生產額百分之九，或以色列去年國民總生產額百分之八。這還沒有計算歷年來發展農神火箭所耗費的數十億美元，訂定登月小艇的十四億美元，以及阿波羅太空船本身的研究發展費用（約二十億），地面訓練，管制站和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地面追蹤網的設立，維持費用。即以美國一九六七年國民全年總生產額八千四百六十億美元而論

，美國航空太空總署的這項太空任務，亦耗費其國家國力約百分之四或五。

四、任務計劃

阿波羅十號太空人史塔福，楊格和賽南三人八天環繞月球飛行任務的計劃，以五月十八日（星期天）美國東部時間午後十二時四十九分（台北時間次日午夜後零時四十九分）發射升空為基礎。所有時間都用美國東部時間分列如下：

五月十八日 空軍上校史塔福，海軍中校楊格和科學人員賽南靜臥在三百六十三呎農神五號火箭頂端，於午後十二時四十九分從甘迺迪角三十九號發射台起飛（Basot）。十二分鐘後進入地球軌道。下午三點二十三分飛越澳洲上空，在地球軌道飛行第二週時，「農神五號」上節S14B火箭仍舊附於太空船上，重新開始作五分鐘的燃燒把阿波羅十號太空船送向月球。三十分鐘後，太空人把指揮艙和火箭分開，進行一百八十度後轉而在火箭前端的登月小艇相連接，這連接工作將於下午三時四十九分開始以彩色電視廣播。連接好的指揮艙與登月小艇將於上午四時五十八分與農神火箭脫離。該第三節火箭由地面站發射送入繞日軌道中。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如果必要，太空船的主引擎將在三處航行校正點，即十九日上午零時二十二分，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和二十日下午六時三十五分時發動火箭三次，以修正往月球飛行的航線。楊格將利用星辰和地球水平線執行導航工作，地面管制站及追蹤站則予以協助，檢查位置是否正確。十九日下午四時零四分，作十分鐘實況彩色電視廣播，顯示從指揮艙窗口所看到的地球和附近指揮艙船頭的登月小艇。

二十日下午六時四十九分，再作十分鐘的實況彩色電視廣播，顯示地球退縮，和月球，太陽的景象。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一時零九分，十五分鐘的彩色電視廣播，顯示阿波羅十號接近月球軌道時月球逐漸變大的諸種景象。下午四時三十五分，指揮艙開動勤務引擎五分鐘，把太空船送進月球橢圓形軌道中，這軌道距月最低六十九哩，最高一百九十五哩。下午九時再開引擎一次，把軌道修正為六十九哩高的正圓形軌道，太空人開始作軌道上的航行檢查，並拍攝月球特徵的照片。下午九時三十四分起，再作一次彩色電視實況廣播，顯示從月球軌道上離月表六十九哩看月亮的彩色景象。之後，賽南經由爬行隧道爬入登月小艇工作兩小時，檢查各太空系統——特別是通訊系統——和各種降落載卸的儀器。

五月二十二日 賽南和史塔福於午前不久轉移到登月小艇內，檢查各項體系，並於下午三時與楊格單人駕駛的指揮母船脫離。三時零一分指揮艙作五分鐘的彩色實況電視廣播，顯示兩太空船的結隊飛行。登月小艇引發小型運動火箭使它離母船兩哩，隨後再接近。登月小艇再發動制動火箭引擎使速度減低，降至距月球表面五萬呎「寧靜海」中意圖登陸地點上空。此時距母船最遠，距離為三百五十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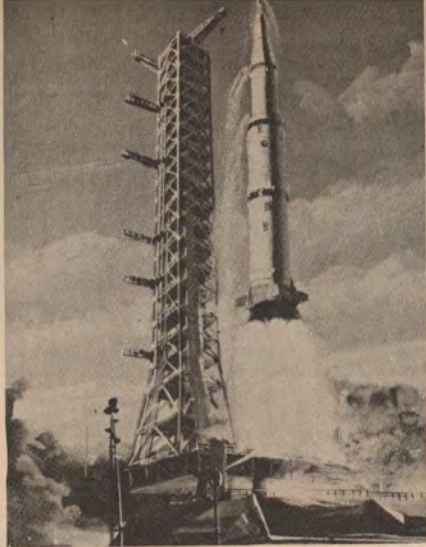
下午五時卅五分，登月小艇再度燃動引擎，使指揮艙母船經過和趕上。並再作一次模擬下降登陸動作。

下午七時三十二分，登月小艇上昇部分的引擎燃發，以模擬登月小艇自月表起飛，然後以運動火箭操作以完成登月小艇上節與指揮艙母船會合。

下午十一時零九分，登月小艇與母船停靠妥安。

五月二十三日 已無太空人的登月小艇脫離指揮艙，而以其剩餘的動力推送進入太陽軌道。這些工作可在上午一時二十三分的彩色電視廣播中顯示出來。太空人本日休息整理，並對月球就近距離作無數的攝影及航行測驗，檢查航行的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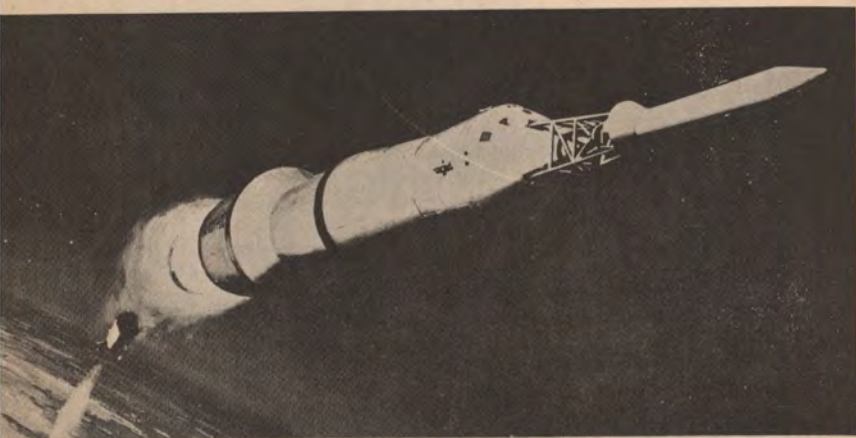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四日 指揮艙後的勤務引擎於上午六時零九分發動三分鐘，把阿波羅十號加速，使之衝出月球軌道，回返地球。上午六時三十三分播發黑白電視十分鐘，顯示月球遠離的景象。下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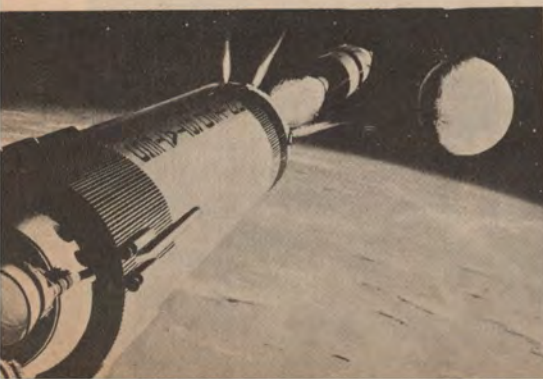
① 在全推力下，農神五號火箭第一節，將整個火箭連阿波羅太空船，共重三千一百餘噸，從發射台，緩慢舉起。

② 在三十哩高空，第一節S-1C燒完脫離，第二節S-II火箭燃發，太空船前備而未用的逃脫塔亦被拋去。

①



②



③ 在一百至一百二十哩上空，燃盡的S-II第二節脫離，第三節S-IVB火箭將太空船送入地球軌道，然後引擎暫時熄火。俟後重燃再用。

③

時廿三分播發彩色電視顯示月球遠景。回程中途的航線檢查點應在下午九時零九分通過。如有需要，將引發糾正火箭，校正位置。

五月二十五日 太空人在重入地球軌道前，作月球至地球約二十五萬哩的航行，可得一天安靜的休息。作航行檢查及測驗，並攝影。航行中途如果必要，於下午九時三十九分引發糾正火箭。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七時三十八分鐘播發十分鐘的接近地球景象的彩色電視。指揮艙進入地球走廊時脫離勤務艙，轉向使防熱盾以六度半角度入地球大氣層，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八分重新進入大氣游離層。此時船外殼溫度可達華氏五千度。十二時五十四分張開三具巨大降落傘降落，於南太平洋美屬薩摩亞群島的巴哥巴哥島以東約四百哩海面（當時時間拂曉前半小時），由以普林斯敦號航空母艦為主的海軍部隊收回。

五、任務的執行

三位太空人在發射前夕與美副總統安格紐共進烤牛肉晚餐後，十時就寢，次日五月十八日早晨七時四十五分被喚醒，十一時十六分進入太空艙，十二時四十九分按照計劃發射升空，十二分鐘後進入地球軌道，當天已航向月球途中。

有些過去飛行中的小小不適，在這次阿波羅十號中均未發生。太空人中沒有患感冒症，可能這是在出發前工作演習的時間表排得比較輕鬆些，不致太勞累得病。這次也沒有因失重而感作嘔，可能是因為太空醫師查理貝來博士（Dr. Charles Berry）要他們在飛行中作些頭部運動的練習。自從一九六五年太空人楊格倫帶一塊牛肉三明治上双子星三號以致弄得太空艙裡灑得到處麵包屑後，這是第一次在太空船上供應麵包。因為純氧使麵包快乾並易變脆，所以黑麥和白麵包均裝在氮氣包裝中，此法可保持新鮮兩星期之久。

但是，在飛行早期，另一些小問題發生。史塔福準備喝第一口清水時，喝到一口氯化氣息頗重



④ 在地球軌道上，作各部檢查後，**S-IVB** 火箭重燃，使速度達每小時二萬五千哩，勝過地心引力，太空船離地球奔向月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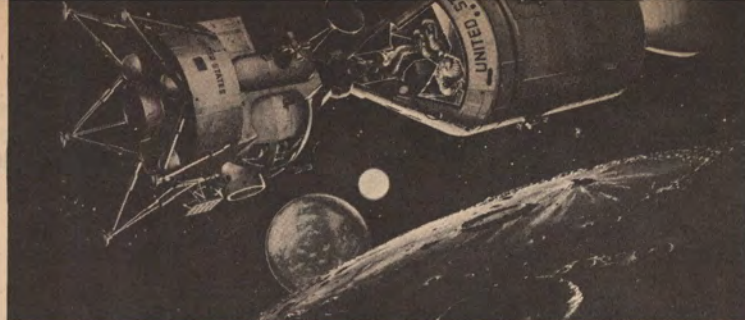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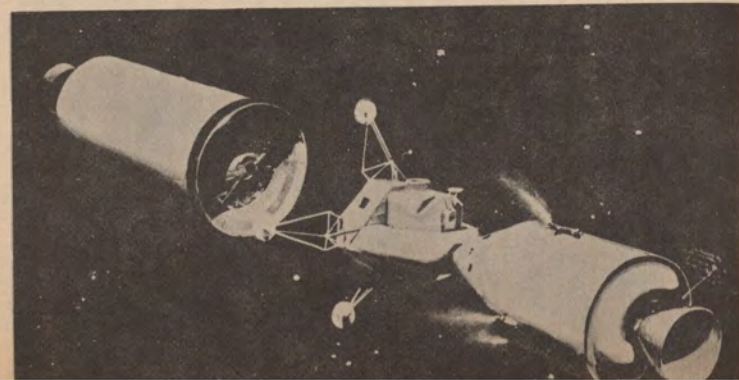
④

⑤ 在三天，二十六萬八千哩的奔月路程中，三位太空人藉著地球送來的資料，作適當的調整。

⑥ 途中，太空船與第三節 **S-IVB** 脫離後，在太空掉轉 180°，以其前部結合第三節前的登月小艇，然後放棄第三節還奔月球。

⑤

⑥



⑦ 剖面圖示太空人在月球軌道上，自指揮艙通過連接甬道爬入登月小艇。

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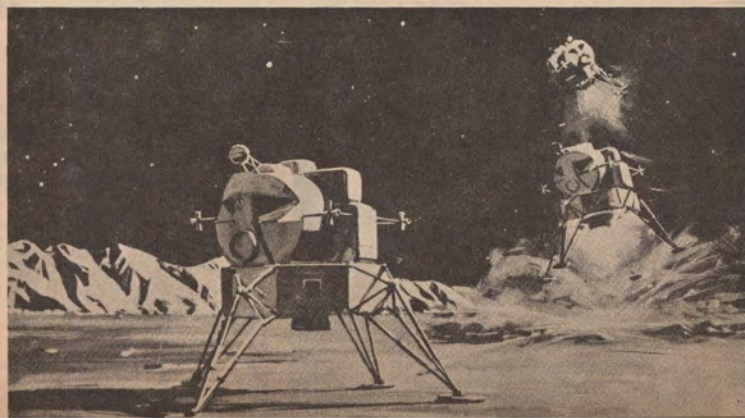
⑧ 指揮艙後的動務引擎系統發射後退火箭，使速率減低，太空船進入距月表六十九哩的月球軌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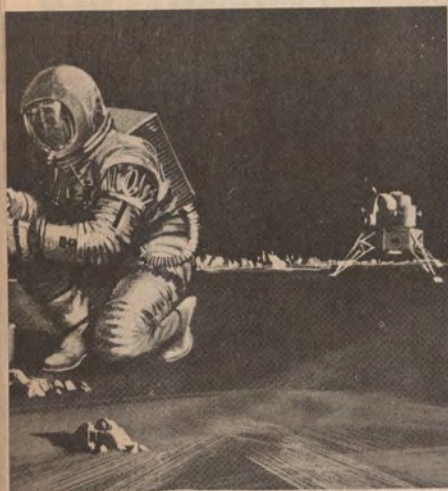
⑧ 兩人登月小艇脫離太空母船，自六十九哩降至十哩高度，再緩慢操縱以登陸支架登陸月球表面。

⑧

⑨



- ⑩ 兩太空人，每次一人留守小艇，一人攜帶生命背包，探險月表，選取地礦樣品，並作科學觀測。



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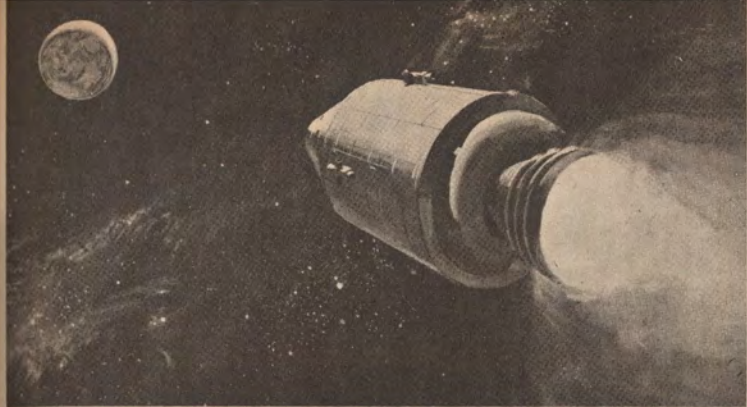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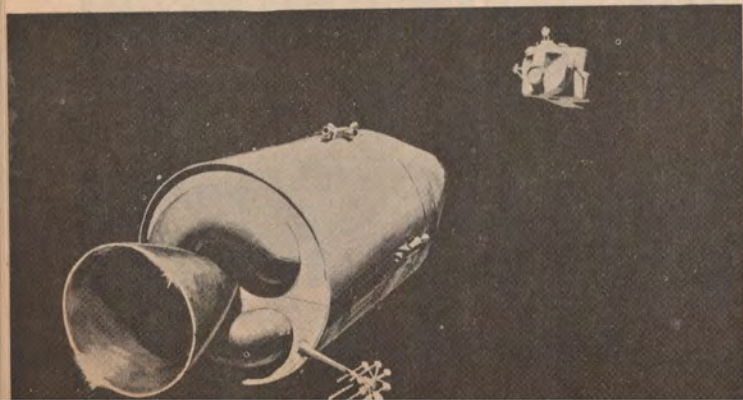
- ⑪ 登月小艇，以下半部為發射台，將載有兩太空人之上半部彈射入空中，升入六十九哩高空之月球軌道。



⑪

- ⑫ 登陸小艇的上半部與留在該軌道上之指揮勤務艙母船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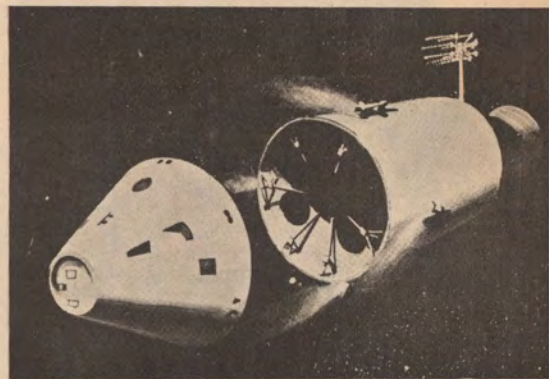
⑫



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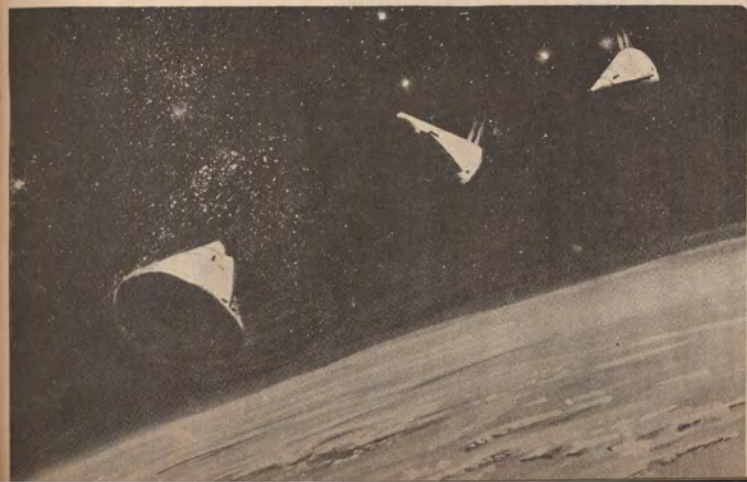
- ⑬ 三太空人全回指揮艙後，登月小艇上昇部分脫去，開動勤務引擎系統，以增加速度返回地球。

- ⑭ 在重返大氣層前，指揮艙與勤務艙脫離，指揮艙從茫茫太空中重覽歸地球外圍只四十哩寬的重返走廊。



⑭

- ⑮ 指揮艙謹慎地轉動 180° 將太空人座後的防熱盾對正將要衝下的大氣層，以免被五千度的高熱燒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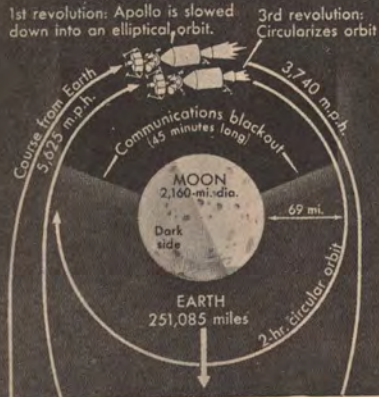


⑮

阿波羅十號； 為登月舖路

INTO LUNAR ORB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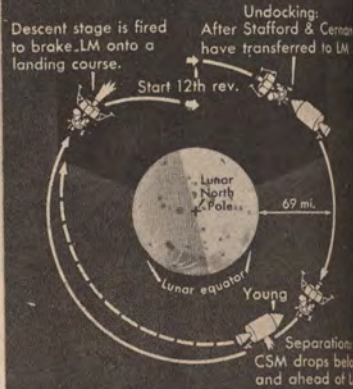
(4:45 p.m. E.D.T. Wed. May 21)



進入月球軌道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美國東部日光時間下午四時四十分

UNDOCKING & DESC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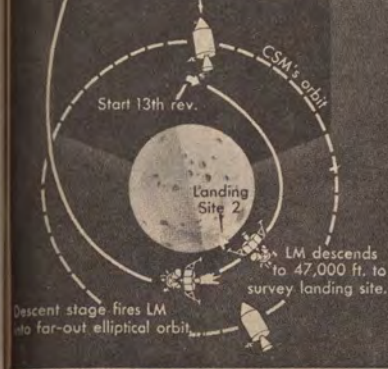
(12th revolution)



分離及下降
(第十二週)

47,000 FEET ABOVE THE M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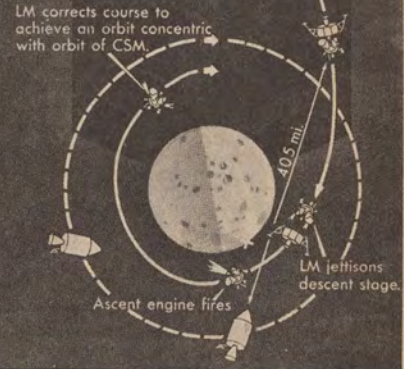
(13th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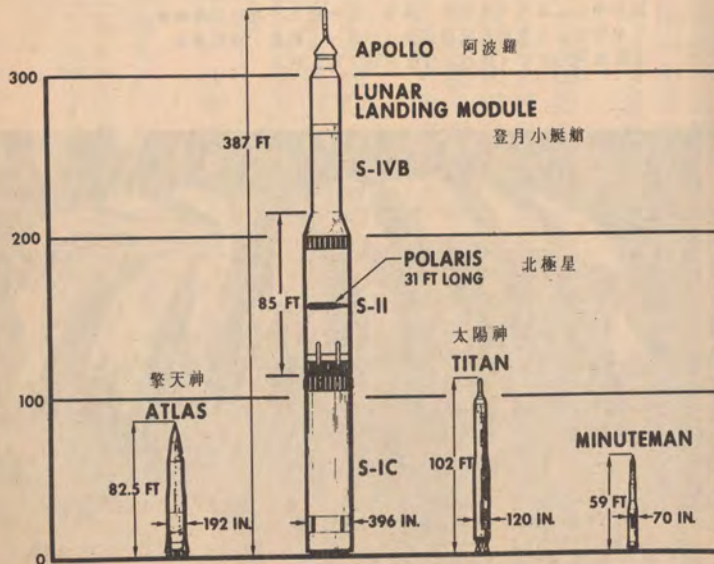
月球表面上四萬七千呎
(第十三週)

TAKEOFF TOWARD RENDEZVOUS

(14th revolution)



上昇準備會合
(第十四週)



RENDEZVOUS & DOCKING

(15th & 16th revolu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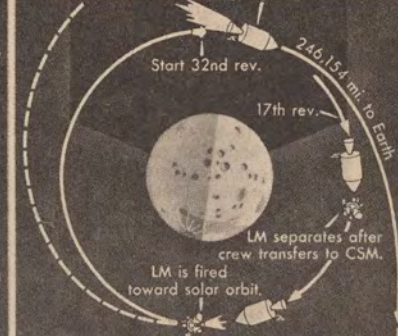


會聚及接合
(第十五及十六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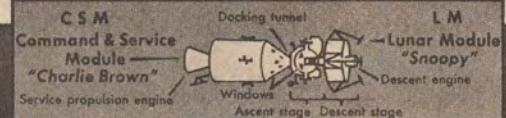
ONTO EARTH COURSE

(6:25 a.m. E.D.T. Sat. May 24)

Apollo fires toward Earth on 32nd revolution, 61 hrs. 40 min. after first going into lunar orbit.



返回地球歸程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美國東部日光時間上午六時二十五分
(第卅二週開始時)



to solar orbit

TIME Diagram by R. M. Chapin, Jr.

的水；因為地面傳來命令不確，他們未能開啓通到水箱的一個開關。致使只有難聞氣味的水通往飲水管出口。和過去阿波羅太空船飛行情形相仿，飲水中仍有麻煩的氫氣泡，因為飲水仍是供應太空船電力的氫氧引擎的副產品，太空人被迫服「勞莫敵」(Loperil)丸，一種安定腸胃使氣泡散出的藥物。

第一個嚴重麻煩的暗示在阿波羅十號已進繞月六十九週近正圓的軌道時。當史塔福爬進連結查理布朗和史奴比的隧道時，發現前一段飛行中當登月小艇加壓時將查理布朗艙口的墊布撕破，致使雪片形狀的纖維玻璃絕緣物逃出，飄在隧道內部。當阿波羅繞月第十一週史塔福及賽南準備將登月小艇脫開降往月球時，兩位太空人發現無法將連結隧道減壓。飄浮的纖維玻璃已將一根四分之一吋隧道出口管阻塞。此時地面管制人員深怕，如果不能修復，隧道中未排出的較高壓力將使登月小艇脫開時速度太大。

爲了解決這問題，史塔福和賽南重開登月小艇密閉的艙門，在隧道中大部分的氧氣立即流入登月小艇，因它那裡壓力較低。然後在登月小艇中利用排氣孔將多餘的氧氣排入太空。

一個問題剛解決，另一問題接着出現，地面管制人員發現史奴比和查理布朗接頭處已經有三度的扭曲，使接合機構吃力。當阿波羅即將隱入月球後面時——兩艙預定在那裡脫離開——管制人員告訴太空人，如果扭角到達六度或更大時不要脫開。阿波羅不久隱入月後，於是休士敦——和整個世界的其他人衆只好等待着看事情如何。

四十五分鐘後，當阿波羅在月亮後重現時，史塔福電告好消息：查理布朗及史奴比經他略施推力後已經分離。楊格將查理布朗移離史奴比約二千五百呎並作最後的儀器檢查。他現在一人獨自在指揮勤務艙(查理布朗)中，平靜叫着史塔福及賽南：「孩子們，保持好好地工作。當沒有別人僅我一人在這裡時，你們真不知道這個玩意兒有多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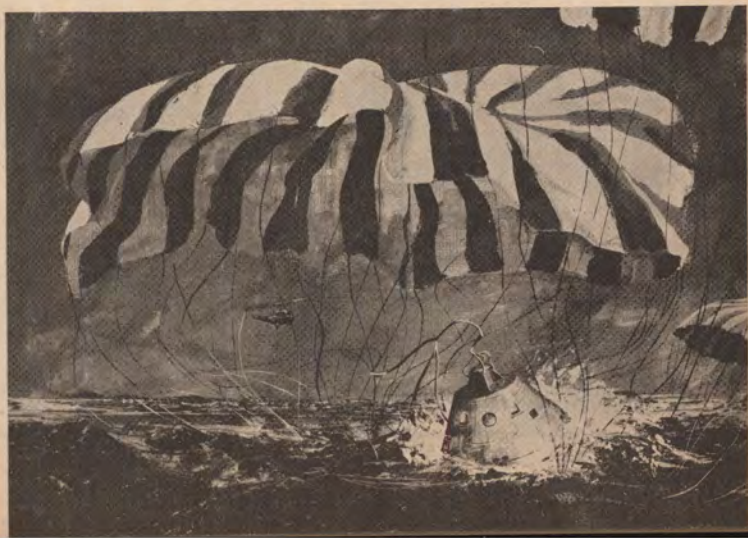


⑯

⑯ 進入大氣層時，須要以正確的6.5度進入。五千度的高熱可使太空艙成爲櫻紅色。厚重，特別製造的防熱盾保護太空人不致燒死。



⑰ 阻力傘在二萬五千呎張開以減速，至一萬五千呎三引導傘使三主傘張開。太空艙指揮艙此時只一萬一千磅重，緩緩降落，下面是歡迎的海洋、陸地，以及地球上的人們。



史塔福和賽南自然有許多理由關心那個玩意兒，要安全回返地球，他們最後必須仍與查理布朗接洽。史奴比這登月小艇沒有防熱盾，不能在重入地球大氣層的熾熱中生存。但他們有更多的事要關心，要做。在登月小艇繞月的四匝飛行中（查理布朗連續計數的第十二週到第十五，十六週）第一匝是脫開後的檢查與準備，（這時查理布朗在他們前方），當脫離後登月小艇第一次獨立地隱入月球後時，史塔福和賽南將它的下降引擎開二十七秒鐘正以減低它的繞月速度俾便開始多受月球的引力而向月球表面下降。如果多開下降引擎三秒鐘，多餘的推力將使小艇與月球的航線相遇，而使小艇在月球表面撞毀。可是這次引擎燃燒的時間完全正確，於是登月小艇進入近月點（Peri-Cynthion）（Cynthia 為希臘神話中月之女神）八又十分之九哩，遠月點二百一十九哩的軌道的前半部分。這次引擎的開動亦是預定在月球背面時，同樣地，地球上的管制人員在緊要關頭不知結果如何，只好緊張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小艇在月球東沿出現時，無線電通話中史塔福得意地大喊太空船通訊員查理·都克（Charles Duke）：「我們去了！」「查理，我們下到他們那裡了！」

登月小艇的下降雷達，將來在阿波羅十一號登月小艇真正登月球表面時非常重要，是設計可以在五萬呎上空偵得月球表面的，五萬呎是指揮艙在危急時可能下降拯救登月小艇的最低高度。這次雷達成績出乎意料，在六萬五千呎高度時，它已偵得月表並開始搜集降落速度及高度的資料。當小艇接近「寧靜海」以便偵察阿波羅十一號預定的主要登陸地點離月球表面愈來愈近時，史塔福和賽南不能掩飾他們的興奮：「哦查理，我們剛才看見地面升起，這可真偉大。這兒有足夠的大石塊可以填滿（美國的）加文斯頓灣。它真是奇妙的景緻。好了！我們現在來到登陸區上面。這兒有許多洞穴。這裡表面實在很平滑，像是濕的泥地——除了有大火山口式的坑穴外。」賽南說，兩個預定登陸地區均極「顯着」因之極易辨別。史塔福則說：「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深淺的棕色與灰色，也

可以看到若干黑色與灰色的大圓石。」顯然地，他們近距離的觀察，具有五顏六色，和以前阿波羅八號太空人所描述叫做髒灰色的月球，大不相同。

剛過「寧靜海」，史奴比的下降引擎又開動一次。這次開四十二秒鐘以增加速度。小艇遂即進入一個偏心圓的弧形軌道。使它在遠月點時距離月球表面二百一十九哩，然後回入一個位置以便模擬小艇從月球表面升起時的情況。當登月小艇再度降向阿波羅十一號可能預定登陸區時，史塔福和賽南準備將小艇的下半部——下降部分——拋去。他們的聲音平靜而自信。突然來了恐怖的聲音。「媽的，」賽南嚷叫着：「旋螺儀出了什麼毛病。」當爆破鈕爆開，下降部分進入永久的繞月軌道時，他們兩人在內的史奴比開始猛烈的搖動，上下擺動很大，原來他們面向火山口，突然被彈起面向黑暗太空的天空，「經過幾秒鐘之後始倒轉過來，再度向下。」賽南的心跳，通常每分鐘六十跳，突然高昇至一百二十九跳。抓着手控制器，史塔福用了差不多一分鐘時間纔使小艇穩定下來。「嗨，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世界，」驚魂甫定的賽南告訴地面管制站：「但是這一定發生什麼事情，我想我們一定在整個天空中滾了半天。」什麼造成這全未想到而又十分恐怖的滾動呢？事後地面管制站人員的結論，是因為一個開關放在錯誤的位置上而造成的。在技術人員為登月小艇中太空人所準備的詳細操作檢查清單中，單就沒有包括開這一個開關的訓令。

完成模擬登陸

當兩位太空人在繞月第二匝，小艇鑽進離月面不足七萬一千七百四十四呎時，賽南贊美着說：「我告訴你，我們下到這裡差不多碰到一些小山的峯頂了。」當他們剛到達他們新軌道的最低點後，史塔福和賽南燃動他們的上昇引擎，開始操作以使他们可以與查理布朗重會並結合。這時楊格駕着查理布朗指揮艙正在他們上面繞月六十九哩高的軌道上等候他們。從這以後，他們的飛行計劃與將來阿波羅十一號登月小艇實際上從月球表面昇空後的飛行計劃完全相同。

第三匝（查理布朗連續計數的繞月第十五週）開始時，登月小艇改爲正圓軌道後（距月球表面五十二哩），已與指揮勤務艙的軌道平行，呈兩個同心圓形狀。由於指揮勤務艙的軌道距月球表面高度仍爲六十九哩，所以他們兩者之間高度的差別仍有十七哩。在這一週軌道航行中，登月小艇兩度改正軌道，第一次改爲略呈橢圓形的軌道，第二次增加偏弧形以靠近會合點。

當登月小艇獨立航行的第四匝（查理布朗連續計數的第十六週），指揮艙和登月小艇兩者距離漸近，並同時從月球背後航出，地面管制站可以通訊時，史塔福在無線電呼叫楊格：「好了！你準備好接合沒有？」幾分鐘後，隧道四周十二個鎖緊栓以快速，外科手術般正確栓好。聲音在通訊無線電中可以清楚地聽到。史塔福叫道：「史奴比和查理布朗已擁抱在一起。我們回家了——差不多算回到家了。」賽南快樂地說：「真了不起，我們已回家了。」史塔福接着平靜地說：「走吧！」「好極了！好極了！」這次會合是我們最好的一次。」

這一次指揮勤務艙的母船和登月小艇綽號史奴比的子船分離達八小時之久。「史奴比」一共獨立繞月四匝，每週繞月差不多是用兩小時的時間。在此八小時內，史塔福和賽南最大的成就是按照計劃降至距離月球表面四萬九千呎處。他們的任務是替七月間阿波羅十一號探察三哩長十一哩寬的「寧靜海」登陸地區。他們蒐集資料。拍攝照片。操作雷達，模擬下降，上昇，聚會，接合等工作。這些對於七月間的登陸月球的嘗試，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兩小時後，當史塔福和賽南爬回指揮艙並封好艙口後，史奴比這登月小艇於第十七週繞月時被解脫，地面管制人員燃動它的引擎，讓它進入繞太陽的軌道，並把燃料用完。「天呀，我覺得有點難過，因爲它是個很好的傢伙。」賽南有點感情地說着：「今天它對我們很好。」史奴比的確很好。在這月球附近它的第一次試驗中，這個格魯門工廠建造的登月小艇在八小時又十分鐘的操作裡表現的十分完美。

五月二十三日

經過昨天緊張忙碌的一天，阿波羅十號中的三位太空人，在重聚於指揮艙中，休息，進食，睡眠後。今天好整以暇地環繞月球，完成第十八週到第三十一週的航行，這十四週繞月軌道飛行約有二十八小時。他們在六十九哩高的軌道上，替未來登陸月表探險的太空人，測繪月球表面地形。休息後恢復了疲勞的三位太空人今天一天都用黑白和彩色照相機，拍攝將來可能的登陸地點，並研究月球表面上的陸地標記。他們並爲明晨脫離月球軌道，飛回地球早作準備。

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阿波羅十號的太空人結束了他們三人的登陸月球預演，於逗留月球軌道上三十一週六十一小時後，安全地衝出月球軌道，開始遙遠的返回地球的航程。

格林威治時間十時二十五分，正當查理布朗通過月球背面，完成它的第三十一週繞月軌道時，史塔福，楊格和賽南，發動了勤務艙中北美廠製造的可靠的勤務系統推進引擎（SPS—Service System Propulsion Engine），以增加太空船的速度，使它脫離月球的引力，以開始他們五十四小時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哩的回程。

這次極重要的回程引擎的引發，是在月球背面實行。因之當時無法以無線電聯繫。休士敦太空控制中心等了緊張的九分鐘，然後才發現阿波羅十號自月球的東緣，離開月球的背面，發出令人興奮的無線電訊息。

「我們正返回地球。」這是顯然高興的史塔福的第一句話。
控制中心回答：「你們踏下歸程，我們很高興。」

史塔福說：「我們引擎發動燃燒的美極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外面月球的奇異景色，真是動

人心魄。」

接着太空人跟地球上的人同觀月球上的奇景。太空人把一部彩色電視機伸到窗前，對準月球。露出月球邊緣強光的景象，黯淡的桃紅色襯着漆黑的月球夜晚。從這個十幾磅重，第一架太空中的彩色電視機中傳來影像，顯示出月球清楚的水平線，前面是數十個錯綜的坑穴。

從電視上，也可看見月球逐漸變小，這便告訴人們月球逐漸遠離，使人真正感覺阿波羅太空船已在歸途中，這時太空船飛行的時速在每小時六千英里以上。

楊格談到月球上這種景色說：「這是絕對不可相信的。」

「這真是奇景。」史塔福說。接着他聲調中帶着些敬畏地說：它（月球）真是懸在「你從未看過黑而又黑的背景裡。」

太空人是在格林威治時間九時五十七分，作第三十一次的轉入月球背面，這也是最後的一次。二十八分鐘後，SPS引擎引發，燃燒二分四十四秒，以推動太空船以三千六百六十哩到六千一百哩每小時的速度，脫離月球軌道。

如果那可靠的引擎引發失敗，載着三名太空人的阿波羅十號太空船將永在繞月球的軌道中，無法歸來。如果引擎燃燒的時間不足，因之速度將也不夠，可能太空船雖然脫離月球軌道，但却達不到地球。引擎的可靠使他們安心。

這是自甘迺迪角發射以來，也是離開地球的第六天，阿波羅十號三位太空人做了這些成績：

——旅行了廿五萬哩至月球，飛行路線極正確，只作了一次校正。

——在月球軌道上飛行三十一週，世界上新紀錄。

——做了每一項由人駕駛登陸月球的動作，除了最後真正觸及月球表面登陸這一項以外。

——駕駛登月小艇「窺視者」到達月球表面九哩半以內，並在月球軌道上與阿波羅母船作第一次會合與靠攏而且重新聯接起來，人員完成兩船間的移轉。

——在重要的二十二日克服四項困難。

——拍攝數以百計的月球照片，對月球的本質及起源可能透露新的重要的科學認識。

——完成月球飛航的更完美的航行操作程序，此完美程序證明可使未來的或七月登陸阿波羅十號太空人，更精確的到達着陸地點。

——播送十八次電視，總計五小時四十六分鐘太空電視時間。（八天航程中）

光榮的歸程

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三位太空人在歸程中工作，休息，播送電視，攝影，並第一次在太空刮鬍鬚。二十六日美國東部時間午後十二時五十二分，阿波羅十號太空船，在通過五千度高熱，重入大氣層，張開三具八十三呎寬的降落傘後，按照原定計劃落入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東，四百哩海面上。離收回部隊的旗艦，普林斯頓號航空母艦只三哩。比六個月前計劃時間，只早三十五秒鐘。航艦的電視人員立即對正鏡頭，在當地時間四時五十二分拂曉前的黑暗中，拍到太空指揮艙與勤務艙分離進入大氣層的熾紅火熱的影像。在航艦上，薩摩亞島，以及其後回美國，這三位太空人立即受到熱烈的歡迎。不像他們以後的阿波羅十一號真正登月的太空人阿姆斯壯諸人，他們返回地球後，還要受兩三個星期的檢疫隔離，以避免月球上的細菌傳到這個地球世界上來，至於隔離的程序方式，本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時代雜誌科學欄報導，美國各大學的化學家，生物學家細菌學家意見並不一致。國家航空太空總署正作最後的修訂與決定中。

（完）

老師要班上一位男孩把「太空」一詞下個定義。他嘗試了好幾次，但總解釋得不恰當。「我知道太空是什麼，」最後男孩說：「它就在我的腦筋裡面。我就是說不出來。」

湯先生不可捉摸

George Gawron 著
張 時 譯

第十四章 無中之洞

女士先生們：

今天晚上我要求諸位特別注意，因為我要討論的問題是既有趣味而且又十分困難的。我想講一些新的重點，所謂「正子」(Positron)，它具有特別的性質。有一點非常值得我們注意，這個質點的存在起初完全是純理論上的假設，它的時間是在真正被測出來的前幾年。而它的發現正是借助於理論上對它們性質的預測。

這種預測的光榮必須歸於一位英國物理學家，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就是這位先生由理論上得到這種質點存在的結論，而在當時很久一段時間內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說法。狄拉克的基本理論可以用下面一句話來說明：「在空虛的空間中應當有洞存在。」諸位聽了一定會大感奇怪，是的，當初我們物理學家剛剛聽到時也一樣困惑。在一無所有的空間中怎麼會有洞呢？這句話有意義嗎？有的，假如有人暗示說，所謂空虛的空間實在並不是我們所相信的空無一物。而且事實上，狄拉克最主要的論點中有一個假設：「所謂空虛的空間或真空中，實際上密密地佈滿了無限多的普通負電子，它們的分佈十分均勻而普通。」我們不用特別指明，這個舊的假設在狄拉克心中並不等閒視

之，而且反而嚴肅地考慮起一些有關一般負電子理論的問題。而這個理論也導致出一個必然的結論，除了原子的運動量子狀態之外，一個純真空中也有無限多的特別的「負量子狀態」，而且除非有什麼力量阻止電子進入那些「更舒適」的運動狀態，它們將遺棄它們的原子，而可以說是溶入空虛的空間中去。進一步說，唯一使電子不會亂跑的方法，是使那個地方被一些其他電子所「佔據」，那麼真空中的所有量子狀態必須完全充滿無限多的電子，而且它均勻地分配在全空間裡。

我怕我所說的話簡直像是科學話，諸位怕會丈八金剛測摸不到頭腦。這個題目實在十分困難，我只希望諸位捺下心聽下去，也許終會對狄拉克的理論了解一個大概。

好，不管怎麼樣，狄拉克得到了個結論，說空虛的空間中充滿了平均分佈而且無限高密度的電子。而爲什麼我們會一無所知，而且把真空視爲絕對空虛的空間呢？

如果諸位把自己假設作一條懸浮在海洋深水處的魚，也許便能了解我的答案了。不管這條魚是多麼聰明，牠能不能體認到牠周圍是充滿了水呢？

這幾句話把湯先生自睏睡欲眠的疲態中拉了回來。他是個釣翁，頓然感到有海上清風徐來海波不興的意境。雖然他是個游泳能手，他也無法浮在海面上，而向海底慢慢地沉將下去。奇怪得很，他一點都不感到缺少氧氣而且非常自在。他想，也許這是特別退化的一種效應。

根據人類學家的理論，生命起源於海洋，而魚類中第一個向陸地上進軍的是所謂的肺魚，牠爬到海灘上，用鰾走路。根據生物學家說，這種第一條肺魚，在澳洲人稱之爲 *Neoceratodus*，非洲人稱之爲 *Pneustes*，南美人稱之爲 *Lepidostiren*，慢慢演化成爲陸居動物，就像老鼠、貓和人類一樣

不過也有一些，像鯨魚和海豚，牠們在陸地上嘗了點苦頭後，便知難而退回到海洋去。可是回海洋後，牠們仍然保持着陸地上獲得的一些特性，仍舊屬於哺乳類，母性把胎兒留在腹內而不像別的魚一樣把魚子生下去，過後讓雌性來使它們受精。不是有位匈牙利科學家名叫李奧·史濟拉特的說海豚比人類的智慧還要高嗎？

他想到這裡，忽然聽見對話的聲音由海底深水處傳來。那是一個人和海豚，湯先生立刻認出那個人是他以前在相片上看見過的物理學家劍橋大學教授保羅·阿得里安·毛利斯·狄拉克 (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

「你看，保羅，」海豚正在說，「你認為我們不是在真空之中，而是在個由負質量形成的物質介質之中。在我說來，水和那種空虛真空並沒有什麼兩樣；它完全均勻的，我可以在裡面向任何方向自由來往。我聽見過一個傳說，說陸地上完全不同。上面有山有谷，不能隨心所欲。在水裡就不然了，我高興去那裡便可以去那裡。」

「說起在海洋的水中，你的話對，我的朋友，」狄拉克答。「水給你身體表面帶來摩擦力，如果你不擺動尾巴

和鰭，就不能動了。而且因為水的壓力隨深度而改變，你一定要擴張或壓縮你的身體才能夠上下浮沉。如果水裡沒有摩擦力與壓力傾度，你就會像個沒有火箭燃料的太空人一樣毫無辦法，我的海洋是由電子與負物質構成的，它完全沒有摩擦力所以也無法觀察到。只有少了一個電子，才可以被物理儀器測出來，因為少了個負電荷，便等於多出一個正電荷，這點連庫倫也注意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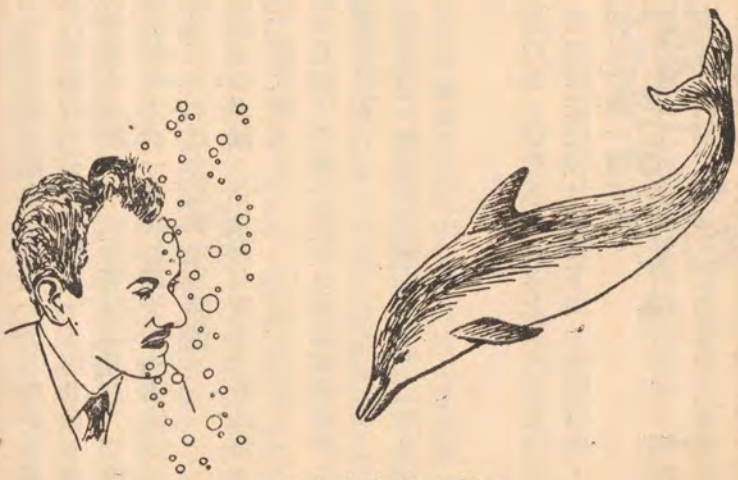
「如果把我的電子海洋和普通海洋來作個比較的話，我們必須作個重要的例外，以免被這個比較帶領得過份遠去。問題在於因為我海洋中的形成電子服從鮑利原理，當所有可能的量子層次都佔滿之後，海洋裡便不能多加一個電子。這種多加的電子一定停留在我海洋的表面，實驗家們可能輕易地測探出來。第一個發現這種電子的是湯姆生爵士，電子繞着原子核運行，而且有些通過真空管，那些便是過多的電子。在我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一篇論文之先，空間的其他部份都被認為是空虛無有，而且一般人相信物理實體只屬於零能表面上昇起來的偶然激濺的水珠而已。」

「可是，」海豚說，「如果你的海洋是因為它的連續性與無摩擦力所以不能觀測，那麼談論它有什麼意義？」

「嗯，」狄拉克說，「假設有什麼外在的力量，由海洋深處把有負質量的電子提到表面。在這種情形下，可觀測的電子便多出一個來，而這被認為是違背了能量不減定律。那麼現在就可以觀察得到海洋中由於電子移去後所生的空洞，因為一個均勻分佈體中失去的負電荷便等於增加了同量的正電荷。這個正電荷的質點也有正質量，而且順着重力方向移動。」

「你說它會浮而不會沉？」海豚驚訝地說。

「當然。我相信你見過許多物體沉到海底，那是因為重力的關係，船上扔下來的物體或者是船



狄拉克與海豚對話

本身。但是你看這裡！」狄拉克打斷自己的話。「看見那昇上表面銀色小物體嗎？它們的運動是由於重力，可是向相反方向而去。」

「那些只是泡泡，」海豚反駁他的話。「那是海底什麼東西碰到岩石，而使它含有的空氣逸出來。」

「你說得對，可是你看不見真空裡的泡泡上昇吧。所以我的海洋並不是一無所有的。」

「非常聰明的理論，」海豚說，「可是，是真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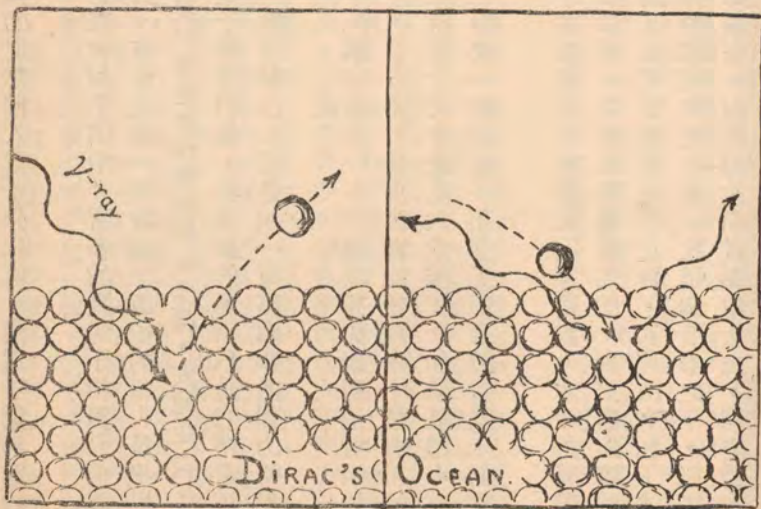
「當我在一九三〇年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狄拉克說，「沒有一個人相信。不過那大部份是我自己的錯，因為我起先以為那些正電粒子只不過是質子而已，質子是實驗家們所熟知的。當然你知道，質子比電子重一八四〇倍，我那時候還希望使用什麼數學技巧來解釋在已知力作用下對加速度的增加抗力，而在理論上得到一八四〇這個數字。然而我徒勞無功，我海洋中泡泡的質量正與普通電子相等。我的同事鮑利，他實在十分有幽默感，他正在高喊所謂的「鮑利第二定理」。他的計算表示出如果一個普通電子接近我海洋中因為電子移去的空洞邊時，它會立刻在瞬間內填滿它。這樣看起來，如果一個氫原子的質子真是一個「洞」的話，它會立刻被周圍的環境電子填補起來，而兩個質點消失而成為光線——或一閃伽馬線。當然這情形也應該發生在任何元素中，而且這個「鮑利第二定理」應該先應驗在我們物理學家身上，於是我還沒有機會和別人交換意見之前，便消滅無踪了。就像這樣子！」狄拉克說完便化成了一道明亮的輻射光。

「先生，」湯先生耳邊有個人在不耐地說，「你當然有權在聽講的時候睡覺，可是你不應該打鼾。教授說的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見。」

湯先生睜開眼睛，看見講堂裡的擁擠聽衆，和在台上演講的教授。他在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如果一個旅行的洞遇到一個在狄拉克海洋找舒服地方的多餘電子時會怎麼樣。顯然，這個邂逅的結果是多餘的電子填到空洞裡去，而物理學家會驚訝地發現這個填充發生了正電子與負電子「互相消滅」的現象。它隨伴而起的能量以短波輻射發射出去，它正是個電子互相吃掉後的遺體。

不過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一對含有正負電子是由有力的外在放射線作用自「虛無中產生」的。由狄拉克理論的觀點來看，這個過程只不過是由連續分佈中踢出一個電子，實際上它不應該稱之為「創造」而是把兩個相反電荷的電子分離開。現在我用一個極簡單的圖解來說電子「創造」與「消滅」的過程，諸位一定可以了解這其中一點也不神秘。不過我要再加一句，雖然嚴格地說電子對的創造過程可能在絕對真空中發生，它的或然率非常之小，你也可以說真空電子分佈過於穩定而難以



一對電子的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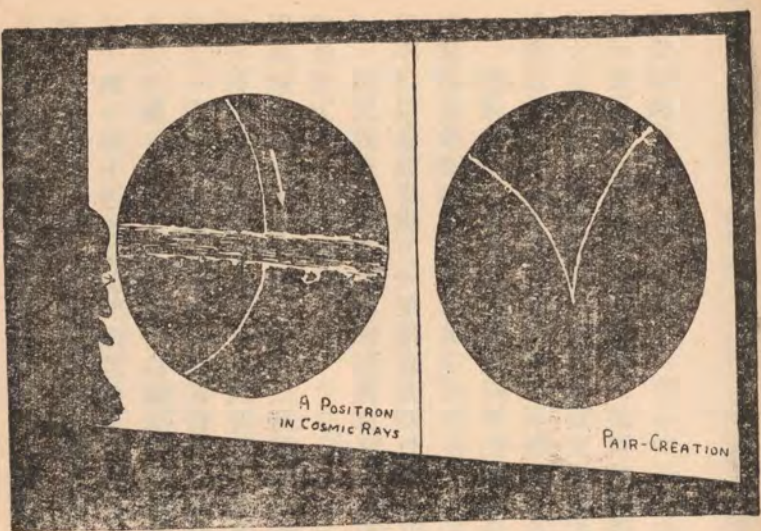
一對電子的消滅

打破它。反之，在重物質質點存在時，它可以作為伽馬線的支點掘入電子分佈區，而電子對創造的或然率便大為增加而且可以觀測得到。

顯然上述這樣產生的正電子存在的時間並不久，它立刻會和宇宙中非常多的負電子相遇而消滅。這個事實說明了這個有趣質點這麼晚才被人發現的理由。事實上第一個有關正電子的報告是提出於一九三二年八月（狄拉克的理論公開於一九三〇年），提出者是加州物理學家卡爾·安德生（Carl Anderson），他在研究宇宙放射線時發現些質點與普通電子非常相像，其重要的區別只是它帶着正電荷。不久以後，我們又發現了在實驗室中產生電子對的簡單辦法。那是用一束高頻率的強力輻射線（伽馬線）穿過任何物質便可以得到。

在下張圖中，諸位可以看見宇宙線正子在創造過程中「霧室攝影」。不過我想先說明這種相片是怎麼拍攝的。雲室或威爾遜室（Cloud-Chamber, Wilson-Chamber）是現代實驗物理學中最有用的工具，它的基本原理是任何帶電質點通過一種氣體時，在軌道上便會產生大量離子。如果氣體中有飽和的水蒸氣，離子上便會附有凝結的水滴，而在軌道上形成一條細霧。用強光照射黑背景上的霧帶，便得到完美的相片，詳細表示出運動途徑。

兩張照片的第一張是安德生攝宇宙線正子時的相片，那也是第一次攝到這種質點。水平的寬帶劃過相片是橫過霧室的鉛板，正子的軌跡就像一道細細的劃痕。這條軌道是彎曲的，因為霧室實驗是在個強磁場之下而影響了質點的運動。鉛板和磁場是爲了決定質點帶電的正負，其理由有如下述。我們都知道由磁場影響所生的軌道變形情形與運動質點的電荷符號有關。在這個情形之下，磁場佈置得使負電子會自原來軌道向左偏，而正電荷會使運動偏右。如果相片中質點向上去，則它帶有



負電。可是如何看出它是怎麼運動的呢？這就是鉛板的用處了。質點經過鉛板時會失去一部份原有的能量，所以對磁場的彎曲度會更大。在這張圖中鉛板下方的彎曲度比較大（用肉眼較難看出，需要用儀器量測）。結果我們看出這個質點向下走，它的電荷是正的。

另一張相片是由劍橋大學的傑姆士·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拍攝的，它代表在霧室空氣中創造的電子對。一道強烈伽馬線由下方進入，在相片上看不出它的軌道，在室中央產生了一對電子，兩個質點互相飛開去，因為它們受到磁場影響而向不同方向逸去。看了這張圖，諸位也許會問爲什麼正子（左邊者）不在經過氣體時消滅掉。回答這個問題的也是狄拉克，任何會玩高爾夫的人都會懂得他的理論。如果球在果嶺上，你打得太重，即使你目標瞄得很準，它也不會進洞。實際上一個迅速滾動的球會跳過洞繼續向前滾。一個迅速運動的電子也一樣，它不會掉進狄拉克的洞去，除非它的速度減少得很多。所以一個正

子在最後到旅途終點時，才可能發生消滅的現象。而且仔細的觀測可以知道這個說法是對的，這個事實代表對狄拉克理論的進一步證實。

剩下來，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討論。第一，我曾經把負電子看作狄拉克海洋裡的洪流，而正子則是海洋裡的洞。我們可以倒過來看，把普通電子看作洞，而把正子看成被扔棄的質點。這樣做的話，我們只要將狄拉克的海洋假設作沒有洪流，而相反的是永遠缺乏質點。我們也可以把狄拉克的分佈看成一塊瑞士乳酪，上面充滿了洞。因為普遍缺乏質點，所以洞永遠存在，如果分佈區中有質點被扔出去，它不久便會跌回一個洞中去。這些說法在數學上與物理學上絕對相等，不管我們選擇什麼方法，卻沒有差別。

第二點可以用下列問題提出來：「如果我們生活着的世界中負電子的數量相當豐盛，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假設宇宙另一部份正是相反的呢？」用另一句話說，狄拉克海洋的過多洪流是不是在另一個世界中缺少那些質點而平衡？

這是個十分有趣而又難以解答的問題。事實上因為那種原子的構成是正電子繞行在負核子外面，所以在表面上它和普通原子沒有差異，也無法用光譜方法來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知道，大仙女星河可能是這種結構，然而要證實這個看法，只有拿一件那邊的物體來，看與我們宇宙東西一碰之下是否消滅無踪。那一定是可怕的爆炸！最近有人談起天空有些隕星發生爆炸，不知道是否因為那種反結構所發生的。

第十五章 日本料理

有個週末，毛娣去約克郡探望她的姑媽，湯先生便請他岳父大人到一家著名的日本料理店吃晚飯。他們坐在矮桌子後的軟墊上吃着日本名菜，在小杯中啜飲米酒。

「告訴我一件事，」湯先生說。「前天我聽戴樂金教授在演講時，說原子核中質子與中子是由某種核子力量連結在一起的。原子裡吸引着電子的是不是也是那種力量？」

「哦，不，」教授答。「核子力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原子外電子被核所吸引的是普通靜電力量，它最早是在十八世紀末年由法國物理學家庫倫 (Charles Augustin De Coulomb) 加以詳細研究的。它們力量相當弱，而且其強度隨距離平方成反比。核子力則不相同。當一個質子與一個中子接近時，如果沒有直接接觸，則二者之間沒有力量。等它們一發生碰觸，就出現了種使它們固結的強大力量，它就像兩塊膠帶一樣，當它們離開時，沒有一點力量，可是等一旦相碰時，便像兩兄弟一樣緊緊地黏在一起了。物理學家們把這種力量稱之為『強相互作用』。它們與兩個質點的電荷沒有關係，即使在一對質子中子，或兩個質子，或兩個中子之間都一樣存在。」

「有沒有什麼理論解釋這種力量？」湯先生問。

「哦，有的。三十年代時湯川秀樹提出一項理論，認為那是由於兩個核子（一個核子是指一個質子與一個中子的集合名詞）互相交換一些尚不知名的質點。當兩個核子互相接觸時，那些神奇的質點便開始在二者之間來往跳躍，而變成了連結兩者的強烈連接力量。湯川由理論上得到它們的質量，它約為一個電子質量的二百倍，而比質子與中子的質量小十倍。後來在國際物理學家開會時，

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提議把它稱為介子 (Meson)。
看，看舞台上，現在開始跳介子舞了。」
六個藝妓由舞台後出來，開始跳舞，每個人手上拿兩個碗，一個碗由一個碗跳進另一個碗裡去。後面又伸出一個男人的面孔開始唱歌：

我發現介子

得到了諾貝爾獎，

介子得到諾貝爾獎。

日本人稱它為湯子

我謙虛地加以反對，

而日本人稱它為湯子。

「爲什麼有三對藝妓呢？」湯先生問。

「它們代表介子交換的三種可能性，」教授說。「所以也可能有三種介子：正電，負電和中性。也許三者都參加製造核子力量。」

「那麼，現在一共有八種基本核子，」湯先生數着指頭說，「中子，質子（正與負），負與正電子，三種介子。」

「哈，」教授說，「只有八種！說八十種還差不多。首先，介子發現有兩種；重介子與輕介子，各以希臘字母 π 和 μ 代表，也稱爲 π 介子 (Pions) 與 μ 介子 (Muons)。 π 介子是在大氣層邊緣上非常高能的質子衝擊了形成氣體的原子核得到的。它們十分不穩定，在達到地球表面之前便分裂而成 μ 介子——那是最神秘的粒子——和既無質量又無電荷只會傳遞能量的微中子。 μ 介子生存得比較久，大概約十萬分之一秒，所以它能夠抵達地球表面，在我們眼前化爲普通的電子與兩個微中子。還有一種用希臘字母 K 代表的 Kaons。」

「藝妓在表演中用的是什麼質點？」湯先生問。
「嗯，可能是中性的 π 介子，它可能是最重要的粒子，不過我也不敢斷定。現在每個月大概都要發現些粒子，它們都很短命，甚至與光速一同運動，它們離發源地幾厘米便衰化了，所以我們送上大氣層上去的儀器也沒有辦法探測得出來。」

「然而我們現在有了有極強力的質點加速器，可以把質子加速到和它與宇宙線一起來時的高能量；數十億電子伏特。我們附近山上便有一架那種機器，稱之爲勞倫斯加速器 (Lawrence's)，我願意帶你去看看。」

一輛汽車送他們到裝質點加速器的大房子去。進了大門，湯先生對這複雜大機器印象至深。不過教授對他解釋說，它樣子雖然複雜，不過原理和大衛殺死奇利阿斯的彈弓差不了多少。帶電的質點進入大鼓室的中心，沿着螺旋軌道前進，由交流電衝擊加速，而用強磁場固定它的軌道。」



藝妓表演特技

「我好像以前見過這種相似的東西，」湯先生說，「幾年前我參觀過叫『原子撞擊器』的加速器。」

「是，」教授說，「你以前看過的本是由勞倫斯博士發明的。現在你見到也是依據相同原理，不過以前的粒子只能加速到數百萬伏特，而這架可以加速到數十億伏特。美國最近製造了兩架。一架在加州白克萊，稱之為 Bevatron，它可以製造數百億伏特的高速。長島的布魯克海之另有一架加速器，稱之為 Cosmotron，也許這個名字過份了點，因為普通宇宙線的能量比這個機器產生的為高。在歐洲，日內瓦附近的塞恩也有與美國兩架相比的加速器。莫斯科也有一架。」

湯先生向四周看看，又發現一扇門，上面寫着：

「阿法列茲液氣浴池設備」

「那邊是什麼？」他問。

「哦！」教授說，「勞倫斯加速器製造了更多的

不同基本粒子，能量也越來越高。要研究分析它們，必須觀察它們的軌道，計算它們的質量，壽命，互相作用與一些別的性質如奇特性與對等等。以前科學家們用威爾遜發明的所謂霧室，威爾遜因為它得到一九二七年的諾貝爾獎，那時幾百萬電子伏特能量的高速帶電質點可以用來作為科學研究。科學家將粒子射進上面蓋着玻璃裡面裝有氣體與飽和水蒸氣的霧室。當底部被急速撞下後，裡面的空氣因膨脹而冷卻，水蒸氣便變得過飽和了。因之一部份水蒸氣便凝成水滴。威爾遜發現蒸氣凝結成水後會在離子（氣體帶電的粒子）邊運動得比較快。可是在帶電粒子經過霧室時氣體沿着軌道離子化。而用光源照射之下，加上室底層塗着黑色，便照亮了霧狀的帶子。你一定還記得我上次演講時拿出來的照片。

「現在，因為宇宙線粒子的能量比我們以前研究的要高一千倍，情形便不同了。它們的軌道太長，霧室太短，而無法從頭觀察到尾。

「最近一位年青的美國物理學家格拉塞 (Donald A. Glaser) 在這方面躍了一大步，因此在一九六〇年得到諾貝爾獎。根據他的故事，他有一次無聊地坐在酒吧上望着面前啤酒瓶中昇起的氣泡。他忽然想起，如果威爾遜在氣體中研究水滴，我何不在液體中研究氣泡？我不想再詳細討論技術問題了，」教授又說下去，「困難是在設計機器上；結果爲了使它的性能良好，我們氣泡室中所用的液體是液體氫，它的溫度約在華氏水沸點以下五百二十度。隔壁是路易·阿法列茲 (Louis Alvarez) 建造的大容器，裡面裝滿液體氫，我們常常管它叫做「阿法列茲浴池」。

「哦……我覺得有點冷了，」湯先生說。

「嗯，我沒叫你進去。你由透明牆可以望進去裡面的粒子軌道。」



粒子像兔子般繁殖

「只有你們一個機構從事這項工作嗎？」湯先生問。

「不，不，別處也有同樣機器，像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立實驗室，日內瓦附近的塞恩，蘇俄的莫斯科都有。他們都在海底撈針，不過，真也有時被找到！」

「這些工作有什麼用？」湯先生驚奇地問。

「找新的基本粒子，那比海底撈針還要困難，研究其間的相互關係更不簡單。牆上掛着張粒子的表，它所包括的粒子已經比週期表還多了。」

「花那麼大功夫找新粒子做什麼？」湯先生問。

「嗯，這就是科學，」教授回答。「人的思想企圖了解周圍的一切，大至星河，小至細菌與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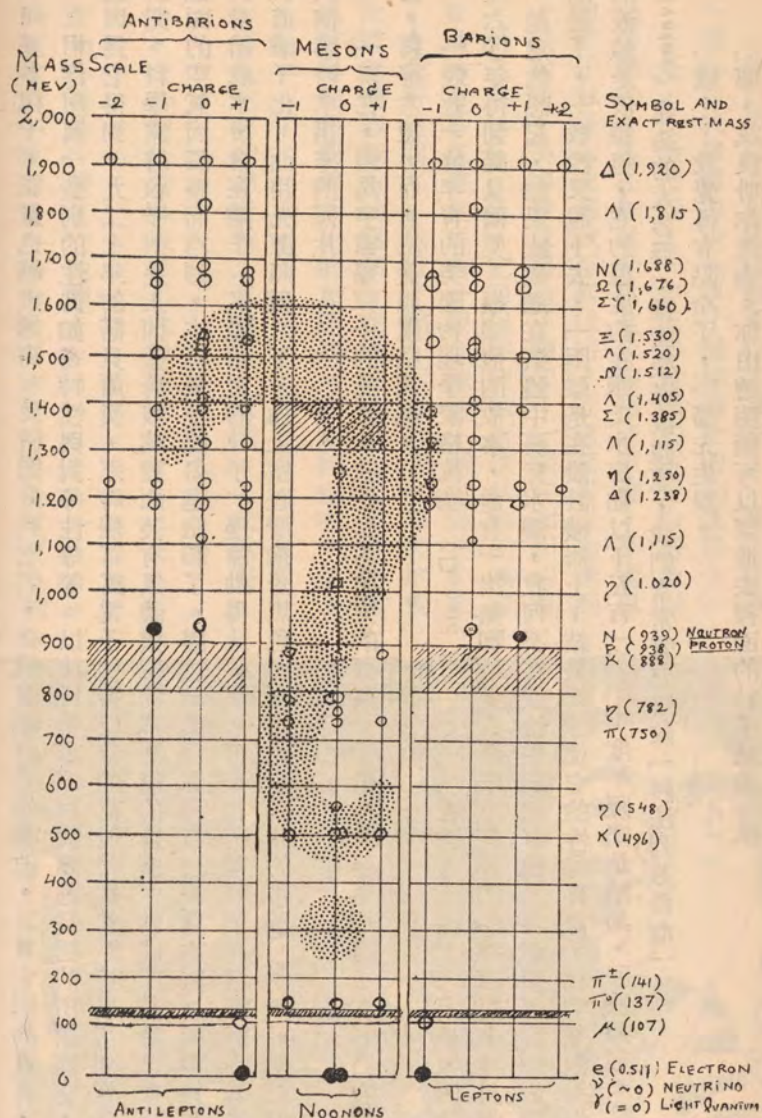
扭轉軌道以便估計它的運動速度。

「要製出一張照片需要幾分鐘，」阿法列茲說，「每年可以有幾百張，只要機器不故障停下來修理。每張相片要仔細觀察，分析每條軌道，準確地測量曲率。這時間大概需要幾分鐘到一小時，那要看相片的內容有否興趣，計算的女孩速度如何。」

「你爲什麼說『女孩』？」湯先生說。「這是女性的工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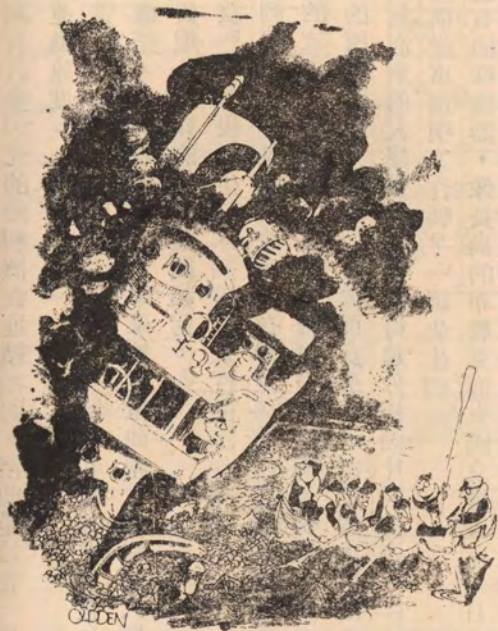
「哦，不，」阿法列茲說，「實際上許多女孩乃是男的。在我們這一行，我們的『女孩』不指性別上的，只是說工作的效率與準確性。當你說『打字員』或『秘書』時，你會想起女性而非男性。爲了要研究實驗室中的所有照片，我們需要數百女孩，這倒是個大問題。因此我們把大量照片送到一些建不起加速器與氣泡室的大學生，他們買得起分析照片的機器。」

浴池正在使用，周圍有許多閃光的照相機在連續拍照。浴池是放在一個大電磁石中間，它用來



比週期表還要複雜

惱人的粉刺 登錄譯



漫畫：漫點，我想還是和你們一塊兒走好一點。

本粒子。那是十分有趣的事。」

「這種科學的發展對於人類的福祉有實際的用途嗎？」

「當然有，不過這是次要的目的。你以為音樂的目的是教號兵早上叫軍人起床，叫他們吃飯，叫他們去作戰？人家說：『好奇心殺死貓』，我說，『好奇心造成科學家』。」

教授說完這些話，向湯先生道聲晚安。

(完)

(全書譯畢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

你為粉刺苦惱嗎？這裡是醫學權威對有關粉刺問題提出的最新解答。

長粉刺（亦稱面皰或青春痘）可說是很痛苦的一回事。在十二歲至二十一歲這個階段，約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的青少年男女，為這個毛病而苦惱。也有很少數年紀較大的人，發生粉刺，這就耐人尋味了。

這種很普遍的毛病，在心理上所引起的煩惱，要比身體上所發生的痛苦大得多。因為這個發病階段，正是青年人最愛美的時期，他（她）們特別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心理上的感受，可想而知。

粉刺從春情發動期開始，繼續至二十一、二歲，有時成

年後還一直長着，無論男女，皆常發生。但如認為等到年齡長大，自然可以消失，可能是一種嚴重的錯誤。情況嚴重的粉刺，能導使永久的疤痕。以下是醫學權威學者，從科學上對有關粉刺的一些普通問題提出的最新答案。

一、粉刺是什麼？

粉刺是生長過程中不幸發生的一種現象。人自青春開始時，內分泌腺產生刺激皮脂腺的大量荷爾蒙——皮脂腺大部份位於顏面、胸、背之皮膚內——使皮脂腺的生長及活動增加。同時，皮膚的角質層也增厚，而妨礙油脂逸至皮膚表面。細菌沿阻塞之出孔生長繁殖，因而形成了粉刺。儘管保持皮膚清潔，是預防皮膚生病的重要方法，但粉刺不是由髒物引起。治療粉刺所推薦之經常清洗方法。僅僅能除去阻滯之油污和疏通已堵塞之腺體而已。

今日趨向新奇的青年男女，一窩風將頭髮留得很長，並覆蓋在顏面上，模仿「披頭」的作風，因此細菌在顏面溫度增加及出口阻塞的有利條件下，更容易大量屬集生長，結果又出現一種新

許多醫生認為，女性荷爾蒙的有效劑量，用於男性時，有產生女性化之趨勢。但據洛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塔突醫師(Dr. Elmer J. Tuttle)稱：在小謹慎控制下，用不着擔心這一點。最近他在紐約州醫學雜誌上報導：「甚多接受女性荷爾蒙療法的男性病患，如今都做了父親。所以可以繼續使用，用不着躊躇」。

含硫的製劑(最好為水劑(Lotion))，而不是油質軟膏)對於除去黑點面皰，頗有幫助。使用這些製劑的最好方法，是放在熱布上敷於臉上，早晚各五分鐘，但作為水劑，直接用在皮膚上亦有效。

在粉刺變為膿泡時，每日使用十萬單位的維他命A，至半年或九個月之久，可使膿泡變軟，易於治療。

三、性活動與粉刺有關否？

這一點對長有粉刺的青年們必需澄清。引起粉刺的是自然的化學過程。雖然不幸發生在春情發動期，但與任何一種性活動，均風馬牛不相及。所指定活動，特別包括手淫在內，這種常為造

型粉刺，稱為「披頭類」。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去理髮。

二、新藥治療粉刺有無功效？

口服抗生素及磺胺類藥物，有抑制脂酸的細菌生長效果，對於治療粉刺很有功效。

含抗生素肥皂及其他塗抹在皮膚上的藥品。並無多大效用。有些藥品能引起「感光過敏性」。促成皮膚對紫外線或日光的不正常反應，反而有害。

在面皰上直接注射「腎上腺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以清除粉刺，很有效用。根據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威羅斯基(Dr. Joseph A. Whiosk)及巴利西(Dr. Lawrence C Parish)兩位醫師的報導，在注射一次後一週內，皮膚上的損害，多半消失。面皰也不會再發。輕微的麻點，也幾乎看不出來。

用女性荷爾蒙(Estrogen)抑制誘發粉刺的內分泌腺非常有效。最新的避孕藥丸，雖有噁心、乳房痛、月經遲來或月經過多等副作用，但有時亦用來治療女孩的粉刺。

成自責感的原因，更增加為粉刺所苦的青年們的煩惱。但所有醫生均強調：「粉刺沒有使人自責的理由。」

四、自行療治效果如何？

時常用肥皂輕輕地洗粉刺，往往有治療輕微粉刺的效果。每日應洗臉四五次，並時常洗頭髮及手。使用熱水比選擇肥皂種類重要得多。任何中性肥皂皆可放心使用。雖然有許多特製的清洗劑，加有消毒的藥物在內，作為肥皂的代用品出現，但牠們的效用，醫生表示懷疑。

粉刺裂開時，除上述的清洗方法外，應該不要去管牠。自行弄開膿泡或從快要癒合的化膿部份取去痂殼，不僅不容易，且有可能使感染蔓延而導致疤痕。在嚴重的場合，需求診於皮膚科專家，他會依照你個人的病情，施以控制。

五、X光及紫外線照射有用否？

用小劑量的紫外線治療，每週一次或兩次，能使皮膚脫落，堵塞的腺孔疏通。醫師認為用牠來治療胸部及背部的粉刺，比在顏面部份更有效

。目前由於抗生素及其他藥品的廣泛使用，需要
用X光治療的場合，已大為減少。僅保留在嚴重
的情況下，才偶爾一用。

六、留下永久疤痕的機會如何？

由於現代藥物及最新療法，皮膚科專家估計
，因粉刺而留下永久疤痕的機會，每一百人中，
僅有一個，並且還在減少之中。避免留下疤痕的
方法是，開始長粉刺時，就即刻去治療，直至清
除為止。粉刺是不可忽視的，不要以為「等長大
了便會沒有」疤痕就是「不管牠」造成的結果
。

七、粉刺疤痕能夠除掉嗎？

對於疤痕情況嚴重的病人，使用「砂紙法」
及外科磨平法很有效。這些都一定要專家動手。
有一種「磨皮」的技術，使用電動刷或電動輪磨
刮皮膚後，數週以內，即有新皮重新長出，而原
有之麻點，多半長平。每五個病人中約四個有效
，但有些病人可能需要治療二三次，每次間隔時
間，由數週至數月不等。

午餐如碎牛肉餅三明治（肉中含有百分之二十五
至三十五的脂肪）及冰淇淋牛奶，特別容易導致
粉刺的發生。若干清涼飲料，尤其是含高糖份的
，有促發粉刺的作用。

根據某些醫學權威學者的說法：許多蘇打水
，加上少許水果汁之飲料，並不能引起粉刺。

九、新鮮空氣、日光及運動有何重要？

凡能促進一般健康的事項，均有助於粉刺之
改善。要有足夠的睡眠。適度的日光浴，能使皮
膚乾燥及脫落，開放堵塞氣孔，非常有益。但晒
得太多，反能增加皮脂腺之活動。

充分的運動。也很需要。但流汗太多，或穿
着太緊的運動服裝，却使情況變得更糟。

耶魯·新哈芬醫療中心蓋萊佛醫師（Dr. J.
Russell Gallagher），是研究青少年醫學權威。

他說：「粉刺最重要的療法，是解釋和瞭解。每
個人的情況，雖然不同，但最重要的原則，是消
除有關引起粉刺原因的錯誤觀念，那些使得青年
產生極端不安的觀念。從來沒有一種病像粉刺這
樣被人誤解，和加上許多荒誕的說法。愈能消除

八、食物及飲料有何影響？

有些食物似乎能使粉刺變本加厲。這些食物
有：巧克力糖及含巧克力的食物；乾果（包括花
生醬）；海味，特別是鮪魚及甲殼類；大量的酪
製品；含馬鈴薯的食物；油炸物；糖菓；有香料
的食物。

費西醫師（Dr. Jerome N. Fisher）曾在最近
舉行的美國皮膚病學協會年會中報告：在研究一
千零八十八名粉刺患者中，他發現牛乳是主要的
「搗蛋份子」。有些年輕病人，會每日飲四夸脫
之多的牛乳。在減少飲用牛乳後，馬上粉刺隨之
逐漸減少。費西歸咎於牛乳中有濃度甚高的鹽、
奶油及乳糖所致。

根據最近的研究，並非所有的糖菓，均不宜
吃。適量的硬糖，檸檬糖，甘草糖及薄荷糖，很
少有明顯的反應發生。

碘（在甲殼類及碘鹽可以發現）能使皮脂腺
產生更多有阻塞作用的油脂，應該予以避免。吃
太多的乾酪，亦屬有害。洋芋片、炸洋芋、鹽花
生，由於有油，特別不適合。十餘歲孩子的典型

這些不正確的觀念和說法，以免偏促不安、煩惱
、良心責備，則持久的問題亦愈少。」

譯自「大眾科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號



漫畫：吃我的藥，保證你天堂就在眼前。

頭痛的起因與治療



「醫生最常聽到的，且較其他症候為多的，可說是頭痛了。」

依據美國公共衛生署的報告，一年約有四億美元，花費在治療頭痛的藥物方面。而其中大部份的藥品，是為女人所購用。國家健康調查顯示；女人患有嚴重頭痛者，幾乎比男人多兩倍。使用現代的藥品，這些頭痛，通常都能成功地治癒或防止。頭痛並不都是一樣的，專家們已經把它分了一打以上的不同的類型。依照它們的起因和徵候，絕大多數的頭痛，均列入這些分類之中。

脈管性頭痛；這些由於頭部血管的膨漲或擴大為起因，以及化學物的產生，使得組織更為敏感。所有頭痛中最惡劣的偏頭痛，就是包括在脈管性頭痛之中。真正的偏頭痛患者，通常是在頭的一邊，有劇烈的，規律性的疼痛，且可能感受到視覺的擾亂和昏迷，頭痛可能延續一小時或一天。雖然大多數的偏頭痛都是普通的偏頭痛，但有時會伴隨着其他的擾亂。諸如：寒慄，惡心和疲乏。偏頭痛的其他現象；也許會感覺疼痛是在臉部，或甚至於在腹部或胸部。通常女人患有脈管性頭痛較男人為多。（醫學的報告已有提及，口服避妊的藥丸，可能激起偏頭痛。）

偏頭痛的另外一型是：成群性頭痛，男性患者較多，一般發作時間有三至六個星期，一天之中會被一陣緊接一陣的頭痛打擊好幾次，但通常頭痛的時間並不長，醫生們已經獲知，常有偏頭痛毛病的人，通常是過於盡責的，伶俐的，工作很重的和敏感的人，以及企圖對自己及別人要求過高者，戴蒙博士（芝加哥一位精神病理學家及美國頭痛病理研究學會秘書）說：「那些有偏頭痛的人，以及其他的慢性頭痛患者，都是在生活

上有太多奢望的人。」

緊張性頭痛：有時亦叫肌肉收縮性頭痛。通常病症是漸進的，但可能延續一小時，一天或甚至幾個星期。它的起因是由於身體的緊張，或情緒上的衝突，形成一個不敏感的，連續而持久的頭痛的結果。伴隨着頸子或頭皮部位的肌肉的緊張，和血管收縮。不良的姿勢，以及用一個姿態繼續坐得太久，也會招致緊張性頭痛。除了這兩種主要的類型，約有百分之十的頭痛，起因於純粹的身體上的不正常，這可能是眼睛、耳朵、鼻子，瘦管或牙齒的毛病；頭皮感染；頭部受傷；發燒；或例如情況嚴重的腦瘤，疼痛通常可以解除，但根本的病源必須予以治療。

儘管醫生說，連續及超量的使用阿斯匹林，可能導致胃出血，以及在某些狀況下甚至引起頭痛。但最安全且最有用的普通頭痛的治療，仍是阿斯匹林（Aspirin）。阿斯匹林對偏頭痛就無能為力了。另外幾個處方對這些病症是有效的。

Methysergide Maleate 已經顯示對防止偏頭痛有效，但當病症發作期間仍服用通常的劑量就無效了。醫生們都小心地使用它，因為它可能產生嚴

重的副作用。

解除偏頭痛：當偏頭痛發作時，大多的醫師們採用：Ergotamine Tartrate 並通常與一種或多種的其他藥物合用，如：Tranquilizers（安定劑）、Sedatives（鎮定劑），及 Anti-Depressants（抗憂鬱劑）都是常被採用的。此外，新的頭痛藥正不斷的在試驗中。

有些醫院及醫學中心，設有臨床診所，從事頭痛的專特研究和治療。在紐約蒙地非爾醫院，當有病人來到這裡的頭痛臨床診所時，醫師隨即接管這位病人；建立詳細的病歷；及安排徹底的，身體及神經的檢查，以及一般的檢查，專家們也編繪那可能包括心理測驗的患者個性的檔案。有一位在這兒負責的，著名的頭痛權威，福萊孟博士說：「最重要的，是治療病人的所有疾病，而不僅是頭痛。一劑藥也許能幫助解除些頭的疼痛，但不能深及病源，使得頭痛不再復發」。這就是說：「頭痛並不只是在頭部所感覺的疼痛而已。」

昭倫譯自一月份 Good House Keeping



漫畫：你的那只小橡皮錘呢？

與當公智慧人物一夕談

廖 運 範 譯

二十、喬伊斯·喀利 (Joyce Cary)



喬伊斯於一八八八年，在愛爾蘭的唐尼格郡誕生，先在愛丁堡和巴黎學畫，後來在牛津取到學位，一九一二年，加入英國紅十字會參加巴爾幹戰役，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喀麥隆一役中受傷，戰後則在西非洲邊遠的叢林殖民地中服務，直到一九二〇年才回到英國從事小說寫作，第一本小說出版時他已經年屆四十四了。「強生先生」(Mister Johnson) 是他的成名作「馬口」(

The Horse's Mouth) 則為他賺了大量的金錢。他最有名的作品計有「出乎意料」(Herself Surprised)、「朝聖者」(To Be A Pilgrim)、「馬口」、「寬仁的囚徒」(A Prisoner of Grace)、「上帝之外」(Except The Lord)、「不再尊崇」(Not Honour More) 等，他的作品內容包含極廣，普里契特 (V. S. Pritchett) 形容他為「當代小說家中的變色蜥蜴，無論把他放到怎樣的環境，怎樣的階段、怎樣的國度中，他都可以隨遇而安，他可以從英國的廚師寫到非洲的亡

命之徒，變化無窮」。

喬伊斯的健康一直都不好，但是即使他於一八五五年獲知他患上了不治的進行性癱瘓症時，他還是繼續寫作，除了小說之外，他死前還完成了一部評論「藝術與現實」(Art and Reality)。

喬伊斯是一個有滿頭標緻灰髮，精神奕奕的人，他住在北牛津一幢高大而多少有點晦暗的房子裡，由於他是一個極端活潑的人，所以他的舉止就顯得果決、執拗、而且還留了一些軍中生涯的那種機警。他說話起來，聲音宏大而又毫不猶豫，頗有雷霆萬鈞之勢，使人不能不注意聽，但是往往強調有力得令人有點吃不消。他的身材魁梧，有一張嚴峻果決的面孔，一對銳利而又幽默的眼睛，他那快速多變的表情，使我們覺得要他喋喋不休，來回走動，比要他靜靜地坐下來還來得容易，話雖如此，他還是一個聰敏靈慧的最佳聽眾。

他在一間舒適的房間裡接見我們，這個房間一半的地位是一具大鋼琴，房裡的氣氛有點愛德

，以家庭生活作題材是全世界最無味的事。當然它也是世界中一個小天地，家庭是一個你獲得一切東西的地方——生、老、病、死、愛、妒、乃至意志的衝突、自由和權威的建立，以及一切新的、舊的等。不過我總是儘可能為我的主題找一個最大的舞台。

問：你對十八世紀小說家有什麼看法？有人隱然暗示說你已抓住了十八世紀小說家的精神，或類似那種精神的東西。

喬：你說的「隱然」一詞就對了，我也不不知道我到底像誰，有人說我是一個形上學小說家，假如所謂形上學小說家的意思，是指我對自己所寫的世界，有一個清晰透徹的了解的話，我想這樣的比喻是對的。

問：你是說，對於世界本質的看法，引導你所創造的人物的活動行為？

喬：造成那些看法的背景，比那些看法更具影響力，我一向不在乎書本上的那些哲學家，他們總是那樣無聊，我以為一本小说，應該是一個經驗，用以表達一個感情上的事實，而不是要表現其間的爭論。

華式的充實、舒適、無華的味道，沒有半個格格不入的古董小玩，在一面牆上，掛滿了喬伊斯過去的代表作，他說他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再作畫了。他是一個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的人，所以我們就開門見山地提出我們的問題。

問：你有沒有看過上期「藝文評論」(Essays in Criticism)裡，B.D.拉·哈代(Barbara Hardy)評論你小說的文章？

喬：你是說她談「形式」的那篇文章吧！是的，我看過了，寫得相當好。

問：暫時撇開形式的問題不談，我們感興趣的，是她想把你和你族譜中的傳統連在一起，請問，你是不是真的有心再造她所謂的假的「長篇歷史小說」(Pseudo-Saga)？

喬：她這樣說的嗎？我一定把這一段念漏了。

問：哦，她倒沒說你有心如此，不過我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有意如此？

喬：你的意思是說，我是否有意走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和華爾波爾(Walpole)的路線？哦，那絕對不對，我不會走家庭生活路線的。

問：背景——你剛剛說到背景吧。

喬：背景就是指我們所說的人物週遭的整個世界，對我而言，大略地說生命的主要事實，就是自由的心靈，不管好壞，人總是一個自由、富於創性的精靈，因此才造成我們生活其中的大千世界，一個不斷創造，不斷改變的不安的世界，一個永遠新穎活躍的世界，但也是一個充滿着危險、悲劇、和不公平的世界，一個永遠存在着新觀念與舊理法之間的衝突，和新藝術，新發明與老文明之間鬭爭的世界。

問：哈代小姐認為你的小說中，形式表現得太清楚。

喬：但是別人却抱怨我沒有把主要的意念表達清楚，我想這是每一位作家都會碰到的進退兩難的情形。你的形式其實就是你要表達的意思，你的意思也受制於你表達的形式，但是你可以不在乎這些，因為你所要表達的是一件事實——事實上感受，換言之即對真實世界的整個經驗的綜合，假如你說得太露骨了，雖然把你思想的間架都表現了出來，但那本書却是死的，反過來，假如你太把它深藏不露，則這本書又沒有半點意

義，自然就沒有形式可言，讓人看到的只是一團亂糟糟的東西而已。

問：這個問題，怎樣可以應用到「月光」(The Moon-Light)這部小說上去？

喬：我在這部小說裡，所處理的各世紀之間，習慣系統的比較——比較那些人類的想像力所創造出來，用以維持其生存，並給予人類自生活中所要追求的東西的系統。

問：批評家們稱其中的羅斯為暴君是不是？

喬：哦，他們對羅斯的看法完全錯了。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她接受了那時代的宗教和習俗，不惜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去實現它們，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的作法頂多就像一般父母一樣，只是想引帶自己的孩子走上光明的正路，焉能說她是暴君？那個時代的宗教和系統雖已成為過去，但是在那個時代却是激頭激尾的優良有效，我的意思是說，它給予那時的人民以好的生活，和現代世界上任何人所能達到的幸福。

問：你作品中有關政治的部份，是不是也受這些看法的管制影響？

喬：概略地說宗教的形成，是爲了要滿足並

衆歡心和鼓動群情的藝術。

問：尼莫是不是根據羅斯寫出來的？

喬：不是的，尼莫屬於喬瑞斯 (Jurez)、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畢凡 (Bevan)、山凱 (Sankey)、穆地 (Moody)、和畢利、格雷安 (Billy Graham) 那一型的人。

問：你筆下的人物，是不是都根據你所認識的人？

喬：從來就不會如此，而且也無法這樣作，實際的人都太過複雜，太沒有組織，從中得到一點暗示或靈感則可，要之以寫書則萬萬不能。試想想書中的那些男女主角，像湯姆、瓊斯、包法利夫人，安娜、卡雷尼娜、查魯斯男爵、加德琳、林頓等，他們都是虛擬的人物，所以必須把他們置於一個正式的建構中，使他們具有意義。音樂家作曲絕不是硬把一段和音配到他的樂曲裡去，而是和音得自他寫曲的發展過程中。

問：記得你在一篇序上說吉姆森的父亲是真有其人，你是不是這樣說過？

喬：我確遇見過一位老人，他是一個學術上頗爲成功的藝術家，但是由於印象派畫家創造了

引導各人的心靈，政治則是爲了滿足和引導各人的肉體，當然這兩者之間也有交疊之處。但是政治家應負起法律的及人體安全的責任，尤其在一個激盪不安，永遠處於衝突矛盾之間的世界，他還得負起民衆，或殺戮民衆的任務——在民主政治裡，當然用說服而不用殺戮——如此一來，那些擅于言辭以吸引民衆的人，或所謂說話藝術家、或教士、或領袖，隨你願意怎樣稱呼這些人，他們就具有無限的威力，像盧騷、馬克斯、托爾斯泰等，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人。我筆下的尼莫 (Nimmo) 就是一個典型的以口舌取勝的人，彭色 (Bonet) 則是商業上以口舌取勝的人，彭色的人，當然他也和一般巧言令色的人一樣，是一個惡棍。大多數的革命，尤其是民族革命運動，都是起於詩人的登高一呼，另一方面，生命若無詩人則必死，所以民主政治裡，也要有其能吸引人的演說家。

問：像羅斯就是嗎？

喬：是的，不信且看看他的作爲，並且把他拿來和威爾遜相比。威爾遜是一個老好人，但是却不是一个擅於言詞的天才——他不懂得博取民

新的象徵學派，使大家的欣賞胃口大變，也因此毀了這位老人，但我並沒有把他用到我的書上去，我對他的性格無所知，我只知道他所遭遇的悲劇，而且是這個世界上很常見的悲劇。(語氣突然一轉) 法國人似乎把我當成沙特所謂的存在主義者，其實我不是，我深受人心孤寂的影響，同時也受其一貫的基要特性和感觸，以及使他們在團結的同情心的影響。我相信有所謂無私的愛與美的存在，我不得不相信神一如相信人一樣，我不認爲有任何的教派會接受我的看法，但是我以絕對的信心，相信神和祂的恩典，我認爲藉着神的恩典，我們才知道有美、有愛、有一切使我們的生命在動盪、危險、不公平的世界中，仍有其價值的條件，要不是我有這個信仰，我就不能了解世界，我自己也無法寫作。當然要是有人說我是吉爾凱高爾 (Kierkegaard) 派的存在主義者，那還比較有道理些，但是沒有神的存在主義是無聊的——它把世界原子化，把世界看成一個簡單的個體，那樣只有造成挫折與沮喪而已，假如沒有一個至上的神在，我們怎能解釋在自然界中，會有個人的感覺、愛、美等的存在？神之在自然界

中，猶如氫氣一樣，無處不在，祂是一個經驗的事實，我們不應逃避經驗，應相信祂的存在。我們人並不相信奇蹟，我也不是要在這裡和你們談信仰的功効，但是世界的一致性要發生半點漏罅，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是說絕對不可能（以強調的語氣），神是一個人物，是一個真切而紮實的存在物，要不然祂就是虛無（Nothing），假如神能製造奇蹟，就等於否定了祂自己的本質，而宇宙世界也就要隨之灰飛烟沒，成爲空無一物的東西（Nothing），而我們甚至連虛無都感覺不出來。實際上，世界是的確存在着的，所以它不是虛無，而是什麼東西的（Something），但又不是任何其他東西。神學家阿奎那（Aquinas）告訴我們神所做不到的事，我想那並不違背他之爲神學家。

問：存在主義你覺得如何？

喬：吉爾凱高爾主張個人的獨特性，這一點我很贊成。

問：那麼說來，當你說「小說家最關心的應該是什麼使得一個人孜孜不息」時，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嗎？換句話說，就是要注意人物的一貫性

候，把有些地方給剪裁掉，很多地方都改了重寫，把全書從頭到尾再審查一遍，把一切不屬於感情發展，或不屬於感觸的部份都去掉。因爲在「上帝之外」一書中，我留下太多的宗教性議論，結果大家批評那本書太淺顯太無味。

問：你有沒有發現，在你後期的作品中，你比較關心的是「形式」的技巧問題，舉個例說，像你在處理往事的倒敘時？順便請問一下，你是不是覺得你的技巧是從電影上學來的？我相信你不是在非洲時，曾爲電影工作過。

喬：不，我不覺得這和電影有什麼關係，在我小說中往事的倒敘，不只是一種技巧而已，比方說在「月光」裡，我用倒敘法的目的是要使我的論旨成爲可能，因爲在那裡，必須把兩代拿來比較，若不用倒敘法，就沒有辦法形成對比，另一方面，按照時序平鋪直述的筆法，本身也沒有多大的好處。

問：在「出乎意料」一書的序上，你提及你所碰到的技巧上的難題，你想把什麼事都從莎拉的眼中表現出來，但却發現要讓她看到所有的東西，正好沖淡了她的個性，那個難題就是獨白。

？

喬：還有他們的行爲和信仰，你必須要找出什麼是他們所相信的，是什麼使他們奮勇向前：當然單純點的感情動機，如野心、愛情等，也很有關係。這些都是一部小說的真實素材，除非你對它們有一個規矩井然的態度，不然你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形式。

問：但是基本的信念，在我們看來，並不一定就是小說中最明顯、最成功的地方，比方說，我們期待在「朝聖者」中，對布朗的宗教信仰，有更進一步的分析，但是實際上我們覺得那本書最成功的地方，却是人與人間感情的反應，例如使露西追隨布郎的反應就是一例。

喬：這本書的主脈正如你所說的，是布郎的議論和露西的反應。但是露西只不過是一個人物，是整個主曲中的一個動機而已，況且我又一向反對赤裸裸的敘述，也許我剪裁掉太多，但是這本書已經夠長夠多了。露西的基本特性，就是她那堅深的信仰，她不是那種可以像舊報紙，或香蕉皮那樣在臭水溝裡隨波逐流的人，所以在書中，我就把她的感觸表現出來，但是我在重寫的時

這一點給我們的感受，正如詹姆斯在寫「麥西知道什麼」（What Maisie Knew）時所遇到的難題所給我們的，這是偶然的相似嗎？你念過詹姆斯的作品嗎？

喬：念過，不過詹姆斯在寫作的技巧上，並不怎麼出色，他確是我們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但是若光研究他的寫作技巧，你的收穫不會太多的。關於「麥西知道什麼」，我很欣賞那本書裡極端重視孩子天性的精神，以及她所被棄置的一個世界的無情魯鈍，但是就全書而言，我比較喜歡「歐洲人或俗西·米勒」（The Ewopeans or Daisy Miller）那種清明美好的氣氛，我覺得詹姆斯的一切，盡在俗西·米勒之中。

問：你有沒有念過「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在那本書裡，有一個擅於言詞取勝的人。

喬：沒有，我沒有念過那本書。

問：「那麼卡薩瑪西馬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na）呢？

喬：我也沒有念過，西塞爾（Cecil）老是告訴我要念那本書，我一定會去念它，不過詹姆斯

斯的東西我念過不少，正如你有時會需要普洛斯特 (Proust) 一樣，在他那多變的世界裡，你有時也會需要詹姆斯的。關於詹姆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高度組織化的、階級劃分清楚的社會，對他而言，那不僅是一個良好而高度開化的社會，而且是一個靜止的社會，那已是世界上最好的成果了，但是也已開始受腐敗、墮落的影響，這就是詹姆斯道德觀的中心思想，即一切好的都特別容易腐化墮落，任何一種美德、人格的完整等，都使個人更容易受到摧殘。而整個文明，則因其為真正的文明，而且既開化又敏感，就更誠惶誠恐的暴露於巧取強奪，野蠻粗暴的威脅之下，這就是他的悲觀論調。但是我的世界和他的就大不相同——那是一個極端活躍的，具有創造力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政治就像沒有海圖而去航海一樣，聰明的人都不搞它，而去過朝聖者的生活。

問：你對那些不顧一切反對，毫不妥協地追求他們的自由信念的人，同情不同情？

喬：我對過份的激進不太贊同，我不是那種精力過剩的人，評論家們曾經討論過我的生命力

問：我的意思是說，除了私人的激勵之外，你覺得他們所要說的，對寫作技巧的解決會有幫助嗎？

喬：哦，沒有用，我們通常在一起都隨便閒聊，沒什麼特別談及小說的寫作，通常自己得為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解決的方法是寫在紙上，把素材記下來，然後念念看，看是否過得去，文章的建構，是一項很複雜的工作，等一下我讓你看看我所應用的裝備。

問：是不是要把一件事處理好只有一個方法？形式到底有多嚴謹？

喬：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你常會碰到礙手礙腳的時候，不信且看普洛斯特給席芙夫人 (Mrs. Schitt) 的信，提到史旺 (Swann) 時他說他必須使史旺變得滑稽可笑，一個小說家就常會碰到普洛斯特這樣的窘境。

問：你是一個決定論者——你是不是覺得即使是小說家，也要受環境的推動？

喬：除了大傻瓜之外，每一個人對其所做的事，都持有他的理由，若以這個意義來說，是的，我是一個決定論者，但是我和康德一樣，相信

，到底什麼是生命力呢？原則上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堆球，實際上生命力是一堆廢物、一個抽象名詞、和一個沒有個性的觀念而已，蕭伯納關於生命力的故事，要不是毫無意義的廢物，就是指上帝的心靈，生命力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不然你把他裝到瓶子裡讓我們看看吧！世界的生命是神的本質，而神之存在則和樹之存在，一樣的真切。

問：你覺得那一位小說家給你的影響最深？

喬：影響？哦，那可多了，康拉德 (Conrad) 在某方面對我影響頗大，樓上有一本我四十年前在非洲寫的小說，就是受他的影響。不過我最近很少念小說，我只念回憶錄和歷史，至於古典的作品，我能如數家珍，隨時要查什麼，都能查到。因我的時間有限，我沒念多少現代小說，但凡是念過的，總是很不錯的，最近的好作品不少，在英國，已有許多研讀好作品的社團在不斷的增加，尤其是最近的三十年中。

問：那麼你覺得現在我們去和小說家們談談有用嗎？

喬：談談？

心靈本身就是有自決性的，換句話說，我深信我們的心靈有創造的自由，這一點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中，對人類的安全，實有其絕對的必要性。人在一生中，對人類無比複雜的諸般問題，把這些問題綜合起來，而付諸行動，便是具有創造性想像力的行動，他得把各種不同的元素，分別嵌進一個連貫的整體中，並且想出一個合理的行動來處理這件事，所以他就得要求自由，要求心靈的獨立和靜定，要求其心靈和想像的自由。但是自由意志則是另一回事，自由意志是一個名詞，或者是一種言詞上的矛盾字眼，這個名詞徒然引起不斷襲來的煩惱而已，意志永遠不是自由的，因為它總是要依附一個目標、一個目的，自由意志其實就是汽車的引擎，它只能發動却不能導向，真正負責導向的，是心靈、是理性、是想像力。當然，任何人物可以否定心靈的自由，他可以辯說我們的意念是有條件的，但是誰要是這樣辯論，就不能只到此為止，他必須接着否定所有的自由，說這個世界只是一種精巧的大掛鐘而已，這樣的人一定是一個行為主義者。在邏輯上，行為主義和為美、愛、真的靈魂的神之間，是不

能相容並存的，假如你相信行為主義，則上述這些東西就沒有真正存在的可能，它們只不過是時鐘裡的齒輪而已，是則你本人也不存在，而變成了一個虛幻的影像。不是實際存在着的個人，就是虛幻的影像，你自己任選其一吧！不過虛幻的影像實在難以解釋。

問：你要怎樣把這個觀念應用於詩呢？我會聽說你形容詩為「剪裁成行的散文」，你是不是還這樣想？

喬：我這樣說過嗎？我當時一定使一些人不好受過。不，我不這樣想了。

問：好了，請問你到什麼階段，才決定寫小說，而不寫別的？

喬：什麼階段？喔，從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常聽人家說故事，現在我却常講故事給我朋友的孩子們聽，我總是講故事給人聽，而且我從小就常把它們寫下來，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常說給別的孩子們聽，在學校裡也講，當然更講給自己的孩子聽，還有現在講給朋友的孩子聽。

問：「愛莎獲救」(Aissa Saved)是你出版

的輪廓描出之後，我就得設計一些情節，使這些大景能夠合用。當然，往往這些大景會不太合用，甚至有時候必須忍痛割棄，但它們已為我訂出了大意，而且為這本書定了型。最後才是全書書面的修飾工作。

問：這個寫作過程，或這本書，是何時開始醞釀的？

喬：也許好多年以前，在扎記裡面，或在一次對話裡面，通常我並不知道真正的起源在那裡。最近我有一次奇怪的經驗，使我寫作的過程得到驚鴻一瞥，我所見到的，竟是我從未想到過的。那時我正繞道曼哈頓——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問：還不知道。

喬：那是一個小島，那時我正和一位美國朋友伊麗莎白·勞倫斯 (Elizabeth Lawrence) 乘哈潑 (Harpe) 的汽船繞經該島，我注意到有一個女郎一個人坐在甲板的另一邊——一位大約三十歲，穿着襪襖裙子的女郎，她正一個人自得其樂，她的表情絕佳，額頭微蹙，現出好些縐紋來，我對我的朋友說：「我可以寫這個女郎，你想她是什麼樣的人物？」伊麗莎白說她可能是一位

的第一本書嗎？

喬：是的，不過那已是我四十歲的事了，在這以前，我還寫了許多小說，但是我一直都感到不滿意，因為它們提出了許多我自己無法回答的政治和宗教問題。我有三、四本初稿選放在閣樓上呢。

問：是不是因此使你覺得需要「新的教育」？

喬：二十六歲時，我在世界各地漂泊了頗長一段時間，還以為我可以獲得答案，結果不然，所以無法把小說完成。我所寫過最好的一本小说——至少它包含了一些我最好的素材——樓上放着大約有一百萬字，但是我無法把它完成，我發現一直都在裝假，都在規避論點，並且還讓我筆下的人物去規避它們。

問：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點你寫作的方法？

喬：好的。我一開頭就寫大景，換句話說，就是涵孕全書意義的大景，也就是感情的經驗。比方說，「寬仁的囚徒」的第一景，就寫尼莫在火車站，用純粹道德的壓力，去阻止他太太的出走，換句話說，她成了寬仁的囚徒。當我把大景

去渡假的教員，同時問我為什麼想到要寫她，我說我也不確知，只想像她是一個敏感、聰慧的女人，但命運多乖，生活不如意，不過也從中獲得了一些東西。碰到這種情形，我通常都把它記下來，但那次我沒那樣做，而且後來就把整個事件給忘掉了。大約三個星期之後，那時我正在舊金山，我於清晨四時醒了過來，我並不是一個難以安睡或短眠的人，我是被腦中的一個故事喚醒的，我馬上起來把故事寫下來——那是一則英格蘭一位姑娘的故事——第二天一個約會正好因故取消，我手邊多出一天的時間來，於是找到了筆記，把那個故事寫了下來——把主景和一些關係要點寫下來。數天之後，在飛機上——理想的寫作之所——我開始把它整理清楚，我反想「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皺紋」這個問題，那已是第三次想到那個問題了。我突然想到，我那位英籍的女主角正是曼哈頓汽船上的那位女郎，原來她已經潛入我的下意識，而在一則完整的故事中，又重新冒了出來。於是我想這種情形，以前一定也發生過，我注意到某些人物，是因為他或她使我对某事的感觸加深的緣故。那位曼哈頓女郎是全

書的初始動機，由她引出了一段相配合的旋律，不過那些皺紋才是第一個粗略的印象——即一個音符，但這個音符對最後的作品，却有太大的功勞。

問：一個音符

喬：我是用音樂來打比喻的。我的短篇是以音樂那種經濟手法寫成的，所以沒有人肯出版，其中有一些，現在已經出版的，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因為每一個音符都要算數，所以一定不能是不必要的。我有一個作曲家兒子，最近為大英廣播公司寫了一些樂曲，演奏的管弦樂隊很小，因此音樂家聯會不讓他去指揮，他聽到一位樂手問指揮曲子怎麼樣，那位指揮爲了要警告那位樂手，就答說：「很好，問題是每一個音符都算數！」我想出版家當時拒絕我的心情，一定也是如此的，他們需要再多一點的絨毛來陪襯。

問：你那本「馬口」幾乎沒有一個人沒念過，你覺得那是因爲它比較沒有哲學味呢？還只是因爲它是企鵝文庫中的一部書？

喬：「馬口」是一部很深的形上學小說，我想大家喜歡它，是因爲它有趣的關係。法國人發

我確是進步了些，因爲這次所寫不同世界間的對照，顯得更爲明顯突出。當我完成了「寬仁的囚徒」時，我就計劃寫一本有關政治宗教的書，不過我發現對這個打算感到厭煩，而且幾乎把整個計劃放棄，結果選虧得我的一位孩子鼓勵我繼續下去，而我也有了寫尼莫這個年青人的宗教的念頭，這個對我而言，彷彿爲我開啓了一個新解釋的世界，而且對上一本書做了個強烈的對照，所以我就寫了下去，試圖對英國新教中的左翼政治，尋根究底。

問：那麼第三部呢？

喬：我想稱之爲「不再尊崇」，在這部書裡主要的是寫「寬仁的囚徒」中那位情人吉姆（Jim）。他是一個有榮譽、責任、肯服務的人，他處處與政客作對，我們還是到樓上去，我讓你們看看這部書的現狀如何。

我們跟着喬伊斯·喀利先生爬了二樓到他的書房去，那是一間天花板很低的房間，房子的盡頭有扇窗戶，臨窗可看到一些樹木，樓下房間的牆壁上儘掛着圖畫，樓上的牆壁，則儘是書架，

現這本書所包含的形上學，對我想用「意料不到的情報」（Le Inconnu, inexplorable）做爲書名感到困惑，他們說這個名字像偵探小說（Roman Policier），不配用於有哲學味的著作中。

問：一部形上學的著作

喬：研究在象徵中活躍而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的著作。象徵是非常不穩定的，它們也會死。

問：那麼牆上那張破舊的格利（Gull）像，是不是就象徵了象徵的不穩定性？

喬：那似乎正是哈代小姐的想法，不過那就是一種諷喻了，我個人最討厭諷喻，因爲最惹厭的就是，假如你的書有某些含義時，批評家總是要把諷喻加在你的頭上。格利的那一幕，是一種真實的衝突，而不是一種諷喻，並且是劇情發展上所必要的，可以說那是一種希臘式的結局。

問：你的「馬口」是三部曲 Tirology 中的一部，你現在又在集另一個三部曲，是不是？現在有了「寬仁的囚徒」、和「上帝之外」，其餘的一部是什麼？

喬：我對第一集三部曲很不滿意，所以第二集一開始時，我就有心要把它寫得更好些，我想

看起來裝着的檔案似乎比書還多。喀利先生一直走到桌邊，從上邊的櫥裡抽出幾捆紙來，我們一下就看出來，這些紙整理得井然有序，每一捆紙都標有號碼，而每一篇文章各自裝在一個袋子裡，喀利先生解釋說這些就是其他的「大景」。在每一封袋上，都夾着一張備忘摘要，註明這一章裡面，還有什麼要去完成的，還有什麼應該加進去，才能使全景的建構更加圓滿等，這些就是雛形「不再尊崇」的各個章節。

喀利先生又說他現在正在給這本書定型，但是還有一些研究還沒完成。他解釋說，研究有時很使人不耐煩，但是要使作品中，政治或社會背景寫得正確，這些研究則是必要的。他有一位秘書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裡，爲他作了不少有用的工作，比方說，有時他缺少有關史崔克將軍的事實時，只消把所要的問題抄給他的秘書，就可以繼續寫下去。

我們問他說，我們聽人家說他常在寫作當中，會引出另一個毫不相關的意念，而他也會就勢去寫了二萬來字，再回到原來的作品上去，不知是不是真的，喀利先生證實了這個傳說，其實光

看那些大書架上只裝些檔案，或未完成的作品之類，這個傳說就能證實了。他的那些書架，是一個了不起的小說和短篇故事的儲藏所，題目都標在間板上，包括一些不熟悉的題目如「生命的真象」(The Facets of Life)等。有一架則都是「最近的短篇小說」。

他所工作的這個房間，所給我們的一個綜合

印象，正是一個放射着「生命力」的小說家的工作之所，他說他起得很早，而且總是在九點以前就坐在桌子上。這時，我們已經把他撥給我們的時間用光了，當我們走下樓，再到客廳去時，他焦急地看看他的錶，其實我們並不是要耽下去，而是很快地把他剛剛坐在那裡時，從口袋溜出來的東西檢回來而已。



漫畫：現代花道



安詳

藝壇選粹(十二)

梵谷 (Vincent Van Gogh)

荷蘭 (一八五三——一八九〇)

作品：多日的芒特瑪崔依花園

收藏於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館

梵谷生於荷蘭的 Groot-Zundert，父為牧師，叔伯兩人為藝術商，梵谷於十六歲時於海牙戈

比爾藝術商店中學習販賣藝術品。於此期間開始寫給他摯愛的弟弟齊奧的有名信函集。從海牙他被派往倫敦的支店，一八七五年，又被派往巴黎，於此頗屬快樂的期間內，突然因感生命的無趣

而對生活極感厭倦。不久之後，返回荷蘭，決心獻身宗教，未幾即於比利時波崙耐支一極貧困之礦區正式任僧侶之職，生活一如苦行僧，克苦修道，但却因過度熱衷反遭去職。乃留比利時學習藝術，以創造「美的意境」略除痛苦。一八八五年其首幅重要作品「吃薯者」(The Potato Eaters)問世。一八八六年於巴黎晤其愛弟齊奧，彼現主持巴黎戈比爾藝術商號之分店。梵谷於巴黎師事柯芒(Cornot)，並得晤識初創「印象派」之斐沙洛、莫內、高更諸青年畫家，乃轉變其本為沉重灰暗之筆調，漸次易變為明朗多彩之印象派特色，此期間內精神頗為怡悅，但因其喜怒無常極有神經質之天性；故甚難與人平易相處，加之此影革新派之畫家夜間研討辯論通宵達旦，而日間又勤畫不輟，因之健康大受損害，於是擬往南方尋覓一平靜及與大自然多接觸之環境。終定居

於阿斯爾 (Arles) 並招一夥中之友朋同往，另創畫壇之新境界。高更答應隨其前往，乃不幸終於發生慘劇。兩人同住期間，梵谷於癲癇病疾發作時，手持剃刀突襲高更，為高更因恐怖失色之臉色所阻，乃轉而自割其耳。自此之後，精神狀態介乎時昏迷時清醒之間，稍癒時，被送往聖拉米之神經病院療養。一八九〇年，健康稍復，遷居巴黎附近之奧浮斯 (Auvers)，受嘉采醫生之監視，居奧浮斯期間，情況尚佳，並續有名畫多幅問世，但不旋踵，精神病再度惡化，七月間持槍自射胸部，兩日後不治去世。一生雖因精神病之纏擾，痛苦不堪，但其悲天憫人之熱愛人道的精神，如其獻身宗教之熱忱，却從未曾稍懈，「我一生為熱愛人類而活。」此為其臨終時向其所摯愛之弟弟齊奧所說之最後遺語。

一位婦人向她的朋友抱怨：「柯太太告訴我，妳告訴了她妳答應我不告訴她的事。」

「她對我發誓，她絕不告訴妳，我告訴了她這回事。」朋友回答。

「好吧；無論如何這回請答應我，妳不告訴她，我告訴了妳，她告訴了我的事。」



小淘淘

「我爸是有名的男高音，你
爸才像驢叫呢！」



「瓜子為什麼不能吐在地上？」
讓它明年長出瓜來不是更好嗎？」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獲得最低的代價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 迷信與來源

迷信與來源

欽 靈 譯

「您是否聽說過我們日常所吃的東西，有吉祥的也有不吉祥的？下面就讓我們來談談有關食物的迷信，及其烹飪方法的傳說吧！

大家都知道，食物會使人發胖，但也有某些食物會使人苗條。但是我們都很少聽過，食物會使您遭到霉運，但也能幫您走運。有許多關於食物來源的傳說，就如其煮調方法一樣，常常是出自偶然的。本文所提到的一些傳說都有其歷史與科學的根據哩。因此，我想將這些傳說描述一番以饗讀者。

在美國要是有人對您說：「您的確配得上您所獲得的鹽，(Your'e worth Your Salt)，您一定內心覺得很高興，這是什麼道理？鹽 (Salt) 這種東西除可用作不可或缺的調味品之外，它曾經是昂貴一時的珍品哩！古時候羅馬軍人所配給的一種特製的錢，叫做 Salarium，是為購買鹽用的。英文的 Salary (薪水) 一字就是出自「Salarium」者。因此不用再加贅述，您就可明白為什麼人家說「Your'e worth Your Salt」您就會興奮不已。



但是根據一般人的迷信，鹽這種東西有時候是好預兆的表示，有時候却表示不吉利。據說，祇要能放一點鹽在一隻鳥的尾巴上，它就會乖乖地讓您給抓住了。但是，鹽可幫助獵人尋到獵獲的對象却是事實，因為在天然的鹽床，或動物氾鹽地帶，我們經常可以發現許多動物徘徊其間，因此古代人深信鹽具有某種吸引力，這可能是一種好的解釋。可是，對於蘇格蘭人在新生嬰兒的衣服裡面塞進一把鹽，為的是驅走邪魔，這就一點也沒有科學根據了。

要是惡運將臨，就撒把鹽。這也是蘇格蘭人的一種迷信，這是怎麼說的呢？唯一可以根據的理由是當「最後晚餐」(The Last Supper)的那一夜，耶穌心愛的門徒猶大(Judas)企圖背叛他，曾經將一把鹽撒在地上，盼望邪魔遠離他。此後，人們就認為把一些鹽從左肩撒出去，將可免除惡運臨頭。

鹽與眼淚也有關係。有這麼一句話「撒了多少鹽，您就得流多少眼淚」。挪威人相信「你撒了多少鹽，就得流得足以溶化那些鹽的眼淚」。有一部份英國人說：「您撒了多少顆鹽粒，您就得流多少滴眼淚」。而新英格蘭人深信，在眼淚掉下來以前，要是能將落在地上的鹽粒，及時拋在紅爐上，則可以避免流淚了。諸如這些撒了鹽後的不吉祥遭遇，都與「最後晚餐」的背叛行為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也有人這麼解釋，那是說眼淚是鹹的，有鹽味，所以人們就將鹽與眼淚聯想在一塊兒。

大多數的迷信其來源是含糊不清無法考據的，然而怪的是同樣的一種迷信，同時在世界各地普遍盛行的情形，却屢見不鮮。香料不僅作調味品，也可作為醫藥用，迷信方面也有其用途，而後者兩種情形却與調製更美味的食品毫不相干。就如藥用鼠尾草(Sage)一樣，可用作增強腦力之處方，這是怎麼開始的？誰想到的？

美國卡利那里學院(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烹飪講師葛拉佐定(Aldo Gaziotin)曾搜集了許多奇珍異聞，都是有關民間傳說的，這些資料皆得自其親身經歷者。因為他曾經主持過倫敦、英格蘭及華盛頓等各地大飯館，同時還在位於紐哈文(New Haven)的卡利那里學院任教過，該學院所培植出來的首廚(Chef)



及飯館經理都是技藝非凡，處事幹練的人才，在美國算是該行人才獨一無二的訓練學府，

葛氏說，在意大利要是一個男孩子想對其女朋友表示真心愛她，就得帶上一小枝羅勒花(A Sprig of Basil)，但是一旦結了婚，太太就反過來要用蒔蘿(Cumin)調製的甜酒(Kumel)讓她的先生喝，如此，就可保險她丈夫不會離開她，使他忠心不二。印度人却用蒔蘿作為加厘粉(Curries)之基本原料。德國人用蒔蘿的種子釀製利久酒(Liqueur)或用蒔蘿調製甜酒，同樣地用這種Kumel酒來吸引住其心上人。

莎士比亞所描述的情人，都習慣用少量的迷迭香(Rosemary)作為彼此遙思的禮物。但這種迷迭香據說與聖母瑪利亞也有關係，因為聖母瑪利亞曾經利用迷迭香樹叢來晾乾衣服。這種迷迭香都在每年正月開花，這似乎是一種感恩的徵兆，因為在迷迭香樹叢上所晾乾的衣服要比雪來得潔白清新。每年降雪之後，人們都檢拾迷迭香的落葉，來製成一種品貨很好的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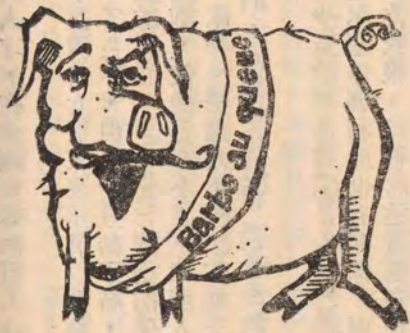
葛氏又說，價值最昂貴的草本植物要算是番紅花(Saffron)了，每磅值美金九十元，但有時候售價高過黃金，因此在中古時代的意大利要是有人走私這種番紅花種子，一旦被發現即被處死。雖然處刑如此的重，還有一位托鉢僧偷偷地將一些種子藏在其所持之曲把拐杖(Cook)內，帶到英國一修道院內播種。為了紀念這件事，這聞名為Walden的修道院還特地冠上Saffron成為Saffron Walden修道院。這些種子是道地的番紅花屬(Crocus)種子，因為番紅花的長成是由這些種子所結的花，將其



雄蕊移植而成的。這種花原來是生長在地中海沿岸及地中海一帶。

有關食物的烹飪方法，葛氏認為是出自偶然的。一場森林大火，使得原始人類有了初嚐烤肉美味的機會，後來食髓知味，人類所吃的肉都要經過火烤了，這也就是 Barbeque (烤肉宴) 的開始。「Barbeque」這個字也有其複雜的歷史淵源，而非新近有之。英國詩人亞歷山大 (Alexander Pope) 可算是第一位將該名詞用文字表示出來的人。因為在公元一七〇〇年，在他的詩詞裡曾經提及一整條的豬被「Barbequed」(烤)。從那時候開始，法國人及西班牙人群起效尤，用這種方法來烤整條豬，法文的 Barbe au Queue 及西班牙人的 Barba a cola 都是有「抓住尾巴(而烤之)」的意思。

意外的事情發生是層出不窮的，因此一些著名的廚師就調製了許多許多的美味食品及點心。在馬玲果 (Morengo) 戰後，拿破崙爲了舉行一次慶功宴，就囑咐其廚師頭子特別調製某種新口味的食物，當時軍需供應奇缺，這位廚師頭子無奈祇好將所有剩下來東西統統放進一個平底鍋裡煮，就此做出了他們所謂的馬玲果雞 (Morengo Chicken) Le. Stroganoff 牛排也是經過巧合的思考後所做成的一道菜。有一次拿破崙想宴請 Stroganoff 將軍，向他表示敬意，正好這位將軍此時正患牙病，口內有幾顆牙齒被拔掉，拿破崙的廚師頭子祇好將細薄易嚼的一片一片牛排浸在一種特製的醬油內，這就解決了難題，也做成了這道著名的



的牛排。

一種稱爲「掃興的蘇翠蒂」(Crepes Suzette) 點心，其調製之方法可謂最偶然的。有一次威爾斯王子阿伯特 (Albert)，即後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偕同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到一家著名的飯館參加晚宴，席間廚師正準備將一道平鍋餅送上作最後一道點心用時，這位廚師的年輕助手一不小心，將白蘭地酒滴落在平鍋上，這幾滴白蘭地突然着火，廚師非常緊張，但阿伯特王子却被這個奇景吸住，並對這道火燒的點心感到很喜歡，這位廚師就想用阿伯特的名字命名，以表敬意，但是這位王子爲討好其女友蘇翠蒂 (Suzette)，就將這份榮耀給了她。

關於麵包的迷信也不少。譬如說爲了使家庭生活融洽、愉快，千萬不要將一塊麵包倒置在桌子上，否則，這個家將鬧得雞犬不寧。對於海上生活的水手們，麵包的倒立是一種極不吉祥的動作，因爲它意味着將有海難的發生。要是我們更深一層的思考，上面所說的事情，似乎跡近無稽之談。但是有些習俗却將麵包看作是希望與好客的象征。

在搬進一家新房時，依據猶太人的習俗，總在事先送一塊麵包或一些鹽到新居去，因爲唯有如此才能使得這家人永遠免於饑餓。還有一些人則先送麵包和掃把去，以爲可除去思鄉病。在中東及遠東一帶的人，認爲分麵包是友誼的表示。有些國家認爲送麵包可作爲恭祝友人健康與長壽的祝福。把一塊麵包丟在地上，也有些國家的人們認爲是好吉兆，因爲您將實現了所有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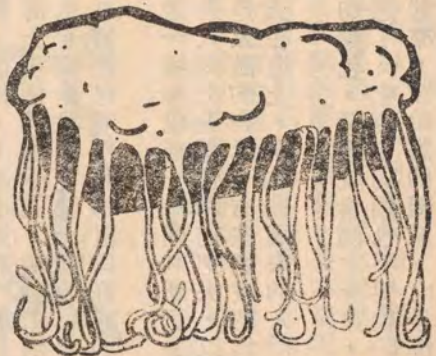
跟鹽一樣，麵包也有其不吉祥的一面。要是從兩端切麵包，惡運就會隨之而來，要是把刀子留在麵包上面，您所遭遇的惡運就更不堪設想了。吃剩下的麵包不要給陌生人，否則您的家庭將會失去幸福，所以要將它們收拾起來，或給您的親戚。吃最後

一塊麵包是最倒霉不過的事，尤其尚未結婚的人，更要避免觸上這個霉頭，否則你（妳）將打一輩子光棍，或成爲老處女。

有些食物也有驚人的迷信。在佛洛伊德 (Freud) 與奧國精神病學家及精神分析學創立者——以前人們總認爲夜間作夢，要是夢見蛋，那您將與朋友爭吵，要是夢見一大堆破碎的蛋，那您一定興起訴訟。其他諸如洋葱與大蒜皆具有某種魔力的特性。要是您把一片洋葱擺在廚房的架子上，不但可以消滅細菌，還可以驅走邪魔。用大蒜編成的一個項圈，其所含的威力足可擊退吸血鬼或任何含有惡意的人。

您曾否想像過，意大利人假如沒有通心麵 (Spaghetti) 和番茄會多麼難過，通心麵的製做方法也是很偶然得到的。據說在十三世紀的時候，意大利旅行家馬哥孛羅來到中國，有一天他正看着一位廚子做麵包，放在平底鍋上的生麵團不斷地膨脹，最後溢出平底鍋，而成線圈狀態垂下，這位廚子就將線圈截斷，放進一盛沸水的鍋內。馬哥孛羅靈機一動，將這道手法記住帶回意大利，隨後通心麵在意大利就大行其道了。目前我們知道在意大利共有通心麵五十種之多。

至於番茄醬之製作成功，時間上要稍爲久遠一點。當年西班牙人到新大陸 (New World) 去尋找黃金，無意間在阿芝特克族 (Aztecs) ——墨西哥原始居民——所住的地方，發現他們所種植的一行一行玉米之間長了許多番茄 (Tomatoes)，這種番



茄係黃色的，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番茄大都是紅色的，這是後來變種長成的。由於那時候的番茄是黃色（近金黃色），所以意大利人就叫它爲 Pomodoro（即金蘋果之意）。法國人叫它爲 Pommes des Maires（即摩爾斯蘋果之意）。但英國人却把這個法文名字誤叫爲 Pommes d'amour（即愛神的蘋果之意）。但是不管它的名字來源如何，我們還是要先知道當時人們對這種植物的看法是如何。因爲它是屬於龍葵科 (Nightshade Family)，而使得當時的人誤認爲是一種有毒的植物，所以嚴格地被限制不能食用，僅可作爲裝飾用。

後來有個人膽子很大，竟然一鼓作氣咬上一口，也許是此人運氣不壞，過了很久一點事也沒有，因此別人開始敢食用它了。還有這種番茄的名稱頗具誘惑力，這可能是由於英國人誤叫它爲 Apples of Love（愛神的蘋果）之故吧！意大利

原來番茄依照植物學分類來說，本是一種水果，但是美國人早已把它當作蔬菜吃，因此有很多人感到很爲難，祇好送請最高法院來裁定，到底要當作水果還是蔬菜。最後由九位法官聯合以鄭重的態度宣佈，爲維護商業上既成的利益，番茄應該合法地被算是蔬菜。



麵包不要倒置

利人是最早大量吃番茄的民族，他們認爲能夠吃到大碗通心麵，摻雜番茄醬是表示健康與財富。美國人直到公元一八五〇年左右才有人大量吃起番茄來。此中尚有一段小插曲，

日本料理滄桑史

陳東川譯

當去年除夕那一天，我想買一些黑豆來做年節點心，可是跑遍了東京各雜貨店却找不到我所要的生黑豆，都是那些加工過現成的黑豆。

本來年節點心，應該是自家烹製才有意義，亦可造成新年氣氛的家庭情趣。可是現在的日本人的愛好已不復當年，有逐漸趨於簡單化了。

隨着近代社會的發展，我們周圍到處有許多現成食品以及冷凍食品。高度的工業化，的確給人類帶來了不少方便與豐富的物質享受，但却奪去了人類吃的藝術亦即食品文化。

銀座有一家供給現成食品的料理店叫做「濱作」，它的主人曾說：「日本料理的好壞是以其材料的新鮮度來判別。」如果他說的話是正確，那麼以目前得到新鮮和較佳品質的材料困難的情況下，日本料理不是面臨壽終正寢的厄運嗎？

這裡所謂日本料理，並不是光指「壽喜燒」「天炸」「壽司」等這些普通日本料理而言。實際上它和印度的咖喱料理，北歐的烤燒料理一樣是屬於國際性的料理。

生命之味：不久之前，美國某雜誌記者專程東渡搜集日本料理的資料。這位美國記者品嚐日本料理之後，批評道：「日本料理的特徵是屬『澁』的味道」。世上已知的甘、辛、鹹、酸、苦等五種味道之外，的確尚有「澁」的味道存在。它的澁度和酒

類，乾酪以及含於紅茶裡的丹寧酸有相似的味道。此外還有一種日語稱為「エグイ」（像辣嗓子）的味道，這在日本被稱為第七種味道。所謂「エグイ」味道是無機物，電氣或刀刃那種怪異的味道。

這第七種味道是要用舌頭舔才能感覺出來的。它和那位美國記者所說的「澁」完全不同。他把「澁」的意味日本料理的美的感覺，這種說法是不了解日本料理真實內涵的，其實，日本料理的最大特徵是在於這第七種味道上面，且可以說是第八種味道，它就是「生命之味」。

所謂「生命之味」究竟是什麼料理呢？它的中心就是在於魚類。古時日語所說的「料理」二字是「拌同」之意。這是指下飯用的菜餚而言。日本料理就是跟着這種菜餚沿變而來的，（鮪和魚日語的發音是相同）自唐代由中國大陸傳來佛教和它的戒律，禁止殺生，因此不得不食用蔬菜與鮮魚類。在中國古書可以找到文字的記載，證明日本四季除有新鮮的蔬菜之外並有生長繁茂的果樹、毛菇以供食用。尤其是海產包括一切所有的鮮魚與貝殼類以至軟體動物，海藻類，這就成爲戒食獸肉類的日本人主要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本來日本料理與日本其他的文化一樣深受中國影響。（醬油，味噌等釀造方法都由中國傳入）惟鮮魚的烹調是日本獨特的料理，已漸漸成爲舉世獨一的鮮魚料理中心。所謂鮮魚料理，新鮮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其烹調時必須保存含於魚肉的酵素與維他命。其操刀工夫尤其獨到。在鳥羽的地方有一家大飯店的大廚師，可以把魚身上的肉全部剝下來，祇剩魚頭、尾和骨頭，再把它放入魚池，魚兒還照樣活着遊來遊去。這並不是魔術，而是要剝魚肉時，像醫生執刀解剖人體一樣，把魚兒的運動神經全部保留下來。這是日本料理大廚師獨到的手藝。

東京有句諺語：「鬻妻賣子也要吃初鯉」，這就是說不管是山珍或是海味都有其最佳適合食用的季節。材料產地也很重要，這與古代飲茶時，就得選擇水源一樣，比如今日高松的大蝦，京都的洋菇，故鑑別材料的產地也是廚師們之一道工夫。

「不失食物本身新鮮的味道」是日本人吃的哲學，因此，日本料理大都味道清淡，幾乎全不用油類。江戶時代料理稱謂「割烹」。「割」指操刀的技巧，「烹」指煮的技術。日本料理對割的技巧遠較烹的技術重要。江戶時代的中後期操刀方法達到最高峯，多達百種以上。

古代的料理：於七世紀中葉仿效中國，日本成爲一法治國家。在這個時期有不少的貴族和僧侶到中國來遊學，他們隨後將油類、筷子的使用和其他進食的習慣介紹到日本，同時也帶回了許多的銀具、玻璃器、彩色陶瓷器、漆類等。據古書記載，當時皇宮的御廚還有二名給仕長（六經侍禮監）和六名大廚師，並有四十餘名屬下的侍應生，爲皇室備饌，供應牛奶、乳酪等食物，此時宮廷的生活充滿了異國的風味。到了十七世紀由奈良遷都到京都以後，米食配合蔬菜的吃法始成定型，也有了宮廷的宴會和進餐的禮儀。由於深受佛教殺生戒律的影響，當時食物的營養根本談不上，就是上流社會的家庭一日三餐也是極其普遍。

到了中世紀武士取代了貴族階級。由於武士社會注重剛健的體格，爲了鍛鍊心身開始狩獵，並以此獲得適當的營養補充，對於佛教殺生的戒律棄而不顧了。

到了足利時代，對於食生活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米飯由蒸改用現在煮的方法。過去醬醋是不分的，到了這個時代始將醬醋分開。一般人家也都一日三餐制了。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開始注重生活的享受。當時的上流社會都是美食家，並養成了飲茶的習慣，後來由一位叫做千利休的人提倡改良，而成爲一種藝術意境很高的茶道。

。隨着茶道的發展，一種稱爲「懷石」的茶料理於焉興起，這是一種極具審美的日本料理。其間經過江戶時代，明治時代，大正時代，一直相傳到今天，成爲代表日本料理的一種。

日本料理的展望：世界上的料理，具有體系者祇有中國料理和法國料理而已。日本料理的煮、燒、蒸、煎的手法，皆淵源於中國。

但今天的日本料理因時代和背景的不同，導向由幾種料理混合自成一體。這完全是得力於古代的貴族，武士他們屬下的烹調士、僧侶、公務員、藝術家，以及家庭主婦們經過一番努力的改良成果。就是現成料理或懷石料理以及日常的家庭料理也是經過長時期體驗的粹粹，因而成爲獨創一格的日本料理，尤其是現成料理和懷石料理，是在整個的味覺範圍內，使人達到一種美的境界。這種料理的概念是無法以言語來表達，只能以舌頭感受來體會了。

這種意境高超，富有理念體系的日本料理的文化，受到近年來高度工業化的影響，臨海地區已經荒廢，近海的魚貝類也漸漸減少，山裡的野味更趨絕跡。由於材料得之不易，要做出日本料理文化的真諦——「生命之味」愈爲不易，可以說日本料理已日趨沒落了。

另一方面，科學日新月異，正陸續生產新的現成食品，不但方便而且因大量生產價格便宜。一般家庭料理的形式亦受之影響。這完全是時代的趨勢使然。

那麼，這代表日本文化之一的傳統日本料理，究竟往那裡走呢？日本著名的料理店「吉兆」的老闆湯本氏說：「經他的多方研究結果，以今日的趨勢看起來，惟有跟中國料理學習，使用油類來改變日本料理的烹調方法」。

美國的衛生食品

Barbara O. Connell 撰
梁 載 中 譯

在曼哈坦市中心的一家衛生食品商店，一個身著運動衫體格健壯的中年人，把生芹菜，胡蘿蔔和潤葉菜堆到一架小機器上面，然後告訴他的聽衆——兩個小孩子說：「這是我們獲得的天然液汁，而不是來自罐頭的那種有害人體飲料」。當機器停止時，他將機器中的濃綠液體倒進兩隻紙杯，給兩個小孩一人一杯。

「這與我們慣常飲用的大不相同。小孩子，是不是？」

「是嗎？」其中一個懷疑地說。他的同伴却祇吃吃地笑着。

「這機器賣六十九元九角五分。」中年男人告訴另一顧客說：「目前我們烹調蔬菜時，我們無知地組合了有毒的東西，但當我們使用這……」

同樣的、或類似此類的活劇，每天都在那家衛生食品店出現，有人推銷那種六十九元九角五分的混合機，有人推銷七毛九分一袋的黃豆粉。聯邦法律雖然約束了衛生食品標籤，却約束不了衛生食品販賣人。他們有提供任何意見的自由，但他們也盲目地攻擊別人裝入罐頭的食物是「有毒的」、「傷害的」，他們誇耀自己的產品是「天然的」、「真實的」，而對豐盛的白麵包指責是「死的食品」、「失去原有營養份者」。在美國農場生產的大多數食品都是「沒有營養價值」，因為它們是來自「有毒的」肥料和殺虫藥處理過的「貧瘠」土壤。而且處理食物所使用的防腐劑也是可疑的。因此，

依照這些挑剔者的說法，唯一解決的辦法，當然是購買衛生食品。

誠然，除了價錢貴，不具味道之外，衛生食物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盛名的營養學家說，這種食物並非絕對需要，因為它並沒有具備美國市場上一般食物的特質。

但許多美國人，都似乎是聽信衛生食品宣傳員，而不信任營養學家。據「聯邦消費者」雜誌統計，每年人們所購買的衛生食品和營養品高達五億美元。這些購買者並非全是頑固的挑剔者，而是偶而購買一些衛生食品，如一瓶維他命或礦物質藥片，或一瓶蛋白質補充物。美國食物被開始當作真正衛生食品的只有：黑麵餅干，花生餅，配製的早餐雜糧，土耳其發酵乳餅等。

試嘗一些衛生食品

因為以往我沒有嚐過衛生食品店的任何東西，所以我從曼哈坦衛生食品銷售店買了一些，而帶回辦公室來自己試試，其中有：「維吉洛拉」，用燕麥製成的一種咀嚼品，八兩裝一袋四角九分；一小袋鹽黃豆，二角錢；一塊錢虎奶糖棒，二角五分；「橘子」蜜，一磅瓶裝七角九分；半打燕麥甜餅，五角九分；一小盒紫花苜蓿葉茶，四角錢。在該衛生食品店尚有一些東西，諸如：全小麥麵包，十厚片重一磅半；一袋進口的「全玉蜀黍雪片」，看起來像泡沫樣的膠質被切成碎片；和愛爾蘭來的「愛爾蘭石花菜粉」。我參觀過的商店有三家沒有賣肉類。不過有家最大的商店却賣「有機物飼養的」牛肉，一磅一元七角九分。我在這家商店也看到有機物培植的水菓，比在普通超級市場所看到的要瘦小得多。

「有機物培植的」或「有機物飼養的」在衛生食品店常常會碰到這類術語。前者指不用化學肥料或殺虫藥培養的方法。後者指肉類或蛋是由有機物培養的產品餵養的牲口所產生的方法（據一位專家說，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有機農業有什麼價值呢？

據加里佛尼亞大學營養科學系主任布萊格博士說：「在有機食物和其他食物之間，沒有主要的營養物差異的存在」。

當我打開我的購物袋時，我發覺衛生食品的籤條關於內容物的說明還比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更多。小黃豆袋上的標籤有九平方吋，內含一張蛋白質表，按百分比率「主要是氨基酸」（有百分之十），依次為幾公克硫酸胺素，乳黃素，菸鹼酸，抗壞血脂，鐵，磷，鈣，鉀和鈉。

衛生食品對於沒有挑剔食物的人是沒有刺激的。一位編輯咀嚼一塊含有海鹽，超高蛋白質，生糖和黃豆粉的精製甜餅時說：「嗯，還不錯。」有位秘書却拒絕吃「維吉洛拉」。

我也從這些衛生食品店帶回一堆文獻，我看到幾本硬皮書想買，但猶疑一陣之後沒有買。這些書如「如何生活在情感激發和忠實的國度」，「愛和海藻」。「葡萄治療法」，是一本紫色裝訂冊子，裡面問了這個有趣的問題：「在這種水菓之王中，到底發現了什麼尚為科學所不知道的神秘成份呢？」但我所帶回來的文獻都是些我不懂的東西？例如，在「喘息和猩紅熱的自然療法」書中，我發現了一杯早茶的效果——不是紫花苜蓿茶，而是古老的普通「Deo」茶——「在睡眠之際它把從細胞裡吸出的毒，會再進入身體內」。有本「衛生食品和本植物」的小紙皮書寫着：「麵包愈白，死得愈快」。「預防雜誌」報導說，氟化物會影響性荷爾蒙。

幸而，在衛生書中所描寫的大多數飲食都是怪異的，人們不會長期奉行的但也常有例外，在紐約，一個年輕婦人因吃「延壽餐」(The Zen Metabolic Diet)而餓死，這種延壽餐，在嬉痞派中很流行。一本稱之為「延壽餐」的硬皮書，在衛生食品店書櫃上出售。在曼哈坦的一個衛生食品超級市場，每週舉辦一次延壽餐烹調班。一

位哈佛學生。說：「我吃了一種MB餐之後，我的喘息已掃除了，我的頭不痛了，我的背也停止痛，一個晚上我僅需要兩小時的睡眠。」

斯塔里博士對MB餐却有不同的看法：「延壽餐的效果，」他說：「沒有於黃米飯的神秘特質，那僅只是輕微的饑餓症候，祇因心裡學上的暗示作用而明朗化罷了。」

良好的營養物，據專家說是沒有衛生食品那麼複雜，沒有要我們必需發現的奇怪食物，也沒有科學所不知道的神秘食物對於飲食是必需的，也不必用化學家在實驗室所作的精確食物。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平衡的食物，水菓，蔬菜，肉類，和蛋類。祇是兒童，懷孕的母親和乳母必需增加維他命D。



漫畫：快來嚐一口，保妳有
好處！

賈桂琳、歐納西斯的苦悶

利尼高譯



再婚僅僅六個月的歐納西斯夫人賈桂琳，生活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美好而安寧。歐納西斯的風流成性，加上賈桂琳與歐納西斯前妻的兒子之間的冷漠氣氛，社交界的反感，以及小約翰的反抗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不愉快事件的不斷傳出，令人感到這段婚姻可能觸礁。雖然賈桂琳在婚前曾考慮過與其浸在幸福的小家庭裡，倒不如去追求華麗而多姿多采的生活。因此她放棄了第一夫人的榮銜而與歐納西斯再婚，可是現在種種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來，她到底又抱着怎樣的心情過着日子呢。

賈桂琳的真實意向，已從她寄給歐納西斯之子亞歷山大的一封信中隱約的透露出來。

賈桂琳寫給她第二任丈夫歐納西斯的兒子亞

歷山大的一封信，曾被新聞界公開發表，因此才使世人知道她的生活並不甜蜜幸福。賈桂琳似乎早已後悔再婚的錯誤。她所有一切期望都告落空。

許多有關她婚姻觸礁的閒言蜚語，早已傳遍倫敦巴黎，鬧得滿城風雨。這些新聞，更因她寫給歐納西斯之子那封信得到了證實，因而也就被繪聲繪影的在擴大宣傳。但另一方面則又傳出賈桂琳在婚後已懷孕。

她寫給亞歷山大的信，其中有下面一段話：「請你不要煩心，我真心所愛的人仍是亡故的前夫甘迺迪，而你父親至今也還是愛着你的母親」。這樣一封秘函，是怎樣洩漏出來而為外界所知的呢？美國最具權威的「每日女性服裝報」的一位記者說：「對這封信，不用說亞歷山大是保密的，可是給他的母親提娜看到了，提娜雖然已與布蘭度，福特侯爵再婚，但似乎尚具有像歐納西斯的妻子一樣的心情，自以為自己的魅力，足以使歐納西斯永遠懷念着她。誇耀自己，原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得意之餘便向朋友們談起這件事來。於是消息不逕而走，立即傳遍天下。」

倫敦、巴黎的社交界議論紛紛，一位賈桂琳與提娜的朋友說：「賈桂琳與歐納西斯結婚，並不是爲了愛情。原是爲了互相尊敬和好意而結成連理的。是以提娜夫人和亞歷山大，由此信可以弄清事實真象而獲得某種心理上的滿足。」

大家都知道提娜夫人的離婚，是因爲歐納西斯的風流浪漫而引起。提娜爲了保持女性尊榮，自動提出離婚的要求。即双方並不是相互厭惡，感情不諧而離開的，所以歐納西斯與提娜夫人之間仍維繫着微妙的藕斷絲連的關係。那麼提娜夫人對於賈桂琳的下嫁，懷着一種強烈的嫉妬也是人情之常。這種感情當然也會影響她的兒子亞歷山大。

賈桂琳發現亞歷山大在她婚禮之後，一直採取的反抗甚至敵視的態度，因此她才坦誠的寫這封信安慰他。

據倫敦晚報載稱：「歐納西斯婚禮結束後，亞歷山大臉上流着淚痕。本來歐納西斯是預備好在教堂外等着自用汽車來載他全家到遊艇克麗絲汀娜號去。可是看見亞歷山大態度如此，他不得不代替兒子親自駕車以送新娘了」。

亞歷山大對父親的新娘一開始就冷寞歧視，固執地以背相向。在美國國民囂然責難之下進入了新生活第一步的賈桂琳，似乎已感到沒有能獲得歐納西斯親屬們的祝福和禮遇，所以她寫給亞歷山大的信，便不得不開誠佈公的承認自己以及丈夫心中所愛的究竟是誰。

不僅亞歷山大，甘迺迪的幼子約翰和卡洛琳的反抗態度也傷透了她的腦筋。然而比這些更使她痛心的，還是她對歐納西斯所做所為的不滿。

歐納西斯與卡拉絲幽會

婚後第一個新年賈桂琳與她的孩子約翰和女兒卡洛琳在立夫卡斯島共渡新春。歐納西斯則在遊艇克麗絲汀娜號深居簡出，亞歷山大呢？他沒有和父親、後母在一起而獨自躲在別處。一月三日，賈桂琳就匆匆地帶着孩子們飛回紐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大有文章。到底她與歐納西斯之間發生了什麼爭執？新聞報導說：「爲了婚後新居應該安置於何處，這對新婚夫婦初度發生歧見」。

現在賈桂琳和她女婿的住處是有海上行宮之稱的克麗絲汀娜號及紐約公寓。

；但也可以說她更嚮往他在歐洲社交界的活躍地位，而歐洲豐富的文學、藝術亦令她一往情深。現在雖然在文學或是藝術方面，歐納西斯的財力確能滿足她的願望，但在歐洲的社交界她却遭受冷遇。失望之餘，自得再回紐約重溫第一夫人的舊夢，藉以彌補打錯的如意算盤。

更教賈桂琳難堪的是丈夫的不忠實。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賈桂琳一回到紐約，歐納西斯就大膽而放肆的由倫敦打了個電話給在巴黎的卡拉絲，叫她回倫敦喬治滿迪爾街她的寓所幽會。這個神不知鬼不覺的秘密約會，竟由卡拉絲的女傭口中洩漏。馬上爲法國一家日報，添油加醋的宣佈出來，其中有一節說：兩人「像戀人一般地歡渡約會。至於兩人之間究竟做了什麼事情，除了當事者外誰也不知道。但是二人團聚非常親熱，且又依依不捨地分手離開。以後歐納西斯才急急的飛往新婚妻子所住的地方——紐約」。

歐納西斯與卡拉絲之間曖昧的關係已維持了九年之久，儘管如此，對於剛才結婚的賈桂琳，歐納西斯這樣做顯然是違背道義的行爲。

賈桂琳對這件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剛結婚

賈桂琳最初強調希望安居於英國。甘迺迪下葬時，英國王室曾派費利浦公爵參加喪禮。而甘迺迪的故鄉又是愛爾蘭。一時被認爲是賈桂琳再婚對像的哈力克士也在住那裡，在歐洲，英國應該是以尊稱，禮遇和善意來歡迎她的地方。可是事與願違，英國對她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冷淡。尊重階級和傳統的英國人，對已變成了歐納西斯夫人的她，拒而不納，輕蔑的不表歡迎。這迫使她不得不懊喪的宣佈沒有在英國長期居住的打算。她的妹妹莉莉會勸告她，在法國或是意大利選擇一個地方住下來，但是住在法國有以下的顧慮！巴黎有一個歐納西斯過去的舊情人——歌劇家卡拉絲。況且她知道歐納西斯對卡拉絲情絲未斷，有此顧慮，巴黎豈宜安居？想來想去賈桂琳最後還是選擇了紐約。不過歐納西斯對於住處則另有打算，爲了做生意，他要居住在故鄉希臘，而且已買了斯柯匹奧島。開始設計建築一座龐大得像宮殿一般的別墅。如此一來，夫妻倆的意見顯然背道而馳。

「歐納西斯傳」的著者佛來西亞歐對賈桂琳再婚的理由說：「她雖然嚮往着歐納西斯的財富

才一個月，丈夫就傳出風流韻事，好勝心強的賈桂琳，能容忍默許而無動於衷嗎？

在甘迺迪夫人時代的賈桂琳，曾公開說過：「政治僅是丈夫的事」，自己的生活是爲了孩子。因此好多公開宴會她都懶得參加。

不過與歐納西斯的再婚，必然破壞了那種以孩子爲本位的生活，她反對丈夫歐納西斯安居於希臘的計劃，目的原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她選擇定居於紐約也是爲此。然而身爲人妻的她，已不可能像從前一樣地單單做一個母親了。

另一件令賈桂琳不安的事發生了，去年九月進入新學期以後，約翰的成績大爲退步。幾乎留級。賈桂琳着急地給他轉校，成績似乎仍不理想。這可能由於缺乏父愛，暗中已滋長反抗後父心理造成的因素。小約翰倔強的不與歐納西斯親近，無論歐納西斯怎樣拉攏他，買高貴的玩具給他，討好他，也無法改變他的態度，他口中所提爸爸，是那黑頭髮，滿面笑容的亡父甘迺迪。歐納西斯則是他不願接受的。「那老頭兒他不配做我的爸爸！」，「媽媽已不是從前的媽媽了」，約翰說這些話時，他的內心無疑是感傷而不滿的。

小女兒卡洛琳就不同了，她接受過房爺給她的大型洋娃娃時，天真地露出高興愉快的表情，一點兒也看不出有什麼不滿。但她的同學們却傳出耳語：「她鬱悶的時候很多，顯然不如以前那麼活潑明朗」。由此可見卡洛琳表面上縱然歡愉如常，而內心仍隱藏着不滿，成年人總猜不透孩子們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賈桂琳因再婚而得到億萬富翁的丈夫，但另一方面她却失掉了很多很多的東西。至於獲得丈夫，真的得到了愛情嗎？她得到的只是煩惱與懷孕而已。結婚時就流傳着爲「奉子女之命而結婚」的閒言。結婚那天賈桂琳要求一位醫師給她介紹一位歐洲最著名的婦科醫生，那位醫生介紹了一位住在瑞士的黎·瓦特比尤博士，而向她說：「這位博士曾爲流產多次的蘇菲亞羅蘭接生。」

由此可證，賈桂琳縱然結婚時尚未懷孕亦極可能有懷孕的徵兆。況且事後她也去拜訪過那位博士。她曾向義妹帕特·羅福特說過：「不論如何我要再生一個孩子」。懷孕並未沖淡夫妻不和的流言，如今風聲已越傳越廣。包圍着賈桂琳的不安之霧也越來越濃。

甘迺迪在達拉斯慘遭凶殺之後，賈琳桂即刻由自己的手指上取下結婚戒指，嵌在亡夫的手指上。後來這隻染過鮮血的戒指又被收回，疏忽地再度帶在自己的手指上，出席與歐納西斯結婚的典禮，在婚禮中受到大主教的注意才慌慌張張地取了下來，現在回想起來，婚姻所生的種種不快，也許這隻戒指就是所謂不祥之兆吧！

取材自「婦人俱樂部三月份」

五歲大的男孩剛剛打過防疫針，護士正準備在他打針的手臂上貼塊膠布。

「把它貼在另外一隻手臂上。」男孩說。

「貼在這隻手臂上，是讓你的朋友知道這裡打過針，他們才會小心些不碰痛你。」

與照相機為友的科學家

孟 尹

九、艾利士 (Albert T. Ellis)

加州理工學院應用力學副教授

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沙第納城的加州理工學院裡，艾利士和他的同事們可能完成了一具世上最快的電影攝影機，製造它是爲了要拍攝一些只有千分之幾秒生命的小氣泡。

這些小氣泡是在打菓汁機，小船外的馬達以及水面水底船隻的推進器的葉片旁生成，氣泡的直徑約爲八分之一吋，存在的時間只有千分之一秒左右，在高壓下撞碎這千萬個氣泡會嚴重的損傷葉片的金屬表面，這種損害問題已存在了一世紀多，目前由於船舶設計師爲船舶業和美國海軍設計更高速的船隻，而使這個問題更爲嚴重。

新推進器的設計雖然已減低了這種氣泡的損

害，但是還不能根除它，因爲對於氣泡形成的過程仍不能完全了解，一旦這個問題能被完全了解，他們就會設計有效的防止方法或發展更富抵抗力的金屬和合金來抵抗了。

這個問題經過數年的研究，艾利士和同事們推演出一個原理，認爲這項損害是由於一股水流擊穿氣泡，以高速撞擊到金屬葉片，損傷了金屬表面，在考慮了這個可能性和其他幾項因素後，艾利士就想要證實這一點，並且加以解決。

艾利士在電子、物理和動力學方面不能算是新手，他十四歲時即取得了無線電技術員的執照，十六歲得到廣播和船舶無線電技術員執照，成

為最年青的商業無線電技術員執照，在從艙型快艇到遠洋客輪等各型船隻上渡過了四年。

一九三九年，他成為加州理工學院皮克林博士的助手，後來並成為處理腦震盪電子儀器方面的主管，於一九四三年得理學士學位，不久以後就加入了美國陸軍通信部隊的電子部份。

作戰部把他派到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特別研究中組的作戰研究部門，在那裡他拜訪參觀了許多水中研究室，其後又主管一項新發展的空中發射的魚雷內部儀器計劃，從事這項工作時，他設計了第一個四軌示波器，被魚雷站採用作為發射前檢查控制系統的儀器。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從海上無線電技術員到水底動力學專家的經過，二次大戰後他重回卡泰克大學推動一項魚雷輔助控制系統的數學分析，和氣泡流體力學方面的研究，這項研究使他於一九四九年獲得物理學碩士學位，一九五三年得到博士學位，之後，他就接受母校的一項任命，藉超音波來繼續研究氣泡對金屬表面的損害問題。

為了研究氣泡現象，他設計了第一架凱爾式電影攝影機，能夠每秒鐘拍一百萬張照片，曝光

片產生震波時，使錘一打到金屬片就連通了電流，開動了照相機，攝取非常清楚的錘打到金屬片而生的震波相片。

照相機有它自己的照明系統，因為在如此高速下，需要非常強的亮度，艾利士使用一隻比一般最強的閃光燈還要強六十倍的閃光燈，需要六千伏特的電壓來激發這種亮度，目前使它點亮的時間，最長是五百分之一秒。

在百萬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反應的快門大概是這種照相機的最特殊部份，因為機械快門無法達到這種要求，艾利士就以兩個鍊電極和一凱爾電池來代替之，凱爾電池是一個透明的小玻璃容器，裝着一種稱做硝基苯的淡黃色液體，這種成份在普通鞋油內也存在着，把凱爾電池放在兩塊作對焦點用的透鏡和兩塊偏光板的鏡頭系統間，這電池和偏光板就構成了快門。

進入的光線被一塊偏光板切成薄片，而到達凱爾電池，此時只有當電壓強到一萬九千伏特時，才能使薄片的方向和第二塊偏光板一致而通過，電流由一隻本來用於雷達的真空管控制，造成脈動，兩個脈動之間沒有電流，光線也就不能通

時間只有二百萬分之一秒，這都是用手邊現有的雷達和飛機上面零件修湊而成，他把這些零件巧妙的組合而造成至少二百萬分之一秒速度的快門，可以使用普通三十五厘米的軟片，它比一般地高速照相機大得多，連同安放它的拾子共有五呎高，因為所要拍攝的目的物和照相機的本身作用都非常快，所以藉由一套複雜的設備使它們同時操作，例如用一支氣槍推動一隻錘去打擊金屬



過第二塊偏光板，能透過的光經由透鏡而聚在軟片匣的一面反光鏡上，再反射到軟片上，因為要是讓軟片以如此高速移動，所產生的熱足可將軟片燒掉，所以軟片是騎在三十吋直徑的匣內保持不動，而由反射鏡旋轉。

反射鏡裝在一具由飛機的冷凍系統拆下來的汽輪機的轉子上，以每分鐘十萬轉的速度轉動，要小心的把兩者平衡以免震動，曝光完畢後，再將軟片移去沖洗。

艾利士所做的第一架照相機上的零件都是東扯西借湊起來的，仍得到很好的效果，目前工業上製造都是專為照相機所設計者，艾利士使用它觀察了許多極快速的現象，包括各種的爆炸，航空金屬和其他材料的快速疲勞，以及金屬上擴展的應力和應變等，艾利士解釋這些問題的發生都是由於目前在飛彈力學，太空探測和超音波飛機等方面的發展所引起。

他在金屬應力方面的研究有一項是將塑膠與金屬板結合，在各種應力情形下，塑膠上所呈現的應變波正與金屬的一致，這種波可用超高速照相機攝取，同樣的方法也應用在許多其他方面，

使觀察者可以每秒一百萬張的速度攝取照片，在這許多複雜的力學問題中，艾利士以這種高速照相機來研究的有氣體熱力學，各型的化學反應，爆炸現象，撞擊變形、冶金、人體神經現象，光的強性應變和金屬構造的力學損害等等。

艾利士也用這個照像機作廣泛的研究，這一項發現造成對科學原則的重大衝擊，這個發現就是雷射光。

光對於人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需要適當的操縱，在一九五八年，兩位科學家產生了控制光波的想法，他們把這種想法推展為雷射光，為光電科學開了一個新的領域，雷射的觀念是由見爾研究室的蕭洛和東尼士所想出，是由美射（Massey）原理引伸出來的，美射則是一種利用原子的輻射來傳送的作用。

原子發生輻射是早已為人所熟知，城市夜間的霓虹燈也是一種輻射，在隨意的時間和方向，輻射它特有的紅光，結果光線是不連貫的，不受控制的，也沒有特定的方向。

明白了霓虹燈的現象和美射的作用，這兩位科學家知道他們需找出恰當的原子，正確的儲藏，並把過多的能量放射成光子，光子從各方向跑出紅寶石，但是鏡子又把它們反射回去，打擊更多已激動的鉻原子，刺激它們發射更多的光子，結果造成無數的光子，以光速移動，最後由一面允許部份透過的鏡子跑出，就是雷射光，它對艾利士設計的照相機的操作系統上非常有用。

因為這個雷射光是雜亂的脈動，他放一個極快的電子截斷器在紅寶石的一端和部份透光的鏡子之間，將這種雜亂的脈動修飾成一致的脈動，截斷器週期性的阻斷光線，防止過多的光子由鏡子裡跑走。

他把這個作用比做一個水壩，如果把水壩升高，就可儲蓄更多的能量，當將壩（即截斷器）移走，則從半透反光鏡釋出的光子速率達到每秒五十萬個，這個截斷器也就是前面所提的克爾電池，兩個鍍電極和一個透明玻璃容器，裡面裝着硝基苯溶液。

克爾電池最先是由 Hughes 飛機公司的海華滋博士和麥克倫博士使用在雷射光上，他們是用加強的單脈動，艾利士爲了操作他的照像機，把它改成重複的脈動，使用的照相機也稍經修改

能和適合的環境，使所有的原子合作，在所定的時間，發出同一方向的光。

雷射使光波連貫起來，射向同一方向，基本上雷射包括一個圓筒形的活性材料，不論是氣體或固體，使被一個外在的能量所激發，圓筒兩端的反射面把光線聚強，使它們連貫或組織起來，以幾乎同一的頻率射向同一個方向。

在一九六〇年早期，蕭洛和東尼士與貝爾研究室訂立雷射合約，同年的八月，第一具實用的雷射由洛山磯 *Edo's* 飛機公司的梅曼建成，梅曼型是一種脈動設計，包含一個紅寶石桿，兩端鍍上銀，還加上一個強閃光燈。

艾利士了解雷射有助於他照像機，所以他也用一根三吋長，直徑四分之一吋的紅寶石桿，調整晶面使桿子發射偏極光，桿裡尚包有鉻原子，把兩個鏡子面上塗層介電薄膜，放在相距十三吋的紅寶石兩端，其中一面鏡子允許部份光射通過，一具閃光燈放在紅寶石桿旁，在頂端由鏡子將光線反射到桿中去。

當閃光燈扭亮時，光線跑進紅寶石晶體中，把其中的鉻原子的電子趕到一個高能位去，電子，但仍然保留利用氣輪機使反光鏡轉動而把像射在靜止的軟片上，每一脈動攝成一張像，克爾電池則擔任快門的動作，當一條光線被氣泡隔斷時，就引起克爾電池將雷射光打開，配合着這種恰當的時間，使底片曝光。

艾利士利用兩個鐵桶，一個架在另一個上面，中間以透明的塑膠管連起來，透過這個管子可以觀察汽泡，使汽泡依次一個一個的通過膠管，爲了不使液體受到擾動，因此利用氣體在上面壓而不使用唧筒，鐵筒也以玻璃襯裡保持清潔，氣體在上面壓好像把液體吹下去，液體在塑膠管流過的速度是每秒一百呎，就在塑膠管那裡把氣泡的像照下來。

艾利士又把雜亂的雷射脈改變成每秒五十萬次的重複一致的脈動，光線的強度等於兩萬隻一百瓦特的電燈泡，供給足夠的光，使在極短的時間拍攝出汽泡的電影片，它能停止一個直徑零點一三厘米的汽泡，使它在超音波場裡靜止着被照下來。

在這裡，超高速照相機和調整的雷射光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汽泡，艾利士需要一套完備的攝

影系統來拍攝汽泡自從產生，對金屬之作用，到破裂而消滅的整個生命循環，這整個的生命過程常常不超過千分之幾秒，攝影就要把握住這極短

暫的時間內進行，至於雷射，也像貢獻於其他的科學研究方面一樣，對這項研究給予甚多的幫助。

十、愛德森 (James B. Edson)

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副主任的技術助理

不論對政治講台上或僻靜的圖書館裡的人來說，送一個人登陸月球，決不只是爲了榮譽一項目的，一般尚能接受的理由是，經由太空探測的技術，發掘宇宙的神秘，使人們能很快的像了解地球一般的了解宇宙。

在過去的日子裡明顯地看出，爭着要成爲第一個將人送上月球的國家的主要理由，是爲了要贏得能生產重要資源地區的權利，如果確有天然資源存在的話，美國實有理由至少與蘇俄競爭搶先登陸月球。

一直到不久之前，所有的天文學家仍接受一個說法，認爲月球在地質學上說來是一塊死土，過去數十年間，曾有幾位有名的天文學家報告，看到月球表面有光亮和朦朧的地區，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這些，而部份博學的天文學者居然也嘲笑這些報告。

但是，認爲月球是未死而不斷變動的行星的科學家不斷的增加，有些月球上的天然資源對地球上日漸增長的人口是非常有用的，其中一位堅信月球既非冰冷也不是一塊死土的科學家，就是

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高級技術研究所副主任的技術助理愛德森博士。

愛德森坐在一間被月球照片和圖表所環繞的辦公室內，熱心的解釋着他所從事的最新計劃，並且也概括提到未來的發展，他說，在他的地位，他常對那些很重要而未受別人重視的方面採取行動，他推展那些計劃直到有人接下去，然後他仍在一旁繼續的注視着，直到獲得滿意的結果，靠着這位天文學家和太空權威的聲望，推動助成了許多令人興奮的計劃，同時也點燃了美國以及其他地區人民對這方面的興趣。

其中，有一項迷人的研究課題稱作月閃光計劃，它最初是因蘇俄和美國的天文學家，觀察月亮，發現了一些亮點而引起的。

月閃光計劃的歷史是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的破曉開始，在蘇俄的內陸，克里米亞天文台五十吋望遠鏡上大圓屋頂的狹縫正打開着，蒼白的月光裡，巨大儀器的陪襯下，一位矮小的科學家正在進行他



的工作，他就是蘇俄天體物理學家庫茲列夫。當時他正在製作月球上阿豐蘇斯火山口的光譜圖，一條特殊的光線突然出現在火山口上一個山的旁邊，而且愈來愈亮，這個現象，庫茲列夫已等待了多少個夜晚，現在他必須正確的把這個光線把握在光譜的狹縫裡，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那條光線將在光譜照相機上掠過。

操作所需的精確度對於人和機器的能力來說，都是一項極限的測驗，驅動鐘慢慢在走着以調整重達數噸的儀器，使配合着地球的自轉和月球在軌道上的運行，但是仍有許多的誤差偷偷地從各方面潛進來，這需要操作人員不時稍稍地移動儀器以校正之，使月球的光線恰當的投射進來，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眼睛身體和精神都非常疲倦了，但是靠着強烈的意志，他們繼續工作着，這種努力的意志不能稍稍的動搖，不然整個努力和耐心所得的成果都將失去，終於，光線暗下來，光譜停止了，他們始得到短暫的休息，庫茲列夫說，這段曝光的時間從三點整開始，到三點三十分停止。

庫茲列夫然後把攝影版取下，換上一張新版以拍攝正常情形下的阿豐蘇斯山峯的光譜照片以供比較，在破曉時照片已沖洗出來了，發現已非常成功的將月球山上噴氣的狀況以光譜記錄下來。

在月球上成千成萬的火山口中之所以選定阿豐蘇斯火山口作為觀測的目標，是因為以前已有一位美國的天文學家阿陀博士對它作過研究了，

這個光譜不但真實而且重要，他們也同意庫茲列夫，認為這種光線可能是乙炔所產生的碳蒸汽。

當在蘇俄舉行一次有關月球化學和物理的會議時，美國的諾貝爾獎金得主尤雷教授曾在莫斯科與庫茲列夫會談，尤雷對於蘇俄科學家們的成就也獲得深刻的印象，在經過長期的思考和與其他的宇宙化學家商討後，對於月球的氣體存在問題獲得一項結論，就是所發射出的紅色光線是由於有乙炔氣體，可能是因在聚集了數週或數月之後，突然由裂縫衝出月球表面所致。

在一封致美國太空總署的函件裡，尤雷根據理論指出，這種乙炔的發射產物是碳和氫，乙炔的分解產生了熱氫和碳煙塵，他馬上想到：不是可以利用它來推動氣輪機呢？他就更加緊地收集阿陀及庫茲列夫等人在這一方面的研究資料，另一方面，尤雷的這封信傳到了愛德森的手裡，他也積極從事於證明那紅色光是否確為裂縫中跑出的氣體，還是由於分析上的錯誤，他也立刻聯想到乙炔的分解產物可能用來代替目前火箭上所使用的推動燃料，而認為這氣體將是在月球

阿陀利用裝設在美國南加州威爾森山上的六十吋望遠鏡拍攝月球的照片，他照了藍色和紅色的照片，發現在紅色的照片上，阿豐蘇斯火山底部有清楚的缺口，而在藍色的照片上却很模糊，阿陀指出這種差別大約是由於從缺口散出朦朧的薄霧所致。

由這項證據顯示，這必是由月球裡噴出來的氣體，因為蘇俄正計劃作月球的探險，則任何有用的氣體必將引起蘇俄科學家的興趣，這位天體物理學者就着手自己研究，以證實這種氣體的存在，但是當他把光譜圖拿給其他的蘇俄天文學家看的時候，他們對這點都很懷疑，他們大部份都認為月球是死的，所以庫茲列夫被認為是異端，科學家即使喜歡新奇的事，也不致於在月球上找氣體，因為人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庫茲列夫的光譜圖被他的科學同伴們認為如果不是由於攝影的錯誤，則必定是偽造的。

結果，蘇俄的天文學家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才知道，沒有任何一項錯誤能夠合理的造成如庫茲列夫所記錄的那種光譜，並且一個人要去偽造這種記錄是既困難而又愚蠢的，最後他們終於承認

上供應機器動力的潛能。

因為月球上有乙炔氣體，使月球探測上的動力供應問題獲得部份的解決，它也是在月球上建立化學工業的主要支持者，經過檢查和試驗，乙炔可以很容易的推動汽輪機，它的缺點是很快的使汽輪機的管道內充滿煙塵，這個問題也在研究解決中，在這方面的計劃燃起了愛德森的想像力，他發誓要解決這個問題，並要把這些月球上的奇妙能源供作和平的用途。

一項月閃光計劃上的收穫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獲得，差不多恰是庫茲列夫完成他光譜的五年之後，在正背蘇俄的馬斯山上的一個天文台裡，這一夜，風聲在松林裡輕語，阿里桑那佛來格史塔史城的夜色也在山下閃爍着，這時正是半世紀來習慣關閉圓屋頂的時刻，在數呎外的一個藍屋頂下是羅威爾的陵墓，羅威爾多年的夢想就是想了解火星和它上面的一塊長狹條紋，他擬想這塊條紋是一個富於工程能力的種族所建造，為了便於研究，這位老主人在這羅斯山上的天文台裝了一具有名的羅威爾式折射望遠鏡。

當時有幾位科學家坐在這具望遠鏡的目鏡前

，是屬於一九六三年輪值的空軍月面圖製作人員，由於應太空探測的需要，他們要製作精密的月球地形圖，這些人員已應用這望遠鏡注視月球有十八個月之久，目前正在描畫測量阿非蘇斯火山附近，這些人都都確信月球是死的，他們看不到絲毫的變化，他們也不認為將會有變化。

突然地，在這十一月的黑夜裡，他們發現在一處火山口的邊沿，出現了一團粉紅色的熾熱光，繪圖員們認為那種光甚像一枚鑽石，也像一塊閃爍的紅寶石，漸漸地光線暗下來，他們就趕快把這個現象畫下來，因為當時望遠鏡上沒有裝設照相機，無法把它照下來，又因為當時的驚奇和興奮，這兩位看到的人也疏忽了沒有喚來天文台上的其他人員來看這個紅光。

一個月後，相似但稍弱的現象又出現了一次，製圖員雖拍攝了相片，但是因為焦距沒有對好，拍出來的照片也無法研究，可是這次他們把天文台的主管也叫到望遠鏡邊，證實這個現象，同時打電話給佛來格史塔夫的海軍科學人員，提醒他們在光點消失前也看到了這個現象。

紅點的出現終於被證實，且引起了對月球變

察更小和更暗的光點，發展這第二步驟的儀器所產生的問題是科學家如何增強像片的解像力，使無論附在望遠鏡上的照像機或電影機，都能很清楚的拍攝出人眼所能看到的月球景象。對於閉路電視的第三步也是最後的改變是更複雜了，上面附了一具自動警報器，裝置了這個儀器後，當望遠鏡發現了一個光點後，即自動的使照相裝置將它拍攝下來，以免除一個人甚至到十個人，一刻不停的注視着望遠鏡以免漏掉光點的辛苦和花費，當發現時，照相機一張一張的曝光，光點消失後，即自動停止，再要在這套儀器上增加的裝備可能就是一具自動光譜分析儀了。

愛德森在羅威爾天文台的鍛鍊使他成爲在行星攝影方面的高手，他也曾採用這些技術爲軍隊服務，他現在仍在不斷的作行星的觀測。

在二次大戰的末期，爲了進行彈道學的研究，愛德森設計並使用了波文型狹框照相機，拍得了火箭的照片，戰後，他仍將他的光學和照相技術應用在軍事方面，他建立了太空電影這一行，這實際上牽涉了許多方面，他設計操作特殊的天文望遠鏡及追蹤火箭和飛彈的電影攝影機，這些

化的研究興趣，馬利蘭州格林貝特的戈大德太空飛行中心的科學家們，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對這個現象提出報告，同時，美國國家太空總署也爲了研究及分析這個紅點而擬定了月閃光計劃。

爲研究此計劃而製作的儀器，於一九六四年夏天在戈大德首先試用，這套儀器是由馬利蘭州安那坡里的三義公司在戈大德的奧克夫指導下所設計，以一個十六吋的望遠鏡對着月球表面，在望遠鏡裡所成的像，經過一個旋轉的濾鏡將它分作紅藍兩部份，在經過濾鏡時，月像同時又被加強，然後進入像管，爲人所觀察，濾鏡的兩種顏色使紅光點或被濾去，或透過，而不致像人的肉眼一般誤判它的顏色。

愛德森擔任把所看到的像拍攝成照片的任務，他認爲任何人眼經由這套設備所能看到的現象，都可用照相機拍攝下來，關於儀器，在月閃光計劃裡，第一步是修飾所得的像，使高級的業餘天文學家看得懂，第二步做成精密完備的閉路電視系統，允許連續地作月閃光觀測，這有一點相似於目前已有閉路電視機，但是較新的一種更爲複雜，能夠排去藍光，加強顏色的對比，可以觀

方面的發展都直接地導致了現在太空電影照相技術方面的進步。

愛德森以前實行過一項水平線計劃，在馬利蘭的阿波登基地，是利用照相機對大氣層作研究，在高空氣球上，一張接一張的拍攝水平的照片，每十小時的高空氣球飛行可以拍攝一百張照片，首先是把八架照相機組成一體，一次拍攝八張照片，鏡頭的焦距爲五吋，包括一個紅外線濾色鏡，每個鏡頭藉由置於其前面成四十五度的鏡子照三十三度角內的水平照片，在飛行中使用之光圈，三分之一秒快門和伊士曼紅外線底片，從這方面也發展出好幾種連在望遠鏡上的電影攝影機。

經過抽象的行星攝影的純科學研究，和發展照相方法以改良武器，愛德森表現出他有飛躍的想像力和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聯合了太空攝影和進步的電子科學，他在二十五年間實行了不少的計劃和解決了許多的問題，因爲證實月球的變化和能產生對人類非常有價值的物質，他決定盡各種可能的方法，對月球的現象加以研究。

對於月球發射紅光的現象，產生了三種主要

的假說，第一種是被那些不容易接受新理論的人所提出，他們認為這種紅點可能是一種光線的魔術，只是一種光線的變幻，而實際上月球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第二原則比較溫和，認為月球的紅光可能是一種螢光，如對月球表面和其稍淺的表面下的地質加以分析，可能發現一種物質因受太陽或其他光源的照射而產生紅螢光，這項理論的前提是認為月球是受某種外來的光源的激動而產生紅色的螢光。

而愛德森和一些宇宙化學家則認為該紅光極似由月球的氣體所發射，這也是最富刺激的理論，如果是確實的話，則又引起了另一些問題，那裡有多少氣體在發射光？是什麼氣體？有價值嗎？如果有價值，要怎麼樣的利用才能夠不僅造福地球上的人類，更能普及整個的宇宙？

愛德森等人認為我們不能等到太空人登陸月球後，才來研究如何掌握並利用這些氣體，我們應該事先即有足夠的了解並準備鑽探的器材和方法，在地球上的專家應該現在就開始實驗，以發了領土的主權，第一個送太空人到月球的國家，將要第一個有權對那裡的資源作主張的。

此後的觀察將藉以決定，何處在月球上較為重要，要檢查那些小溪，起伏的山脈和表面的凸起處，以選出足夠數目的地區作第一位太陽神計劃的太空人登陸的目標，這些探察工作可能延續兩三年之久，專家們應用其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知識，尋找有價值的資源，它們或是固體或是氣體，愛德森本人即熱望於美國能夠分得月球資源的一大份。

配合資源的研究，他還對月球的密度加以研究，以獲得月球地質的詳情，他和同事計劃發射一個物體到月球去，利用它撞擊發生的光線，返回地球以供研究，他們計劃的物體是一個類似照明彈的東西，可以在月球上引起一小塊的燃燒，燃燒過程中發射的光線傳回地球，可以決定那塊地方的化學組成。

他們所想的方法可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

現在月球上需要什麼樣的裝備和操作。

月球上存有氧和氫可以立刻支持登陸月球者的生命，以及作為潛在的能源，從火山口的觀察發現月球上確有氫及含氫物質，愛德森認為愈是從月球地質得到更多的知識就愈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那可以幫助解決許多問題，並為人類登陸月球的活動預作準備。

登陸月球，從開始就是非常安全的，這些安全措施包括從登陸到平安的返回地球，由於這些技術上的成就使從最初登陸後的五年之內，月球與地球的交通將逐漸擁擠起來。

當然，在往返月球地球之初期，太空人裡將包括科學家，登陸等含有重要資源的特殊地區，譬如到產生氣體的裂縫等處，這類事情如果美國不做，會有其他國家去做，這對美國是威脅很大的。

預計一九七〇年以前，將有人登上月球，我們已經知道月球將供給我們些什麼，應用目前進步的電子和工藝方面的知識，經過謹慎的推想和研究，而將這些事預為籌劃，以求儘可能的避免危險和得到最大的收穫，對於月球上重要資源的一份。

一旦太空人登上月球後，資料將大為增加，在他們着手探察表面各部份之前，可以先在登陸處附近每隔五英里以上燒一塊火，由發射的光線判明所含的物質，這種光學的方法將可長期的使用作月球的研究。

探察期間，還可利用月球地面下的氣體蘊藏，作向火星或其他行星上發射火箭的動力，光學的取樣系統，也可像由地球施用在月球上一般地由月球向其他的行星施放，對於密度，化學成份等的深入研究也將推展到火星、金星及其他星際太空間的物體，愛德森和這些科學家們將成為造福人類的外太空探索的先驅者。





人壇偉

伍 牧

二十四 韓德爾

George Frideric Handel

(一六八五——一七五九)

他是我們全體的大師。——Josef Haydn
我向他屈膝，因為韓德爾是一位最偉大、
最具才幹的音樂家——Beethoven

韓德爾於一六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誕生在德國的哈雷。父親是一位鄉下的外科醫生。他希望小韓德爾能當一名律師，在社交界獲得一些地位，因此極爲反對他的孩子接受任何音樂教育，由於小韓德爾的保姆和友人們的幫助，他們設法偷運了一架鋼琴藏在頂樓裡，每天晚上等到父親熟睡之後，他再溜到樓上去偷偷練琴。

韓德爾七歲時，他的父親要到維森菲爾的公爵府中去看望前妻所生的一個兒子。韓德爾請求



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教韓德爾了。

一六九六年，韓德爾前往柏林，在當地顯示了他的音樂天才，使柏林的音樂家們大爲驚嘆。布蘭登堡選侯更欲使韓德爾永久留在王府中，願意供給全部費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學習音樂。但韓德爾的父親仍然固執已見要使自己的兒子成爲律師，韓德爾無可奈何只好再回哈雷。一年後韓德爾的父親去世，使他得以解脫束縛。爲了維持家庭的生活，韓德爾初度擔任了風琴師的職位，同時並進入大學學習法律，以實現父親對他的企望。但在校中學習一年之後，他感到無法適應法律課程，同時在這一年的之中他又爲教堂寫了百餘首作品，最後終於放棄法律而專心一意的從事音樂工作。然而哈雷的音樂天地狹窄而有限，韓德爾的野心轉向了當時的音樂之都漢堡。名風琴師包斯蒂赫及雷恩金都住在距漢堡不遠的魯比克，而漢堡的風琴學校也享譽一時，同時歌劇家凱薩 (Reichard Keiser) 也正在開始寫他的德國歌劇，這些作品之中充滿了美妙的旋律與動人的戲劇性。一七〇三年韓德

爾到了漢堡，在凱薩的歌劇院中擔任第二小提琴，偶而也彈奏大鍵琴。他在這種音樂環境的薰陶之下，音樂修養也日益成熟。當年他又轉往魯比克，希望能在包斯蒂赫的聖瑪麗教堂中擔任合唱指揮。他也曾被考慮為包斯蒂赫的繼承人，但他和巴赫一樣，因為不願接受娶包氏女兒為妻的條件，而致也沒有得到這個職位。（由於包斯蒂赫是在三十歲時以娶前任風琴師唐德的女兒為條件，才出任聖瑪麗大教堂的風琴師，因此當他將退休時他也提出了同樣條件。惜他的女兒已芳齡虛渡三十，且相貌可能也無傾國之色，因此前後遭受巴赫，韓德爾及另一位音樂家馬蒂森的拒絕。究竟他的乘龍快婿是誰，音樂史中已無從查考。）

韓德爾在漢堡不久就得到了一展所長的機會。凱薩為了躲避樂評家的攻擊，不得不暫時離城他往，於是韓德爾就代替他的地位彈奏大鍵琴並指導歌劇的演出。由於他的成績斐然，因此當凱薩回來之後，韓德爾仍然被留任為歌劇指導。但是這個職位使他和好友馬蒂森發生了衝突，馬蒂森所作的歌劇「克麗歐派屈」（Cleopatra）由韓德爾擔任指揮演出，馬蒂森自任安東尼一角。由於安東尼在歌劇前半就已去世，馬蒂森要求韓德爾由此將歌劇交由他指揮，但韓德爾斷然予以拒絕。馬蒂森極為忿怒，在劇終之後揍了韓德爾一拳，並要求和他決鬪。事後馬蒂森聲稱若非他的劍擊中韓德爾胸前的一粒大鈕釦，後者早已喪命在他手中了。

此後不久，韓德爾又獲得一次成名為作曲家的機會。凱薩受命寫作一部歌劇「阿美娜」（Almira），而且要在限期之內完成。但他對這部歌劇不感興趣，因此韓德爾就毛遂自荐要過劇本着手作曲，而且在限期之內全部完成。「阿美娜」於一七〇五年一月八日初演，雖然劇中有明顯的缺點，但仍然獲得成功，演出達二十場之多。韓德爾的成功使凱薩極為妒嫉，也意識這位年青人給他的威脅。

「阿美娜」成功之後，韓德爾受命繼續為漢堡歌劇院寫兩部歌劇。當年他完成「尼羅」（Neon），一七〇七年完成二部劇「弗羅倫多與達孚尼」。但在第二部歌劇公演之前，韓德爾就接受了意大利王子米地齊的邀請前赴意大利訪問。

由一七〇六至一七〇九，韓德爾在意大利渡過了三年，對他後日藝術的成長具有重大影響。他在意大利結識了歌劇大師斯克拉蒂，柯瑞里，斯蒂法尼等人，對於意大利的歌劇、神劇、清唱劇、協奏曲、室內樂等都獲得了深刻的認識。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能混用德國與意大利的特質，數年後他更混用了英、法的氣質。他在意大利旅經弗羅倫斯、羅馬、拿波里、威尼斯以及其他各城市，到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他的第一部意大利歌劇「羅德瑞格」（Rodrigo）獲得極大的成功，使他收到無數禮品以及女主角的愛情，她追隨韓德爾一同前往威尼斯。一七一〇年他的第二部歌劇「阿格瑞皮納」（Agrippina）在當地演出，更為成功。但他在意大利所享的盛譽，不僅只是作曲家，他的大鍵琴演奏也風靡了各地。

韓德爾在拿波里停留了一段短時期，受到無比的讚譽，然後又轉回威尼斯，在當地遇見漢諾瓦的樂長斯蒂芬尼，他推荐韓德爾接任他的職位。一七一〇年韓德爾受命為漢諾瓦的樂隊指揮，年薪二千德幣，他可以隨意寫作，並有假期供他繼續接受音樂教育。但他就任新職後不久，又受到友人的敦促而亟欲前往倫敦一行。一七一〇年年杪韓德爾請假赴英倫訪問，並接受一項特殊任命，於兩星期內完成一部歌劇「雷納多」（Rinaldo）。一七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雷納多」於倫敦初演，瘋狂了當地的音樂界，韓德爾成為社交界的寵兒，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讚譽。

一七一一年韓德爾回到漢諾瓦，專心執行他的樂長職務。然而他對於在倫敦所獲的成功也未能

忘懷，一七二二年秋季他又二度請假前往倫敦，這次的訪問使他的名望與前途在倫敦更形穩固。結果使他雖然超逾了假期但仍然不忍放棄目前的成功與所受敬仰而回歸漢諾瓦。英女王安妮更賜給他每年二百鎊的終身年金。

一七一四年安妮女王駕崩，漢諾瓦選侯繼位為英王，使得韓德爾大感進退兩難。由是也就產生了一件衆所熟知的傳聞。據說漢諾瓦選侯對韓德爾的久居倫敦而不歸，極為忿怒，承繼王位之後就拒絕再和他接觸。韓德爾的兩位好友貝靈吞公爵及克曼塞男爵為他策劃了一個和英王言歸于好的策略。為了向新王致敬，在泰晤士河上將舉行一次皇家的水上宴會。韓德爾的這二位友人安排在龍舟之後，有一條船載着樂隊隨行，由韓德爾親自指揮專為這次盛典而作的樂曲。音樂使英王大為感動，不禁垂詢作者是誰。當他獲悉是韓德爾為他而作時，龍心大悅，非但寬恕了韓德爾的過失，而且立時賜給他每年兩百鎊的年金。然而對「水上音樂」的這一段傳說，真實性却大為可疑，也缺少事實的根據。

此後韓德爾就一直留在英國，且視倫敦為第二故鄉。自一七一八至一七二〇年間，他擔任查多斯公爵的音樂指導，十一首著名的「查多斯頌歌」(Chandos Anthems)就是此時的主要作品。一七一九年皇家音樂院在倫敦成立，主要的目標是演出意大利歌劇。韓德爾及另外兩位意大利音樂家被任命為新歌劇院的音樂指導。為了聘請歌唱家，韓德爾親往歐陸，歷經德、荷等地，物色人選。由一七二〇至一七三〇年，是韓德爾創作意大利歌劇的巔峯時期，完成的歌劇在十五部以上。

一七二八年是韓德爾創作上的一個轉機，當年皇家音樂院因為不受倫敦民衆的支持，而不得不關閉。當時有所謂「乞丐歌劇」(Beggars' Opera)出現，它模倣意大利歌劇的形式，內容對當時的腐敗貴族社會極盡諷刺之能事。由於人們對於過多的意大利歌劇已感厭倦，乞丐歌劇問世之後，立時就受到熱烈的歡迎，使韓德爾的作品大受影響。但他也並不甘心就此失敗，他親自前往意大利找尋拿波里大師們的新歌劇，聘請了很多名歌唱家。一七二九年十二月，皇家音樂院再度開幕，最初幾年由於他的新歌劇與演唱家均甚成功，情形頗為好轉。但是由於乞丐歌劇及另外一派意大利歌劇的壓力，使韓德爾的地位日愈困苦。一七三三年，他的歌劇院二度關閉。他又再度前往意大利聘邀歌唱家，一七三四年他出任新建成的哥汝歌劇院(Covent Garden Theatre)的音樂指導。雖然韓德爾一再的努力，但意大利歌劇在倫敦的逐漸式微，仍然無法挽救。

自一七三二年以後，韓德爾的創作方向也逐漸有了改變，他慢慢的脫離歌劇而轉向於神劇。一七三五年春，他在倫敦陸續演出十餘部神劇，而且在每部神劇演出之前，他都親自彈奏一首風琴協奏曲，由於他的風琴技巧在倫敦無人能望其項背，因此非常引人。當年夏季他到維爾斯去休養，以便恢復他日漸敗壞的健康。一七三七年，韓德爾又完成了數部歌劇，它們是韓德爾在歌劇方面的最後嘗試。但就在當年，他的歌劇院再度關閉，更不幸他又突告中風，半身不遂有數月之久，最後利用溫泉浴治療，始逐漸恢復健康。一七三八年他再度試圖恢復歌劇的演出，但依舊無法挽回頹勢，韓德爾在一身債務之下，不得不放棄他致力有三十五年之久的歌劇而專心於神劇。

一七三八年至一七五一年，是韓德爾的第三個創作時期，作品幾乎全為神劇。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較歌劇更為偉大；使他立於不朽的地位。雖然韓德爾在歌劇方面也相當的成功，但他實在並不是一位傑出的戲劇作家，他的歌劇已感落伍。並不盡如英國音樂家維廉士(C. F. Abdy Williams)所說：「他是一位與葛魯克及華格納相似的改革家。他仍然保守着歌劇原有的形態，僅只利用他的偉大

天才稍予修飾………………。他的歌劇已自舞台上消失（雖然有人會努力企圖將他最佳的幾部作品保留下來，尤其是在德國，但是他的歌劇難以再引起大眾的興趣，只能獲得愛好家的注意而已）。在歌劇方面，韓德爾只是他那時代中的人物………………他始終保持着歌劇的原有形態，而以他的所能使它們美化、充實，遠勝於同代的其他音樂家，韓德爾在歌劇中所用的器樂手法，對習慣於現代華麗樂隊的聽衆而言，當然會感到單調………………歌劇的題材也是不易讓人接受的另一原因………………第三個阻礙是劇中的聲樂部份，有很多都是專爲適合某一歌唱家的能力而寫，由別人演唱常會發生困難。要想在目前找到能演唱劇中艱難部份的歌唱家，實爲不易，更何況男性的女高音現在已根本被淘汰。

一七三八年韓德爾完成神劇「掃羅」(Saul)，次年完成「以色列人在埃及」(Israel in Egypt)，他的天才在這兩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發揮，使他獲得在歌劇中所未曾有过的成功。美國樂評家塞興格 (Cesar Saerhinger) 介紹韓德爾的這些神劇謂：「在這些作品中，不再是他過去所習用，也令人感到陳腐乏味的屬和音與下屬和音等的和聲組成，而是豐滿的半音階進行，多彩的轉調；音符之間的清晰和聲，按照了多調式的組成而變化，與他早年所接受的賦格訓練，全然不同………………和唱曲中有些是由他的風琴賦格所改成，在這些樂段中，韓德爾與偉大的巴赫有極相似之處………………。」

此後二年內，他又完成「聖西西里亞之頌」(Ode To Saint Cecilia) 及「快板、回想曲與中板」(L'Allegro, il Penseroso ed il Moderato) 二部神劇。一七四一年是韓德爾一生中最重要的二年，他在二十三天之內完成了最偉大的一部神劇「彌賽亞」(Messiah)，次年四月三日於都柏林初演。韓德爾自己解釋說：「當我在寫哈利路亞大合唱時，我確實認爲天國與上帝就在我的面前。」目前不論在世界各地，每當演唱到「哈利路亞」大合唱時，習慣上聽衆都要起立，直到合唱結束。這一個傳統是由「彌賽亞」首次公演時所流傳下來的。初演之夜聽衆們深爲曲中的虔誠氣氛所感動，「哈利路亞」開始後，聽衆的心情更爲激動。時英王也在座，感動之餘不覺隨着樂聲的逐漸激昂而站立起來，在場的聽衆也一同起立，直到合唱終了。自此之後每當演唱至這首合唱時，聽衆都自行起立，以示對韓德爾的崇敬。

「彌賽亞」非但是韓德爾作品中最偉大而不朽的一首，同時也是最受歡迎的一首，它是天才的最高表現，不論國籍、人種、都能誠心接受的作品。「彌賽亞」也是一部神奇不朽的藝術結晶，百年難得一見，而且在它那深刻的宗教虔誠之中，又使人人都易於領受，它刻劃出人類靈魂的秘密，也呈現了宗教的神聖精神。

塞興格在談到「彌賽亞」時說：「這部作品已極爲人所熟知，無庸再加介紹。我們在這裡只一提曲中最美麗的一些抒情樂段，如『我知救主在世』(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這人的脚何等佳美』(How beautiful are thy feet)，『你們要觀看』(Behold and see)，這些都是詠唱調中的罕見珍品。熱情而深刻有力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The People that walked in darkness)，在戲劇音樂作品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傑作。『辱罵傷破了他的心』(Thy Rebuke hath broken His heart)，無疑是使孟特維地及畢里二人的理想得到最完整的實現。『哈利路亞』的輝煌合唱效果，激動的複音音樂，時而合一，時而模擬倣效，反映出無與倫比的權威與意氣的激昂。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那首美麗的『田園交響曲』(Pastoral Symphony)，曲中引用了一些韓德爾早年在

羅馬所聽到的美妙旋律。」

由於「彌賽亞」的偉大與不朽，使一般人對韓德爾的音樂多少也產生了一些誤解，很多人都認為他是一位極為傑出的宗教音樂家，新教會更把他看作是他們的音樂先知。而事實上「彌賽亞」是韓德爾作品中惟一的一個例外，並不能看作爲他全部作品的代表。雖然他的作品中含有深刻的宗教精神，但他却並不是一位宗教家。他的神劇也並不是教會式的音樂，而只是一些崇高的戲劇，是韓德爾的歌劇在另外一個領域中的延續。由於它們的極其崇高，已非處於種種限制之下的劇院所能演出。它們也不僅是一些戲劇的情節，與三、二角色的穿插，它們更涉及了國家與世界，闡明了在上帝的法條之下，美與醜、正義與邪惡的分野。

繼「彌賽亞」之後，韓德爾又完成很多部不朽的神劇，一七四一年完成「參孫」(Samson)，一七四三年完成「約瑟」(Joseph)，一七四四完成「史默萊」(Semele)，「巴薩查」(Balthazar)與「海克力斯」(Hercules)。「猶大、馬克布斯」(Judas Maccabeus)與「約書亞」(Joshua)完成於一七四七，「所羅門」(Solomon)完成於一七四八，「西歐多拉」(Theodora)完成於一七四九，「海克力斯的選擇」(Choice of Hercules)完成於一七五〇，「朱比大」(Jephtha)於一七五一年。這些作品之中尤以「參孫」一劇，含有極爲感人的柔順音色，並且奇妙的混入了英雄的呼聲，而參孫的失明也無疑正是韓德爾自己命運的寫照。

韓德爾在寫作「朱比大」時，視力開始惡化，使他在作曲時極感困難，至一七五三年終告全盲。但失明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工作熱誠，仍然不時指導神劇的演出，演奏風琴，在朋友的協助之下繼續作曲，修改自己的舊作。韓德爾有一位最忠心的友人史密特(J. S. Schmidt, Sr.)，他放棄了自己，在巴伐利亞的事業，追隨韓德爾移居倫敦，和他一起生活有五十年之久，照顧他的事務，韓德爾的全部作品幾乎都是由史密特一手抄錄的。

一七五九年四月六日，韓德爾在一次義演中親自指揮「彌賽亞」的演出，會後突然不支而昏倒。延至十四日終告不治。他的遺體葬在西敏寺院中，墓上是盧比利克所精心彫刻的一個塑像，顯示韓德爾斜靠在書桌前，桌上放着樂器，他手中握着筆，面前攤開的樂譜正是「彌賽亞」中「我知救主在世」那一段。

羅曼羅蘭在他所作的「昔日各國音樂介紹」(A Musical Tour Thru the Land of the Past)一書中，對韓德爾有一段非常動人的描述：「他們習於稱他爲『大熊』，他的體格魁偉、肥胖，四肢粗壯……走路時雙腿彎曲，步伐沉重，身軀挺直，頭部昂起，鬚曲的假髮一直垂到肩上。他的面孔長若馬臉，由於年歲的漸增，而佈滿了皺紋與脂肪；雙顎下垂，下顎疊成了三層，鼻子大而直，雙耳長而紅。他的目光銳利，眼神中帶有奇妙的光芒。巨大而輪廓完美的嘴角邊，經長帶着一絲嘲諷。他的氣質愉快而感人……充滿幽默，可以使最嚴肅的人都捧腹大笑，而自己仍然不動聲色。沒有人比他更會講故事……這魁偉的人物，一身充滿了熱狂。出言雖常不敬，但却並無惡意。他粗魯而獨斷，但心地完全善良。當他發怒時，他的天性加上不十分好的英語，使他變得極爲滑稽。他和陸里及葛魯克一樣，也具有統馭的天才；和他們一樣，也混有了急躁的脾氣與機智幽默的天性，雖然時而傷人但也有能力治療他所造成的創傷……這種奇特的個性，是由一種無上的自我控制而造成的。」

韓德爾在創作時極爲輕鬆而自然，就像人在呼吸一樣，以他的大協奏曲爲例，幾乎是每天完成

一首。他作曲時無需多事思考，而且也很少需要修改。事實上由於他的創作速度太快，以致有時他竟來不及將它們記在譜上，因此他自己另創了一套速記法，可以將靈感概要的先行記錄下來。

在過去，韓德爾一直被認為是一位神劇、大協奏曲、奏鳴曲及鍵盤樂器方面的作曲家，但實際上他最主要的作品應當是歌劇。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他的歌劇重新在德國受到重視，世人才開始注意到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他的這些歌劇被埋沒了有兩百年之久，始有機會再度於舞台上出現。韓德爾的四十六部歌劇之中，有十二部得以重生。而且由演出的結果，證實他的歌劇仍然可以引起現代聽衆的興趣，與過去一些權威專家的看法完全相反。他的這些作品深具價值，是一百年前巴赫的清唱劇被發現以後的另一項偉大收穫。韓德爾的歌劇沿用了古代拿波里歌劇的形式，與近代歌劇不同，他採用了綜合的手法，而非近代的分解手法，他使每一個主要角色都有他特有的詠唱調，由六、七個不同的詠唱調來表現出這個角色的特點。戲劇的動作則以樸實的宣敘調或伴奏處理之，它們追隨着劇情的突變而迅速變化。詠唱調或二重唱只用來作為抒情的表露，而非戲劇性的動作，它們是情感的寄托。他對聲樂的處理，採用意大利式的美聲唱法，這種藝術目前已告失傳。

韓德爾的歌劇只代表了它們在音樂史中發展的一面，而他的神劇則是音樂史中的登峯造極之作。它們的崇高與偉大，使其其他人的作品相形之下全都黯然失色。十八及十九世紀的後期神劇，幾乎完全以韓德爾的形式為基礎，不為任何近代的風格所動搖。

韓德爾雖然是一位聲樂方面的大師，而他的器樂作品也有很多是不朽的。這些作品中包括有十二首大協奏曲，六首及簧管協奏曲，歌劇及神劇中的交響曲，銅角協奏曲，風琴協奏曲大鍵琴組曲，以及室外音樂「水上音樂」，「皇家煙火」等。羅曼羅蘭對這些作品，也有一段介紹：「他對音樂的形式有一種敏銳的感覺……。在寫作美麗的旋律方面，沒有任何德國作曲家能和他相較。他注重於構局的美麗與明暗的效果，而不在音色的華麗與變化上多花功夫。他只利用簡單的色調與弦樂器的樸素音色，依舊可以造成奇妙而動人的效果。……當他認為必要時，也會以大鍵琴來取代小提琴的位置。他的管弦樂手法是以平衡與經濟為主，以最少的音色變化獲致最大的效果，與現代作曲家們的豐富色彩毫無遜色。」

英國音樂家巴利曾將韓德爾與巴赫作了一個比較：「韓德爾着重於旋律的美麗，巴赫注重特性的表現。韓德爾採用簡單而有序的和聲，巴赫利用複雜的交織。表現出人類的微妙感覺。韓德爾以現實的態度來表現出青蛙的跳躍或水電的飄落……。巴赫則意圖呈示出人類內心的感覺……。他們的宣敘調，是二人不同風格的最佳說明。韓德爾毫不遲疑的就接受了意大利的音樂藝術，巴赫則不滿意於任何沒有深度的東西。巴赫的旋律也不及韓德爾愉快……。在管弦樂手法上，二位大師都同樣的落後，雖然二人的目標、方式以及其它的手法都不相同……。韓德爾對於器樂的傳統，並沒有予以太多的改變……。巴赫則較前進，對於器樂的應用曾有不少改進……。韓德爾的神劇多為戲劇性及史詩式，劇中的角色僅按照歷史的情形處理之……。但在巴赫，他們則是出自個人的崇敬，在他們身上條族頌的神秘情感主義，獲致了最洗練的表現。」

主要作品：歌劇四十六部，神劇三十二部，清唱劇七十二部，二重唱二十首，宗教歌曲，

水上音樂，林中音樂，皇家煙火，樂隊協奏曲十一首，大協奏曲十二首，風琴協奏曲十八首，奏鳴曲十五首，三重奏鳴曲二十二首，大鍵琴組曲十六首，賦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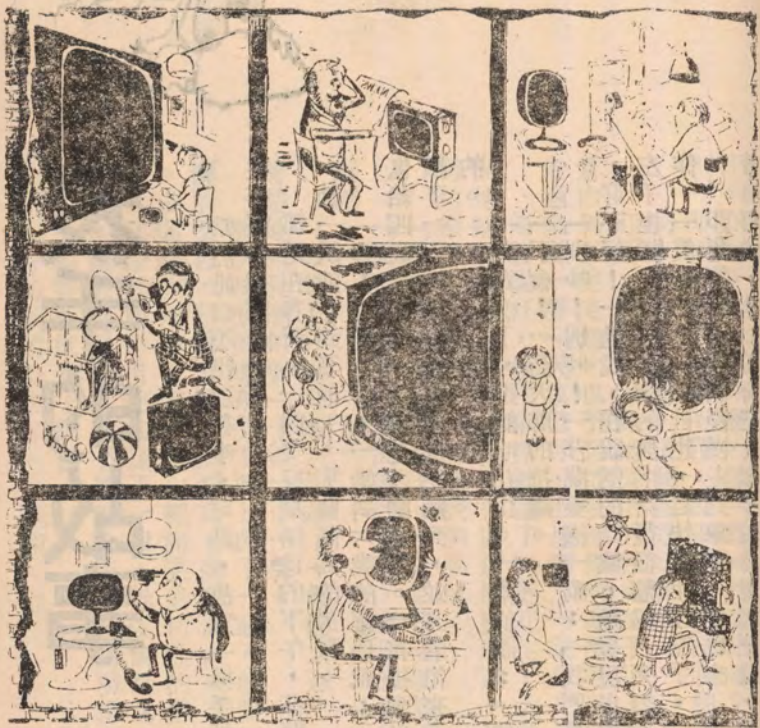
X

X

X

- 唱片介紹：清唱劇 Victor MCS-1275，樂隊協奏曲作品三號 Donattee 指揮巴黎大學樂隊 Montor S210011。大協奏曲作品六號 Menuhin 指揮貝魯特節日樂隊 Angel S-3647(四張)。降B調豎琴協奏曲 Oiseau-Lyre 60013。雙簧管協奏曲 Lardrot Prohaska Vanguard 2074。風琴協奏曲 Biggs, Boult 指揮倫敦愛樂交響樂隊 D 3S-77718(六張)。以色列人在埃及 Decca Dx S-7178。猶大、馬克布斯 Westminster 301(三張)。彌賽亞 London 1329(三張)。聖西西里之頌 Columbia MS-6206。皇家煙火，水上音樂 Columbia MS-6095。聖約翰受難曲 DGG ARC-198418/20。參孫 Everest 3125/3。所羅門 Victor LSC-6187(三張)。橫笛奏鳴曲 Rampal, Veyron-Lacroix Epic BSC-153(一單)。雙簧管奏鳴曲 Columbia MS-6832。小提琴奏鳴曲 Temianka, Hamilton Everest 3143(三單)。大鍵琴組曲 Wolfe Experiences Anonymes 500(五張)。三重奏鳴曲 Vox 500930。

「妳那裡知道，」男孩解釋說：「貼在另外一隻手上，這樣才使他們不會碰到我打針的地方。」



漫畫：電視天下



投手的故事故事

黎

明

當然她做不出這種事，可是，故意「掉手帕」的念頭還是很自然地在莎蘭心裡閃了一下。

那是在春天，一個美好星期日的下午，莎蘭正在動物園門口買花生，她一眼就看到了他——那個高高的男孩。

「哪！這是你的。」她對六歲的羅伯說：「這袋給你。」她又塞一包給四歲的喬。「這袋是莎蘭姨的。」在提到自己的名字時莎蘭輕輕的頓了一下，她多希望他也能聽到，並且看出來這都是姐姐的孩子不是她的。

「喬太小了，不能吃花生。」羅伯說：「他吃了會肚子痛！」
「不會！」喬大聲的抗議。

「別吵！別吵！」莎蘭靈機一動：「我們都不吃，花生拿去餵大象，好不好！」她說，在說話的時候，她發現自己擺了一個思考的姿勢，左手撫頰，沒戴戒指的無名指微微翹起，突然，她又有點惱恨自己的動作，「真是的！」心裡想，趕快垂下了左手。

莎蘭帶着孩子們慢慢走到象圈，他也來了，遠遠地靠着欄杆，撥弄着照相機，她知道有些女孩子這時會怎麼做，她們會搭訕着走過去，搔

首弄姿地隨便扯些什麼，像「嗨，記得我嗎？我們不是在瑪麗家見過的你？」即使拆穿了也無所謂，反正能打開話題就行了。

我才不會，她想，這簡直是沒出息。

可是，他實在太像她夢中的白馬王子了，雖然她並不奢望他真的騎着白馬來抱走她，也不想他會深深的吻醒她的甜夢，可是，至少他應該走過來說一聲「天氣真好，不是嗎？」就是一句話也好！

倚着欄杆，她往象鼻裡塞了一把花生，大象很乖，灰色的象鼻，慢慢地蠕蠕動着，燦爛的陽光夾雜着樹影灑遍一地，這個鏡頭很美她想，嘴角很自然地綻開了一個優美的弧度。

「我要留點花生餵猴子。」羅伯說着就領頭向前面的花果山跑了。
「餵猴子哦！」喬高興的尖叫，也掙脫了莎蘭的手，跟在哥哥的後面跑。

「等等！」她叫道。太遲了，真的太遲了，在她拔腿跑的時候，她清楚地聽見照相機「卡擦」了一聲。

喬跌跌撞撞地在小土坡上摔了一跤，他委屈地爬起來，轉身衝進莎蘭的懷裡，眼看着着豆大的淚珠，就要滾出來了。莎蘭心疼地摸着喬，她心裡滿溢着母性的慈愛，就像是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愛憐地吻着他，喬經過愛撫也就不覺得疼了，莎蘭用粉紅的手帕替他拭乾了眼淚。

「好勇敢的小牛仔。」她說。



「不！」他說：「我是太空人！」喬把手舉得高高的：「妳知不知道，莎蘭阿姨？妳好漂亮！」

「謝謝你！好先生。」她還是蹲在他面前，喬忽然聳聳鼻子，像鬼子那樣，「妳好香哦！」

「我搽了香水，你喜歡它叫……」噢，天！叫什麼來着！「迷你」？算了，別解釋了，多麻煩，而且喬忽然想起來，他們是要去花果山的，早一溜煙的又往前跑了。

她偷偷地斜睨了後面一眼，那個人不見了。

莎蘭猜得出明天早上丹娜會怎麼說了。丹娜是她在資料中心的同事，她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兩年——還是兩世紀？她們很要好，幾乎是無所不談，尤其是星期一的早上，更是熱鬧——如果她們都有個精彩的週末的話。

莎蘭當然會把他當做話題——棕眼、金髮、高帥帥，還帶點憂鬱。丹娜會豎起耳朵，小心翼翼地聽到結果。

「開玩笑，莎蘭，妳居然就這麼眼睜睜的讓他跑了？」丹娜一定會叫起來，半同情，半懊惱地：「不是我說妳，妳真該學學怎麼『釣魚』了」。

是該向丹娜學學，莎蘭想，她總是知道該怎樣接住一個眼神或是拋出一個暗示，就拿電腦控制室那個新來的工程師來說，丹娜只消隨便看他幾眼，



他就乖乖地跟在後面走了。沒話說，丹娜就是知道怎麼去表現自己，不過，如果妳天生不會，妳就是不會了，這個道理就跟地球是圓的一樣，簡單而篤定。

可是啊！莎蘭又看到他了，在花果山他悠閒地站在欄杆前，看着猴子們賣弄似地在石橋上躍來躍去，一會兒又攀住藤子盪上半空，他看得那麼入神，好像那就是世界上唯一值得關心的事。

羅伯也站在欄杆前面，用力地把花生一顆顆扔過去，可是力量不夠，又一顆顆墜入水裡，羅伯好失望。

「莎蘭阿姨，妳來扔到。」他說：「妳一定扔到。」

「我試試」她說：「我也沒把握。」



她從袋子裡檢出一顆花生，先用日光測了測距離，然後，拼命的往前一摔，她心裡有數，絕對是扔不到的，果然，沒扔到。

「哦！可惜。」羅伯說。

「好可惜！」喬也不示弱。

莎蘭又試了一次，還是不行。她只好說「我想，我們一定是逆風了。」忽然，她感覺到「他」——那個陌生的年輕人，走了過來。

「我可以試試嗎？」他問。眼裡飄過一抹笑意，竟比她想像的還要溫柔得多。

「你願意？」她覺得自己幾乎被一種莫名的驚喜沖得有些不克自持，膝蓋也在微微的戰抖，她無助的聳聳肩，交出了那袋花生。當然，他毫不費力地把花生筆直送到了對岸，孩子們高興得哄然大叫。

「你說我阿姨漂不漂亮？」喬忽然問他。

「很漂亮」他說。

「喬！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她知道她的臉已經紅了。

「怎麼不可以？妳是很漂亮麼！還有，妳也很香。」

「迷你」這個該死的字猛然脫口而出，莎蘭窘死了。

「是香水！」她想解釋：「我用的這種香水牌子叫迷你，很糟，是不是？」

「嗯！」他笑着說：「有點！可是也很迷人」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莎蘭羞澀地把眼光調開，又忍不住被吸了回去，然後，他們都笑了。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在他們婚後六個月，有一天，史提夫發現了莎蘭以前的一個徽章：

「這是什麼？」他好奇的問。

「壘球隊的。」她說：「以前高中時，我們女子壘球隊戴的。」

「你當什麼——打手？」

「投手？」

「投手？」

「是啊！全州最好的女投手！」

「哦！哦！莎蘭，」他先是搔搔頭，然後若有所悟的擁着她，笑着說：「我想，我是該相信，我不是看過妳投花生的絕技嗎？」一面溺愛地吻吻她的鼻尖，「並且，妳也是真的非常漂亮，非常香。」

譯自：Good Housekeeping "Long Live Love" May 1968

非洲諺語

女人沒有男人，有如田園缺少種子。

×

愛情有如嬰孩，需要溫柔照顧。

×

旅途上有一個壞同伴，不如單獨前行來得愉快。

×

最接近的朋友，可能是最接近的敵人。

×

我的童年

(續)

安詳

——摘自艾森豪威爾的自傳

雖然成爲一個傳播福音的牧師，我的叔叔阿布拉罕仍有一股桀敖不馴的狂歡節日的荒誕意識。一個夏天，他到了肯薩斯州的哈利頓，這座小城正熙攘的聚集着群眾，慶祝着七月四日的國慶日，街上有一個人，手舉着一隻大的傳聲筒，指揮着群眾，走向小城的另一端，在那裡正要舉行樂隊的演奏和演講會。阿布拉罕叔叔，面對着這群衆的挑戰，他趕着他的馬車，奔向大隊行列的前端，在十字路口，她轉向一條橫街，揮舞着馬鞭，站立起來，用他最大的喉嚨高喊着：「這條路走向天堂！」

他雄壯的聲音，和勇猛的態度發生了預期的效果，群眾跟隨着他走到小城的另一邊，在他的

馬車周圍，集攏了人，在那裡他開始了他拯救靈魂的說教。

在另一個更小的市鎮裡，更無法聚集他的聽衆，他躺在人行道上，兩腿高舉着靠着牆壁，頭部枕在手上，另一隻手高舉着聖經，大聲的唸着，過不了多久，人們自然的圍攏來，他仍不動聲色，等到圍觀的人數差不多時，他便從地上跳起來，他有了他的會衆，而會衆也得到他的福音。

我們家的對面，住着一個叫做杜德里的，他說他曾經是以前大名鼎鼎的警長魏爾德畢爾的年青助手，他講起魏爾德畢爾的勇敢，手槍，槍戰等故事時常使我們入迷。鎮裡另外兩個使用左輪槍的是我那時候的警長亨利英格，還有一個叫做吉斯的。

有時候他們三個人到泥河邊比賽射擊，偶爾的也讓我放幾槍，他們用着不同的方法佩帶着手槍，吉斯背在肩膀至左腋下的皮帶上，亨利英格用傳統的皮帶掛在身邊右側，杜德里斜插在褲帶裡，槍口朝下向着左腳，使槍把便於右手拔出。當他們拔槍射出時，我全神注視，但他們沒有一個像我在槍法賽會中所看到的百射百中的技術，不過却在一般槍手的水準以上，而且最少他們中有兩個人曾經身歷過槍戰。

我所崇拜的英雄，名叫鮑布大偉斯，他曾經是一個流浪漢，一個漁夫，獵人及嚮導，他也是我一個單身漢，一個哲學家，對我來說，他也是我一個偉大的教師，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大概五十多歲，六呎高，有點駝背，對人很和氣，我跟隨着他在斯莫基河邊時，他從不討厭我。那條河雖然沒有甚麼好魚，但都不准撒網捕魚。鮑布釣的魚買給市場大概一角錢一磅。冬天時他設陷阱捕捉鹿與罕有的貂，經過半處理的鹿皮他買一磅一角一分錢，貂皮則是一元五角。

鮑布有一支雙筒的獵槍，它的兩響時常可以打下空中飛翔的兩隻野鴨，那時候我認爲這是理

所當然的事，一些年後，我自己也嘗試着打獵，我才體會到鮑布的槍法真是不凡。

我常和他在河邊消磨着週末，母親却常常擔心我。

鮑布也教我打撲克牌，他是一個目不識丁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人，但對於打撲克牌的或然率却頭頭是道，他發給我五張牌，問我有沒有「對子」

「有的，『九』一對。」

「好吧，」他會說，「在餘下的四十七張牌中還有幾張『九』，」回答當然是二，「那麼，你再抽『九』的機會是四十七份之二——如果抽換三張，那麼你便有四十七份之六的機會可以抽到一張『九』。」

在營火旁，一夜又一夜，用着他那付用了十幾年的破舊紙牌，把我的腦子裡貫滿了或然率，我們賭火柴棒子，當我的一盒子全空了時，我便必須打開骰子睡覺。

這樣貫徹的教導，使我打撲克牌直至三十八或四十歲時，我腦裡總是牢記着這些或然率，所以從不會馬馬虎虎打牌。打牌的人，不論是生手

或老手，誰也不會斤斤較量着這些可能機會的多少，所以平均起來，我總是贏的時候多。日後當我知道圍繞着我的軍官們輸得差不多時，我便停止再玩下去。

大多男孩子們都喜歡打架，我也不例外，我記得一次特別的打架，對方那一個孩子和我差不多同樣歲數，但我長得小一點。雖然我記不起來我們打架的原因，但我們却拼盡全力死打，沒有理由可講，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堅決的持續着，直到把對方打倒爲止。

漸漸的我佔了上風，以滿足的節拍拳擊着對方，突然間從我的背後來了一下厲害的襲擊，我敵手的哥哥衝過呼喊着的圍觀的人群疾奔而至，一下子就把我擊倒在地上，然後掄起拳頭，將我痛打。

雖然他比較高大健壯，但我仍勉力站立起來，知道現在是一對二的局面了，果然形勢大變，但我仍頑強的繼續支持着。

恰好這時，艾德剛從城北小學放學，在那裡他讀八年級，看見了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他推開

，好讓大家在旁看熱鬧，他們挑了一個名叫魏斯·利麥雷夫的和我的。爲甚麼？沒有好理由，相反的我頗喜歡他，而且到那時爲止，魏斯也沒有和我作對過。

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我是瘦長的。其他的人都是比較大的，他們却是喜歡安全的在一旁看打鬧的勇士們，他們造成了我們的敵對，而且也製造了一幕我們「放學後的約會」，這件事醞釀了不少天，最後一個傍晚，我們走了幾個街段，我們被安排着碰個正着，我們兩個人之中誰也沒有勇氣說：「我不願打。」

於是開始了狠狠的一場惡鬥，誰也不會顧慮到可能造成對方的任何傷害，這場打鬧的特點是時間的漫長，我們沒有打架的技巧，但却極端的頑強，所以一打起來就停不了手，除了間歇的喘一口氣，一直到了筋疲力盡。終於彼此不得不同意暫停一刻。魏斯說：「我打不過你。」我也說了同樣的話，於是事情結束了。

有的傳記作者把魏斯渲染爲一個如牛般的巨小孩子，是他的故意挑釁所造成的一場打架，其實，不過是我們兩個孩子受不住旁人的起鬪而已

圍繞着的孩子們，走到圈內，插入我和那個孩子中間，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說的話：「現在，」他對那個小孩子說：「你和我來解決，讓他們兩個也繼續未完了的。」

小孩子看了艾德一眼，轉過頭，推開人，走開了，小的也跟着走了，艾德也就和我回家吃飯。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決不輕言撤退，而且意外的增援，有時候在使人喜出望外。

打架的故事只有在場的人記得，但有一個傳記作者把這個故事寫得天花亂墜，雖然事情並非十分了不起，但我認爲有在這裡將事實說出來的必要。

直到六年級，我在林肯小學上學，那離家只有一街之隔，以後我進入嘉菲德小學，那是在市鎮的北側，在那裡我讀七八年級。城北和城南的學童們好久以來便各懷着敵意。從城南進入這座嘉菲德小學，就如一個陌生人闖入了一個組織嚴密的幫會，他必須自己處處仔細留神。

人與人之間不會無故的發生敵對的仇恨，那是群眾的慫恿和刺激所造成。尤其是孩子們的世界上，他們挑出兩個人來，作爲一場運動的對手

。幸虧這次打架沒有造成甚麼不良後果，一些年之後，當我看到魏斯時，我們兩個人開心的在一起笑談着兒時的故事。

阿里林城學童南北兩派的摩擦繼續着，但也幸虧沒有發生甚麼巨大的傷害事件，不過偶或互擲磚頭及彼此恐嚇而已。一九〇五年我進入中學之後，兩方的敵意才不知道怎麼樣的消失了。當時兩派對立的原因可能因爲城南派的擁有衆多漂亮女生大吹法螺而起，那些美麗的女生——葛萊蒂·哈定，羅妮·娜曼，克莉四姊妹以及溫妮·威廉斯等。

從林肯小學轉學到嘉菲德小學，對我的功課的興趣並沒有甚麼變化。在小學裡，「拼音綴字」可能是我最喜歡的功課，因爲比賽常提起了我的競爭心，一方面或者因爲我也認爲一封信寫得好壞可能導源於一字的恰當與否。「算術」是我第二門有興趣的功課，那是因爲最後答案的揭曉時所得來的刺激。

至於書法，一般認爲是孩子們學習途徑的重要里程碑，在我說來却僅是自習而已，書法練習

本在每頁上端印有書寫漂亮的斯賓塞體的「箴言」一範字，讓我們在下面空格上模擬練習。但自始至今，我的手寫字從來都不像斯賓塞體，我也不會講出真正的「英語」。雖然我在五十多歲時代也以油畫塗鴉消遣，但那是因為我喜愛那些色彩。我的手寫字是稜瘦不清，我的手生下來不是寫字的，那毋寧說是爲持斧頭的——或者是持槍的較爲合適。

城裡的新中學新建時——我那時還尙是嘉非德小學的新生，大多數鎮裡的人都認爲繼續上學對於實際生活並沒有好處，那時是一個男性奔波在外的社會，學校被認爲是女孩子們的天下。在阿里林中學，女生的數量較之男生大概是二比一——我畢業的那一班是廿五比九，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太多了，等待着男孩子們去作，如果他不願上學，最少每個人都有一打職業在等候他的選擇。

新建的巍峨的校舍令人驕傲 較之好教師更吸引學生，我們在中學的最後一年，大家都對學校的教導和詩人不倦的精神感到無比的滿足。但對功課而言，却也並非每一樣都使人喜愛。

鮑改編的滑稽劇，如果莎士比亞本人看到演出，恐怕要笑掉大牙。如原劇中塞洛克一角，現在變爲一個有錢的賭徒，他對於中學的體育比賽有極大的興趣，尤其對於足球，從那裡他與人賭博而大贏其錢。劇中的其他人物雖然仍沿用原著的名字，但却冒出了原著中所沒有的，爲適合劇情需要的新增加人物，如一個教授，他是X光機器的操作者——X光在當時是最時髦的新興科學——一個女警察，與一位阿比小姐。

艾德飾演威尼斯公爵，我飾演柯布，是塞洛克的僕人，報紙上對演出的結果大加讚揚，艾德在報紙上被評爲：「以高貴而富有藝術意義活現了那個角色。」在學校時代的生活裡，我處處要比艾德出風頭，那天晚上，紅粉撲滿的頭髮長披於我臉頰上兩旁，黑色膠布黏住我的兩顆門牙，充分表現了這個滑稽角色的特色，報上給我的批評是：

「D·大偉·艾森豪飾演柯布贏得了他應得的廣大喝采，他爲這世紀以來在阿里林戲台上最好之業餘幽默角色，予人以職業伶人之所未能達到的深刻印象。」

，我討厭「代數」，我就想不出在日常生活可以用多元方程式的地方，冗長而艱難的解方程式，常使我十分厭倦，雖然我勉強及格，但對這門功課就始終不得要領。

但是「平面幾何」，却適爲相反，我認爲是一門智識淵博興趣盎然的功課，也實在使我着迷，上了幾個月的課之後，教師給了我一個不平凡的實驗，他把我的書本收去，解題時，不看公式及例題，全靠我自己憑空的推理，這對我不平等的挑戰，但如果一個題目解答出來，却給我極大的樂趣，這些意味着我對這門功課的無需進修。

中學結束，所有的畢業活動對我是新鮮而興奮，尤其是社交的活動。畢業的那一星期是人生之高點，因爲多少年來我們日夜所盼望的時刻終於來臨。畢業的演劇也使人興奮，我們的畢業典禮在西里戲院舉行，那是阿里林最大的集會場所。

高年級學生演出「威尼斯商人」的改編版，那並非莎士比亞的富有文化價值的原著，而是一

最近這些年我曾在讀到這些簡單的語句，其實那時我並非有意謀求這些佳評的。

畢業典禮的演講人，亨利·丁·亞倫，他是偉契塔日報的編輯，以後成爲州長和美國參議員，他說：「我寧願被砍掉一隻手臂再重頭來過，也不願沒有受大學教育而苦苦掙扎着謀求生活。」

艾德計劃於九月間進入米契根大學，而且已經得到家裡的同意，我也決定應該進入大學，但是這僅是我的夢想，如何能夠得到這種希望，我談也不敢談起。

畢業那年夏天非常忙碌，艾德要進大學，那表示着我們兩個人必須辛苦的工作，使一暑假所積蓄的可以勉強使他開始上學，我變換着種種的職業，其目的不過使工作每小時可多得一角錢，或者每天可多得一塊錢而已。

有的傳記作者描寫我在這段期間內徬徨無主，終日無所事事，只猶豫不決的遊蕩着，對這些描述，我當然要大光其火。

事實恰好相反，艾德與我盡我們所有的力量

工作着，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一兩年後中途休學，讓我入學，他選擇的米契根大學我覺得很不錯，我準備兩年後再去和他同學。

艾德先在貝爾斯布林奶油廠工作，我最好的機會却是在一個布朗先生的農莊裡，我和農莊主人及他的兒子幾乎每天自黎明至日暮永遠工作不停。

後來我在一家做鐵箱的小公司裡工作，以後我也進入一家奶油廠，做搬運冰塊的工人。

凍好的冰塊大約每塊三百磅重，一個鐘頭內必須用手拖動絞車將三四塊這樣大的冰塊送至冰屋，其他時間則幫助裝車，那些冰塊將被分送至城裡的各個地方。雖然這些工作毫無興趣可言，但却實在的鍛鍊肌肉。從冰夫我又變換為漁夫，後者工作更加辛苦，但賺錢較多。

當我在阿里林最後一年，我是奶油廠的冰廠的第二技師，每週工作八十四小時，每星期七天，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我也同意每年工作五十二個星期，但是薪水却令人印象深刻——九十塊錢一個月。

客臨門，所以我們既不妨害他的生意，研讀功課時也很少受到干擾。一天過一天，我們彼此考問着種種問題，同時研究着那些考試資料。那年夏末時，哈茲萊特又進入一間他所謂的一學店——去確定一下他是否夠資格再去考試。我也回到我的老中學，旁聽和溫習一些門功課，我的老師們非常熱心的幫助我，我也確信並沒有不夠格的地方——我離開學校已足有兩年了。

我家鄉的國會議員並沒有軍校學生的缺額可補，我寫信給若瑟夫布利斯托參議員，請他推薦我應考海軍學院，同時也拜托家鄉有影響的人物寫信給他，支持我的申請。

所有的信件都很有力，那是因為我父親在家鄉的好聲譽，他們極力推崇他的無可指摘的誠實，以及其他的美德，我永遠念念不忘我的父親，以及那些認為純樸的「誠實」是一件如何值得欽佩的美德的家鄉長者。

投考軍校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投考人先經過國會議員的提名考試，然後再正式參加入學考試。第二種是直接便去參加安那坡利斯海軍學院的考試。布利斯托參議員答應我參加提名的競爭考

從我的少年時期，我便和耶夫利特，哈茲萊特結成好朋友，他是鎮裡一個醫生的兒子，他長得很高大，但人却很和善而文靜，所以時常一些比他還小的孩子都喜歡戲弄他，我却處處維護着他。「瑞典人」哈茲萊特中學畢業後上了一間私立的軍事學校——我想是在威斯康辛。從那裡他獲得對軍事學校的興趣，他準備投考安那坡利斯海軍學院，報了名也參加了入學考試，但數學一科未能通過，所以又回到阿里林來，他告訴我準備再度赴考，他要我和他一道再去。

那並不難說服我這是一條好的出路——第一因為我自來對於軍事歷史便發生特別的興趣，第二我考慮到如果我賺足錢才能上大學，在時間上一定要就攔好幾年，「瑞典人」哈茲萊特和我既拿定了主意，便絲毫不浪費我們的時間，我們立刻開始在一起讀書，他寫信到海軍部，要來了過去的一些考試資料，頗令人出乎意料之外，海軍的考試和西點軍校同樣的艱深。

這時我正在奶油廠當夜間技師，下午差不多有三四個鐘頭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瑞典人」正看顧他父親的一間煤氣燈商店，平常甚少有顧試，他並且指示如獲得提名，海軍學院與西點軍校可任由投考人自選。但當尚未公佈結果時，我已發覺進入安那坡利斯的海軍學院，對我的廿一歲的年齡已屬超齡，這樣的歲數應該在二年級。這是一次挫折，「瑞典人」本來希望我能與他同班並同校，因為他只申請海軍學院，我的第一志願是海軍，第二個志願才是西點軍校，幸虧提名考試中，考在我前面的那一個人體格檢驗不合格，所以終於我得了布利斯托參議員的推薦和提名。時為一九一一年春天的春天。

這一天是我生命中偉大的一天，唯一不真正高興的可能是我的母親，那是很難讓她同意她的一個兒子去參加軍隊生活，她是一個真正相信：「當敵人打你左頰，要轉過臉讓他打右頰」的虔誠教徒，也是一個我所知道的最衷心誠摯的和平主義者。雖然如此，在決定階段中，她卻也是一個有勇氣、剛毅的有自信的快樂母親。

當提名書寄來時，我安慰着她，請她不要掛慮，因為我還沒有經過最後的正式考試，很多男孩子儘一年的努力和進入特別受訓的學校，準備應考這些軍校的入校考試。比較起來，我成功的

機會仍不多，但這些安慰不了她多少，因為她相信她所有的孩子一定經得起最困難考試的考驗，因為她和我父親自便堅持他們的每一個孩子都是每人自己命運的主宰，所以這件事她自開始至終也不明顯的表示意見。

那年春天，我到了聖路易城外的傑夫遜兵營參加軍校入學考試。一個農村長大的孩子毫無準備的便走進了這座河邊的大都市。一個夜晚，住在兵營裡，我和另一個應考者一同離開兵營，想在那座大城市裡隨處逛逛。

我們在街上走了一回，想多看看這座城市，搭上了街車，一直坐到那一路線的終點，最後車進入位於密西西比河東岸的東聖路易車庫，我們也發生了問題。

那天晚上已經沒有車離開終點車站，我們也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信步走着，我們也迷了路，重霧籠罩了這座城市，我們也不能以星座辨別方向。我們想沿着路軌往回走，一定可以再回到河邊，但是到了一處分叉路口，我們毫無觀念應該走那一條。

營事件。

當我們躺上了牀，沉重的喘着氣，我的朋友小聲對我說：「我一眼看到那支手槍，我簡直就看到一隊送葬的行列。」

考試完了以後，我回到阿里林，好多天從西點軍校那邊尚沒有任何消息，等待真使人難以忍受，我已體格檢查方面通過，但是「神經檢查」却是另一回事，好不容易已經在提名的考試中僥倖錄取，而最後這一關却使人等得難過。

最後我終於獲得了消息，被錄取了，通知書告訴我於一九一一年六月十四日向美國聯邦政府的軍事學院報到。

每個新生需要一筆小小的費用，我想那是用來補貼首次為服裝費用，我省下的一點錢可夠用作旅費，等我到達了西點軍校，我口袋裡的全部現金只有五塊錢，從這一點錢我開始了整整一生的戎馬生涯，除了中間的八年總統時期，但自那之後仍然恢復軍人身份。

從接到通知書到離開家鄉，那些日子裡我只準備着如何去過另一種新的生活。我向親戚朋友們辭別，也處理一些我私人所有的較有價值的東

幸虧附近有一座房子，看到裡面有微弱的燈光，我們希望裡面的人肯友好的指示我們回到城裡的正確道路，我們敲敲門，聽到有人走向門來。

巨大的門打開，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支手槍的槍口。

一個聲音說：「你們是誰？」

我們結結巴巴的說明我們迷路，需要幫助回到城裡，持槍的人明白了我們只是無害的青年，讓我們進去，把手槍收起來，又詳細的告訴我們回去的路線。

我們原來是在橋邊的一個路段，過了橋，剛好趕上開往兵營附近的最後一班車。我們離開城裡是深夜一點鐘，到了兵營，我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我們犯規私自離營，恐怕萬一被發覺了，可能就此犧牲了考入軍校的前途，如果走進大門，那裡的衛兵無疑的會記上我們的名字，所以我們決定不走大門，在黑暗中沿着圍牆走，走到有一棵樹的地方，爬上了樹，翻過牆頭，偷偷的溜進了臥室，幸虧沒有被人發現。一直到現在為止，我相信還沒有人知道我這一次狼狽的離

西，其中有一支短槍，那是一些年前從艾德那裡得來的，那是一支一八九七式十六號的溫契斯徹的連珠槍。另外一隻長着柔軟細毛的狗，名字叫「牟利普」，那是一隻十分懂事的狗，聽話、馴服、富有感情，牠作為我的戶外伴侶好多年，我離開後，牠便歸依爾所有。

我的弟弟們現在都長大了，對我進入軍校，都十分羨慕，他們也認真的談論着，或許日後要步我的後塵，儘我們說話的技巧所能，我能暗示着依爾，他因失去一隻眼睛，軍隊的生活對他說來是永無希望（一些年之後，當第一次大戰開始時，他仍設法要入伍，他牢記下視力檢驗時的卡片符號，得以通過，但沒有多久，最後却仍還是被發現。）

當我進入西點軍校時，無論如何，我腦海中根本就沒想到戰爭，我們有時也隨便的談論着戰爭，但從未認真的想過，戰爭也好像遠離着我們似的，這一點好像對我的母親是一點小安慰。「那是你的選擇，」她送走了我，回到她自己的房間，我弟弟以後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聽到母親在房間裡哭泣。

(完)

整体

張 金 霖 譯

幾乎每一個人都以為我們發瘋了——包括他的父母，我的朋友們，我的父母，他的朋友們。也許說不定我們真有這麼一點兒。但是我們敢確定的是——我們並非在做夢，我們的愛將克服任何



困難，何況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不，我們確信，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把我們面對的問題太誇大了。

畢竟，我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為唐格和我已不是太年輕或未成熟。這對我們兩人來講都已是第二次的婚姻了。我的第一次婚姻因意見不合而結束；而唐格却因太太死了。至於我們的事演變成複雜的關係，那是起因於孩子們——他的兩個紅頭髮的和我那兩個棕頭髮的。有時彷彿我們這個家，完全形成兩個各別的單位。而孩子們的年齡正像一塊四層的蛋糕，上下層是唐格的兩個女兒，十歲的凱莉和七歲的愛莉，中間兩層則是我那九歲的女兒迪娜和八歲的兒子班尼。

說真格的，我們考慮到結婚的第一件麻煩，首先是要找一所大房子，不是爲了我們倆，而是爲了四個孩子。在興奮的心情下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也就安排好了一切。最後，我們帶着孩子們到法庭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公證結婚，隨後，我們買了一部最大號的車子，全家出發作短暫而又紊亂無章的蜜月旅行。

在我們體會出最大的困擾之前，已是我們結婚的一年以後了。在這段時間內，無論隨時引起的危機多麼強烈，唐格和我總是互相安慰着說：「一切事情只要安排得適當，很快的就會上軌道了。」真的，我們是盡量的在安排，但是好像什麼也都沒



有上軌道。就拿凱莉和愛莉來說吧，什麼事都只找她們的爸爸商量，根本無視於我的存在，除了吃飯洗衣服才找我之外，就是她們和我談話，也都是用客客氣氣和非常文雅的語調。我的兩個孩子也不比她們好多少；除非我在場提示，否則，他們在睡前連晚安都不願對唐格說一聲。

最大的兩個孩子，他的十歲的凱莉和我的九歲的迪娜，幾乎不能同室相處，她們經常爲了一點小的事情就吵起架來，必須唐格和我去了，才能把她們拉開，不然，家中就不會有片刻的和平與安靜。

唐格和我常談到孩子們分立對抗的情形，我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改善現狀，我們常開玩笑說，美國總認爲一個國家不能容許黑白對立，所以發生了南北戰爭，而我們一個家庭，當然也不容許孩子們有對立的現象出現，可是我們不能用戰爭來解決呀？

尤其對他的兩個孩子，我已經感到束手無策。當然，這也難怪，因爲他們喪母之痛未愈，她們的小心靈的確還不易接受我是她們母親的觀念，她們認爲我不能完全代表她們的母親，因此，她們的小臉上常掛有輕視我的表情，拒絕我的撫愛，她們在我面前表示出來的是桀驁不馴。另一方面，我那兩個孩子也和她們恰好是半斤八兩，他們對唐格也沒有把他當做爸爸看待，他們認爲唐格有點偏心，不真正的疼愛凱莉和愛莉；我們家中的這種冷戰，大有日趨緊張的情勢，使得我們兩人極感苦惱，我甚至考慮到，也許我們應該離婚，不然，恐怕再也無法百年偕好下去了。

果然，唐格和我終於捲入了冷戰的漩渦，由兩組孩子的對抗引致我們兩人的對抗，而形成全家兩組的大對抗，我們開始分別護衛自己的孩子了，爲了一件小事，孩子們首先發難，各說其理，而我們也各聽一面之詞，這樣豈有不天下大亂的，於是家庭分裂——南北戰爭的發生大概近乎難免了。

幸好我與唐格的理智尚強，我們幾經磋商，希望不要鬧成最不幸的結果，因爲我們也考慮到，兩個家庭的孩子們，並無不能和平相處的道理，我們必須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否則這樣亂糟糟的情形繼續下去，將對我們全家大小六人的生活都要發生不良的影響。實在太不像話了，試想家庭簡直變成了戰場，而兩方的軍隊也都各有其將領！

又過了兩個月，我們仍然想不出有何妙計來改正孩子們的想法，大戰雖未爆發，而小戰却不斷的發生，此時，唐格的忍耐力已達到頂點，而我的容忍似亦不易保持，看樣子，分道揚鑣的命運，似很可能從我們的假想迅速變成事實，假如我沒有發現我已懷孕了的話！唐格和我都想要一個我們兩個人的嬰兒，起初我們對此希望都很熱烈，但逐漸的我們就越來越少談到它了。這也和我的想法有關，因爲我已讓家中這兩組孩子弄得焦頭爛額，如果我再生孩子的話，問題豈不更嚴重了嗎？他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加上我們的孩子們，以一個家庭而論，實在太複雜了。

當我把我懷孕的消息告訴唐格，他聽後忘了一切煩惱，開心得像

發狂一樣，可是很快的當他一想到今後複雜的問題時，他的臉上又陰霾滿佈，我也很了解他此時的心情，我只能說：「我也發愁該怎樣告訴我的那兩個哩！」

「我想的是我們所有的孩子，親愛的，並不僅限於凱莉和愛莉兩個。」

「我很抱歉，唐格，我看我們還是暫時來個保密吧，先不要洩露這消息。」

唐格緊抱着我。「我對這孩子的來臨實在太高興了，親愛的，真的是這樣，不要擔憂吧。我想所有的孩子們都會因此而高興的。」幾星期過去了，唐格和我還沒有真正計劃什麼時候把這消息向孩子們宣佈，也好像找不到最恰當的時候。我們目前已將全部精神放在教導孩子們如何和善相處，而且大有收穫，我們恐怕一宣佈這消息，可能會影響孩子們的情緒而使我們所下的苦心又成了泡影。

最近凱莉有些願意接近我了，她讓我替她修剪頭髮；愛莉在臨睡前，我去她的房裡說晚安時，她也不總是臉向着牆了。而我注意迪娜，她對唐格也親近多了，她不要我說，也會自動的爲唐格倒杯咖啡。班尼前天拿出一張學校的單子給唐格，請唐格捐點錢，似乎他們父子之間也有說有笑了。不過班尼和迪娜放學回來，還是不願理會凱莉和愛莉；而凱莉有什麼問題仍是秘密的去找唐格；愛莉每晚和唐格親切的道晚安，她還是不大理會我。但唐格和我却不會再因孩子們的事吵嘴了；我們已經學到如何公平的爲孩子們排解糾紛，並引導他們如何

走向和平友愛的途徑。

最後，一個星期日，在我們後院舉行的一次全家烤肉會上，我們終於發佈了這個消息。這是我們安排得很圓滿的一次全家聚會，任何人看了我們這全家福的行樂圖，一定會感到很羨慕，一定認爲這是典型的幸福美國家庭——富足、快樂，和團圓。

在一道冰凍甜食之後，唐格向我遞了個眼色，並對着孩子們那邊點了點頭，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所在，於是我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孩子們，我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們，」他開始先說。他們都注意的望着他，把正在吃的冰淇淋放了下來。

「對我們全家來說，這是一件喜事——一個嬰兒——也就是你們的一個小弟弟或小妹妹，很快就要來了。」我接着把話說完，幾個微笑着的小臉，現在都轉過來看我了。

「請您原諒，我出去一下。」凱莉說了一句後，就向房子裡跑。「我，也去，」愛莉跟着跑了。

唐格跳了起來，打算叫她們回來，但是我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並搖了搖頭。剛好此時迪娜和班尼也乘機手拉手的溜之乎也，一下就消失在屋角後了。

感到疲倦的唐格只好坐了下來，我們看了看孩子們都沒吃完那些冰淇淋，互相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怎麼辦？」我們幾乎異口同聲的說出。

又過了幾天，孩子們對此事始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而我和唐格也對他們絕口不提了。私下裡，唐格對我說，也許我們想的太傻了，孩子們並不像一般正常的家庭，認為多一個嬰兒是件快樂的事；我們的家庭極不正常是嗎？

仍然，在很多小事上，我們逐漸取得了孩子們的協調。凱莉和愛莉很能聽我的話了，甚至她們在穿衣服上都請教我指導她們。迪娜和班尼也很多事情找唐格商量的。唐格和我享受着孩子們逐漸放棄成見的親切感，一如得到珍寶一樣的重視。

「凱莉今天找我給她梳理頭髮，她要參加一個舞會。」一個晚上我們入寢前，我高興的告訴唐格。

「你看見沒有？班尼在晚飯後，坐在我的旁邊看電視，他叫我給他講解那場足球誰踢得最漂亮呢？我們的父子關係大有進步了。」唐格也微笑的說。

又是幾個星期過去了。好幾次我都看到凱莉、愛莉和迪娜暗中注意我逐漸凸出的肚子。班尼也避免碰到我的身體，他不再讓我緊抱他了。不過，他們什麼都不說，起碼對唐格和我是如此。

一天晚上，我準備好晚飯，打算叫女孩子們收拾餐桌，我走到起居室，而唐格也進了前門。此刻我突然聽到房裡傳來很大的說話聲，那是一聲壓過一聲的爭吵。

「它是我媽的！」

「胡說，那是我爸的！」

「不是，不是，」兩個小點的跟着起鬨。

唐格和我趕忙衝進了屋子。他們都坐在地板上，電視機在開着，每個孩子的學校的課本都攤放在各人面前。

「你們又吵什麼呀？」我大聲的責問。

看見唐格和我一起站在門邊，他們立刻停住了。唐格跑進去關上了電視，房間裡就突然靜了下來。

「我們都在奇怪，」班尼開始說：「這未來的小嬰兒是屬於誰的？」

「爲什麼，班尼？」唐格說：「這嬰兒是屬於我們的，知道嗎？我們所有人的。」

「您的意思說，這嬰兒無論是小弟弟或小妹妹都是我們大家的？」愛莉問了。

「是的，就像我們兩個人是你們所有孩子的媽媽和爸爸一樣，我們是一個整個的家庭，一個不容許分割的完整家庭！」我激動的強調說。

「好，就這麼辦，我們是一個完整的家庭。」凱莉首先點頭，表示完全同意。

「對，我們不再懷疑了。」迪娜也附和的加上了一句。他們又繼續開始閱讀課本，沒有再理會我們。我知道，今後一切事情都將會改變了。

於是唐格和我也走回了廚房。



榮譽產品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各種溶劑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如需詳細資料請函洽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營業處)



漫畫：靈機一動

「看起來，事情已完全好轉，孩子們到底是可愛的，他們的一切成見都因他們即將能共同有個弟弟或妹妹而消失了。」唐格溫柔的說，他看起來非常欣慰。我也點頭同意，我的臉埋在他的肩上，眼中流出喜悅的淚。我想，我們家庭間的戰爭已經過去了，兩邊都打勝了，今後當永不會分裂；所有的孩子已不是他的或我的，而是我們的！

譯自：『True Story』February 1968

His Children……

Will they ever be Our Children?

Will they ever be Our Children?



F. L. Green 著
謝華譯

(一)

那座孤島遠離大陸約有十哩之遙；一年之中除了在夏季裡的幾個星期外，它整個巍峨的外形都被雲霧或沿着海岸吹襲的猛烈的風暴所隱蔽。它只有十哩長，最寬的地方也不過四五哩。有時在冬季，它的外形就像是駐留在海上的一堆憂鬱的雲團；當西沉的太陽在它背後襯托的時候，則更像一大塊藍色石板上的一片浮彫。然而在黑夜和風暴吞沒它之前，

從陽光的映射下，它那些峭壁的絕頂仍然依稀可見。

到了夏季，這個小島在溫和的陽光照耀下，則顯得更清晰而柔和，從大陸上可以望見它的田野。沿着它的近岸有一片砂石的海灣；在崢嶸的岩石中間則伸出許多石築的碼頭，停泊着飄浮的漁舟。有些時候，空氣清新得可以看見島上相距十哩的兩家旅館的白色輪廓；旅館四週環繞着綠色的田野，頂上則是碧藍的天空。在夏日的輝映下，島的四週便現出一道活潑而誘惑的眩目的泡沫。

但這個時候，從大陸仍無法窺見那座面臨海洋西方的著名的大石面，只看得見那些巨大的坡。直到遊客們在環島之後，才看得見那些巨大的黑懸岩陡峭地從怒海裡升起八九百呎；而這個地方的真正特性也才顯露出來。它不過是一座龐碩的岩石，堅實而頑固地屹立在海上；全島只有少數可耕的土地，然而島上的居民以及他們的祖先却憑着它們悽慘地生存了許多世紀。

除此之外，島民們也都是著名的漁夫；到了冬季，他們則以木塊和岩石彫刻些奇異的小玩意

，出售給那些夏季來欣賞強風，孤獨，和崎嶇的遊客。

供遊客住宿的不止是那兩家旅館，還有別的幾個地方。從大陸通往小島的汽船每星期有三班，載運着普通的物品，少數返家的島民，幾隻狗，以及若干遊客。旅館老闆通常都是前往碼頭去迎接那些遊客，引導他們坐上幾輛古老的汽車或羸弱的馬車。碼頭上經常聚集一些島民，守望着那些貨物的下卸；並且其中還有些帶着詭譎的笑容來觀察那些遊客，看到他們都是一般高大強壯的男女，嚴肅而具學者風度地聚坐在車上，彼此一言不發。

不久，當貨物卸完之後，船長便上岸和幾個老頭閑聊，那些旁觀者也就紛紛地散開了。這種情況永遠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島上的男女對這種情景的好奇也就沉沒在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裡。在他們看來，所有的遊客都是一個長相；也正如在遊客的眼裡，島上那些土著的憔悴的外貌和懷疑的表情也是難以分辨的。

然而有個夏日的早晨，當遊客們上岸的時候，忽然從聚在碼頭上的孩子和老婦群中發出了一陣激動的騷動；接着從甲板上走下一個瘦小的駝背人物。那天的風很強勁，他穿着一件薄外套，戴着一頂圓頂高帽和手套，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提着衣箱。他一到岸，便放下衣箱，望着人群。他的皮膚焦黃，但眼睛却大而明亮。他朝着那群婦人那面走過去；但他一走近，她們便全部後退，只剩下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抬頭迎着這個陌生人可掬的笑容。不一會，那個小男孩也笑起來了。

「你能告訴我誰是歐白蓮太太嗎？」陌生人問道。

那個孩子指一指站在一輛老爺車旁的一個中年婦人。陌生人謝了他，然後提起衣箱走過去，並且脫下帽子和手套伸出一隻手來。

「妳是歐白蓮太太嗎？我叫姜華德。」

那個婦人也是島上的土著。不過她生活得遠比其他女人進步，然而她却並未逃脫島上傳襲下沼澤區才看到旅館的白色外形。一路上她都在顛簸之中費力地談論她那輛嘎嘎發聲的老破車。原先她那種冰似的疑慮也完全轉變了，並且還爲自己鬆了一口氣，覺得這個陌生人的合宜而引人的個性以及光亮的眼睛，已經軟化了她不悅的情緒。他向前倚地坐在座位上，深切地猜測自己一旦漫步在島民之間會受到一種甚麼樣的歡迎；看來歐白蓮太太已經給了他一種暗示。

「你將發現這裡的人都很善良。你爲他們帶來了好運，因此他們都會高興見到你，更會惋惜你的離開。你所要的任何東西他們都會給你。這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也有些很古怪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像你這樣給我們帶來好運。此地的農作物依然惡劣，並且鱈魚還沒有來的消息。然而你將爲我們改變這一切。」

姜華德咯咯地笑道：「歐太太，我只有這兒停留兩個星期啊！你們可不能從我身上期望這種事情。」

她放聲大笑。

「你想想，」她說：「我與其他一樣地一直在期盼一個偉大的人物到這兒來踏破這些岩石

來的暗潮和迷信。看來似乎她已被這個駝背所迷惑了。因爲他那張活潑的臉坦然地朝着她，並且帶着一種向她那殘酷而無聊的迷信挑戰的神色。漸漸地，她似乎費了很大的勁才接受他的手；這樣一接觸，她的舌頭也鬆弛了，並且開始向他展露出一番感情洋溢的歡迎。

「你知道我是非常高興見到你，姜先生，歡迎你到島上來；你能光臨敝旅館，我尤其感到榮幸之至。目前季節還早，除了你之外，我們只有兩位旅客。我是來等郵件的，不過如果你願意先上車，二十分鐘內就可送你到旅館。啊，郵差先生來了，不錯，他給我帶來了幾封信。」

她幫姜華德把箱子搬上車，然後轉身朝着郵差，收下了幾封信件。

「嗨，你看！」她叫着把信舉起來，「這有十多封信，都是來預定房間的。姜先生，你真的給我帶來了好運！我將有個偉大的季節了！」

(11)

旅館的方向在港口以北。那條路經過一座落伍的村莊，然後橫過原始的田野，再穿過岩石和

，但沒有別人，只有你！」

這件事似乎很使她歡愉；因此當他們到達旅館之後，她第一件事就是開照三個在廚房裡的土著少女。當時她們正在探頭看看來的旅客是甚麼樣的人。起初她們發現他的外貌很難看。然而她却說服了她們，認定他已經爲她帶來了偉大的好運道。

因此從那一刻起，她們便彼此嫉妬地想從他那裡獲得一瞥青睞，或者召她們把衣箱搬上樓的一聲呼喚。她們不讓他自己打開行李。一位少女喚請他下樓享用一頓立即爲他而準備的大餐；另一位則受命整理他的衣物；第三位則被派往最近的村落，給住在那邊的一個老者送個特別的信息。

這一切事情都發生在一小時之內。當姜華德用完餐宣稱他想出去逛逛的時候，他發現一輛馬車已經在門口等候他了。

歐白蓮太太解釋說：「一當你有了到島上任何地方去的念頭，你就會發現這輛馬車在門口等你；用不着你費勁去爬那些岩石。只要對我哥哥說一聲就行了，他就會爲你駕駛。」

姜華德是個都市人，此刻正在度假；他需要運動。因此他搖搖頭，以一種堅定的態度和禮貌的措辭告訴他的女主人說他喜歡步行。於是歐太太在這點上讓了步，微笑着退進房裡。

(四)

姜華德走過馬車踏上大路。可是那個坐在車上的老人則策動那匹小馬，以一種安閒的步伐尾隨在他身後達五哩之遠。到了最高的峰頂的時候，他們才一起停下來。山頂很暖和，陽光透過靜止的空氣，殘酷地照射在參差不齊的岩石和焦乾龜裂的土地上。那種氣氛裡有一種令人昏眩的感覺。

那個老人下了馬車，慢慢地跪在姜華德的身邊，奇異地望着他。然後用肘部輕推了他一下，接着便爆發出一陣長而急促的笑聲。

「上帝助我，先生！山下正有整個世界的樂趣在等你的時候，你爲什麼要到這兒來逍遙呢？」

他用手橫掃着山下錯落散佈的村莊。

「看那下面。」他說：「看到了那些地方嗎？」

這群人都紛紛伸手摸摸姜華德的手和臂，並且還嗚嗚地議論。他們從未見過像他這樣的人。

他身材矮小，舉止文雅，衣着優美，尤其那對眼睛充滿了生命。此外他還有一種敏捷而智慧的表情，顯示了他的意志力和人格。他比他們所見過的人都矮小；但在人格和智慧的高度上他則超過了他們。那些男人都搶着送他禮物，並且拉他到他們家裡去。

姜華德深深地爲他們的舉動所迷惑。他以前聽說過不少有關這個孤島的傳聞，並且早就切望能來探求它的每一細節，來發掘當地居民的生活實況。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對所見到和聽到的都深感興趣。那些村人想到他在這一般的興趣中一定隱含着一種神秘的動機，於是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敘述他們的生命意義和生活方式。人群中散佈着一種傳說，認爲姜華德身上附着一些特殊的威力，並且已經爲他們造成了一種奇蹟。

因爲這個小島已經有幾個月沒下過雨。各處的草都枯黃，馬鈴薯也都乾萎了。此外，應該湧來的鱒魚群至今仍無踪影。島上的人都相信由於這個小駝背的來臨，這一切災難都會結束的。

？那邊是梅家村和胡家莊以及其他六個村落。你只消在他們的門角上打一轉，保險他們就會邀請你進去。你要什麼他們就會給你什麼，一切都免費！還有，如果你喜歡在這兒定居的話，你就可以選擇十二名少女，並且另外還奉送你一大筆財富。」

他停下來望望碧藍的天空，然後沉思地說：「豬、牛、羊、雞……」

說到這裡，他看看姜華德，並且再輕推他一下，接着又說：「你將生活得像個帝王！真的，你可以到中午或任何喜歡的時間起床；你吃最好的東西，並且無限制供應。你將是島上之王！」

姜華德突然用他的細手輕彈着他叫他起來。

「這一天的誘惑已經夠了！現在送我回旅館吧！」

(五)

這兩個人默默地爬上車，無言地駛向旅館。在半路上有座小村莊，姜華德便下車去看看。他還沒走多遠，身邊就環聚了不少孩童；他們後面則是一些村裡的男人，最後還有幾個女人。他們

他們敬他一支煙斗和許多煙草；爲他在長桌上擺上筵席，村裡的長老都來參加。餐後，他們還敬他一大杯麥酒。他一面聽他們敘述島上隱藏的財富的故事，一面從容不迫地把酒喝完。他們都一致認爲，如果他留居在這裡，生活的樂趣才會自然地增加到良好的程度。

接着，他們舉行了一場歌舞，以及更多的麥酒。其他村落的人也都蜂湧而來，擠進房裡來看姜華德，並且搶着和他握手。

(六)

姜華德是個崇尚現實的人。在他來的那個城市裡，他一向都在宿舍裡過着孤獨的生活。他是一家工廠辦公室的書記，同事們對他冷寞，朋友更少。他的生活很艱苦，但這也是由於他缺少幻想和野心。

在那座村莊的那天晚上，那些土著的長老們再度邀請他在島上定居。他們答應給他找一房老婆，並且贈送他土地和牛羊以及一份漁獲的利益。起初他很爲這種奉獻感到樂不可支；然而等他喝了幾杯麥酒之後，他却變得莊重起來。這並不

是說那種奉獻刺激了他的幻想，而是他發現了那些人的真誠。

次晨十點鐘，他才離開村莊爬上馬車。這時陽光正熾，西方的蒼天更灼熱着紅潤的雲彩，海水也在浮升。一長串馬車隊載着村民尾隨着他回到旅館，受到歐白蓮太太的迎接。旅館裡早已聚集了其他村落來的有勢力的人在等候見他。當天晚上他又成了他們的上賓。那些敬酒的人都紛紛醉倒；有個老者爲他講述故事，另一個琴師則爲他演奏島上傳統的旋律。

第二天的情況仍然如此，那些居民們處處阿諛他，給他各種照料。使他感到非常歡愉和銷魂，但同時也覺得有點害怕。就在那天，突然來了一陣傾盆大雨，是島上幾個月來第一次，使得龜裂的土地大大地滋潤了。

雨停之後，襲來一陣清風，太陽也露了臉，成群的漁舟紛紛結隊出港。因爲立在小絕壁頂上的瞭望員正發出信號，通知大家海岸附近湧來了大群的鱈魚。

姜華德眼看着這一切舉動，大爲自己煩惱；因爲島上的居民都將雨水和魚群的來臨歸功於他

他說話。於是他只有和自己交談，並且也必須孤獨地沉思他的未來。

當他回到旅館之後，只有幾個遊客和他交談。

「那些人不是說着玩的，他們的確真心希望你居留在這個島上。」

他搖搖頭笑著。「我只是他們心中的一個新奇的人物。可是他們却認爲我給他們帶來了雨水和鱈魚。其實如果我不來，雨水照樣會下，魚群照樣會來的。」

有個曾經和他交談過的女遊客說：「不管新奇不新奇，這總是你一生中一次難得的機會，不是嗎？」她朗聲地笑着說下去，「如果他們奉獻我一個好男人當丈夫，以及一大片土地和牛羊，我就會立刻答應他們。我喜愛這個小島。我想他們都很善良。」

這時女主人進來了。她在客人之中有一種慈祥的風度。她說話很柔和！並且還帶着韻味，整天都是表現得歡悅和親切。

「這是真的，你知道。」她說：「我們見過不少，但我們不像這個世界上的城市裡的人。我

，更證實了他具有非凡的魔力。於是整天裡各種各樣的禮物不斷地送來。其中有些是很美的，尤其當他看到那些精緻的布料，奇特的寶石，怪異的彫刻以及神秘的花瓶，眼睛都不禁爲之一亮，這是他一生中從未遇到過的事。他原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現在却被他們奉爲帝王似的神人。當時他表現得很莊嚴與高不可及，叫他們把禮物聚放在一間房裡；然後以堅定而無可讓步的語氣對那個老人說：「把它們拿走，統統退還給他們。給我清靜，我只需要單獨的清靜！」

接着他便默然地走進房裡。他來的時候曾帶了幾本書。於是在傍晚，他便挾着一本書提着拐杖溜出旅館，找到一條通往峭壁頂端的小徑，然後坐下來看書。

(七)

如果他幻想他這樣做必會澆熄島民對他的那種怪誕的想法，那他就錯了。因爲不久他便發現這種舉動更激發了他們對他的崇敬和迷信。他們認爲他表現得真像個帝王，並且話也傳遍了各地，說他們要讓他清靜，不准任何男女乃至孩童向

們這裡沒有戰爭；島上的警察也終日無所事事。我們彼此公平相待；我們敬畏上帝，繳納賦稅。

正在這時有人召喚她。當她回來的時候，那些女賓客都已經走了，房裡只有姜華德孤獨地坐着；於是她挨着他坐下來。

「聽我說，華德，讓我告訴你，別離開我們！只要你對我說一聲，你就可以選擇任何女人做你的妻子，選擇任何的土地和牛羊。像你這樣的人在大都市裡的生活必定是殘酷和孤獨的；可是在這裡，對你則是仁慈的。這裡的人都會對你誠懇和尊敬；你的妻子會順從你，並且永遠使你快樂。你將有你自己的土地和牛羊。如果有任何人待你不好，我就必須找他算賬；因爲我在這個島上具有至高的權威，也擁有大量的地產。以往如果有人需要錢去買漁船或新式的耕犁等等，我從不拒絕給他們貸款。我將永遠在這幫助你，你會喜歡它的。」

「這不是一片寶石之地嗎？我們這裡從來沒有匆忙和饒舌，除非什麼地方有婚禮或有趣的事在進行。你會留下來的，是嗎？這裡的人都期望

你如此。他們還準備推舉你當島上的君主。他們要見你，要饗宴你。讓他們達成心願吧。你不會拒絕的，對嗎？」

一陣光耀的笑容。「我現在不做任何諾言。」他機敏地說。

(八)

來到這個島上已經耗去了他相當數目的代價。旅館的費用也相當高。他以前就曾讀過有關這個懸於海洋西方的孤島以及它原始居民的事。這裡的人沒有受到腐化和破壞，因為他們沒有接觸過現代文明。在他寫信到這兒來訂房間以及開始這次遠程旅行之前很久，便爲這孤島的存在而現實而神往。然而現在，他所有的歡樂都被擺在他面前的難題所破壞無遺了。他爲度假而竭力節省的全部積蓄也有耗盡的危險。

「在我兩星期假日結束之後，我再把我的決定告訴妳。」他說：「但在這之前，希望妳別再來問我。讓我到處去看看，好好地享受我的假期。到那時候，我便會下定我的決心。」

歐白蓮太太在少女時代必定是個美人。她的

玩意。有些長老帶他到峻高的岩壁上去參觀史前的遺跡和數千年前所彫刻的奇特的石塊。另外還有些人引導他爬上令人昏眩的最高的絕壁頂上，俯瞰着千呎下面的汹涌襲岸的海浪。

他常常提出問題。因爲他有一種知識上的貪婪的渴望。他不像那般到這來參觀過的嚴肅的學者常把自己的知識在土著面前當作一種驕傲。他很隨和坦然。他矮小的身體却很敏捷，思想也銳利，並且眼睛發出智慧，身上透出活力。

到了傍晚，他應邀參加盛大的聚會，更遇到了許多年青的居民。他們教他跳舞，聆聽音樂，並且學習歌詞中的意味。他永遠是個受尊敬的上賓。當他面前酌滿一大杯烈性麥酒之後，他便一飲而盡。然而其他人却不能像他一樣地保持千杯不醉。

「看他！」長老說：「他喝酒都像個帝王，他的舌頭永遠不會僵直。」

然而到了深夜，他就變得沉默了。他坐在那裡望着那些琴師和跳舞的人，煙霧像夢似地盤繞在室內。這時的窗外，已經見到了曙光。

他迷失在自己的思潮裡，深慮地看着自己。

頭髮和眼睛以及溫柔的外貌都是這島上的女孩子所具有的，也是遠近聞名的。因爲當她凝望着他的那一片刻，他曾幻想到她過去的美已經回復到她身上了。

她的眼睛發出了光輝，堅定的表情也消失了，並且以一種感激和情愛的眼光回望着他，掩住半個面孔的秀髮也顯得特別亮澤和柔和。

「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吧。不過你得記住，別拒絕人家的邀請；他們要你到哪去你就到哪去。好好地享樂一下。」

「好的，遵命。姜華德說。」

(九)

他在島上還有十二天好消磨；可是却變成了十二個神話似的閒飲放縱的日子。他開始是很清醒地和他們參觀漁捕區；看到了整個捕漁的過程，然後走到市場，看着他們把好的漁獲賣給大陸來的商人。

接着他便去觀看島上大小的田莊以及牛群和農作物。他遍訪各處村莊和偏僻的部落，看到了織工的手藝以及老彫刻匠在硬木塊上刻出的奇異

突然間，他站起來，小拳頭猛擊着桌子。

「大家靜一下！」長老叫道：「聽華德說話

！」
在那片寧靜之中，他嚴厲地說：「送我回去

！」
他把面前的酒一仰而盡，然後快步走到門口，那輛馬車正在等他。

「扶我去！」他說。
那些人照他的話做了。一當他坐上馬車，便仰臥在車板上，攤開瘦小的肢體，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正像一個帝王！像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帝王！」人群裡說。

(十)

第二天的情況依然如此。他每到一處，都受到居民們的盛宴和歡呼，禮物更是源源地送過來，其中有很多他不得不加以選擇才收下的。致謝之後，他挑出那些最美麗最有用的放在身旁。到了凌晨，他便欣賞歌舞，大吃大喝，接受他們所奉獻的尊榮。直到黎明，他們才把他送回旅館，安

放在牀上。

過去，每逢假日他都是落寞地孑然一身，得不到絲毫的友誼；但在這裡却受盡過份的慷慨和照顧。在島上的每一小時都充滿了樂趣。過去他是個受人鄙夷的駝背，在這裡人們却把他當做富豪和最具權勢的人物；因此，他的靈魂便從經驗中感到戰慄。這種滋味世上沒有幾個人曾經嚐過的。他感到歡欣，但同時也得到了教訓。

他傾心會神地聆聽和觀察他週遭的一切。不到一星期，他不僅發現了島上的生命裡有一種尖銳的夙怨和仇恨，並且還看出有三四個人彼此為奪取統治權而醞釀著緊張的鬭爭，雖然他的女主人依然在他們之上。他對自己笑笑。到現在他才明白她要他做她的聯盟。然而他却並不責怪那些人的行爲。

一經仔細觀察他們在島上的生活情況，便看出了真情。他們孤懸在海外，依着一種較他們所自稱的信仰還要古老的東西生存。他們是異教徒，依然附着有從史前遺留下來的原始的天性。他愛他們，然而也有點怕他們。

，把他抬上船好嗎？」

巡官漫步地走向人群。他一接近，人群便爲他讓路；於是他走進人群中心，從一個大塊頭的肩膀上把小姜抬下來，催促他踏上跳板。這時人群都在他身後嘯叫。

姜華德的衣箱也傳上了跳板，然後巡官揮開群眾。船長倚下身子招呼小姜走上船橋。接着汽船便急速地駛離碼頭，朝着大陸揚帆而去。

這時正當傍晚，太陽已沉陷在小島後面；絕壁上的頂端正抗禦着西方火焰般的光亮。

(十二)

船長是個四十歲愉快而蹣跚的人，于思滿面地穿着一身滿是油漬的粗布衣服和帽子。他向舵手下了一道命令，然後走到姜華德身邊。

「你不想留下來？」

姜華德仍在向碼頭上的人群揮手。那片悲傷的哭聲依稀可聞地從海面上傳過來。

船長拍打着船緣。「你這一生都會有享不盡的舒適，」他說：「可是你爲什麼不願留在島上呢？」

(十一)

當他的假期結束，他便整理衣箱，索取他的賬單。

「你沒有賬單。」歐太太說：「這是一點小事情……」

「不，」他說：「必須有賬單。」

「用不着了。你將和我們住在一起。」

他搖搖頭：「不，我要回去工作。」

她再三遊說他留下來，而他則默默地讓她說完，然後笑着搖搖頭。最後她知道無法感動他，才下樓寫好賬單，並且喚回她的車子。

這個消息不一會就傳遍了全島。一小時內當他走向碼頭的時候，人群便由四面八方集聚在途中向他道別。

在汽車裡他向他們揮手。到了碼頭，更聚着一大堆人。一下車子，人群便像波浪似地湧過去；他立刻便被他們抬起來，朝相反的方向而去。汽船正在碼頭上等候。此刻船長正倚靠着船橋和警察局的巡官聊天。

「嗨，我們已經晚了！」船長叫道：「傑西

華德把他的臂膀，指着島上的最高峯，看到峭壁的斜坡仍在柔和的陽光下閃耀。「那有多高？」他問道。

「一千一百一十呎。」

「在那一面，它就陡削地直落到海裡嗎？」

船長點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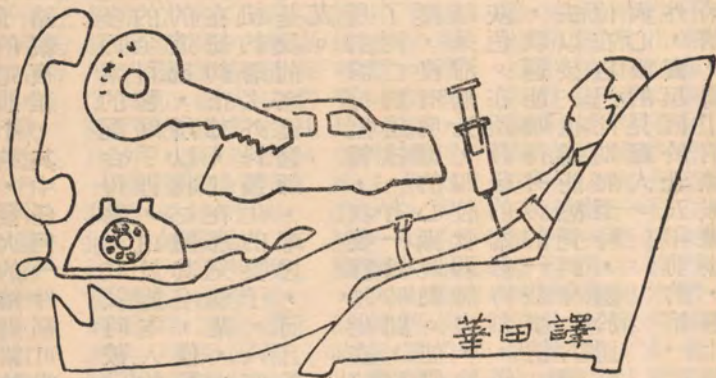
「他們說我給他們帶來了好運。」華德說：「農作物生長了，久旱之後的雨也來了；他們更捕獲了巨大的魚群。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功於我帶來的。因此，如果我傻瓜得留下來，他們必定會繼續有這種想法；然而，一旦來了一次大風暴，或者一次歉收，或者馬鈴薯和牛羊得了疾病，或者鯊魚趕走了魚群，那會成什麼樣呢？」他激動地說。

那片主峯上的絕壁突出在傍晚的光輝下，更顯得邪惡和恐怖。

華德指着它。

「船長，你看到了那個絕壁頂嗎？如果我留在那個島上享受半個月來的一切；要是一旦發生了風暴和疾病，那些年輕的島民便會約我爬上那邊。在那處絕頂上，他們會推一掌；於是我便直

死而復生



David Snell 作

在我執筆以前，大約廿四小時，我體會到了死亡的滋味。

依照各種臨床診斷的標準，我確曾死過。造成我「死亡」的原因，是醫生們所熟知的一種狀況，叫做過敏性休克。這是一種生機迅速衰敗的現象，因異性蛋白質介入組織後的急性過敏反應所引起的。就像是被蜂刺螫了一下所起的異常反應。

在我的病情裡，引起意外的東西就是盤尼西林。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適當地服用盤尼西林，確實會有預期的效果，但對於我，由於長期潛伏在體內的過敏因素，反應起來較之眼鏡蛇所噴出來的毒液尤烈。

我只服用了兩片盤尼西林·G·鉀片，每片都是二萬五千單位的美國標準處方。為要消除鼻道的小紅腫，我從家庭藥櫃的剩餘減量裡，自行配量服用，而沒有經過醫師的處方。

過敏性的打擊是重大而急速的。在最後一刻，才由特效的打拮劑加以中和而回復過來。如果我沒及時找到醫生，或者沒有現成的打拮劑，恐怕我已不可能重回人間。如果當時，電話線

落在汹湧的海水裡，一千多呎高呢！這時誰知道呢？有誰來管呢？又有誰願意費神在那片無盡的浪滔裡尋找我呢？」

他笑了，縱聲地笑了。

碼頭邊的那群人的悲哀的哭聲越來越微弱了。當汽船加速航過起伏規律的大海朝向大陸的時候，那片哭聲則完全沒有了。船長又拍一拍船橋微笑地轉過身去。

姜華德走下破舊的小船廳。廳裡已坐滿了從那個島上度假期返家的學者和高大的女人。然而却沒有一個人看他一眼。

譯自：(PRE-Raphaelite Twilight)

BY, F.L. GREEN

三年級歷史課時，老師問學生：「阿茂米德在洗澡時大叫：『我發現了，我發現了！』請問那位能告訴我，他發現的是什麼？」

一個男孩很有把握的答道：「他發現了肥皂。」



漫畫：千載難逢

很忙碌，車子的電池不夠，發火的鑰匙錯放了地方，街道上錯縱複雜，其中任何一件都可能造成差錯。

由於許多因素的配合得當，我及時被送往一位能力強的全科醫師手裡，由於她本人的願望以及醫學界的道統，所以我姑隱其名，僅稱她為大夫。她住在紐約市郊，就在那兒執業，中等年紀，是一位紐約著名外科醫生的妻子，八個孩子的母親。她是我的家庭醫師，鄰居，而且是我永遠敬重的朋友。

在她寓所的診療室裡，我萎靡地坐在椅子上，我正走進了死亡的邊緣。有一段時間，沒有脈搏、沒有血壓，沒有明顯的心臟跳動。他們告訴我，我的眼睛呆滯無光，四肢軟弱無力，臉孔浮腫並且變成灰色。在這最後的臨終時刻，僅僅知覺尚有生機，我還能曉得身旁的一些事情。稍後，當知覺失去以後，也還能感覺到身內的變化。我可算是一位在自己死期將至時，處於迷亂狀態下的目擊者與心靈的見證人。

這次意外，實起因於廿五年前的第一次使用盤尼西林來治病。爲了消除喉嚨炎，醫生替我打的小刀，夾子和氣管阻塞時用的呼吸導管等，也準備好了急性出血時用的葡萄糖鹽水注射劑及其他的藥品。平常她還得備有一瓶中和劑，以防因用盤尼西林而起的過敏性休克。這是專爲克服和破壞盤尼西林用的注射液。此外還有止血劑，高效的能的抗組織胺以及調配這三種藥物用的皮下注射器。

我的鼻道刺激痛，這星期才開始發作。起初只認爲是着了涼。但漸漸的，却沒有感冒的流鼻涕症狀，而且在星期六早上，一醒來就發覺喉嚨沙啞。我猜想這可能是炎症的感染，同時也想起，應該打個電話給醫生。

後來我到藥櫥去找看有些什麼治療喉炎的片劑。我發現了一個大約尚存十餘片盤尼西林的瓶子，是小兒科醫師給我兩個小孩子處方所餘留下來的。瓶上的標籤仍在，說明每天服用四次，每次兩片。雖然我自知門外漢自己下藥是件不當的事，但我還是服用了兩片，我還注意到那時正是早晨七點零三分。

此後半小時中，我進行早晨的例行工作：喂狗，把牠牽到籬笆圍着的庭院裡以及調拌咖啡。

了一針當時新聞世的藥劑。幾天之後我的腰部和腳踝就起了疹狀的過敏反應。醫生給我配了些藥片，服後紅腫也就消失了。不久我就把此事忘掉。此後，我曾多次用過盤尼西林，而且一九五九年飛往巴黎動盲腸手術時從無不良反應，後更大量的使用過。

雖然醫學是一門極其複雜的科學，但令人驚奇不止的是一般治療的正常路徑上，僅有五類基本的緊急狀況，而在此等情形下，必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做到精確的診斷，以行救治病患，這五類是：

一、當外物或因受傷把氣管阻塞時，呼吸的突然中斷。二、當大靜脈或動脈被切斷時的急性出血。三、急性中毒。四、因心臟冠狀動脈血管塞，纖維性顫抖，電癱或用藥過量所造成的心臟停止。五、休克。休克有多種嚴重程度不同的類型，諸如胰島素休克，外傷休克，刀傷休克，中風等等。使我瀕臨危急關頭的是過敏性休克。它幾乎致我於死地。

因此，這化身兼母親和全科醫師的大夫，隨時準備著應付這些危急的病人。她安排好外科用正當聽取新聞廣播時，我開始覺得一雙大腿及腳踝上起了針刺的騷痒。很快地就擴及腰部和手掌，然後佈滿肩膀，背後及前胸。我拿了給內人的一杯咖啡，走上樓梯。騷痒發作得如火中燒。走到半樓，我把杯子放在梯階上，兩手逐漸瘋狂地亂抓。我發現手面上生起了銅板大的白色疱疹。使我重新憶起。第一次吃盤尼西林的反應。

我趕快跑到臥室，叫醒仍在熟睡的妻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她問。

「出疹子。」我說。

我告訴她吃下了盤尼西林以及從前曾發生過的類似情形。雖然痛痒繼續加劇，可是我仍覺得壞兆頭還沒發端。事實上，我採取的下一步行動是吃下現有的一粒抗組織胺藥片。這是我早晨所服的第二號自配藥方。

「我得叫叫醫生，」我妻說。

「馬上就會沒事的。」我說。

「也可能更嚴重。」她說。她曾看過書上說，盤尼西林的反應極爲危險。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面龐逐漸腫起，僵硬，同時呼吸困難。走到鏡前，我幾乎認不出這張浮

腫、染成深紅色的面孔。

妻打電話給醫生，告訴她我吃下盤尼西林以及反應的事，片刻後妻說，「好的，我們盡力而為。」就把電話掛斷了。

「醫生說我們必須立刻去。」她沉着氣說道。她跑到孩子們的臥室，把他們從床上拉起來。這是家庭的規矩，因為我們從不在無人照顧下把孩子留在家裡。

「我們必須快點，」我聽到她這麼說。「爸爸病得很重，必須趕快去看醫生。」

騷痒逐漸轉變成痛苦。哮喘和咳嗽逐漸加劇。牆壁和傢俱看去好像是裝在瓶子裡一樣，扭曲和波浪起伏。

我跨過床鋪，一隻膝蓋落在地板上。我有一種懶洋洋想睡覺的感覺。而此刻妻正在臥室裡，一邊扣鈕扣，拉拉鍊，一邊還要為孩子穿衣服。她是否知道危機已經過去，我已經睡過去了呢？

「喂，」我叫道，「給他們穿衣服要多久呢？」

「馬上就好了，」妻答道。我自覺曾經昏了。剛才妻從電話上得知這是很危險的徵兆，也許就是過敏性休克的迅速發作。按照當時的情況來看，我仍可以跑這一趟路，而且時間是個重要的關鍵，所以她斷定最好不要出診，寧可讓我跑一趟，好使醫生有時間做些緊急處置的準備。醫生來不及換衣服就開始着手準備一切。她打開中和劑瓶子的封蓋，加上兩C.C.的蒸餾水。裝好三個注射器，一個盛滿中和劑，另兩個盛着強心劑和抗組織胺的混合劑。此外，她又增加了一個皮下注射準備用的四十毫克玻璃筒。最後她才站到門口等待我們的到來。

妻抬着我走路時，遠在十五碼外的大夫，就已斷定了我的情況。她看到我的眼球不調和的轉動，蒼白的面色，兩腿彎軟。這些情形已經告訴她我的休克病況相當嚴重，也許我還沒到達診療室就可能嗚呼哀哉。要她幫忙來抬我這二百磅重的身體踏上五層門階，然後進入房內恐怕是沒用的。所以她返身入內，把東西拿來，以便必要時就在走道上診治。

剛才路途中，坐在車內休息使我暫時回復了精神，因此我還能支持得住。由妻扶持着，走上

過去，也因此，使我想到了可能真有危險。「我就去發動車子。」她說，同時擁着孩子們下了樓。

雖然被單冷得出奇，但我真想重回夢鄉。這情形就好像明知鬧鐘已經響過但却沒發生一點效果。只小睡一會兒不打緊的。但我仍然想法站立起來。

我記得在樓上踉蹌舉步時，曾經懷疑自己是否能夠保持身體的平衡而走下樓梯。我一步一步地走，兩腿像木偶般移動着。我想不出是誰正操縱着木偶的繩子。廚房已經飄在身後。從櫃子上我抓取了我所留下的盤尼西林瓶子，塞進口袋裡頭。「醫生會要這個看的。」

進入車房時，妻正打開車子的後門。我試着走近，但身子却往回攏，撞上一根耙子。「要命！」我搖搖擺擺走上了通路，膝蓋開始屈曲，妻趕過來扶住了我。她捉住我的臂膀，叫着我的名字。

然後我坐進了車子，橫着倚在中間的座位上。後面，坐着我五歲的女兒和八歲的兒子。車子停了下來。車門開後，妻子扶我出來。

台階，經過休息室，進入了診斷室，整個身體馬上就倒在皮椅裡面。

現在是八點正。從妻打電話給醫生到現在已過了九分鐘。大約再過三分鐘我就會死過去。

「可憐的醫生，」我露着浮腫的微笑說，「這真不是朋友順便拜訪的時刻！」

在我左邊的椅子上，大夫再度核對她的東西。她一邊核對一邊吩咐妻：「急救之後，必須送他到醫院去。打電話給警察，要他們盡快派來一部救護車。同時需要一輛護送的警備車。她說話時具有一股冷靜的權威，毫無一絲激動或慌張的神情。

「大夫，」當她在我左手臂上擦酒精時我還說，「一針盤尼西林注射後，不會立刻安定下來並沒錯呀！」

大夫聽後沒作任何表示。

強心劑流進肌肉以後，馬上我就好像和手臂脫離了關係，只覺得皮下層在抽動，而且有點緊緊起結的感覺。我看了一下，但怪得很，大夫量取我的脈搏我一點也沒感覺。

醫生的桌子旁，妻在那兒與警察通話。我的

右邊，孩子們從接待室正往裡面張望，臉孔蒼白、驚恐，露着害怕的眼光。我聽到大夫要他們回到車子上去，那樣就能幫助他們的爹爹好起來。

「我們全上車吧！」我說。

「快點兒，」大夫說。

我了解當時她的一切緊急措施皆以最壞的情況為準，以便一有需要時可做技術上的進退。

強心劑必須先打，以回復靜止了的心臟。有些時候，倘若心臟停止跳動而要打針時，最直接的辦法是把一根長注射針直接插入胸腔。第二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在手臂上的大動脈注射。不管採用那一種方法，均將引起心臟纖維性顫抖的危險。這種病狀乃由於心臟的肌肉發生獨立的、不調和作用，就好像手錶發條逐漸走鬆了一樣。大夫後來說，「我們不希望來個併發症。」由於寄望於我的心臟仍可作微弱地跳動，所以她選擇了較不直接的皮下注射，在我左臂上打了一針。如果真如所料，那麼強心劑將會逐漸地減低衝力，到達它的目的地。

現在災情將開始進入第二關。當過敏性反應開始發作時，體內就會過量地產生一種叫做組織

我的外在知覺正在逐漸減低，朦朧中，看到大夫正在探尋我左手的脈搏——這位多年來替我驗血的大夫，第一次在這兒按脈搏，看看沒有希望，就往右手臂大靜脈按去。

「試試右手吧，大夫，」我說。「沒人能在左手找到靜脈的。」

「上帝也許指點了迷津，」她說。就在這次，她碰着了左臂上抓拿不到的靜脈。她盡其身邊所有的八十萬單位中和劑打了進去，尋找及破壞五十萬單位的盤尼西林。

大夫後來說，當時在我身上沒有脈搏，沒有可辨別得出的血壓，強心劑雖然已經注入，但還沒發出效力。

突然間，我了解了。

「我是否快死了，大夫？是現在嗎？」

沒有回答，或者可說，什麼我也沒聽到。

「請老實告訴我。我就要死了嗎？」

「不，我們不預備讓你死。」她說，雖然我不信她的話。

「聽聽吧，我要告訴你這是怎麼一回事，描述給你聽，請記下來……」

胺的化學品，以致全身細胞的滲透性皆會增高。這就形成了通常隨其而來的過敏病症——發疹，氣管的腫大喘息，或者是打噴嚏。在急性的病況裡，會產生相當過量的組織胺。血液中的血漿與血清大量的流過微血管壁，血液本身則逐漸淤積而很少回到心臟去。這是過敏性休克迅速的連鎖反應的特徵。病況可以反覆進行，直到細胞與組織死亡為止，而進入所謂停滯的狀態。到這時候，軀體必是死亡。

為要爭取抵抗組織胺的時間，大夫馬上在我右臂打了一針抗組織胺——Chlor-Tineon。配量是五十毫克，她知道這是超量的：「我並不憂慮過量。因為最重要的是讓你夠量。你是很強壯的人。」

就軍事上的意識來說，打了強心劑與抗組織胺，等於是戰術與防禦的運用。現在是用中和劑發動總攻擊的時候了。最後留下來的就是「肢質檢驗，」以便明瞭戰中的對手是否勢均力敵。中和劑是最具威力的生力軍，它正面攻向盤尼西林，進行殲滅性的戰略撕殺。這最後的攻擊性武器，在我體內戰爭的輸贏就全看它了。

外在的知覺已離我而去，我能聽到聲音，但看不到東西。為了不受椅子震動的影響，妻扶着我的頭，而我自己漸漸昏沉下去。對醫生而言，我已接近臨床診斷上的死亡。但對我而言，尚有一股內在的知覺在擴張中，明顯而集中。

死亡是有蔓延性的。它的來襲就像海浪衝刷沙灘一般，先在腳趾上感覺出來，然後是腳，細胞一個接一個地死亡。再來就到了腿，逐漸往上蔓延，還好視覺尚佳。手、臂、腹部以及胸部上每個細胞都燒成了迸裂的新星，而後死亡。死與生同稱具有秩序與系統。我必須盡力控制這死亡的進展，好讓我的腦筋保持清醒，直到最後的一刻。現在已延到了我的脖子、下巴、牙齒了。牙齒死亡的感覺真奇妙，一顆接一顆，細胞燃着細胞，然後大量的細胞就很輝煌地死去。

現在，我在回想中尋思某些其他的事。這是在最後的片刻，才被我所感覺到，經驗到或者說看到過的。它是些什麼呢？當它呈現在我面前時，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是那些比生物所能具有的心靈或想像更為美麗、溫柔以及更為可愛的東西。

可惜，它已不再存在。

強心劑到達心臟時我感到有如雷鳴般的轟隆作響。身體的各部也起了反應。我痛苦得如坐針氈，形同鞭打，就好像裸露的全身被撒滿了冰塊般。然後開始有了虛弱的動作，正常的話聲。

從我坐進皮椅開始到現在僅僅不過三、四分鐘光景。當我從昏迷中醒過來時，大夫正在我的右邊替我按脈，她的丈夫，站在我的左邊，按着左手的脈搏。就我所知，在那最危急的時刻，當我眼睛左右溜轉時，她會跑到走廊上喊她丈夫過來聽聽我的心臟。然後她進去準備一根長長的穿心針。她進來時，早先打的強心劑見效了。

「好了，」他說，「現在脈搏頗佳。很正常且很強。」

救護車開動了，陽光經由窗口射進來，我瞥見了茁發新芽的樹木。氧氣罩放在我的鼻子和口上。我努力地吸着這沒有臭味又看不見的東西。

救護車一路上發着顛顛的砰砰聲，鳴着響亮的喇叭。這是完美的聲音，生命與活人的音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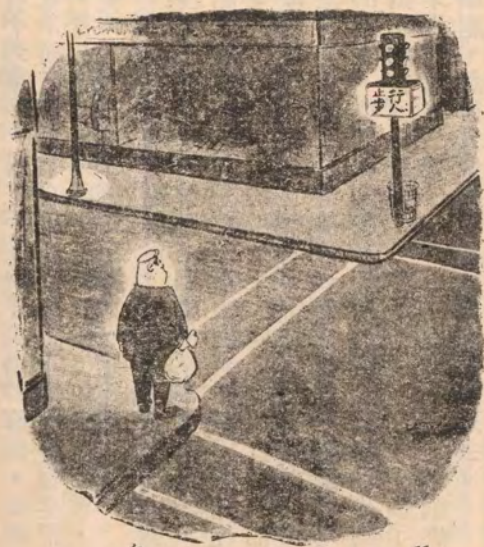
「沒警鈴嗎？」妻問道。

「我們沒有？」穿白衣服的婦人答道。

氧氣罩內的我高聲大嚷。白衣服婦人嚇了一大跳，但妻却得到我復活的信息。她微笑着，止住了眼淚。

「他正在發出警鈴聲哩」她說。

(譯自「Life」)



無

題



第十章 爾詐我欺

花 登 筐 作
餘 蔭 譯

三年歲月轉瞬即逝，清太郎仍然在暗無天日的倉庫中工作着。早上一睜開眼，他就一頭鑽入倉庫。打掃、出貨、進貨，直到深夜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小廝房裡睡覺。

一整天，他可能不和外面的店夥們見上一次面，說上一句話。如果不嫌誇張的話，系由上上下下彷彿業已遺忘店中還有這麼一個身份未明的學徒。當然，這一切全出於妙子的安排。

（我活了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領養外室子女而能天下太平生意興隆的。）

直到現在，母親臨終的遺言依然整天在妙子耳邊響着。這使她決心把清太郎永遠留在倉庫裡。自然，由之助不會不知道妙子的居心，但是，他不想提出抗議。不，不是他不想仗義執言，而是自從那天預留遺囑之後。他已喪失了發言權。

有幾次，他實在看不慣妙子那種慢性虐待而出聲指責，結果都讓妙子一句「您已經成佛了，怎麼還能說話」給頂回來。有過幾次經驗後，他再也不敢輕易出頭，藉免自取其辱。然而，由之助當然不甘心就此袖手旁觀的。於是，當他覺得自己非說話不可的時候，船場近郊宗德寺的住持靜現和尚就會來拜訪系由這一大施主。靜現和尚的第一句話照例是：

「冥福院錢德居士在陰曹託夢給老衲……」

所謂冥福院錢德居士乃是由之助爲自己所取的戒名。死人儘管無法開口說話，但總不能禁止他不向和尚託夢，這是由之助在百般無奈情形下想出來的苦肉計。無可避免的，由之助雖然達到了干涉的目的，却招來了妙子更多的怨恨。

最近，由之助大概也知道，事已至此，再多事迴護，不獨於事無補，抑且促使清太郎之處境更爲窘困。因之，藉口風濕病復發，這些日子來，倒有一大半時光逗留在蘆原溫泉。

短短的三年，清太郎這孩子已有極大改變。首先，他那種逗人由衷喜愛的活潑、天真的神態早就消失無踪；代之而起的則是終生在倉庫中活動的金龜子般，混身散發着陰暗、愁苦的氣氛。剛進

系由時那「，積起旅費去東京找尋父母」的口頭禪也已絕口不提。

在這期間，妙子雖曾殫精竭慮地整頓系由，遺憾的是系由的業務狀況並未如她所想像的有長足的進展。從妙子看來，這完全是由於清吉行爲不檢，連帶使系由店號蒙辱的緣故。她做夢也想不到系由內部正隱伏着隨時都可能爆發的危機。而夠諷刺的是，促請妙子注意那些足以致系由於萬劫不復的癌細胞的，竟是被她深痛疾惡的靜現和尚。

那天，靜現和尚又來系由，帶着悲天憫人的口吻說道：

「昨晚，冥福院錢德居士託夢給老衲……說是最近船場的市面已經恢復了往日的繁榮；可是，系由却未能在這擋口賺進一筆……據錢德居士說，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因爲夥計們根本沒有真心替系由工作……」

抱定宗旨把父親的話當作耳邊風的妙子，一聽到「夥計們根本沒有真心替系由工作」這句話，也不由怦然心動。論妙子，個性雖稍嫌偏激，究非一無見識的女流之輩。略事思索，她立即明瞭自從源助推荐安吉，小三郎兄弟，伊助和留吉四人來店工作之後，他們除了爭權奪利、互鬧派系之外，一無實績可言的事實。奇怪的是，身爲大掌櫃和介紹人的源助，對這一現象竟也噤若寒蟬。

她不知道源助對伊助等人的泄洩敷衍的作風不但束手無策，相反的，還受盡了他們的脅迫。原因是源助邀請他們入夥時，曾經向他們保證，兩年之後，業務如有進展將分別撥贈款項，讓他們設立分號。現在，業務依然故我，二年的期限却已迫在眉睫。於是，被源助視爲心腹的他們，不時提醒他，遵守諾言的日子已經到來。尤其是伊助，仗着是中表兄弟，毫不保留地申述自己的意見：

「我說，源助。如果你不遵守諾言，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辦法……」

「你們有你們的辦法？」

「是的。我們將把系由欺騙夥計的事實宣揚出去，讓船場的人們評理。」

「伊助，你可別昧着良心說話呀。我不否認邀你們來幫忙的時候，曾經答應過二年後讓你們自立門戶，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希望你們能夠爲系由擴展業務盡一分心力。可是，現在的情形怎麼樣？你們是否已盡到了你們的責任？虧你還好意思口口聲聲要求設立分店。做個商人可不能這樣沒有良心的呀。」

源助幾乎每天都得和伊助等人來上一場馬拉松式舌戰，在這情形下，他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爲增加營業而奔走了。

對源助來說，無疑的，引進伊助等四人是他的一大失策。但是，冷靜的想一想，也只能說是他自作自受。

事實上，當他邀約伊助等助陣的時候，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贈款伊助等設立分號的念頭。他不過是以這爲餌，希望利用他們廿年掌櫃的經驗以及他們各自擁有老主顧，爲系由振衰起敝。業務果能蓬勃興隆，不愁妙子不對自己感恩圖報。

（座等到真的賺了錢，一切還不都聽我的！）

源助的算盤固然打得很精，無奈不如天算。系由的業務雖未衰退，但召募生力軍後也未見顯著的增加。這當然是源助的大失策。不，不僅是失策而已，在實質上，伊助等已成了他精神上極爲沉重的負擔，他比誰都清楚，萬一他們真的鬧出事來，首先受到影響的將是自己；要是大掌櫃的寶座發生動搖，那才是啞吧吃黃蓮，有苦無處訴呢。這就是他對伊助等人儘管痛心疾首，也不得不按下

心頭怒火，委屈求全地善言安撫他們。

源助是一肚皮苦水，伊助又何嘗沒有他自己的牢騷。

如以活動能力而論，在船場所有掌櫃中，他也可算是佼佼者的了。可惜缺少一些思考的能力。他做買賣的原則非常單純，也能說非常正確；以最低代價獲致最大利潤。至於計算利潤的方法，更是簡單明瞭。借方減去貸方，餘數就是利潤。他認定兩年後能由系由分得一筆財產自立門戶是損益計算書上的借方，因此欣然來到系由。現在，分享財產一舉落了空，損益計算書上借方變成了零，結果當然將出現赤字。素以「不賺錢的事不做」爲人生信條的伊助，對於這一次滑鐵盧豈能默爾而息？那麼，千方百計，務必彌補此一赤字而後快，自屬情理之常。

那天，剛好是盤點存貨的日子。對任何一家商店來說，這都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日子。因爲只有經過盤點現有存貨後，方能約略計算出本月份營業盈虧的概況。

當天，在盤點存貨之前，伊助與留吉咬着耳朵：

「喂，我們可不能吃這個啞巴虧，好歹也得把設法分號的資本撈回來……」

伊助所說的把設立分號資本撈回來的的方法是這樣的。

所謂盤存主要是查點倉庫中現有存貨。負責盤點的是留吉，而記帳的是小三郎，清太郎則以看守倉庫的身份在旁證明。伊助的意思不妨在點數時弄些手脚，以多報少，隱藏起二十疋印花綢。等盤點完畢後，再伺機偷運出店，那麼，正在看漲的二十疋印花綢就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落入自己腰包。

初初看來，伊助這種瞞天過海的手法漏洞實在太多。因爲，只須把進貨減去銷貨，就可獲知存

貨數字，所以不厭其煩的逐一清點，也無非是確定一下，現有存貨與帳冊上之數字是否符合而已。何況，倉庫中另有帳冊詳細記載出入庫的數字，稍有變動，立刻會露出馬腳來的。

可是，伊助另有他的打算。首先，他看準了系由自從由妙子親自主持店務以來，由於未能獲得店夥們的擁戴，對店務已失却控制。相對的，店夥們對於本身工作，包括記帳在內也漸趨怠忽。伊助自己就曾多次發現進貨時忘記入帳，事後無人追究的情事。而所謂盤點存貨，也無非虛應故事一番而已。

剩下來的的是實際管事的大掌櫃源助和二掌櫃安吉。關於前者，他早就揣摩透了。經過這些日子來的爭辯與抗議，源助對於自己是頗具戒心，只要不去撩撥他，對於這些例行公事式的盤點，決無吹毛求疵，向自己找碴子的道理。至於後者，那更不用有所顧忌。因為他來系由工作的主要目的，還不也是爲了籌設開分店的資金？

同時，他還計算到，即使一旦東窗事發，也可以計算錯誤作爲理由，輕描淡寫的把醜事遮蓋過去。

因此，他認爲自己的計劃可說天衣無縫，而且必能馬到成功的。可是，他忘却了清太郎這個關鍵人物。還是留吉提醒了他：

「可是，在點貨的時候，清太郎就在旁邊看着，怎麼能夠以多報少呢？」

「他懂個屁。要騙一個小孩子還不是容易不過的事。」

「不，您不知道，那孩子人小鬼大，千萬大意不得。別在最後在陰溝裡翻了船，那才笑話呢。」

伊助一想也對，略一沉吟，叫來了清太郎吩咐道：

「守口的江口屋那邊急着要樣品，現在你就給我送去。」

想不到清太郎居然拒絕了。他靜靜地瞪着伊助一眼，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今天要盤點存貨，我不能夠離開倉庫。」

「我叫你去，你就去。那有這麼多廢話的。」

禁不住伊助厲聲叱責，清太郎無可奈何地接過樣品布。

「記住，告訴對方，明天我自己去談生意。」

清太郎懶洋洋點點頭，走向由之助私室。他沒有忘記很久以前由之助的囑咐，被差遣外出時，必須先向自己報告這件事。但那天由之助並不在家，於是他逕自離開了系由。

這些年來，除了晚上做完工作之後，去公共浴室洗澡之外，足不出倉庫，更不用說大白天在陽光下出現了。因此，當他承受到溫暖的陽光時，毫無緣由地產生像是高興又像是悲痛的奇妙感覺。

過了堺界，走向天滿時，清太郎突然停下了脚步，望着面前的學校出神。

照說，清太郎在八歲時早就應該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事實上，較他年幼的由太郎正在就讀。

可是，關於他的教育問題，誰都沒有興趣過問。連最關心他呵護他的由之助竟也隻字未提，彷彿根本忘記了清太郎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似地。

清太郎望着在校園中嬉戲的學童，臉色冷寞，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不過，從他停下脚步，一瞬不利地凝視這一舉動看來，可見他對學校生活依然極爲嚮往。

一個過路的男人看到清太郎胸前那件印有紅色「由」字的胸圍時，微一聳眉，跟着站定了下來

。那是一個身穿便服，年約廿五、六，齒白唇紅，相貌相當英俊的年青人。他靠近清太郎身邊，柔聲問道：

「小弟弟，你是系由的學徒嗎？」

聽口音，似乎是關東地方人士。清太郎抬起頭來，厭惡地瞥了陌生人一眼，一語不發，掉頭就走。就在這時候，一群學童嬉笑着自校門湧向街頭。

「喂，這小子不就是你們家學徒嗎？」

突然，一個孩子向身旁的同伴問道。

「是的……」

答話的由太郎。他一邊答話，一邊不屑地掉過頭去。清太郎也像是遇到甚麼厭惡東西般，飛快移開視線，正想快步離開時，首先發話的少年却老氣橫秋地說道：

「我說，你們家學徒實在不太懂禮貌，見了人也不知道鞠躬甚麼的。」

一句話勾起清太郎心中鬱憤。他停下脚步，狠狠瞪了少年一眼，抗聲說道：

「我不是學徒！」

「不是學徒是甚麼？」

「是親戚！」

現在，輪到由太郎發窘了。他漲紅了臉喊道：

「你根本不是我們的親戚！」

「是親戚！」

「不是！媽說不是的！」

「甚麼！」

清太郎跨前一步責問。誰知由太郎先下手為強，一低頭，猛向清太郎懷中衝來。清太郎不甘示弱，立刻還以顏色。相互衝擊中，由太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自小嬌生慣養的由太郎不由萬分委屈地拉開喉嚨大哭起來。於是，那個挑起戰火的學童冷不防從背後一把抱住清太郎……。

當那個過路的年青人走近來勸解時，由太郎和那學童馬上逃之夭夭，清太郎頭上却多了幾處傷痕。

從哭泣回家的愛子口中問明經過後，妙子氣得柳眉倒豎，撇下前來訪問的老同學，現在身為系商老闆娘的惜子，匆匆趕往店堂，指着源助鼻子，尖聲責問道：

「源助掌櫃，誰叫你把看守倉庫的小子差遣出去的？」

面對怒發如狂的妙子，源助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時，一旁的伊助插嘴道：

「老闆娘，您聽我解釋……事情是這樣的。守口那邊急着要看樣品，我原想叫留吉送去的，可是那孩子搶着要去，說是盤點存貨太沒有意思，說甚麼也要借機會到外面去走走。」

怒火使妙子失却了冷靜，居然相信了伊助的瞞天大謊，隨口反問道：

「為甚麼不阻止他？」

「我倒是想阻止他。可是……」伊助裝出一副左右為難的樣子，吞吞吐吐地答道：「可是……聽說這孩子的身份……似乎和學徒不太一樣，所以……」

「好了。別再說了……」妙子打斷伊助的話，恨聲不絕地道：「現在我再告訴你，對那孩子絕對用不着客氣。學徒就是學徒，沒有甚麼身份不身份的。」

妙子氣憤憤的走了。伊助和留吉不由相互凝視着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當清太郎送完樣品趕回系由，倉庫中存貨早就盤點完畢。店堂中，夥計們正在根據實存數字計算本月份盈虧。

時間已經是下午一時半，清太郎又氣又餓，捧着一碗冷飯發怔時，背後突然受到重重的一拳，頭頂則響起一陣怒罵。那是大掌櫃源助的聲音。

「小鬼，你倒真會偷懶！明知今天盤貨，却溜了出去。這還不說，居然還敢欺侮小少爺。你簡直要造反了！你說，你到那裡去玩了？！」

「去守口。是伊助二掌櫃要我去的。」

「胡說！是你自己要去的吧！」

「誰說我自己要去的！」

清太郎話剛出口，源助似乎不耐他的頂撞，奪走他手中飯碗，把飯傾倒於地，厲聲叱責道：

「鬼話連篇！這些飯倒不如餓狗還知道感激呢！」

一連串辱罵把清太郎驚得透不過氣來，不由犯了小性子，頭一豎，對着源助吼叫道：

「你不相信？好吧，我們一塊去前面，你就會知道誰在說謊了！」

清太郎奔到店堂，站在伊助面前，毫無懼色地問道：

「你說吧，是不是你要我去守口的。」

「你這小鬼胡說些甚麼呀！不是你自己搶着要去的嗎？我不讓你去，你還差一點哭出來呢。」清太郎凝視着伊助，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驚訝、氣憤的當兒，一旁的留吉說了話。他說：

「當時我也在場，明明是你苦苦哀求伊助掌櫃，伊助掌櫃才讓你去的。現在你居然想賴了……」

「不是的。不是的。」

清太郎既想不通一個大人怎會昧着良心冤枉一個孩子的。他也找不到有力證據洗刷自己的無辜。他只能一個勁的否認。

可是，情勢對他顯然極端不利。他的否認，無非增加源助的憤怒而已。他突然一脚把清太郎踢倒於地，順手拿起算盤往清太郎肩部打去，口中則罵着：

「小鬼，討厭點存貨，就挖空心思溜出去玩。下次再敢撒野，看我不打斷你的狗腿。還不快些給我去結帳！」

清太郎咬緊牙關忍住肩頭的灼痛，默默拿起算盤。他知道，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已無爭辯的可能與必要。否則，徒然多受辱打罷了。

「久留米編，一百二十疋！」

小三郎用幽揚頓挫的聲調朗誦着存貨的數量。緊接着，伊助報出每疋單價，於是，其他店夥和學徒們紛紛撥動算盤，計算出金額。顯然的，這種對帳的工作所以要學徒們參加，實含有藉機訓練珠算能力的意義在內。從未參加過對帳工作的清太郎當然跟不上連珠砲似的大串數字。這給替源助

製造了另一個毆打的理由。清太郎每撥錯一個算盤子，源助就在他手指上重重打一下。轉眼間，清太郎的小手已是一片血紅。但是，他沒有出聲呼痛，只知加快手指的動作，對帳的工作繼續在進行。

「堀川印花綢，五十一疋！」

小三郎話剛出口，伊助還未報出單價，清太郎已搶着說道：

「不對。堀川印花綢應該是七十一疋。」

伊助吃驚地看看留吉，於是後者含怒叱責道：

「怎麼，你這小子又想來搗亂了？你又沒有點貨，怎知道是五十一疋還是七十一疋的？」

「今天我雖沒有點貨，但是每天我都在點數的。我記得很清楚，堀川印花綢只剩下花卉和鳥獸兩種花樣，一共是七十一疋。」

別看清太郎年幼無知，因為整天在倉庫裡，對於庫內貨品倒是瞭若指掌的。從他回答留吉的語氣來推測，不僅是數量，恐怕全倉庫各式布疋的千萬種花樣都藏在他小腦袋裡了吧。這末看來，清太郎雖未能如同父異母的弟弟由太郎一樣接受正常教育，但三年歲月並未白費，因為他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接受了做一個商人的最基本教育。也許，就是由之助不願出面爲他爭取求學權利的真正原因吧。

禁不住清太郎一再堅持，一旁的安吉說話了。

「既然他這麼說，爲了鄭重起見，我們不妨再清點一次。」

可是，小三郎又提出了異議。第一，盤點工作雖由留吉負責，但存貨帳上的數字却是自己親筆

記載的。一個學徒膽敢對資深店夥的工作表示懷疑，這還了得？現在安吉要重點存貨，如果是清太郎記憶錯誤，自然無話可說；萬一真的與現存數量有些出入的話，自己和留吉將發生爭執不說，這副臉往那兒放？而且，盤點一次存貨已夠麻煩的了，現在還得再來一次，說不定全部存貨帳也得重行記載，誰受得了。於是，他幫着留吉說道：

「不用再點了。當時我也在場，決錯不了。這小子剛挨了罵，無氣可出，故意唱反調，想作弄我們一番。我說，安吉掌櫃，您可別上這小鬼的惡當。」

清太郎再度被視作說謊者。一度停頓了的對帳工作又按部就班的繼續下去。晚上十時，才算完成了這一瑣碎繁重的工作。等店夥離開店堂後，安吉叫住了小三郎，低聲囑咐叫道：

「你替我留心着，看看今晚伊助到那裡去。」

「爲甚麼？」

「他們大概會從倉庫中偷印花綢出來。」

「甚麼……那末，他們……？」

「嗯。這不是很明顯的嗎？甚麼時候不好送貨，甚麼人不可以差遣，偏要揀盤貨的日子，把看守倉庫的清太郎支使出去，不是想在存貨中做手脚是甚麼？」

「既然如此，剛才您爲甚麼不當場指出來？」

「我才不這麼傻呢。」安吉泛起詭異的笑容：「我要人贓並獲，使他們以後不得不聽命於我。你應該也看得出來想拿筆款子去開設分店的事是完全沒有指望的了。那末，我們至少也得在店裡佔據一個無拘無束的地位。但是，要想取代源助的位置，我們必須要厚植自己的勢力，使大家都唯我

馬首是瞻，把源助孤立起來。」

和伊助相比，安吉的思慮要周密得多了。當安吉測知設立分店已無希望時，就把目標轉移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掌櫃這一職位上。而伊助在工作上表現得如此消極，而且不惜以盜竊手段中飽布疋，也許就是爲了已經看破安吉這一野心，自知無論從心機才智那一方面來說，都不足與之抗衡，於是放棄爭名的念頭，希望在奪利方面獲得一些實益的緣故吧。

連番受辱的清太郎心有不甘，自動放棄睡眠，重回倉庫查點堀川印花綢的存量。他覺得伊助矢口否認派遣自己出外送貨，使自己百口莫辯；但是，倉庫內的布疋應該是最有力的物證。如果自己沒有記錯，就可以洗刷掉「說謊者」這一污名。

是的，清太郎沒有記錯。堀川印花綢一疋不多，一疋不少，剛好七十一疋！

「說謊者？我要大掌櫃知道底誰是說謊者！」

清太郎匆匆奔出倉庫去找源助。

那時候，源助正愁眉苦臉地在店堂裡踱方步。盤點存貨意外發生糾紛固然使他心煩，但最使他忐忑不安的還是妙子現在跟他說的一番話。

「我說、源助掌櫃。我們一直不賺錢，到底是甚麼原因？會不會夥計們沒有好好做買賣？」

「不，這一方面您大可放心。」

「話可不是這麼說。船場的老古話：買賣不賺錢，不是老闆揮霍，就是夥計鬧鬼。我實在就心，是不是有人在暗中做手脚。」

「沒有的事！誰敢動歪腦筋，我第一個不答應。」

清太郎氣息喘喘地跑來報告正是這時候。

「大掌櫃，印花綢是七十一疋，比他們盤存的要多二十疋。」

清太郎可不管妙子是否在座，實話實說。這使妙子和源助同吃一驚。妙子首先發話道：

「唔，原來如此。當然賺不到錢了！」

「您……您別聽他的……這小子別的沒學會，就學會了說謊、搗亂。」

「不管是真是假，先去倉庫看看再說！」

然而，說也不信，當妙子等三人到倉庫，仔細點數結果，堀川印花綢的存量一如留吉和小三郎所堅持的，整整五十一疋！

僅僅數分鐘，七十一疋竟平空消失了二十疋。這一事實使清太郎驚詫得呆若木鷄，說不出話來。於是，源助狠狠瞪了他一眼振振有詞地說道：

「您瞧，我不是早就告訴過您的嗎。這小子不知存的甚麼心，整天無事生非，瞎造謠言。」

「嗯，是我不對。我不應該輕易聽信一個孩子的話。」

妙子倒是非常大方，立刻坦承錯誤。但是，剛跨出倉庫，却又回頭向源助道：

「我說，源助掌櫃我看你一個人也實在忙不過來。我想不如再用一個掌櫃，也好讓你輕鬆些。新的掌櫃明天就來上工，到時候還請你好好的指點他一番。」

等源助回味出妙子話中的涵義時，她早就走得沒了影兒，留下來的是一片猜疑的陰影，而使源助有如五雷轟頂般心膽俱顫。

爲了緩和內心的騷亂，他把一肚皮悶氣發洩到清太郎身上。

「你這小鬼，都是你鬧出來的亂子！你給我在這裡好好地想一想。」源助反手關上倉庫，並在大門上加了鎖。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倉庫裡，清太郎並沒有哭泣，更沒有哀求；他在苦苦思索着一個問題：二十疋到那裡去了？！

那時候，二十疋印花綢已進入了松島一家叫松龜的綠燈戶的壁櫥裡。那是伊助的傑作。就在清太郎離開倉庫去向源助報告那幾分鐘中，他妙手空空地搬走了二十疋印花綢，託由熟識的妓女安子代為保管。

所謂黃雀伺蟬，伊助自以為機警隱秘，鬼神莫測的行爲，却被一個人看了個一清二楚。那是受安吉之命，暗中監視和潛踪伊助的小三郎。

紛擾的一夜過後第二天，系由偏屋裡出現了一位年青人。他是昨天妙子的同學，現爲系商老闆娘惜子介紹前來工作的。年青人名叫巳之助，妙子第一次見到他，就決定雇用他。因爲他有一副和靄可親的外表，一對清澈明亮的眼睛。舉止談吐，在在顯露出具有卓越的經商潛能，是可造之材。

妙子一邊看着介紹信，一邊問道：

「聽說你以前在東京工作的，爲甚麼突然想到大阪來謀生的？」

「因爲我最近才發覺，要成爲一個真正的商人，非來船場學習不可。」

「可是，你倒是說得一口漂亮的大阪話」

「謝謝您的誇獎。我這樣想自己雖然不是大阪人，但既決心來這裡學習做買賣，就應該學着做一個大阪人；說大阪話，像大阪人一樣思想，像大阪人一樣工作才對。所以，我下了一番苦功，學

會了幾句大阪話。老闆娘，只要您雇用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決不會使您失望的。」

簡簡單單幾句話把妙子說得點頭不迭，立刻喚來源助爲他們介紹。可是，很顯然的，源助對於這位不速之客並不歡迎。

「源助掌櫃，巳之助這名字叫起來不太順口，我看還是叫巳助吧。暫時讓他學着做掌櫃。」

一個毛頭小伙子，不經過店夥的階段就直接學習掌櫃的工作，除了表示妙子對他的信任，以及隱隱然有接替自己職位的可能之外，又有甚麼更合理的解釋？源助不由微微變色。但是，他不能反對，也不敢反對，眼珠一轉，立即恭謹地答道：

「是的，是的。我想先委屈他在倉庫工作一段時間再說。第一，讓他先知道咱們家經營的各種貨品，免得將來管事時不方便。再說，清太郎畢竟只是一個孩子，由他負責管理倉庫，我一直覺得不太放心，但一時又找不到精明幹練而又相信得過的人選。現在能由巳助先生負責，就不致發生差錯了。」

源助的話合情合理，而且間接表現出他對系由是如何的忠誠；但隱藏在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的，則是不希望巳助直接和業務上發生接觸的私心。妙子還沒有表示意見，巳助已經帶着一臉感激不盡的神色，連聲道謝：

「謝謝您的栽培。今後還請您多多指教。」

巳助跟着源助去店堂和店夥們見過面後，收到了一把倉庫鑰匙和一個簡單命令：

「那末，你立刻開始工作吧。」

「是，是，謝謝您。」

已助打開了倉庫大門。在倉庫中枯守長夜的清太郎就看從門外透射進來的一絲暗澹光線緩緩站起身來，望着門旁糝糊的身形。當他認出來人正是昨天在大街上替自己解圍的過路人時，不由脫口喊道：

「哎……是您呀……」

「是的，是我。原來你在這裡……我現在來店裡工作，以後讓我們做個好朋友吧。」

可是，清太郎對這一充滿善意的提議竟不置可否，似乎想起甚麼似地，逕自奔到貨架前，再度計算印花綢。

「果然少了二十疋！」

清太郎的自言自語引起了已助極大興趣。他含笑問道：

「你說少了二十疋，那是怎麼回事？」

由於這件事關乎自己的名譽、人格，因此，平日沉默寡言，對人抱持懷疑態度的清太郎竟不由自主滔滔述說昨天盤點存貨的經過。當然，這與昨天已助幫助他嚇走由太郎，而使他對之產生某些親近感也不無關係。

一小時後，已助在廚房裡找到了尚未謀面的小三郎，以新進店夥身份向前者表達敬意。小三郎帶着浮腫而又佈滿血絲的眼睛不耐煩地敷衍過已助後，回頭想向安吉說些甚麼時，却爲他的眼色所攔阻。

「哦，是松龜的安子嗎？太好了……」

安吉曖昧地說後，浮起了得意的笑容。奇怪的是新來的已助的眼睛中竟也射出了異樣的光輝。

那晚，在倉庫清點貨品的清太郎爲眼前的事實怔住了。甚麼時候堀川印花綢多出了二十疋！不，應該說是昨天不翼而飛的二十疋布竟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回了籠。

有了前車之鑒，這一次，清太郎抵死也不肯離開倉庫一步。他站在倉庫門口高聲叫嚷道：

「大家快些來！二十疋印花綢有了着落了！」

二樓的店夥寢室內，安吉正在冷諷熱嘲地折磨着伊助。

「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伊助，你有沒有聽說過綠燈戶居然做些布疋買賣來了。你說怪不怪？」

「？」

「哦……我沒有聽說……」

「是嗎，我也是昨晚才聽說的。據說，松龜那邊昨晚一口氣就進了二十疋堀川印花綢……」

「……」

「也許是巧合。我想總不至於就是咱們倉庫中的二十疋的吧？明天，我和你那邊看看怎麼樣？」

「？」

「咳……這……我……」

就在伊助支吾着無詞以對的時候，傳來了清太郎的驚叫聲。伊助、安吉、留吉和小三郎等錯愕着互瞥一眼後，不加思索地紛紛奔向倉庫察看究竟。當他們抵達倉庫時，妙子和源助已先他們而至。

「你們看，這不是七十二疋嗎？」

伊助帶着不可思議般神色仔細撫摸着布疋。是的，這就是昨晚搬去松龜的東西。事情的變化未

免過份蹺蹶，以致伊助不免有些疑神疑鬼起來。

「源助掌櫃！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說咱們的貨品會一會兒增加，一會兒減少的嗎？」

妙子面對搔首弄耳，狐疑滿腹的源助尖聲責問；但對發現此一可疑現象的清太郎依然不置一語。印花綢得而復失的事件，促使安吉和伊助打成了一片。當然，事後，他們也曾詢問安子，而得到的回答是：

「伊助掌櫃派人來拿走的。」

根據安子簡單的敘述，那個自稱是奉伊助之命取走布疋的店夥很像是已助。

「難道會是他？……嗯，系由業務並不太理想，他却巴巴地從東京到這裡來學做買賣，就顯得有些不近情理……會不會是老閻娘或源助特地派來監視我們的？……」

伊助惶惶然的有些沉不住氣了；但是，安吉比他想得更透澈些。

「不可能的。因為，他真的是老閻娘或源助的眼線的話，你恐怕早就被攆走了……」

安吉雖能斷定這一點，可也猜不透已助的身份、來歷，以及進入系由工作的真正目的。不過，二十年船場掌櫃的經驗，自然而然地使他學會了一套驅虎逐狼，坐收漁利的本領。而詭人的靈感則由他偶然看到已助被老閻娘喚入偏屋一事所誘發。

安吉去店堂向正望着帳冊發呆的源助耳語道

「我說，大掌櫃您可真得小心些。看樣子，老閻娘對已助那小子很有意思呢。」

「別胡說八道！」源助漲紅了臉，怒聲叱責。

「但願是我想錯了。不過，剛才我看見那小子又悄悄溜進了老閻娘的屋子，就不再出來。……這些事和我相干。但是，我實在不甘心將來聽那小子的使喚。」

源助當然聽得懂安吉言外之意，不由五內如焚，幾乎無法自持。他重回系由任職的時候，曾指天發誓，務必洗滌前恥而後已。可是，當他一旦當上系由大掌櫃，與妙子晨夕相對時，又爲她那美艷絕倫的容貌所沉醉所迷惑。因此，這些年來，他一直時喜時憂，現之於行動的則是舉棋不定。現在經過安吉一陣渲染和挑撥，不由得不既驚且怒，坐立不安起來。

其實，已助被喚入妙子內室回話，事出偶然。

原來，已助發現清太郎癡立在庭園中，傾聽從由之助私室內隱隱傳來的由太郎的讀書聲。於是他悄悄警告孩子，快些走開，免得再無故挨罵。不想清太郎剛溜走，自己却被妙子發現，一時情急，就順口回答妙子的問話道：

「我想到處看看，免得再發生貨物變多變少的怪事。」

自從倉庫中存貨鬧出問題以後，妙子一直耿耿於懷。已助的答話剛好擊中妙子的心病，於是她把已助叫進屋子，不恥下問地虛心求教：

「你剛來，所謂旁觀者清，也許看得出來店裡到底甚麼地方不對勁。你不必怕說錯話，更不用就心會得罪人。只要你實話實說，一切都有我呢。」

已助略事沉吟後直接了當地答道：

「就我在倉庫中工作一天所得的印象，毛病也許就出在幾位掌櫃身上。」

「你是說……？」

「我是說掌櫃們只知道和有限的幾個老主顧打交道，從未想到過設法招徠新顧客。不要說那些老主顧不可能每天向咱們買貨，即使每天來光顧，這種買賣也有限得很。現在咱們店裡上上下下幾十個人，就算幾個老客戶偶然捧捧場，當然賺不到錢的。照我個人的看法，拉住老客人固然要緊，但是爭取新客戶也許更重要。我看見很多店夥整天坐在店堂裡無事可做，實在是一種浪費。爲甚麼不鼓勵他們到外面去找尋新的顧客呢？當然，要使店夥們肯賣命爭取客戶，除了嚴厲督促之外，似乎也應該有一套鼓勵辦法。譬如說，凡是成績好的，可以不受年資限制，立予提升等等。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相信只要您有決心，有辦法，不怕大家不爲您賣命。」

已助侃侃而談，聽得妙子點頭不迭。

屋內兩人越談越投機，忘却了時間，却把在庭園中隔窗窺探的源助瞥得透不過氣來。他不知道屋內談話的內容，但是反映在紙門上的兩個影子已夠他沮喪的了。再加上安吉剛才一番若有所指的說詞，更使他覺得大勢已去，萬念俱灰。於是，他匆匆奔出後門。他渴盼喝個酩酊大醉。

在這頓掘的酒店裡，源助拿着酒杯，一會兒低頭沉思，一會兒唉聲歎氣。忽然，他想起了春子，爲了偵察清吉的秘密，他和春子曾經有過一夕纏綿。那豐富柔滑的肌膚，至今想來，猶有餘溫。對了，自己何不借助肉體的享受來發洩內心的鬱憤，麻醉自己的神經呢？

源助走向附近的茶室，找到了春子涎着臉說道：

「春子，今晚我送你回家。」

可是，春子却背過身子，冷笑着答道：

「算了吧。懷裡抱着的是我，口中喊的却是妙子。我可不敢再領教了。」

源助討了個沒趣，訕訕的退出茶室。茶室門前，一個女人正在苦苦哀求茶室老闆賜給一份工作。看年齡，大概已經三十出頭了吧，狹長的雀斑臉上佈滿了寂寞、淒涼的陰影。怪不得茶室老闆要大感遲疑了。只聽見茶室老闆以敷衍的口吻說道：

「好吧，這麼辦吧。過一天我這裡需要人手時就通知妳。請把妳的姓名和地址留下來吧。」

中年女人百般無奈，說了地址後，當她報出自己的姓名時，源助不由自主地站定了。

「我叫妙子。」

妙子？她也叫妙子？源助不加思索地追上前去，出聲招呼道：

「妳急於要找工作，是嗎？如果願意的話，我可以雇妳做女傭。」

源助的毛遂自薦未免太冒失了些，中年女人帶着猜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後，一言不發，掉頭就走。

「我說，妳別疑神疑鬼的。瞧瞧這胸中。我是船場大批發商系由的掌櫃，可不是地痞流氓。

系由大掌櫃這頭銜發生了效力。中年女人停住脚步，上下打量着源助。

「妳和老闆的談話我都聽見了。因爲覺得很可憐，所以準備在系由店裡安插妳做下女。」

「您真的能夠給我一份工作？」女人的話中充滿了驚喜的成份，但也含有一絲疑懼的意味。

「是的。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讓我擁抱妳一下。」

「甚麼……」

女人大驚失色，轉身欲逃。可是源助一把抓住了她。

「妳先別走，聽我說……我並沒有別的非份念頭，只希望擁抱妳一下……只是擁抱一下……真的，只是擁抱一下就行……」

源助帶着哀求的口吻，慌不迭連聲解釋。他的神色憂急，語聲顫抖，眼中甚至淚光隱現。女人畢直凝視着源助眼眶中不停轉動的晶瑩淚光片刻後，似乎已覺察到源助深藏心底的苦衷似地，閉起眼睛將僵硬的身子慢慢倒入源助懷中。

源助忘其所以的緊緊擁抱着微微戰慄的軀體，兩條水蛇沿頰而下，口中在喃喃地呼喚着：

「妙子！妙子！」

第二天一大早，系由老闆娘妙子召集全體店夥，鄭重宣佈改變營業方針的決定：

「……不管是掌櫃或是學徒，我不希望整天賦在店裡等待顧客上門。我們應該採取主動，到外面去尋找和爭取新主顧。現在，我以老闆娘的身份，明確告訴各位，凡是成績優異的，系由決不會虧待他的。要是自恃身份，只願在店納福的，那末，系由不得不採取適當措置加以懲處，到時候可別怨系由沒有人情味。」

除了安吉和伊助之外，其他的店夥和學徒莫不露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神態。這情形看在妙子眼裡，不由暗自欣喜不止，同時也加深了對已助的信心。

妙子離去後，安吉故技重施，在源助耳邊大鼓其如簧之舌：

「現在，危機是越來越近了。」

「危機？甚麼危機？」

「您還看不出來嗎？不用說，這全是已助那小子出的鬼主意。我們倒還無所謂，可是您就傷腦筋了。」

「我爲甚麼傷腦筋？」

「這不是很明顯的嗎？身爲系由大掌櫃，斷無和那些學徒們到外面去爭奪主顧的道理。在店坐鎮吧，老闆娘偏說是在店納福。萬一學徒們真的招徠了大批新主顧，您大掌櫃的臉又往那兒擱。難道要老着臉皮等老闆娘下了逐客令才走路嗎？」

源助當然知道情勢對自己逐漸不利，但是他不願在安吉等人面前示怯，因此故意對安吉這番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的危言表現得漠不關心。安吉看到自己一番話沒有任何反應，於是加重語氣道：

「想想看，也實在叫人灰心。就以您來說吧。這幾年來，要不是您苦苦的支撐，系由恐怕早就是一番面目了。您對系由，即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老闆娘居然聽信一個剛來二天的店夥的讒言，做出這種違反咱們這一行老規矩的決定，要掌櫃到街上去拉客，實在不成話說。我知道，您也許懷疑我在挑撥您和……系由的感情。那末，我可以明白告訴您，假使我有一絲一毫歪念頭，我就不是吃飯長大的。老實說，我明知道您不願意聽，却偏要說個明白，也不完全是爲了您，一部份也是爲了我自己……」

說到這裡，安吉故意頓住了，以測知源助對最後一句話的反應。果然，源助雖然仍舊是一副無動於衷的態度，但忍不住用眼角飛快地瞥了安吉一眼。這一舉動當然逃不過安吉的眼睛。他知道源

助已經上了鉤，心中不由竊笑不止。於是，他以恭謹的態度，誠懇的語調，作最後的遊說：

「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是您介紹來的。萬一您垮了台，我們也就沒有靠山。過去，我們也許有很多不對的地方，好在彼此是多年老友，我想您一定不會見怪的。現在，我們和您是同乘着一條破船，要想渡過這難關，當然還得仰仗您的力量和智慧。有過這一次的經驗，我個人固然感激莫名，相信伊助他們也決不會再給您添麻煩的了。」

源助終於被這一番花言巧語說動了。但是，爲了維持自己的身份和自尊，他故意淡淡的問安吉道：

「依你之見呢？」

「大主意當然還得您自己拿。不過，我想，最簡單的辦法是不讓店夥們真的去招徠顧客。」

「不讓他們去招徠顧客？」

「是的。您不妨每天督促他們到外面去爭取新主顧，暗地裡告誡他們不許太認真，否則叫他們吃不了兜着走。試想，能夠每天出去散心，誰還願意違反大掌櫃的意志，故意和自己過不去的呢？不用多久，老闆娘就將發覺已助這個辦法根本行不通；間接也就證明了您的做法才是船塢做買賣的正統做法。只要能打擊老闆娘對已助小子的信心，以後系由還不依然是您的天下。」

源助沒有說甚麼，只是深深的點頭。於是安吉笑了。他笑着去找弟弟小三郎。

「好了，這一下源助非完蛋不可。罪名是禁止店夥們招徠新主顧。大掌櫃的位子我是坐定了！」

那時候，被源助視同眼中釘的已助正在倉庫前督促清太郎往運貨車上裝貨。

「這些貨就由你送去。」已助對清太郎說。

「由我送去？」

「是的。送完貨就去向老闆娘報告，你已經替店裡掙來了一筆買賣。」

「可是……我從未……」

「只要聽我的話，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困難的。記住，這是你第一次和人打交道，要特別謙虛有禮。到了那邊，你就說，我是您們經常光顧的系由的學徒，今天剛開始學做買賣，有甚麼不遇到的地方，還請掌櫃的伯伯叔叔們多多關照，好了，現在你說說看。」

對一個天真未鑿的孩子來說，這些客套話無異是周語殷盤，說來佶屈聱牙，警扭萬分。等清太郎一字不錯地記住這幾句話時，小腦袋上已滲出了汗珠。可是已助依然不滿意。因爲聽起來，清太郎是在誦課文，而且臉上一無笑容。

「你總聽說過和氣生財這句話吧。做買賣的在說話時必須要面帶笑容才行。你爸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難道說你不想像你爸一樣做一個人稱讚的好商人嗎？」

「可是，爸騙了我！」

「不可以這樣說。只要在做買賣方面能夠出人頭地，你爸就會來接你回去的。而要做一個成功的買賣人，臉上必須永遠掛着笑容！」

可是，清太郎只是帶着暗澹的目光凝視着地面。已助深自後悔，不應該提起清吉這名字，刺傷這孩子的小心靈的，於是他匆匆開了二張送貨單，交給清太郎，說道：

「一張是吉岡商店的，一張是絹屋的。」

清太郎依然不作聲，接過送貨單後，連看都懶得看一眼。清太郎這種以深沉的緘默表示對父親的反感的態度，使已助大為不快。他不自覺提高了嗓門，厲聲問道：

「兩張送貨單分得出來嗎？」

「怎麼分不出來？四個字的是吉岡商店，兩個字的是絹屋。」

清太郎倔強地回答後，帶着一臉怒容，拉起車子走了。望着逐漸遠去的矮小背影，已助對於自己竟向這可憐的孩子發怒一事，深深感到了慚愧與悔改。

清太郎送貨回來，蹲在井旁洗滌滿身塵埃時，在背後默默注視着他的，正是昨晚代替妙子給予源助片刻溫存的中年婦人。在源助斡旋下，一家麵店老闆成了她的監護人，今天由源助陪同叩見老闆娘懇求收容。

「掌櫃的，你在百忙之中還要為女傭操心，未免太辛苦了些！」

儘管妙子對源助這種放着正事不幹，却巴巴的為一女傭說情的行徑，深表不滿，但在盡情諷刺之後，終於答應收容落魄的中年女人，並且代她改了一個梅子的名字。

清太郎洗淨手臉後，遵照已助的囑咐，去向老闆娘妙子報告。

「老闆娘……」

清太郎在屋外低聲呼喚着。屋內的妙子正在集精彙神地閱讀着信件，懶得答理。等她看完一封寄給由之助的來信，開門探視時，清太郎已轉身進入了由之助的私室。

書桌上散放着昨晚由太郎閱讀過的書籍。清太郎的眼睛中驟然透露出一絲貪婪之色。他悄悄四

處打量一眼後，拿起書本飛快地納入懷中。驀地，背後響起了妙子的聲音：

「你在這裡幹嗎？」

清太郎做賊心虛，一句話沒說，掉頭就逃。

「給我站住！」

清太郎聽而不聞，抱着頭，沒命的往庭園那邊奔去時，迎面和捧着剛洗滌乾淨的衣服，匆匆進來的松子和梅子撞了個滿懷。哎喲聲中，清太郎跌了個狗吃屎，懷裡的書本也就抖落於地。

「好呀，你膽子倒不小，居然偷起東西來了！」

面對怒火中燒的妙子，清太郎蜷伏在庭園階石上，嚇得面無人色，心膽俱顫。出面代他求情的 是聞聲趕來察看的已助。

「老闆娘，您就饒了他這一次吧。真格的，這學徒太喜歡書本了。剛才出去送貨時，也曾爲了自己不識字而傷心呢。」

「甚麼，他去送貨？八成兒又出花樣到外面去玩了把。」

妙子一口否定了清太郎的行動。

「不，是真的。今天是他第一次學着做買賣。」

「這是甚麼話？他是看倉庫的呀。」

「可是老闆娘不是說過，要每一個人都去爭取新主顧的嗎？別看他人小，倒是頗有上進心的。他從其他小廝那裡知道了消息，就來問我，他可不可以出去試試看。我明知他一個小孩子不可能有甚麼成績的，可是轉念一想，讓他出去磨練磨練也好，而且，他一個看倉庫的小廝有這份志氣，也

許能夠產生一些激勵作用，使那些舒服慣了的夥計和學徒們不得不起精神來，認真的爲店裡出力找主顧，免得被人看成連一個看倉庫的小廝都不如的廢物。所以，我雖然知道您一再吩咐過別讓他出去，仍然大膽地答應了他。結果您猜怎麼着？他居然拉來了吉岡和絹屋兩個新主顧。」

妙子接過簽收了的送貨單，只瞥了一眼，就輪流審視着已助和清太郎。她有理由懷疑，憑清太郎這孩子，竟能在短短半天之中就爭取來二個新客戶？毫無疑問的，一定是已助暗中安排的結果。

可是，她無意追究下去。因爲接觸到已助那對清澈明亮的眼睛，使她不忍心讓他難堪。而且他說得對，不管內情如何，清太郎以看倉庫小廝身份有了工作表現，多少能夠給其他店夥一些刺激。只要能因而產生帶頭作用，自己又何必非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呢？於是，妙子捺下怒火，說道：

「好，起來吧。你今天第一次學做買賣，暫時不罰你。」

她知道得很清楚。清太郎比由太郎年長一歲，早就應該上學了。可是，她故意裝作不盡瞭然的样子。說句公道話，這倒不完全是由於清太郎處處受到由之助的呵護，她想藉此加以報復；她不願讓清太郎在由太郎之前接受教育，主要的目的是望掩刷掉清太郎較由太郎年長這一事實。她甚麼都能忍受，就是不能忍受這一事實。這種心理說可笑是真可笑；說可憐也真可憐。

妙子拾起書本，回進屋裡後，帶着詫異的心情，繼續翻看那些可疑的信件。

信封上寫着由之助先生收，發信人則是東京三好染織廠。在她的記憶裡，所有和系由有過業務往還的客戶或同業中，並沒有三好這一家工廠。這是她覺得可疑的主要原因。

妙子細心地打開了信封。奇怪，裡面居然又是一隻信封。當她抽出內中的信封時，她的詫異變成了驚悸。她的呼吸驟形急促，拿着信封的手也在劇烈顫抖。因爲，只瞥了一眼，她就認出了這正

是清吉的筆跡；何況，上面寫着「給清太郎 父字」等字樣。

「清太郎，我想現在你應該已經在讀書了吧。那使還不能用文字寫信，至少，全部字母已經學會了吧。爸和媽希望你接到這封信後，能夠給我們一封回信……」

妙子看看信，腦中不斷泛現出絹的影子，耳中則響着那句令人痛心疾首的話：

「我可不是外室。我們是心靈與心靈的結合。」

就是那個絹！以往，一想到清吉的負心，就恨；但是，奇怪的是，當絹的影子出現時，對清吉的怨恨會漸次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絲令人莫可奈何的懷念。爲了抹煞這一可恥的懷念，她以絹爲對象，盡情的憎恨，盡情的咒咀。

（原來他們經常在秘密通信。大概是爸唸給他聽的吧……不，爸可能根本沒有給他看這些來信。否則，清太郎一定會纏着爸要去上學的。）

妙子來到由之助私室，搜查父親的書桌。

一如她所想像的，在由之助文牘匣中，她找到了十多封未曾拆看的清吉的來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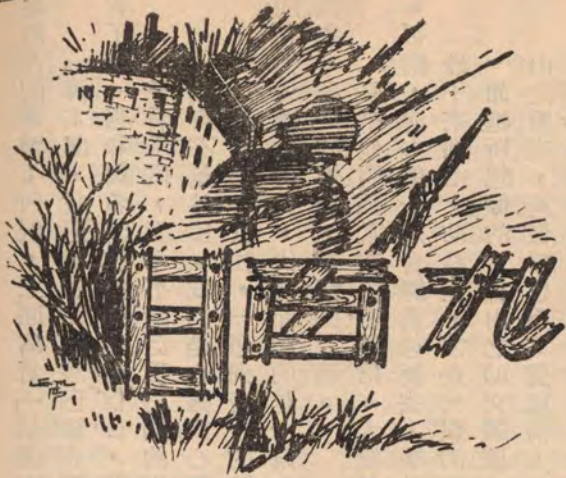
由此看來，爸似乎也不太贊成清太郎接受教育的了。這又是甚麼道理？

妙子呆立在書桌旁沉思片刻後，立刻作了一個決定。

她喚來松子，吩咐備車外出。

茲有本刊讀者珍藏之「拾穗月刊」自第一期至二百三十期（壹）整套出讓，如有意購買者請來函本社接洽。

屠城



Harrison E. Salisbury 原著
拾 穗 摘 譯

十、守株待兔

人潮在那伐門前寬闊的史塔希克大道上緩慢的流動。大道兩旁是俄國規模最大的基洛夫工廠，這間工廠有幾百個工場和數千名員工。這時幾乎所有列寧格勒能提得動槍的人都湧向大道旁木材和鐵絲網籬柵內的大樓中。朝着相反方向流動着的是另一股人潮，圍着披肩負着網籃的婦人，手裡拎着牛奶罐水桶，還有捧着睡具衣物捆包的孩童，亦步亦趨的向較安全的城北區前去。道旁隨處可見遭德機擊中燃燒中的汽車，燒焦了的屍體，那些遺骸月復一月的棄置在那裡，經過漫漫嚴冬和北國凜冽的春季，最後只剩下令人慌目的堆堆枯骨。

距基洛夫工廠兩哩半外就是前線。那裡離皇宮廣場也不過十哩路。電車載來了一車車的人，他們在工廠大門下車後從一列列軍車，和一堆堆的工事，障礙物中覓路徒步前往戰壕中作戰。

九月十七日的晚上，夜已深沉，庫茨涅左夫和畢契夫斯基匆匆的經過燈火全熄最靜無聲的城區，趕着去前線。四圍漆黑一片。偶爾出現點點

行駛中軍車的朦朧藍光。整個方圓八哩的鬧區都隱沒在黑暗之中，面目全非得使畢契夫斯基有不知身處何方之感。

他們接近那伐門時聽見不遠處有陣陣迫擊砲彈的爆炸聲。公路上有兩輛燃燒中的大型坦克。街道上空飄盪着一大堆亂草似被炸壞了的電線。沿着路下去就是許勒米耶夫公園，双方的機槍正在園裡互相掃射。公園裡有十輛基洛夫工廠製出的坦克用來作為固定據點。在運河邊他們能聽到海軍砲火向普可伏方面德軍陣地轟擊的怒吼。

他們在一個掩體裡找到了防線的指揮官潘青科上校。他們實際的位置是在里哥伏的邊緣，他們從戰況中可以看出得出來。里哥伏已落入德軍手中。

潘青科穿了一件棉軍服，戴着鋼盔，脖子上掛了一枝自動步槍，手裡握着一盞煤油燈，傍着一張地圖站在那裡，頭幾乎頂到了天花板。

「你是不是把里哥伏放棄了？」庫茨涅左夫問。

「我們還在守，」潘青科說，設法將情況表示得有利些。「羅迪諾夫有一部勁旅在鎮裡。他們還在奮戰中。」

「那又是怎麼回事？」庫茨涅左夫朝激烈交火的方向點點頭說。「我聽起來似乎是你的『勁旅』已經被攔腰切斷了。」

「他們還在繼續奮戰中，」潘青科說。「這些是搜索部隊。」

「啊，」庫茨涅左夫不屑的說。「那麼他們要往那裡打？我們的後面還是列寧格勒？」

潘青科沒有再說話。

「德軍是不是把里哥伏車站也佔領了？」庫茨涅左夫問。

「是的，」潘青科承認。「我剛從那邊回來。我盡力想把他們趕出去，但是沒有成功。他們有三輛坦克和大批自動武器。我們曾經攻到進口處但仍遭擊退。早上我們將再作嘗試。」

庫茨涅左夫心情沉重的坐進一把椅子裡。

「上校，你給我說明一下，」他怒沖沖的說。「昨天你這個師怎麼會把德軍逐出里哥伏和史塔諾——潘諾伏？今天你奉命把他們再往外趕。但今天晚上你却把里哥伏拱手送給了德軍，這是什麼道理？」

潘青科解釋說，當天早晨他的兩個團自史塔諾——潘諾伏進襲，但却遭到五十輛納粹坦克的迎頭痛擊。在他們瞭解情況之前，德軍的裝甲部隊就已經衝進了里哥伏。

庫茨涅左夫命令潘青科去將該鎮收復。

「第四十二軍的費迪林將軍已經給我下了這個命令，」潘青科說。「他甚至於威脅我說，『如果你不能完成這項命令，我就要你的腦袋。』」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撤出這條陣線也一樣會少一個腦袋？」庫茨涅左夫怒不可遏。「所有的指揮官都知道有這個命令！」

「我知道，」潘青科愁眉苦臉的回答。然後他開始報出當天作戰陣亡軍官的名單。

庫茨涅左夫的怒火逐漸平息。他站起來準備離去。「潘青科，你要記住，基洛夫工廠的工人都已經下了戰場。這點你要切記。」

回史莫爾尼的一路上畢契夫斯基都靜坐不語。他和庫茨涅左夫都不發一言。畢契夫斯基不知道庫茨涅左夫在想些什麼。但畢契夫斯基却在為潘青科的部隊前途擔憂。簡直是不講道理，他們苦戰了一天，結果却要他們在四無掩避冰冷泥濘的野地上過夜。在他們的後面就是基洛夫工廠。這該怪誰呢？潘青科？費迪林斯基？看來都不能算他們兩人的錯。在那時所需要的就是不斷的反攻。不讓敵人有喘氣的時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重大的犧牲也在所不顧。

損失的確慘重。而以後的犧牲還要大。實際上里哥伏只有一幢克里諾夫斯基大樓在俄軍手裡，雙方拉鋸戰了好幾次。九月十八日凌晨一時三十分，一小隊俄軍從附近的一道戰壕裡摸進那幢屋

裡。火箭的曳光在斷牆殘垣中塗上了鬼域似的綠色光彩。樓房的上幾層已被毀，但是士兵找到了通地窖的一扇鐵門。地下室裡擠滿了俄軍。面向德軍陣線安置了一圈射擊位置。一條長桌上雜亂的放着一片片的麵包、煙草和一堆堆的槍彈。一個火爐上煮了一壺水，一個帶了條狗的十四歲小孩和一個老人坐在爐旁。他們是那屋裡的住客。

地窖裡的士兵中許多是基洛夫工廠和北部碼頭的工人。他們白天做工製造巨型的坦克，晚上到戰壕和掩體裡來作戰。

大約在凌晨三點到四點半之間，德軍再度對大樓展開攻擊。俄軍從地窖裡跑到外面的壕溝裡來迎戰。到六時三十分，天色轉明，士兵們從狹窄的泥溝裡望見里哥伏高地上繞昇着陣陣火煙。上面有一幢木屋在燃燒。從那海拔約二百三十哩的高地上看去，可將列寧格勒一覽無遺，盡收眼底。所有的碼頭、建築、橋樑、廣場都在德軍大砲的射程之中。戰場已經緊逼到列寧格勒的邊緣了。

德軍對大樓的攻勢越來越猛，雙方不斷的接近。那是次突襲、沒有砲兵的攻擊。數不清的德軍匍匐前行，一步步的逼近。最後都站起來向前進攻。

「準備投擲手榴彈！」俄軍指揮官高喊。

齊加洛夫丟了兩枚手榴彈，他正打算丟第三個的時候，他上面突然出現了一名德軍。他擋着他的脖子慢慢的把他掐死。德軍已經進入戰壕。距離太近，手榴彈和步槍都失去了作用。他抽出他的刺刀撲倒一個戴着骷髏頭盔的德國軍官，一刀刺了下去……

這場戰事持續了整個上午。另外還實施了一項攻擊企圖去奪回里哥伏車站。但却並沒有達到目的。

近午的時候，大家非常驚異的聽到一陣樂音。在一個急救站上有個軍樂隊開始演奏。他們奏出了士兵們最喜愛的一首曲「卡杜莎。」有些士兵應聲而唱：

卡杜莎來到海邊，
來到那高高的堤上。

她柔聲歌唱，

爲那心中的戀人，

爲那遙寄相思的人兒……

當他們唱完時，聽到德軍那邊大叫：「再來一次，俄國佬。再來一次！」

在一點半時俄軍又攻擊了一次。一個年青的中尉安勒克耶夫率領他的部下衝了過去。他沒有高喊，「爲祖國，爲列寧格勒而戰！」他只說了聲，「走吧。」沒有人叫，「衝呀！」他們不聲不響的埋頭衝進了德軍的火網中。經過半小時的浴血苦戰之後，他們把德軍從克里諾夫斯基大樓那邊的第二道戰壕中逼了出去。

下午四時三十分，齊加洛夫奉命送一封信去給團長羅迪諾夫上校。信送到之後他獲准睡一小時的覺。他大約在六點半被叫醒，又奉命送信去給格魯托夫上尉，格魯托夫負責一個駐在運河和一道堤防之間的工兵單位。他已經在堤上埋好了地雷。一當獲悉德軍入城，他的任務是把堤炸掉，讓芬蘭灣的海水倒灌將里哥伏至福內爾醫院的整個地區淹沒。如果克里諾夫斯基大樓失守，就即時實施這項行動。

下午九點稍過，齊加諾夫感到脚下的大地猛烈的震動。同時還聽見一陣如同一列特別快車似的吼嘯聲。是地震？或是大堤炸了？在火光四處的里哥伏地平線上，他看見天空中有一條條火焰劃過的長線。它們從福內爾醫院那邊過來，直射德軍陣地的中心。

「那是我們的卡杜莎！」格魯托夫說。

那些用多發射器推進的卡杜莎火箭，是俄國兵工廠在克里諾夫斯基大樓的俄軍情勢最危殆時，所推出的最秘密的武器。

九月十八日晚上九點鐘時，潘青科上校核心懷焦慮的回到史莫爾尼向朱可夫和將軍們報告。他的報告中對戰事只簡單的敘述了一下，其中關鍵是說德軍的攻勢已經被阻停了下來。

德軍究竟是不是因爲受阻而止，沒有人知道。就算是他們受挫，那也是多少鮮血換來的。在這九月間的那些日子裡喪失的生命難以數計。有一條小溪流經克里諾夫斯基大樓，有好幾天溪水被士兵流出的血液染成一片殷紅。還是因爲德軍懾於卡杜莎的威力？可能。在二次大戰中，沒有比卡杜莎的尖嘯，眩目的噴火。雷霆萬鈞的爆炸，和隨着火焰與爆炸之後頃刻之間充滿空中的碎片，更令人惶恐心悸了。

還是朱可夫堅強的意志呢？

在九月間裡他兇暴已極。他口口聲聲以槍斃來威嚇各個指揮官。隨時隨地動輒將人撤職。他只堅持一件事：攻擊！攻擊！攻擊！這是他接任後所發出的第一道命令。無論部隊的實力弱到什麼地步，也不管有沒有械彈，或是他們已經一路敗退了好幾個星期。都必須要起而攻擊。攻擊！這就是他所有的命令。不服從的一律送交軍法審判。

攻擊或槍斃——就是這麼回事。

九月十七日朱可夫對第四十二軍和五十五軍所有各級的指揮官發出了一項命令。指明任何自里哥伏到科庇諾戰線退却的人，一律以叛國罪予以槍決。

九月十八日畢契夫斯基在環城鐵路上忙了一早上，將整個鐵道系統改爲一條內圍防衛線。應用自卡奇那和維堡要塞區搶救出來的設備，和最近幾天從列寧格勒工廠裡所能弄來的一切材料，他每隔五十碼至一百碼設置了一連串的砲位。砲兵忙着在測定射程。彈藥陸續運達。但當時那裡却毫無通訊系統。

清晨四時，朱可夫的副官給他帶來了個命令，要他立刻去史莫爾尼。當畢契夫斯基進入會客室的時候，他看到費迪林斯基和他的政治委員克里門耶夫都在那裡。從他們的臉色上可看得出來他們

的確是辛苦了一陣。
畢契夫斯基一身稀濕，灰頭土臉，跌跌踉踉的走進朱可夫的辦公廳。朱可夫和茲達諾夫一齊坐在一張地圖的前面。

「你總算來了。」朱可夫說。「你野到那裡去了，我們找了你一晚上，是不是躲起來打瞌睡了，我沒說錯吧？」

畢契夫斯基說他一直在忙着趕築工事系統。

「第四十二軍軍長對這套系統的情形可了解？」

「早晨我會送張地圖去給他的參謀長。費迪林斯基將軍將同他的部隊在一齊。」

朱可夫一拳敲到桌子上。

「我不是問的什麼鬼地圖。我是問你有沒有人向四十二軍軍長說明過這套系統。你難到連俄文都聽不懂？」

畢契夫斯基說費迪林斯基就在外面的會客室裡。

「你這人怎麼說話不用腦筋？」朱可夫大罵。「難到我還要等你來告訴我，他在外面。你可知道，如果安東諾夫的那師人今晚不能進入沿環城鐵路的陣地，德國佬就要衝進城來了？」

「他們如果進城，我就把你當作叛徒槍斃在史莫爾尼的門前。」

茲達諾夫顯得極為不安。一反他往常待人的作風，他一向沒對人粗聲大氣過這時他說話了。

「畢契夫斯基，你怎麼不及早通知費迪林斯基呢！他剛接管那個部隊。要駐守那條防線的那個師也才成軍不久。他們如果在白晝行動，必然會遭受敵人的轟炸。你了解這件事的嚴重性了吧？」
解決這項燃眉之急的責任終於落到了畢契夫斯基的頭上。安東諾夫的第六義勇師必須在天亮之前進入陣地。他事先根本就不知道第六義勇師已經編入了第四十二軍，更不曉得他們已經奉令在天亮之前進入普可伏後方的陣地。

畢契夫斯基要求讓他去向費迪林斯基指出新防線的位置。

「天快要亮了！」朱可夫說。「你趕快想辦法。如果部隊在上午九點之前進不了陣地，我就把你拉來槍斃。」

畢契夫斯基三步並兩步的溜了出來，到隔壁找到費迪林斯基。

「工程師，是不是有了麻煩？」費迪林斯基說。

畢契夫斯基沒有心情開玩笑。

「將軍，是有一點麻煩，」他急忙說。「總司令說如果第六師早上進不了環城鐵路的陣地，就要把我槍斃。咱們快走。」

「別發急，工程師，」費迪林斯基笑着說。「他說要槍斃的人可多着呢。」

第六師終於在間不容髮之下進入了陣地。
十八日這一天可真不好受，德軍反覆攻擊了一整天。黃昏終於來臨。微弱的夕陽冉冉的沉入了西邊的雲海中。天空中開始洒下一線線的毛毛細雨，地上變得滑溜溜地。費迪林斯基和他的參謀人員前往一條損壞的通信壕，突然費迪林斯基停了下來，朝着一方凝視。天色逐漸轉暗，但他一直注視着那個方向。一枚砲彈爆炸。一些擔架兵趕了過去。德軍正在透過雲層轟炸列寧格勒。費迪林斯基說：「義勇第六師已經進入了環城鐵路的陣地。那是最後一線。」

朱可夫對他的部隊不斷的要求進攻，反攻，反擊。當德軍揮兵直抵芬蘭灣，控制了自彼得賀夫宮經史翠那至里哥伏的列寧格勒城郊，將第八軍至列寧格勒的退路一舉切斷。

第八軍軍長謝巴可夫少將奉朱可夫的命令，將他麾下的陸戰隊第五旅、第十九與二八一步槍師和義勇第二師集結，向德軍展開反攻。想要配合普可伏前線的第二十一秘密警察師來首尾夾擊德軍。朱可夫將第十與十一兩個步槍師和義勇第三師的殘部自第四十二軍調撥給謝巴可夫。並把第一二五和二六八步槍師供作攻擊支援部隊。

但是謝巴可夫却欲振乏力。這些師的戰力不及編制的十分之一。每個部隊都傷亡慘重，殘餘的兵員個個都已戰至精疲力竭。他們沒有砲兵。沒有砲彈，和槍彈只有少得可憐的一些地雷和手榴彈。謝巴可夫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向朱可夫報告說他無法實行反攻的命令。他沒有足夠的軍力。他充其量只能守住奧南寧邦的戰線。事實上，如果不是波羅的海艦隊的巨砲不斷的轟擊德軍，他連守都守不住了。

朱可夫的反應可想而知。他立刻將謝巴可夫撤差。他在九月廿四日命令許瓦汀少將接管了第八軍。

轉戰列寧格勒前線的老將杜卡諾夫將軍，匆匆忙忙的前往第八軍戰區接管第十步槍師，當時該師正在史翠那附近激戰。他在九月十七日獲得派令，立刻乘船前往奧南寧邦，然後還得乘車沿海去找他的部隊。

他只找到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隊。它最大的一個「營」只有一百八十人。居然打算用這樣一個可憐兮兮的軍隊來向德軍裝甲部隊反攻。杜卡諾夫先設法守住，部份原因是因為新彼得賀夫附近的橋樑都已佈滿了地雷，只要德軍坦克一上橋，他們就把橋炸掉。

不久新任的軍長許瓦汀就給他下令，要他向史翠那和里哥伏方面反攻。同時還配以陸戰隊兩棲登陸突擊。杜卡諾夫的部下展開攻擊後損失慘重。德軍已築好深壕堅壘，俄軍幾乎寸步難進。許瓦汀奉朱可夫之命打電話給杜卡諾夫。

「一步也不能退！」許瓦汀說。「你必須攻擊。所有各級指揮官，包括師長在內，都必須身先士卒的帶頭進攻。只進不退！」

杜卡諾夫爭辯了幾句，然後就忍住了。

「是，長官，」他說。「我回去就叫參謀長接管部隊，我帶兵去進攻。」

「不，」許瓦汀說。「你必須指導部隊而對他們的行動負責。去執行命令。」

杜卡諾夫一把將聽筒摔了下去。

杜卡諾夫執行了這項命令。每個帶兵官都率領着他的部隊，身先士卒的走進了戰場。這次攻擊將將軍擋住了，但此外並無大進展。

這就是朱可夫的辦法：攻擊。攻擊。各級指揮官必須去執行他的命令。他們可能會因此而死。或者是被槍斃。

朱可夫對所有的部隊都一視同仁的用這原則。以第五十二軍來說，這個軍在八月二十三日才草草組成，立刻就派到伏爾賀夫去擔任特別任務以緩和列寧格勒前線的壓力。這個部隊的目的在於避免一連串情況的發生。例如使德軍無法從東南方來包圍列寧格勒。防衛列城與莫斯科之間的暢通。堅守至拉多加湖的通路，和不使德軍能突過姆卡和希尼塞堡等等。

這些任務這個軍一件也沒有做成。它簡直可說是一事無成。原先的軍長是個顛預狂妄的警察將領庫立克，朱可夫在九月二十五日將他撤職，而改派他所器重的大塊頭參謀長柯幸將軍接長了第五十四軍。第四十八軍在懦弱無能的軍長安東魯克的指揮下已經潰不成軍。朱可夫乾脆把第四十八軍解散整編入列寧格勒前線。其實這個部隊已經沒有多少好編的了。

攻擊或處死。

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傳遍了列寧格勒。有以畏縮不前處決的，有以煽動民心處死的。有以散播謠言而被殺的。在這樣的嚴厲處置之下，總算重新在軍民中建立了紀律、勇氣和奮鬥的決心。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德軍止步不前，事後多年來一直是個議論紛紛的無解之謎。

希特勒對馮勒伯不斷的施壓力，要他完成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軍會師，摧毀波羅的海艦隊的任務。而莫斯科前線激戰中的德軍亟需他的增援。但是如果讓馮勒伯一直陷在列寧格勒前線，又如何能達成希特勒以諾德兵團從敵後包抄，自後方包圍莫斯科的精采戰略呢？這純粹是時間的問題，而對德方而言時間已經所剩無幾。情勢一天比一天更緊張。

希特勒在九月五日指示馮勒伯儘快將他的裝甲部隊抽調往莫斯科軍團。但是因爲他頗有進展（至少當時看起來如此），參謀長哈德爾姑且讓馮勒伯擁有他的裝甲部隊。到十三日，哈德爾要用這些裝甲部隊繼續進襲。德軍當時認爲列寧格勒已成了他們的囊中物。要不了一兩天它就會陷落。兩天之後，九月十五日，哈德爾仍然滿懷希望。因爲攻擊的情況極有進展。

但是兩天之後，莫斯科前線已經等不及了。第六裝甲師被驅出戰線。戰況開始逆轉之下，整個第四十一裝甲兵團奉調前往莫斯科前線。

朱可夫贏了。列寧格勒贏了。但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馮勒伯仍然拼命想求勝，雖然裝甲部隊已經向南開拔，但他還是在作破城而入的打算。但是也只不過是打算而已，情況的發展已經使他難遂其願了。

哈德爾極爲沮喪。十八日他在文件中記載着：

對列寧格勒的包圍圈並未能如預期之緊密，而第一裝甲師及第三十六機動師自該線調出後，此後之進展實足堪慮。

由於敵軍集中了大量的軍力和物質，我軍將不斷陷入列寧格勒戰場，此一緊張情況需待城內發生饑荒時才能好轉。

當天，柏林的報紙宣稱：「列寧格勒的命運已經決定。」

就在這天，馮勒伯向統帥部報告，說他在列寧格勒前線步步得利。

就在這天，柏林的新聞記者紛紛報導說，列寧格勒將在兩週內陷落。

但是沒有人知道前線的壓力已經減輕，而且在前線看來情況則大不相同。

九月二十一日一大清早，畢契夫斯基去找他的老朋友負責情報的葉斯提耶夫將軍，向他打聽前線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情況轉緩了呢？還是越來越緊了？

畢契夫斯基發現葉斯提耶夫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臉上毫無不安之狀。

「老葉，你看情況如何？」畢契夫斯基問。「德國佬是不是終於被我們拖垮了？」

葉斯提耶夫把他桌上的地圖看了一下，然後抬起眼來。

「三天來我在普斯可夫的一個情報小組不斷的向我報告，」他說。「有大量的機動化部隊從列寧格勒向普斯可夫方向移動。然後再移向波可夫——德諾去。」

「他們是在重新部署嗎？」

「可能。可能。昨天晚上我獲得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確切資料。」

葉斯提耶夫在他的文件裡翻尋了一陣。他看來就像是一個學者耐心的在研究一些古羅馬的文稿。

「我已經向朱可夫報告過了，」葉斯提耶夫終於接着說，「所有的跡象顯示部隊正在重新佈署準備撤離列寧格勒。也有從卡特奇那來的報告說德軍正在將坦克裝上火車。」

「這好極了！」畢契夫斯基大叫。

「我也這樣想，」葉斯提耶夫說。「我已經整理好一個報告送到莫斯科。不過我沒有給朱可夫。否則他一看就會說。『簡直是胡說八道。這就叫你們的鬼情報。趕快給我查出來誰在那兒造謠。』」

葉斯提耶夫說他聽在奧南寧邦地區的第八軍說，他們發現了德軍第二九一師和第五十八師的屍體和傷兵。朱可夫對此大感興趣，因爲兩天之前這兩個單位都在普可伏戰線上。

葉斯提耶夫推斷德軍對列寧格勒的正面攻擊已經減弱了。

畢契夫斯基說這就何以葉斯提耶夫至輕鬆的原因。

「這種時候誰還輕鬆得下來？」葉斯提耶夫說。「這只不過幹我這行的一貫作風而已。」這是二十一日的事。到二十三日的晚間，朱可夫打電話給葉斯提耶夫問他可曾將他的情報研判

送到莫斯科去。葉斯提耶夫說送去了。朱可夫才如釋重負。因為莫斯科剛獲得報告，說莫斯科北方的卡里林前線有德軍第四裝甲群行動的跡象，要朱可夫確定一下該部隊是否已經離開了列寧格勒的前線。

那些報告都很確實。由前線或敵後的種種跡象獲得了證實。德軍正在將部隊撤出。畢契夫斯基暗自感到欣慰。現在他可不必去為基洛夫工廠，鐵路設備，橋樑和列寧格勒所有的大樓操心，因為他不用再忙着去把它們炸掉。

一兩天之後葉斯提耶夫另外整出了一份報告給朱可夫。他獲悉德軍在驅策當地居民構築長期性的壕溝和掩體。有些地方在工程完成後施工的俄國人都遭德軍槍殺。

「你對這事的判斷呢？」朱可夫問。

「這顯示出德軍的攻擊速度正在轉緩，」葉斯提耶夫說。「還可以大膽的假定德軍是打算在列寧格勒的周圍過冬了。」

他只說到這裡，因為他看出朱可夫對這件事並不像他一樣的感覺到興奮。

「如果讓他們隨心所欲的在我們面前掘壕過冬，」朱可夫說。「那我們就是愚不可及了。我所關於積極防衛和局部攻擊的命令仍然要加強執行。換句話說他們想在地上掘洞，也得由我們掘好，把他們埋進去。你清楚嗎？」

這是夠清楚的了。德軍掘壕固守的事也一樣。這件事隨即傳遍了列寧格勒。海軍上將尹薩可夫參與了朱可夫和葉斯提耶夫的談話，回到他居住的亞士多利亞旅館的時候，一名蓄着長鬚上了年紀的門房問他，「上將，他們大家傳說的可是真的，說是德軍打算掘壕過冬了？」

「可能吧，」上將回答他。「不過你如果想知道真象究竟如何，那你就得去問希特勒的老祖宗了。」

當他走過去時，他聽見門房對一個警察說，「這就是了。他的意思是說他們的確在掘壕留守，

但只是目前這還是項軍事秘密而已。」

但是實際情況却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前線的情況與傳說的確相差無幾。德軍已經停步不前。他們也吃足了苦頭。有些納粹部隊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員。但拿它來與對方的俄軍來比，那可是小巫見大巫了，俄軍的損失遠在他們的兩倍以上。

朱可夫終於贏得了列寧格勒的軍事勝利。不到一星期列寧格勒就能派出部隊到莫斯科去抵擋德軍洶湧的攻勢了。第六防衛師於十月五日開始調赴莫斯科左近的姆申斯克，這是列寧格勒所派出的第一支部隊。

第二天的傍晚，朱可夫在史莫爾尼辦公室的電話響起。那是史大林打來的。問列寧格勒的情況如何了？朱可夫說納粹的攻擊已經緩和了，德軍打算採取守勢，而情報顯示大量納粹坦克和重砲離列寧格勒南運，可能是運向莫斯科方面。

史大林靜靜的聽他報告，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莫斯科的情況極為嚴重，尤其是在西線前線。「將你的職務交給你的副手，然後來莫斯科，」史大林下令。

朱可夫匆匆向茲達諾夫和其它的屬僚辭別，隨即打了個電話給費迪林斯基：「你可記得我是我的副手？馬上到我這兒來。」

費迪林斯基第二天早晨才趕回史莫爾尼。「前線的統帥職務交給你，」朱可夫說。「你知道這情形。我給召回莫斯科去了。」

一大清早朱可夫就飛往莫斯科履新。這時列寧格勒才真正開始掙扎，在德軍認作幫兇的饑餓，寒冷和恐懼中掙扎求生。

十一、帝王之堡

九月二十三日的早晨，科特林四週一片清新、明亮而爽朗。這長一又四分之三哩寬半哩的小島，是列寧格勒的海軍基地，也是波羅的海艦隊的老巢。大家習慣上都稱它爲克羅斯達，那是彼得大帝在一七一〇年時給這島定的名，意思是「帝王之堡」。

最近三個月來，每天克羅斯達都在近在咫尺、狹窄的戰爭威脅下醒來。戰爭的陰影覆蓋了整個島域陸地和海上，海軍的巨砲不斷的向德軍陣地猛轟，以阻止他們的攻勢，空中，德機的空襲日益猛烈，島上古老的街道和建築在德軍重砲的捶擊下只見得創痕滿目。

在這樣的一個早晨，愛好自然和藹可親的海軍上將潘特勒耶夫在日記裡記述這一天「風和日麗而極爲平靜。」事後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怎麼會用上這些字眼的。不過總與當時的情況有些關係。

他注意到那天德軍的砲火比往常要猛。德軍轟擊的目標是海軍兵工廠和碇泊的船艦。當時沒有空襲警報，俄軍放出了煙幕掩飾軍艦與海軍設施以免遭德軍砲火射中。

波羅的海艦隊自塔林撤出時遭到了慘重的損失，但它仍然具有強大的實力。當時在港中的有兩艘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十三艘驅逐艦，十二艘砲艇，四十二艘潛水艇，六艘海防艦，九艘武裝快艇，六十八艘拖船及佈雷艇，三十八艘魚雷艇和一百三十四艘其它艦隻。該艦隊轄下還有二百八十六架飛機。四百門海岸要塞砲。它能撥出八萬餘名水兵前往陸上支援作戰。這的確是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希特勒曾經下令將波羅的海艦隊澈底毀滅，並把克羅斯達夷爲平地。在一週之內德機向要塞及艦隊撤下了大量的傳單，上面寫着：「埋列寧格勒於地，沉克羅斯達於海！」

希特勒在東方的海戰只有一個目標：摧毀波羅的海艦隊。他下定決心絕不將它放過。在開戰之前，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希特勒就對他的將領們說，德軍必須阻止俄國船艦逃往瑞典。如果這些艦

艇進入瑞典水域，德國將要求瑞典將其全部沒收。

巴巴羅莎計劃中有一項定名爲華茨堡的專案。在六月十日至二十日之間，德軍佈下了大量的水雷，目的在於將波羅的海艦隊困在俄國水域中，德軍認爲這樣一來就可不費吹灰之力而任俄艦自行觸雷炸毀。

德軍的算盤打得夠如意，但事實上却其願難遂。波羅的海艦隊除了潛水艇之外，沒有船駛出過芬蘭灣，因此華茨堡計劃也就泡了湯。他們又制定了一個新的名爲凡基里的計劃，想要去摧毀波羅的海艦隊自塔林撤出的主力。雖然俄方在塔林之役的損失慘重，但是這計劃仍然沒有達到它的目的。一當納粹將列寧格勒圍困住之後，希特勒又怕波羅的海艦隊可能會逃到瑞典去。德軍乃在阿蘭群島和黎保之間集結了兩支強大的海軍。坐待摧毀圖逃的波羅的海艦隊。

九月六日，希特勒發出的第三十五號命令中說：

「爲求配合芬軍，必須以水雷及砲火將克羅斯達嚴密封鎖，使其艦隊不得進入波羅的海。」縱然佈下了天羅地網，但是波羅的海艦隊仍然奮戰不懈。他們搜集了三百三十八門大砲，其中艦砲，岸砲，鐵道砲都有。口徑都在一百呎以上。有七十八門一八〇呎至四〇六呎口徑的巨砲。最大的一門是四〇六呎的鐵道砲，射程可達四十五、六公里。一枚砲彈有一千一百多公斤重。這些巨砲惟一的問題是缺乏彈藥，因此很少使用。

海軍巨砲於九月四日在海軍中將格林的策劃下參加了列寧格勒的防衛系統。格林中將是海軍中第一流的砲兵專家。他把指揮所設在岸上，將艦隊分爲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尼瓦群，由小型船艦如砲艇、佈雷艇，小型驅逐艦等組成。他們駐在自史莫爾尼東至伊左斯克地區的尼瓦河中。第二部份是列寧格勒群，包括兩艘巡洋艦及一些較小的船艦，停駐在各商用碼頭上。威力最大的第三部份則在克羅斯達至奧南寧邦停泊，其主力艦巡洋艦駐守各重要海道及據點。

自八月三十日以來，海軍砲火就一直在支援列寧格勒。許多艦砲拆了下來搬到陸上來使用。戰

況越激烈，海軍的砲聲越隆。

在海軍的強烈轟擊下，德軍乃開始大舉空襲，想將這些艦砲炸毀。艦隊的防空力極弱。他們的戰鬪機和高射砲都拿去保衛列寧格勒了。崔布茲上將往往抱怨說從尼瓦上游一直到克羅斯達一連串的艦艇都沒有防空設備。這些抱怨毫無作用。列寧格勒統帥部實在也是忙得顧不過來。而且他們也無法可施。惟一的希望德國的轟炸機少找這些軍艦的麻煩，那他們就謝天謝地了。

這些都只不過是重重難關的開始。多少天來克羅斯達眼見着列寧格勒被圍攻。每天晚上燃燒的火焰把天邊染成血紅一片。轟炸聲，砲擊聲在岸邊隆隆共鳴。艦隊和岸上的重砲整晚不斷的向彼得賀夫以南及賽洛附近的德軍轟擊。到十三日海軍開始缺彈藥，彈藥的消耗量實在太大。但是需要量却有增無已。大砲仍然轟個不停。

克羅斯達的情況越來越糟。德軍在里哥伏，史翠那和新彼得賀夫設置了砲位。他們開始砲轟反擊這座要塞，和克羅斯達與奧南寧邦間狹窄的水道。

該艦隊遭遇的困難也越來越多。納粹在九月十一日和十三日開始攻擊蒙松半島及愛沙尼亞海外額塞爾島的海軍要塞防衛隊。防衛隊在奮戰之後被逐至達格島上。波羅的海艦隊實在無暇兼顧。因此那些防衛隊只好獨力作戰。

同時該艦隊還接到朱可夫的緊急命令，將第八軍兩個殘缺不全的師自奧南寧邦調至列寧格勒前線。艦隊司令想盡辦法才在德軍大舉轟擊奧南寧邦之前把這些部隊抽調了出去。有謠言傳說德方艦隊已經開始行動（這是事實，爲的是預防波羅的海艦隊亡命突圍），而潛艇也在周圍環伺。列寧格勒戰線不斷要求更多的支援。最大的驅逐艦「列寧格勒」號和三艘佈雷艇給派到尼瓦河中。四艘砲艇和一艘主力艦移駐彼得賀夫的海灣中。許許多多的水兵編入陸戰隊去執行陸上勤務（有六旅之多）艦上的補給量減至不及正常情況下的三分之一。

此時德軍也找出了波羅的海艦隻的位置。他們擊中了老舊的主力艦「十月革命」號，當時它正在用拖船拖進克羅斯達船塢去修理了。

但是這只不過是個開端而已。

在德軍不斷的轟炸砲擊之下。給水系統遭破壞，電力被切斷。醫院被炸中。在九月十七日一天裡，德軍有一百八十架飛機來襲。而克羅斯達可用來抵敵的只有五架戰鬥機。崔布茲上將憤怒的向列寧格勒統帥部要求增強防空力量。但是他們說是無能爲力。

潘特勒耶夫在二十一和二十二日的晚上大都是枕戈達旦。這個港域遭空襲嚴重破壞。修護兵一直在設法使海軍兵工廠恢復生產。每個人都精疲力竭。傷亡情形極其嚴重。一名年輕的軍官從艦上回到家裡，發現他的家已被炸毀，妻子被炸死，兩個稚齡的兒女傷痕纍纍的躺在廢墟裡。

破曉時天氣轉冷。清晨五點十五分，又響起了空襲警報。在沉寂中天色漸明。崔布茲下令每個人都

有規律的射擊着。清晨五點十五分，又響起了空襲警報。在沉寂中天色漸明。崔布茲下令每個人都作空襲戒備。早晨八時，主力艦瑪拉號及巡洋艦基洛夫號都開始對北部內陸的德軍開火。德軍隨之回擊。德軍砲彈落在港裡激起了一股股水柱。水花濺到岸邊的菩提樹上，也淋過彼得大帝的銅像。那些砲彈都是由德軍的重砲所發射，目的在轟擊泊於克羅斯達外的艦艇和海軍兵工廠。有些砲彈落到了城裡。

下午三時警報又響，高射砲對着攻擊海軍兵工廠和海灣中軍艦攻擊的德國轟炸機開火。警報解除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件危險而困難的工作。德機投下了一批延期引爆的炸彈。必須去一個個找出來處理。雖然還沒有炸彈炸中艦隊總部，但是他們決定還是搬到城區邊緣民防單位的地下總部去。那些將軍們大都不願離開那幢能將港口海濱儘收眼底漂亮的白色大樓，但因爲目標過份暴露，最後還

是搬了。第二天就有一發砲彈擊中了參謀本部。

二十三日太陽高懸於潘特勒耶夫所謂的和風、麗日、沉靜、清新可愛的秋日上空。格林中將早晨與往常一樣從列寧格勒打電話來報告艦隊的情況。他的心情很好。德軍曾經猛轟港區和巡洋艦戈奇號。已經拉過一次警報。看來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不過最好的消息是前線似乎已經穩了下來。德國佬識起時務不再去惹這些海軍重砲了。

潘特勒耶夫把這些消息報告給崔布茲，崔布茲正擔心在「野牛機場」的一小隊戰鬥機。他就派潘特勒耶夫去看看那邊的情況。到機場去的路很壞。偶爾還有砲彈落下來，當潘特勒耶夫走近機場時看見一架架的戰鬥機正在起飛，一架接着一架，一共是六架。又有了一次空襲。

過不久德機出現，從太陽中直穿了出來。他們緊接着轟炸，攻擊海軍醫院和兵工廠。一共有四十架飛機來襲，一波緊接着一波。潘特勒耶夫急忙趕回城裡去。街上空蕩蕩的，只有少數高射砲手，急救人員和軍車經過。一切看來都是冷酷漠然似的。上午十一時砲聲響起時，潘特勒耶夫在彼得伏斯基公園裡。這是空前最大的一次空襲。砲聲隆隆，大地在連綿震撼的爆炸中。他當時正站在靠近彼得大帝銅像的一株大菩提樹下。他大吃一驚的發現有三四個少年與高采烈的爬在樹上看空襲。他想要他們下來。但他們執意不肯。他們說下來太危險。潘特勒耶夫看看彼得的銅像，他面對着海，銅眼凝視着。在基石上刻着：「爲保衛艦隊和其基地，必須戰至最後一兵一卒，此乃是吾人最崇高的任務。」

潘特勒耶夫看見十幾架德國轟炸機懶洋洋的盤旋在泊於克隆斯達左近的主力艦「瑪拉」號上空。一枚枚炸彈接二連三的落下……爆炸……爆炸……火焰冲天而起。

突然間該艦前橋的所有設備，以及在上面驚慌失措着白色制服的水兵，自艦身裂開從一旁慢慢的沉入水中，一聲驚人的爆炸之後就整個沉沒了。艦尾徐徐的抬高，前面的砲塔連同上面的三門十二吋砲斷裂開來掉進海裡。整個艦首和第一支烟囪都沒了踪影。潘特勒耶夫看見海水裡浮沉着數以

百計的水兵。他聽見他們淒厲的呼喊，喊聲蓋過了高射砲火的吼嘯。

他下令所有救護隊及一切可派遣的船隻去救援「瑪拉」號。該艦殘餘的後半部仍然浮在水上。拆斷的部份像刀切的一般。艦上尚有三座砲塔完好如初。

潘特勒耶夫乘快艇前往該避難的主力艦。他發現甲板上的設備都挪走且清理過了。他走到第二座砲塔時突然發現他已經到了船邊。前面的那一大截都不見了。兩百多名水手，包括艦長在內，非死即傷。列寧格勒著名的作家柴澤爾也在這次戰役中陣亡。他在前甲板上負責一挺高射砲。早幾天他曾寫了一封信給他在列寧格勒的妻子，他說：「可能我不能再見到妳了。妳知道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生命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抵抗到底。我恨透了他們……我已經把我所有的錢都給了妳……妳將需要用這筆錢來撫養我們的孩子。我深深，深深的吻妳——妳和孩子……」

過不了幾天，「瑪拉」號剩下的二，三，四三座砲塔又恢復使用。但克隆斯達所受的破壞却無法一下復元。炸過的市街上千瘡百孔，到處堆集着破銅爛鐵。隨處可見噴泉似的水柱。濃煙和火焰籠罩着海軍醫院和兵工廠。轟炸一直繼續不斷。善後工作不斷的進行。不過都是在晚上。深夜崔布茲上將電詢防空司令，問他何以空襲警報響後頃刻之間納粹轟炸機群就到了艦隊的上空。答案很簡單，但令人感到悲哀。德機是由附近一個舊的機場起飛。他們先飛到彼得賀夫，然後突然改變航線在一兩分鐘內就飛抵克隆斯達。那天到克隆斯達的有二百七十二架次。醫院和兵工廠的損失慘重。有兩艘佈雷艇沉沒。兩枚二百磅炸彈擊中了巡洋艦「基洛夫」。驅逐艦「明斯克」遭炸沉。在乾塢中的一艘運輸艦和一艘潛艇被炸毀。

海軍的砲火並沒有因此受阻。他們繼續不斷的射擊。當天晚上潘特勒耶夫和格林在列寧格勒交談。

「我怎麼又看見列寧格勒火光閃閃的？」潘特勒耶夫問。

「這是破記錄的一天，」格林回答。「一共有十一次空襲，其中有一次持續了七個小時。戈斯

提尼碼頭整個被毀。不過軍艦都沒有損傷。」的確不錯，這是德軍空襲列寧格勒和克羅斯達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這兩天裡簡直令人有身處坦丁神曲中鬼域的感覺。自朝至暮炸彈不斷的落下，大砲不斷的轟擊。在濃煙、烈火和彈片紛飛中，波羅的海艦隊仍然不斷發揮它的威力。它已渡過了這場戰爭中最險惡的一天，但它沒有被摧毀。希特勒將克羅斯達自水上消滅的命令成了泡影。它們的砲火仍在不斷的怒吼。前線開始呈現穩定的形勢。

餓殍滿城

城內的氣氛越來越死氣沉沉。私人電話都被切斷；只有公用電話亭繼續開放使用。官方宣稱等到戰事結束後再恢復私人電話。戰爭結束之後。誰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謠言……謠言……謠言……電話一斷謠言更是滿天飛。政府將電話切斷目的是怕民衆或是敵方利用它來散播謠言，但如此一來反倒成了謠言之源了。此外爲了怕落入德軍之手，所有城內房屋登記資料都燒光；警察將本身的一切記錄都銷燬以免危害到他們自己；他們並將便衣藏在碗櫃裡，打算情況危急時一走了之。

也有些令人振奮的謠言：諸如芬蘭軍已被擊退；姆卡和普希金已經收復；尼瓦河北岸的守軍已突破包圍圈而與伏爾賀夫來的援軍會師等等。不幸的是這些消息沒有一件是真的。

大家知道部隊正在設法突圍。但是一直毫無進展。城裡到處有間諜在散佈假造的消息，而城裡也有人心懷貳志，一心在等着歡迎德軍入城。

這些情況的形成，並不單單是由於列寧格勒的困境和危機而使民心遭受到打擊。而是由於別處戰場所傳來的惡耗所致。基輔的失陷對他們的打擊最大。基輔是所有俄國城市之母，是他們立國的

首府。

當德軍對列寧格勒的攻勢減緩時，莫斯科却大難臨頭。莫斯科爲它的存亡而戰。有些人認爲莫斯科會像列寧格勒一樣守得住。他們只是如此感覺而已，却說不出原因。但當時從莫斯科來的消息却令人大爲喪氣。聽了真使人難受。據說有數以千計的中下級官僚想逃出城去。他們倉皇的沿着公路逃出莫斯科到後方去避難。防守市郊的工人營將他們攔了下來，並把他們所乘的汽車推進溝渠裡。而列寧格勒卻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

當然，他們也感到痛苦，但痛苦之餘很快就恢復了秩序。

在那些日子裡，市民排上好幾個鐘點的隊去領取大約四分之三磅的麵包，那是一般平民的配給量。

很多人趕到鄉下去，爲的是想找些白米，洋芋和甜菜來吃。但是很難找得到。惟一沒有列入配給的食品而能偶而買得到的是咖啡和苦苣。通常人們都是用黃金、珠寶，皮貨或伏特加酒來換取食物。

有一天，新聞記者科契托夫帶着太太在他服務的報社附近散步。在一間藥房的門前他們看見一個老人面朝下的躺在那裡。他的帽子已經丟在一邊，滿頭亂髮雜草似的披在肩上。科契托夫把他翻過身來。那人孱弱不堪的說，「求求你，別麻煩了。」科契托夫無法使他站起來。然後他走進藥房，問裡面那個中年的店員爲什麼不助他一臂之力。

「你在動些個什麼念頭，小伙子，這裡難道是急救站不成？」她沒好氣的說。「饑餓是個可怕的現象。你那個老頭子是給餓壞了。有一天我自己可能會餓得受不了而倒下來，我已經餓得越來越發脹了。」

科契托夫看出她的腿腫了起來，知道她的情形也極爲惡劣了。他然後又去找到一個警察。「這一點辦法也沒有，」警官對他說。科契托夫看見他也餓得只剩

下了皮包骨。他再回到那老人的身旁。他已經不需要任何急救。他已死去。

這是科契托夫所見第一個餓死的人。但却不是最後的一個。

巴伏羅夫對糧食的嚴格控制影響最大的是家屬和孩童。因為當時工人和公職人員都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以維持他們的體力。但是那些沒有直接參加作戰任務的人就不然了。

非工人和孩童從十月一日起，每天只能領到三分之一塊粗麵包。一個月領一磅肉，一磅半的麥片或通心粉，四分之三磅的紅花子油或奶油，以及三磅的麵食。在那每天分得的薄薄一片麵包之外，他們就只能指望靠這五磅半的食物來過一個月——平均一個星期只有一磅多一點。更糟的是除了麵包之外所有的食物都遲遲才發。而且用魚和罐頭食品來代替了肉。麵點中東滲西滲之後毫無營養價值。還可能會用糖菓來代替油或脂肪。時間一久，麵包變成了配發出來唯一的食物。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和五歲的幼童配給量都一樣。九月底至十月間開始有餓死的事件。先死的都是一些沒有預藏食物，無法忍受減少配給量而餓死。

年青能幹的巴伏羅夫從九月八日開始成了控制列寧格勒食物的大獨裁者。重重困難接踵而至。他了解這情形，但仍然不顧一切的向前進。十月一日發出了新的糧票，規定也更嚴格。

這次換發使總數減至二百四十二萬一千，較九月份減少了九萬七千，但仍然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巴伏羅夫廢除了所有的特別配給。以往各工廠都將額外的糧票發給工廠裡的事務員工。這一切都全部廢止。公務員都受到警告，如果違反糧票的規定則送交軍法審判。有一個在印製糧票的印刷廠中工作的婦人，被查出來私藏了一百張糧票。她被槍斃。武裝警衛隨即派到那工廠中，並豎起了一道鐵柵，連廠長也不能進入。

巴伏羅夫知道無論防範如何周詳，仍然不免會有弊端。有些人想盡辦法來獲得額外的糧票。新糧票一出籠。騙徒就用從官方補給處偷來的油墨和紙張耗時耗神的來製作假糧票。在閃爍的煤油燈下，店員很難辨出糧票的真假。

巴伏羅夫進一步要茲達諾夫在十月十日頒出一份特別通告，宣稱全城所有的糧票必須在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之間重新登記。他恐怕大部份假糧票可能都是德軍散發滲入的。這項工作極為艱苦。耗費了數千個工時。每一個市民都得把糧票拿來，並提出身份證明來核對。沒有蓋「已登記」印的糧票在十月十八日以後就不發給食物。沒有登記的糧票此後就宣告作廢。規定是極為嚴酷，但却減少了八萬八千份麵包配給券，九萬七千份肉券，九萬二千張脂肪券。如果這些工作由巴伏羅夫親自去執行的話，他早就被人給斬殺了，當時人們對他恨之入骨。

在另外一面，巴伏羅夫從大家所忽略的地方去獲取食物。他在德軍的砲火之下，於九月二十日從郊區搜集到二千三百五十二噸洋芋和蔬菜。在田地凍結之前他又弄到了七千三百噸。從附近的酒廠裡搶了八千噸麥芽出來，混在麵粉裡做麵包。從軍方倉庫裡運出了五千噸的燕麥。這些都拿去做麵包用。馬匹只好挨餓或是宰殺。有些用代用品——將樹枝用熱水煮，然後摻入少量的棉子仁和鹽來餵。另外也用壓過的棉子餅，鉋屑，麵粉渣，骨粉和鹽來餵馬的。馬倒還在其後。木材研究所的一群科學家研究出一種由松木屑製出的木質食物代用品。九月中就將這種代用品摻入麵包中，在被圍期間中，共用掉了一萬六千噸這種物質。

九月十五日巴伏羅夫下令用以下的混合方式來配製麵包：黑麥粉百分之五十二，燕麥百分之三十，豆粉百分之五，麥芽百分之五，大麥百分之八。到了十月二十日，大麥用完。配製方式又改爲：黑麥百分之六十三，亞麻餅百分之四，麥麩百分之四，燕麥百分之八，豆粉百分之四，麥芽百分之十二，發霉的穀物磨製的粉百分之五。

「這種麵包的味道真是難以形容，」巴伏羅夫回憶說。「一股麥芽和發霉的臭味。」食物用駁船從拉多加湖運來。茲達諾夫告訴那些水手說列寧格勒的存亡就全靠他們。總共派出了四十九艘駁船來進行這項工作。有些連同載運的穀物一齊沉到水底，不過總算從水裡搶救了二千八百噸穀物出來。這些東西做出來的麵包有一股霉味。

列寧格勒仍然徘徊在災難的邊緣。十月一日全城只有供應十五至二十日所需的麵粉。

尋找食物代用品的努力一直沒有停過。他們在碼頭裡找到一批棉子餅。這些東西本來打算送進船上的爐裡去燒掉。這種餅因為含有一些毒素，所以從來沒有當作人類的食物用過。不過巴伏羅夫發現高溫處理可除去其中的毒質。他將那些大約四千噸的棉子餅送到食物供應機構。起先麵包裡只有百分之三的棉子餅，隨後就增加到百分之十。

「我們吃的麵包重得像塊鴉卵石！再加上棉子餅的苦味，真是難以下嚥，」有人這樣說。「這下我們覺得連家畜飼料裡也還是少加棉子餅為妙。」

大家四面八方的去張羅食物。在對克羅斯達的一些倉庫搜尋的結果，找出六百二十二噸的黑麥，四百三五噸小麥，三噸半的燕麥和一、二噸的食油。在一間酒廠裡找到了一個地窖的穀物。清掃倉庫、糧倉、鐵路、車輛的結果，又收回了五百噸的麵粉。重新清查後發現麵粉的儲量少算了三萬兩千噸。

十月之後，缺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在饑寒交迫中傳來傳去的都是些令人喪氣的消息。有人說配給量又要減少。也有些人說就會有大批糧食經過拉多加湖運來，就要增加配給了，眾議紛紛弄得人心惶惶而無所適從。

這時納粹的另一個幫兇又降臨到列寧格勒：寒冷……嚴冬……風雪……。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時開始降雪。氣溫驟降至冰點以下。到十月三十一日雪深就達十公分以上，這情況較往年都來得早，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列寧格勒一向將下雪的一日當作假日，這是個冬日的都城，一個水與雪的首府，一個閃耀的冰凍之城。但這時寒冷與風雪却給他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水管該怎麼辦？屋子裡都沒有什麼可用來取暖的。九月份裡大部份人都配到了二、五公升的煤油。但這時早已用完。到二月份之前都不可能再有煤油配給。沿着尼瓦河的一列列的大樓裡全是冷冰冰的。天氣越來越冷，人行道上已經開始結冰了。

秋天已經結束，那是個列寧格勒前所未見的秋天。冬日來臨，有人在想嚴冬可能對俄軍有利——就像當年對付拿破崙時一樣。但是沒有人敢確定。是的，嚴冬幫了俄國的大忙，但是也幾乎將列寧格勒毀滅。

一名記者盧尼茨基發現他自己與以前不同了。他一直都在列寧格勒和前線之間兩頭跑，在列寧格勒呆個四、五天，然後到前線去個把禮拜。到了前線他就以軍用口糧來過日子了。軍隊的糧食配給仍然極為正常——每天大約有兩磅麵包，一百五十克的肉，一百四十克麥片，五百克的蔬菜和洋芋。他從前線回來的前一兩天並不會感到餓。但隨後就饑不可當。從早到晚他就想找東西吃。晚上那頓少得可憐的麥粥無法使他滿足。他每天餓着肚子上床，一大早睜開眼來就只覺得腹餓難當。

城裡到處都是這情形。

人們越來越瘦。而也越來越像禽獸。有一個漂亮而舉止高雅的女士伊蓮娜，她一向熱愛她的丈夫。但這時動輒出手打他，甚至於咬他。因什麼呢？因為他經常不斷的想吃東西。沒有任何東西能令他滿足。只要她一做食物，他就搶過去吃。而她自己也是饑餓難當。十月還沒過完，伊蓮娜的丈夫就被餓死了。而她却對他的死無動於衷。

每個人都把配給的糧食設法吃得最有效果。伊蓮娜的母親將每片麵包分為三份。她早上吃一份，中午吃一份，晚上吃一份。伊蓮娜上午將她所有的麵包合着她的咖啡一齊吃掉。這樣她才有勇氣排上好幾個鐘頭的隊去領配給糧食，或是在城內四處找食物。一到下午她就感到孱弱不堪而不得不躺下來。她只擔心她的丈夫。他領的是軍方後勤口糧，但這份糧比平民的配給好不了多少。他早晨可以領到一杯加了奶油的麥粥。但是他留下來給他們的兒子吃。排隊領糧的行列越排越長，糧食的數量却越來越少，排在隊伍後面幾幾乎很難能領到配糧。後來她的丈夫把他們的糧票拿到一個軍事機構去註冊登記，這樣他們每天可以領到八碗湯和四碗麥粥。這時黑市猖獗，一小片麵包賣六十盧布，一袋洋芋三百盧布，一公斤肉一千二百盧布。

瓦舒汀娜像個隱士似的呆在家裡。房裡沒有火爐取暖。她成天穿着大衣和毛靴，只有在她睡覺的時候才把靴子脫下來。但她從來不脫大衣。睡覺時她把床墊和枕頭都蓋在身上，但是每天起床時混身上下又酸又麻。她用兩塊磚豎起來搭了個爐子燒刨花木屑來熱茶。電力早已經沒有了。她心裡只想能喝到一杯茶——一杯加了糖配有蛋捲的茶。她把配給的麵包分成三份，每片只有一塊巧克力糖大小。她在每份麵包上塗上一些奶油或植物油。她每天早餐時吃一份，午餐時吃一份，另外一份她藏在一個檯燈的下面。等到餓得受不了時才吃。

當饑餓與寒冷開始肆虐時。炸彈與砲彈也如雨般傾瀉而下。九月份納粹對列寧格勒投射了五千三百六十四發砲彈，九百九十一枚炸彈，三萬一千三百九十八枚燃燒彈。十月有七千五百九十發砲彈，八百零一發炸彈，五萬九千九百二十六枚燃燒彈；十一月有一萬一千二百三十發砲彈，一千二百四十四枚炸彈，六千五百四十四枚燃燒彈；十二月有五千九百七十發砲彈，二百五十九枚炸彈，一千八百四十九枚燃燒彈。

在這秋季的幾個月裡的空襲次數佔列寧格勒在大戰期間空襲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九，死傷人數佔全部的百分之八十八。

德軍將全城分成幾個區，由幾個砲陣地來分別轟擊。他們從史料達，克虜伯，許耐德等幾處大軍火工廠運來了最大的巨砲，其中有口徑達四百厘米至四百二十厘米的鐵道砲，發射的砲彈有八百至九百公斤重，射程達一萬五千至二萬八千碼，甚至於可達三萬一千碼，由環繞列城的六個大砲陣地發射。

但是居民們仍然照常過活。愛樂劇場在十月二十五日舉行了一次演奏會，由卡門斯基奏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演奏會在傍晚時舉行，在那冷冰冰的大廳裡陰影幢幢。聽眾都穿着厚重的大衣，其中有許多是軍人。

幾家著名的舊書店仍然開門營業。伊爾雅和她的父親經常去光顧一家書店。開戰以來那裡並沒

有太大的變化。老人們穿着厚大衣，戴着金邊眼鏡縮成一團，用他們粗糙起皺的手翻動着一冊冊皮面的厚書。那裡有一部新版的狄更斯所著「偉大的希望」。這部書正好在圍城之前出版。如今這些書也都被圍在列寧格勒了。這部書的封面上畫了一個小孩，手牽在一個中年人的手中，遙望着一條船消失在那遙遠的地方。這確是令小孩產生無窮的夢想。

天文學家戴區從普可伏天文台儘可能的搶救出一批望遠鏡頭，科學設備，珍貴的星象圖，天文表冊，和珍藏的圖書和檔案。戰事在天文台四週進行了好幾星期。天文台大望遠鏡的大圓頂遭到嚴重的破壞，不過戴區發現大部份物件放存的地窖仍在俄軍手中，而且沒有遭到損毀。他在十月十三日晚上帶了一批人到距德軍陣地只有幾百呎的天文台去，在黑夜的掩護下把一些最貴重的材料搬了出來。他們必須用手搬一大段路，因為卡車無法開上天文台的山上。

三天之後，巴伏羅夫教授也在晚上率領了五輛卡車到天文台去。距離天文台還有一哩路時，他們遭到德軍的射擊而停了下來。他們在一條水溝裡躲了一陣，後來終於搬出來了一大批記錄資料和設備。他們仍然從德軍的射擊下退了回來。

十月的一天晚上，空襲來得特別猛烈，詩人記者提可洛夫在史莫爾尼的走廊上碰見他的老朋友一個小胖子，頭上沒戴帽，頭髮蓄得像李爾王，鬍子像約瓦（註：羅馬主神，）他就是赫米塔博物館的館長奧帕尼。

奧帕尼親熱的向提可洛夫招呼。

「你沒有把尼沙米記念日忘了吧？」奧帕尼與激沖的說。尼沙米是阿塞拜然的國家詩人（註：阿塞拜然為蘇維埃聯邦之一。）十月十九日是他誕生八百年紀念日。戰前赫米塔塔就已經計劃了很久來紀念這個節日。在奧帕尼滔滔而談的時候，提可洛夫聽見陣陣炸彈炸裂和大砲的怒吼聲。

「親愛的奧帕尼，」提可洛夫說。「你聽聽看週圍是些什麼聲音。在這個情況下舉行個慶祝大會可能不成吧？」

但是奧帕尼不管戰況如何，也不管炸彈落不落，他決定要舉行這次聚會。他要提可洛夫出席演講。他並要求軍方給在普可伏和科庇諾前線的幾位首屈一指的東方學者放一天假。他向他們保證在黎明之前會讓他們都回到戰壕去。

這項聚會完全按照預計的在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時開始舉行，而在例行的黃昏警報之前結束。後來提可洛夫發現這是全俄境對這位偉大詩人所舉行惟一的紀念會。莫斯科或是阿塞拜然的首府巴庫在這天都沒有動靜。

因此提可洛夫將這期間列寧格勒的人民稱之為「光輝的人民」。

但是這光輝却有些人使它略呈黯淡，有一群水手在海軍船塢殺死了一個艦長，偷了一條小船想逃到芬蘭的港口去。他們被抓了回來。一艘快艇將他們截回。他們的指揮官將部隊集合起來，把那五個人面對着一條溝捆成一排。其中之一跪了下來，哭着求饒命。但是號令一下，一排槍響，五個人都慢慢的倒進溝裡。

另外有一批水手使光輝又暗了些。他們向一個農人買了些私酒在值勤時喝醉了。他們給配放了一個改造營，在那裡他們時時都與死亡為鄰，因為他們執行的都是難得有幾人回的危險任務。

此外還有一個健美的俄國女郎，她有健壯的面龐和一双粗糙的手。她經常穿着一件水手上衣和一條短裙。克羅斯達的那些人都叫她做一個代用水手。他們向她開些水手的粗頑笑。她也嘻嘻哈哈的同他們聊些她自以為的優話。有一天她向他們要一支砲塔的鑰匙。她說她忘了清潔其中的一門砲。她進去後將門反鎖，拿出一支步槍，走到她的床位上，將右腳的鞋子踢掉，用大腳趾扣板機自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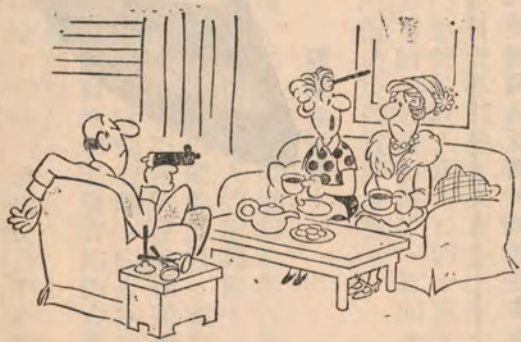
她再也活不下去。這已經是她的第二場戰爭。她的第一場仗是在三十年代後期，那時秘密警察衝進她服務的那家珠寶店。所有的店員都被抓了起來。據說是因為他們的老板遭竊。他發生了些什麼事對他們並不重要。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却結果了她的生命。她被送到一個島上，監獄的男犯人

關在一道牆的一邊，女犯則關在另一邊。有時他們把牆弄倒。那些男人個個都像野獸似的。而那些女人也一樣。最後她終於獲得重生。如今她需要愛情，家庭和子女。但是她所愛的人並不愛她。在她的身邊包圍着的全是戰爭，死亡和磨難。這實在令人難以忍受。為什麼還要繼續下去呢？因此她把自己殺死了。

饑餓……寒冷……槍林……彈雨……這些德軍的幫兇在列寧格勒大舉肆虐。



漫畫：最佳服務



漫畫：他的惟一嗜好，就是玩槍。

流行音樂

唱片市場



席長安譯

美國目前的流行音樂會使成年人覺得頭痛欲嘔，但這些聲音却吵醒了幾十年來美國沉睡的唱片工業，使成百以上的歌唱者和生意人，在他們還沒有到達三十歲之前，已於極短的時間內成為百萬富翁。

每天晚上，總會聽到那些要命的尖叫聲，作父母的耳膜都要震破了，但年輕的孩子們却頂喜歡這聲音，他們常常會說：啊，爸爸，不要說它亂七八糟，聽聽看吧，這是現代的音樂，也是明天的音樂。

這聲音不僅是年輕人喜歡的音樂，並且這聲音也就是錢，或許要值二十億美金哩！不僅美國沉睡的唱片工業被這聲音吵醒過來，整個自由世界的唱片生意也都是近年來發展得最快的一門生意。在美國，像披頭公司 (Beatles)，亞普爾公司 (Apple Corps, Ltd.) 等都成了擁有數千萬資產的國際性公司。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美國整個唱片製造業賣出的總額，已由一億五千五百五十萬增加到超過三億三千萬，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七點八。而在零售方面，則從一九五六年的三億一千兩百六十萬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超過七億美金，計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八點四，前（一九六七）年零售總值八億美元，去年已達九億，但這是最保守的估計，美國唱片業協會，則認為美國唱片零售總值已經超過了十億大關。但在另一方面，美國

去年全國賣出的書籍，如果不把作業簿本計算在內，僅僅只有十三億美元。

在海外，唱片生意的興旺也正像在美國國內一樣，到目前為止，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資料，但英國和西歐唱片市場之龐大與成長之迅速，也一如美國。另外美國廣播公司唱片部門總經理牛頓 (Larry Newton) 報告他們去年來自海外的收入，佔他負責部門總收入百分之三十五。該公司唱片部門整個的收入為四百四十萬元，而整個美國廣播公司的總收益為兩千一百四十萬元，可見唱片部門所佔比例實非少數。

國際性語言

唱片工業之所以變為世界性的行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大人們認為亂七八糟尖叫的聲音却成了小孩子們的國際語言，或許美國小城里三十歲的美國人聽不懂的怪聲怪調，新加坡的中國小孩却會感到非常有趣。在日本，藝妓的歌聲，手撥三絃的演奏和五聲音階的古樂也都正由許多公司在錄製唱片。

唱片工業是一種投資於不生產物品而能使人

於一夜之間立成巨富的行業，美國廣播公司的牛頓曾講過一個故事：「一九六六年時，有四個年輕人決定開辦一家公司。即後來的唐赫爾唱片公司 (Dunhill Record)，但他們不名一文，最初我們資助他們七萬五千元，八個月以後，我們用兩百五十萬收購他們的版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出產第一張唱片時賠了一點，但第二張就賣到一百萬份，他們的第三張唱片共賣了四百多萬美金，他們已得版稅二十六萬八千元，我們用兩百五十萬購買的只是一張唱片的版權。」

一九六二年夏秋交接的時候，亞爾保 (Herb Alpert) 和摩斯 (Jerome Moss) 開辦一家他們叫做 A & M 的唱片公司，全部的資產僅是亞爾保的音樂才能，和摩斯在紐約一家小唱片公司工作的經驗，以及小數的幾千美金。這家公司自從發行布拉斯 (Tijuana Brass) 唱的 The Lonely Bull 之後，銷售量即告突飛猛進，現該公司二十一歲的副總經理富萊生 (Gilbert Friesen) 說：「我們單是在美國的售賣紀錄就達三千萬元，在海外也約有這個數目。此外我們還有其他的生意，我們現在另外還有一家叫做 A & M Productions」

公司，但 Decca 公司對 Shireles 沒有信心，格林柏太太於是又自己組織公司，和 Shireles 搖滾樂團簽約，又再灌製第二張唱片，這公司的第三張唱片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銷售量超過了一百萬份。她總共投資數額「可能是四萬美金」，但不久之前有人出價五百萬美金購買她這家公司，却被她拒絕了。

前年秋天，一家印度文「喜愛藝術」命名的 "Kama Sutra Record" 唱片公司開了一家分公司 Buddha Record，由十五歲的鮑格特 (Neil Bogart) 主持，鮑格特有個稱號叫做「美國泡泡糖之王」(The Bubblegum King of America)，所謂「泡泡糖」即用簡單土俗的歌詞和歌調寫成的歌曲，主要銷售對象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們。Buddha 唱片公司賣出的三張「泡泡糖」唱片，銷售量都在百萬份之上。據鮑格特說，Buddha 唱片公司的收益，第一年就達五百八十萬美元，稅前利潤額達一百四十萬。

LP 的革命

自從一八七八年愛迪生的第一架留聲機問世

的電影公司，是我們買下一所舊製片廠而組成的。富萊生並沒有透露他們公司到底一年賺了多少钱，但他們在納稅前之盈利當不會少於四百萬。

郭爾德 (Bert Gorty, Jr.) 是底特律的一位黑人，原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一九五九年時他從他親戚處湊集了七百塊錢，他有一位十八歲的朋友魯賓遜 (Wilson Robinson) 寫了一首名為 "Shop Around" 的歌曲，這張唱片的銷路一直不壞，使他開辦的 Motown Record 公司生意蒸蒸日上，到去年該公司的售貨總值已接近三千萬美金。

格林柏太太 (Mrs. Florence Greenberg) 於一九五六年「開玩笑似的」走進了唱片生意這一行業，那時她那位在 Passaic 城唸中學的女兒珍妮 (Mary Jane) 和她的一些同學們組織了一個搖滾樂團 (Rock 'n Roll Group) "Shireles"，珍妮非常喜歡這個合唱團，要求她母親說：「媽媽，妳為他們作點事吧。」格林柏太太於是租了一間錄音室，灌了一張 Shireles 創作的 "I Met Him on Sunday"，只費了三四百塊美元，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想把這張唱片「免費」賣給 Decca

之後，唱片的情形似乎一直沒有多大的改變，直到一九四八年時，唱片業似乎還說不上是一個行業，所有唱片生意完全由三數家公司——Decca, RCA, Victor 和 Columbia——霸佔着，除這三家公司之外，還有規模較差的第四家 Capitol 公司。這些公司製造的唱片，於一九二一年時賣出四千八百萬元，而在此二十七年當中，雖然唱片的價格不斷在上升，但整個批發賣出的唱片，僅只增加到八千兩百萬，這時候的七十八轉唱片，僅在樂器行出售，質料既非常脆弱，出口極少，銷售又漫，而勞工成本與製造費用也高。

一九四八年時，哥倫比亞唱片的總經理郭馬克 (Peter Godmark) 發明了目前所謂的 LP 唱片，當時他的想法只是要發明一種唱片，使放交響曲時較經濟而便利，因為七十八轉的唱片，每邊只約能放五分鐘，而這種 LP 唱片可使一首交響曲用一張唱片放完，如此，買者的費用並未增加，但賣者的利潤則較前為多。

郭馬克雖然沒有想到，但他確實形成了一項革命。

也正如所有其他革命一樣，唱片革命也會帶

來好些年的困擾，首先是美國廣播公司的沙諾夫 (David Sarnoff) 拒絕接受 L P 唱片，並推出一種四十五轉的唱片，堅稱這種唱片較 L P 唱片要好。此外，市場上也並沒有適合 L P 唱片和四十五轉唱片的唱機。

美國廣播公司不久即發展成功一種可放四十五轉唱片的小型唱機，而哥倫比亞公司亦在為製造 L P 唱片用的唱機而頭痛。到一九五四年時，L P 唱片和四十五轉唱片都已建立了它們的市場。這一年，美國製造唱片者賣出的唱片總值八千七百萬美元，較五年以前幾乎沒有增加，但到第二年即增加到一億一千兩百萬，第三年又增加到一億五千五百五十萬，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在昏睡的唱片業，現在又甦醒過來了。

新的商業和新的市場

幾乎在 L P 唱片問世的時候，都市的發展出現「商店中心」(Shop Centers) 與自助市場 (Supermarkets)，使得唱片的買賣系統也完全改觀，舉凡雜貨店和各種各樣的商店都成了唱片強有力的出路，特別是在自助市場上，那些有空

購買日用品的顧客，也會有空選購唱片。

更重要的，是懂得這新買賣系統者努力使唱片業和其他行業發生聯繫，例如前後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和美國廣播公司工作多年的格拉佛爾，和音樂完全沒有關係，他所知道的是自助市場的商業經營。

電視對唱片的發展也有幫助，因為自電視出現之後，廣播電台不能不改良他們的節目，有些廣播電台幾乎整天都是音樂，這些電台無異成為唱片商的免費宣傳廣告。如果一個年輕人在開車時從他車上收音機中收聽到一首歌曲，一小時之後，他到雜貨店中購買香煙，旁邊唱片架上鮮明奪目的彩色封套立刻會吸引住他的注意，剛才那首歌曲的名字出現在他眼中時。他很可能就會順便購買一張。而在此同時他的妹妹在自助商場選購東西，或許也會購買一張正在廣播的唱片。

今天的唱片生意，事實上可以說是完全依靠廣播電台的，如果電台上唱片節目的播音員選擇某首歌曲，這首歌曲的唱片即所謂一經品題身價百倍，買者自然就多，反之，如果電台始終不播放某一首歌曲，那首歌曲的唱片也就無人問津了。

這也就是唱片製造商要付錢給電台播音員的原因。目前許多唱片公司都在拿錢收買電台，使電台播放他們出品的唱片——雖然沒有一家公會承認這件事。

喜愛音樂的狂熱

或許是由於電台——或許是由於現在尚不清楚的心裡因素——帶來了另一方面的發展：年輕人非常喜歡音樂，再經由年輕人的感染，年紀大者對音樂也異常的愛好，這現象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沒有的，不僅是在美國，在世界各處全是一樣。對音樂的喜好加上現在年輕人都有相當多的零用錢，因而雖然 L P 唱片較以往唱片要貴幾倍，購買的人却出乎意料的多。L P 唱片本來是計劃用於古典音樂的，但現在却成了流行歌曲的唱片，灌製流行歌曲的收入佔了百分之七十五。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促使唱片工業的發展，並使這行業向四方擴張，唱片公司也像雨後春筍一樣紛紛成立。目前美國除了五家主要公司——

Columbia, Warner Bros.-7 Arts, RCA, Capitol 和 Metro-Goldwyn-Mayer——約控制市場百分之五十

五之外，另的九十家公司約控制百分之三十五，但除了這些大公司之外尚有好幾千家公司。倒底有多少家？即使是美國唱片業協會理事長布里夫 (Henry Brief) 也不知道，「誰知道有多少家呢？」他說：「我在說這話的時候，可能有些公司正在成立哩。」

許多新組織的公司，在成立後一兩個月又破產了，依照布里夫的估計，四十五轉唱片每張須賣到一萬一千兩百份，才能達到不賠不賺的地步，流行歌曲音樂的 L P 唱片要賣到七千八百張才能成本，古典音樂 L P 唱片要賣出九千七百份才能夠維持，在一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國家裡，一張唱片的銷售量要達到這個數字，實在不是件難事。但事實却不樂觀，去年美國不能賣到這個數字，四十五轉唱片只賣出七千張，L P 唱片只賣出四千張的，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四十五轉唱片，百分之六十一的流行音樂 L P 唱片和百分之八十七的古典 L P 唱片，都沒有辦法到達不賠不賺的地步。並且，當一張流行歌曲的唱片拿不回本錢時，其情形很可能就是全部損失，一張不能賣到一萬一千兩百份的四十五轉唱片，很可能有一半

賣不出去。

但這些統計數字絲毫不發生阻嚇作用，許多新公司參加進來與許多公司破產正是同樣的迅速。因為如果情形不妙，即使是完全損失的話，也不過是幾千塊錢，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一旦能夠不賠不賺到達能夠站立住腳的時候，他們就有賺大錢的機會。ABC公司最近出品一張叫做「Macarthur Park」的唱片，全部生產費用共用了六萬八千元，這是生產一張唱片很可觀的一筆數目，但因唱者理查哈利（Richard Harris）是有名的電影明星，作者是一位二十二歲名叫韋佰（Jimmy Webb）的天才，因此這六萬八千元的投資就成了一筆非常富有賭博性的賭注。

六個星期之後，這首「Macarthur Park」的唱片賣出了五十多萬張LP唱片和八十萬張單首歌曲唱片，ABC公司每一LP唱片贏餘五毛，每一單首歌曲唱片賺五分，因而只在六星期之後，ABC公司這六萬八千元的投資即獲得了二十五萬的利潤。

一個人怎麼樣才能打進這一行業？這情形非常簡單，他先要找到一位能作曲和演奏樂器的音

在另一方面，那些專門替別人生產唱片的人自己却得到很大的好處。例如現年二十七歲的施羅得（Papa Doc Schroeder）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原是一位唱片播音員，但自從他發現山姆（Mighty Sam）之後，他立刻把這隻貓帶到錄音室去灌製了一張名叫「Sweet Dream」的唱片，然後把這作品帶給貝爾唱片公司，此後他即一帆風順，在兩年當中，就成了百萬富翁。

波克威國際公司（Pickwick International）發現在唱片生意方面的另一個好辦法，他們和Caritol, DoF, Mercury）及其他十二家唱片公司交涉新印製舊的唱片，一般流行歌曲唱片的市價是四塊七毛九，他們只賣一塊八毛九。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這家公司的售銷收益已從四百二十萬升到超過一千萬，估計付稅以後的純利約達七十萬元。

投資的風險

這些成功的故事就像神話一樣，但許多進入唱片業的公司相繼破產也是事實。投資都是賭博性的，投資者不可能投資於巨大和成功的生產，

樂家或某些人組成的歌唱團體，然後和這些人到一家唱片錄音室中練習，這種錄音室的租費是按小時計算的，如果他這歌唱團體是一些十幾歲的大孩子，而這些大孩子們又願意零星拿版稅的話，那麼，他整個的費用只須五百塊美金就夠了。

此後，這些所謂唱片業的企業家，可以把這唱片交給現成的公司發行，標上這公司的標記，他也可以自己發行，用他自己的商標，但如採用後一方式時，他也不必要有自己的工廠，因為所有擁有製造工廠的公司都樂意接到這些生意，在此情形下，他每一張唱片的成本費用約是美金一角，但他還須另製封套，這外面的封套非常重要，可能也非常的昂貴。

到此，剩下的就是如何銷售的問題了，他可以與某一家公司接洽代銷，也可以自己經營，由自己直接把唱片賣到全國各地的經銷商手裡。布里夫說：「這些零售商已經有那樣多商標的唱片了，他們不稀罕這些新唱片。」因此，必須給他們相當可觀的報酬方可。

替他人生產者

因為這方面的地盤已被許多大公司霸佔了。

雖然進入唱片業非常容易，但原有大公司絲毫不受影響，因為市場擴張非常迅速，任何新來者都有他們的地盤，事實上，這些新加入者對那些大公司反而是有幫助的，因為他們可幫助發掘出新的人才。

在大公司當中，哥倫比亞是美國最大的唱片公司，該公司總經理戴維斯（Clive J. Davis）則宣稱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公司，他們已超過了英國的EMI唱片公司這種說法是真是假，誰也不能確定，但哥倫比亞公司，不僅是美國國內，即在世界各處，在生意競爭上都已趕在前面，則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在澳洲、日本、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墨西哥和巴西都有分公司。

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在美國擁有最多的分銷機構和世界上最大的唱片俱樂部，但最重要的或許還是這公司擁有歌唱家西門（Sinon）和作曲家格風克爾（Garfunkel）這兩位天才。在美國銷售最多的一張唱片「Bookends」和銷路佔第二位「The Graduate」都是他二人合作的產品，他們兩人合作的第三張唱片「Sound of Silence」

銷售量也近百萬，第四張「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也在百萬份以上。

這兩位天才在三年之內賺了數百萬美金，也替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賺了不少錢。西門只有二十六歲，他說：「如果你是一位鄉下佬，那麼你在二十二歲還很不懂事，但是你是一個天才的話，這個年齡正是你發揮天才的時候。」

年輕人的天下

「聰明而有活力的年輕人」是目前做唱片生意最重要的因素，就企業的管理來說，經營人員可能三十六歲甚至可能到達四十八歲，但唱片的創造者則必須是年輕人，因為唱片市場是被年輕人統治着的，不過，這並不是說購買唱片者只是年輕孩子們，由於年輕人的影響，大人們也喜歡這些流行歌曲。

Butcha 公司的鮑格特說：「作父母的實在該用心聽聽這些新的聲音和新的抒情歌詞，因為這些東西就是年輕人的思想或一年以後年輕人的思想，凡是聽得慣戴倫 (Bob Dylan) 唱的「Blowin' in The Wind」那張唱片的父母，對於大家宿



漫畫：「電視機要好幾天才能修好，我陪孩子們一同到店裡去等。」



漫畫：「……只知道看電視！為什麼不想法子，也坐到裡面去，讓人家訪問訪問。」

作這種想法，他指出如果一家新成立的唱片公司所製造的唱片獲得電台唱片選播員的喜好時，這張唱片就會創造出它自己的需要，唱片經銷商也只有牢牢地抓住它。

戴維斯這話可能是對的，像唱片這樣的行業，其基礎既不建立在資產之上，又不建立在專業

知識和商標之上，它的未來，誰能確定呢？誰又能控制呢？唱片業的基礎是建築在年輕人的變幻和喜好之上的，有些謹慎的商人還沒有趕上前一次的改變時，他們愛好的風氣又已經改變了。

譯自：Folbes | 〇二卷第二期。

舍中吵鬧的現象就不會驚怪了。」

目前的流行音樂非常複雜，那些歌唱和演奏的年輕人都是曾受良好訓練的音樂家，尤其是電子科學的發展更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聲音，今天不僅有電子吉他，更有電子鋼琴，電子小提琴和各種各樣的樂器，而且這東西可綜合成各種形式的音樂，一個四人團體的演奏，在這新的電子技術配合之下，其聲音的複雜就像一百二十五人演奏的交響樂團那樣，真所謂變幻無窮，例如前述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西門和格風克爾的唱片，聽上去就像十六世紀牧歌的聲音。目前有一種新的音樂團體叫做「Ars Nova」，這就是拉丁文「復興 (Renaissance)」的意思，他們所表現出的就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氣氛，這種團體有許多是由學生組成的。

未來的發展

目前唱片業正有着一股聯合與合併的趨勢，不少唱片公司購買下另外一些公司，有人認為如果合併的趨勢不斷發展下去，將來唱片業中只會留下十幾家公司，但哥倫比亞公司的戴維斯却不

看您有那一项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
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危城九百日
船場

頑童西部歷險記(四萬字)

馬克吐溫未完成的稿件——

丈夫的私房錢

燠熱

女子獵獅記

鬣狗的生活

高山的氣候

捷克斯拉夫——多難之國

光學界的最新發展「神奇的立體全圖像」

深入海底

未來世界新動力超冷導電

美夢成真的月球登陸

拾穗月刊下期要目預告

拾穗月刊新價目表

訂閱：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



立威到請印沖彩色
備設電子標準達柯

最好效果照片放・片負彩色達柯用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 · 22474